脊梁

2024 第1期

文学顾问（按姓氏笔画）：

王剑冰　李敬泽　毕淑敏　何建明

肖复兴　陈建功　赵　瑜　莫　言

萧立军　曹文轩　梁鸿鹰　舒　婷

蒋子龙

大型文学双月刊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刊

脊梁2024-1.indd 1　　2024/1/5 下午2:23

脊梁

脊梁

2024 第1期
总第56期

主管：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目录

新年寄语

005 让一束光照耀电力文学新征程

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专题

006 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颁奖
007 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

报告文学

013 张玉泉 / 为建设美丽中国奉献青春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闫欢欢
021 刘春荣 / 电网特种兵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陶留海
031 吉建芳 / “第一”是怎样炼成的

中篇小说

045 刘 奇 / 导线上的天空
064 席运生 / 真相
088 莫阿也 / 钟小路的抄表路

短篇小说

111　吴少伟　/　永远的月亮
127　靳广道　/　暴风雨之夜
135　林　平　/　暴雨将至
147　张　真　/　大树之舞
154　王长伟　/　老厂长

散文

164　潘江涛　/　水电照亮金华山
168　潘玉毅　/　走远路的人
171　胡晓延　/　碧绿的青山哟蓝莹莹的果
176　李晓燕　/　老街区吹响“集结号”
178　王顺意　/　豆腐村的新能源
181　毛雅丽　/　响彻荒漠的绿电之歌
185　杨贤博　/　窗外的树
186　顾晓蕊　/　时光花事

诗歌

193　宁　肯　/　行走天空的诗行（组诗）

本刊编委会

名誉主任：杨　昆
主　任：王海啸　郑　林
委　员：
王树民　潘　飞　沈维春
田晓蕾　梁传国　闫霄鹏
王万春　白学桂　王　磊
田泽新　任　悦　张　军
刘光义　王俊生　陈富强
任林举　王啸峰

总编辑：
王树民
执行主编：
潘　飞　周玉娴
责任编辑：
庄晓玮　张献方　骆　喆
苏亚静　张　云
封面设计：
林　赛
封面绘画作者：
庞　军
美术编辑：
林　赛
孔令维

195 鲁绪刚 / 光芒（组诗）
197 张 跃 / 走在乡间小路上（组诗）
198 金 洋 / 童年须知（组诗）
201 房淑贤 / 我的北方以及日常（组诗）

文艺评论

203 刘向东 / 带电的灵魂
——读 2023 年《脊梁》杂志诗歌作品
210 黄 玲 / 当小说成为一道光
——2023 年《脊梁》中短篇小说综述

新人新作

219 冉和勇 / 故乡（散文）
220 胡科伟 / 我的父亲（散文）
222 程 淼 / 每一组诗里都有你的身影（诗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2-1859/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5-8307
出版：《脊梁》杂志社
编辑：《脊梁》编辑部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209 号
邮编：430077
电话：027-88565542
投稿邮箱：jiliangzazhi@163.com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 19 号
邮编：100005
电话：010-63412276
印刷：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于茜
电话：010-63412806

让一束光照耀电力文学新征程

——2024 年新年寄语

本刊编辑部

晨光熹微，山河辽阔，大江蜿蜒，银线飞驰。

不管你身在何处，我们总会让电发出的光芒驱散黑暗，让电力文学的精神之光照亮心灵。

又一个新年，我们盘点过去的一年那如霓虹般闪耀着七彩之光的日子。

过去的一年，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中国电力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精神，实施新时代电力文学攀登计划。

过去的一年，我们全面总结了新时代十年电力文学取得的成就，组织举办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评奖活动，让基层一线电力作家和文学创作者走上了电力文学最高的领奖台，让他们成为耀眼的明星。

过去的一年，我们深耕电力沃土，深挖电力文学富矿，组织开展各类文学创作活动，将蕴藉电力精神和饱含电力人热情的文学佳作送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你看，时代精神的火焰已经燃起，时代精神的旗帜迎风招展；你看，照耀我们梦想的一束光是那么地明亮，照耀电力人精神世界的光是那么地温暖。

波澜壮阔的电力事业需要与之相称的电力文学精品。电力文学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部部打动人心的作品，离不开一部部让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离不开一部部真实反映新时代电力人精神世界的作品。只有电力作家和文学创作者的卓越丰饶的艺术创造，才能使新时代电力文学源流充沛、宽阔浩荡。只有电力作家和文学创作者坚守文学理想，以勇挑重担的决心，以妙手著文的信心，沉心静气，孜孜矻矻，才能写出思想有深度、艺术有高度的时代经典。

每一部能够打动读者的作品必然是作者精心构思、用心结撰的。文学的表达形式有千万种，电力作家和文学创作者要探索更加广阔多元的新时代电力文学表达方式，让电力文学的百花园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文学是与时俱进、紧贴时代的。文学要紧扣时代心弦，合着时代脉搏跳动。电力作家和文学创作者要写出新时代电力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情感。

文学中的电力人是立体饱满、真实可信的，是鲜活亲切、有血有肉的。从电力文学作品中走出的文学人物，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人”，有新时代鲜明的印迹。

文学需要创新创造。题材新、形式新、风格新，唯有创新的作品才能让写作者进步，才能让读者手不释卷。

新时代十年，电力作家队伍发展壮大，电力文学繁荣兴旺。电力文学的高原已经形成。电力文学的高峰矗立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电力作家和文学创作者坚持不懈、坚定信心，向着高峰勇敢进发。

电力事业将我们凝聚在一起，就像一滴水汇入大江大河，就像一束光簇拥着另一束光。因为我们知道，唯有点亮自己，才能让个体有美好的精神世界；唯有簇拥在一起，才能照亮电力文学之路。

新时代十年电力文学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

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颁奖

2023 年 11 月 22 日，“中国电力文学盛典·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颁奖晚会”在北京举行。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电力文学艺术协会主席杨昆，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主席王海啸、常务副主席郑林和主席团成员，电力各单位、企业相关领导出席颁奖晚会，并向获奖作家颁奖。

新时代的十年，是电力作家队伍发展壮大的十年，也是中国电力文学繁荣兴旺的十年。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电力文学创作方向，团结作家、组织作家、服务作家，倡导电力作家深扎沃土，抓选题、出精品、强队伍、建平台，引导电力作家为职工书写、为电力放歌，繁荣发展新时代电力文学，一大批反映伟大时代和人民的正能量、高质量的电力文学优秀作品走进读者视野。

中国电力文学奖是全国电力行业最高荣誉的文学奖，旨在奖励长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文学、诗歌、散文等体裁的文学成果，特别是电力题材的精品力作，推动中国电力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9 月 10 日，中国电力作协组织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作品征集和评奖活动。中国电力作协 28 家会员单位、全国各电力企业推荐了电力作家、文学创作者自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十年间出版发表的各类体裁文学作品。中国电力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十多家出版社及《中国作家》《脊梁》《青年文学》《时代报告》等十多家文学期刊推荐了出版发表的各类体裁的电力题材文学作品。评奖办公室共收到推荐作品近 500 部，经过资格审查、初评、复评、终评，产生了获奖作品 41 部。另有 32 部（篇）作品为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提名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作家高洪波担任评委会主任，我国文学界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编辑家邱华栋、张陵、宁小龄、李一鸣、梁鸿鹰、彭学明、何向阳、柳建伟、徐剑、叶梅、李朝全、杨晓升、王久辛、高伟、徐可、李舫、李少君、艾克拜尔·米吉提、萧立军、俞胜、张菁、徐迅、雷献和、王占海、商泽军、潘飞、周玉娴等担任评委。

颁奖晚会将颁奖与舞蹈、诗朗诵、歌曲演唱、获奖作品诵读、情景演绎等融为一体，生动展现新时代电力文学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

共 41 部（篇），以得票多少为序

长篇小说：5 部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中国华电	风过太阳城	邹小林	中国工人出版社
2	国网西藏电力	风再起时	袁宁廷	中国电力出版社
3	国网新疆电力	仰望长空	杨梅莹	中国电力出版社
4	国网浙江电力	归位	费金鑫	中国电力出版社
5	国网冀北电力	谍战上海滩	孙兴泉、孙修文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篇小说：5 部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国网江苏电力	去渡口	王啸峰	脊梁
2	国网河南电力	灯塔	刘春荣	脊梁
3	国网冀北电力	北送爱情故事	高春明	脊梁
4	国网陕西电力	二月里来好春光	刘紫剑	北京文学
5	国网四川电力	红雪莲·蓝雪莲	席运生	脊梁

短篇小说：4 部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国网河南电力	父亲的地方	靳会强	脊梁
2	国网天津电力	裹着红头巾的女人	李晓楠	脊梁
3	国网宁夏电力	青春之光	咸国平	六盘山
4	国网江苏电力	烫	黄　楠	青年文学

长篇报告文学：4 部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国网浙江电力	点灯人	陈富强、潘玉毅	中国电力出版社
2	国网甘肃电力	光耀陇原	王　震	中国电力出版社
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中国作家》杂志社	心中的旗帜	傅宁军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中国作家》杂志社
4	国网山西电力	天龙救援	武玉山	山西经济出版社

中篇报告文学：4 部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国网河南电力	会战中原	林　平	脊梁
2	国网四川电力	第十八个新娘	龙志明	脊梁
3	国网辽宁电力	“带电”的姑娘们	杨　宏	海燕
4	国家能源集团	通往幸福生活的天桥	杜永先	时代报告

短篇报告文学：5 篇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国网山东电力	风云一举到天关	赵静怡	中国作家
2	国网冀北电力	风光乍现	高会杰	脊梁
3	国网安徽电力	传承	王运涛、谢忠玉	脊梁
4	国网江苏电力	和英雄在一起的日子	李岩岩	脊梁
5	国网河南电力	暴雨夜，为重症病房送电	王存华	国家电网报

影视剧文学：4 部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国网北京电力	模式口（话剧剧本）	冷　冰	脊梁、华文出版社
2	国网西北分部	极光（电影剧本）	张智锋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3	国网山东电力	英雄列电（电影剧本）	姜铁军	脊梁
4	国网冀北电力	向西，一九四六（电影剧本）	杨义恒	中国电力出版社、脊梁

散文集（长篇散文）：5 部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国网河北电力	一个人的工地（长篇散文）	蒲素平	中国电力出版社
2	国网西北分部	你是我的暖	李　娟	陕西人民出版社
3	中国大唐	北山草木记	张玉泉	华文出版社
4	人民日报出版社	牛背宽宽	夏　伟	人民日报出版社
5	国家电投	绕过手指的风	刘慧娟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诗歌集：5 部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南方电网	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	姚　瑶	作家出版社
2	国网浙江电力	托举的光芒	邱东晓	文汇出版社
3	国家电投	同一种生活	夏　雨	作家出版社
4	国网湖南电力	与电共舞	李福建	华夏文化出版社
5	南方电网	诗和远方	刘清华	四川民族出版社

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提名作品

共 32 部（篇），以得票多少为序

长篇小说：4 部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强国重器	紫芒果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	国网陕西电力	红雪莲	杜文娟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	国网宁夏电力	火从冰上来	李治山	中国电力出版社
4	中国能建	江河东流去	李永红	中国文化出版社

中篇小说：5 部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国网山东电力	牵牛花盛开的那个地方	张俊杰	脊梁
2	国网河南电力	红旗向阳飘	王一鸣	脊梁
3	南方电网	藤条江之恋	李海玉	梯田
4	国网湖南电力	微芒	李海瑛	脊梁
5	国网浙江电力	1994 年的爱情	张水明	中华文学

短篇小说：5 篇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国网陕西电力	隔墙有耳	林权宏	红岩
2	南方电网	你的对面	崔晓琳	湖南文学
3	国家能源集团	灰灰菜	薛晓燕	绿洲
4	国网河北电力	暮光中的固镇	赵竹川	脊梁
5	国网江苏电力	糖果车站	包玉树	青年文学

长篇报告文学：5 部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国网山东电力	先行官——铁鞋和它的师傅们	蒋　新	中国工人出版社
2	国网冀北电力	秦皇岛南山南	陈永利	中国电力出版社
3	三峡集团	我的名字叫溪洛渡	张立先	长江出版社
4	中国华能	扶贫日记	葛元利	天津人民出版社
5	中国华电	重温那些播放火种的岁月	王俊生、殷伯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篇报告文学：2 部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 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国网甘肃电力	风光起舞碳中和	王新军	飞天
2	国网空间技术公司	雪域巡航	魏司法	脊梁

短篇篇报告文学：4 部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国网山东电力	单间	代兆民	脊梁
2	国网甘肃电力	谁立峡口唱大河	鲁瑞珍	脊梁
3	国网江苏电力	光华的岁月的故事	陈　戈	脊梁
4	国网四川电力	山村新绿	陈必文	人民日报

视剧文学：1 部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国网陕西电力	宝贝出击（电影剧本）	吴长宏	脊梁

散文集：4 部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国网四川电力	一座城池，一路风景	王　鑫	四川大学出版社
2	三峡集团	春天的芭蕾	彭宗卫	长江出版社
3	国网江苏电力	勿忘心安	邝立新	古吴轩出版社
4	陕西电力作协	树树皆春色	梁新会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诗歌集：2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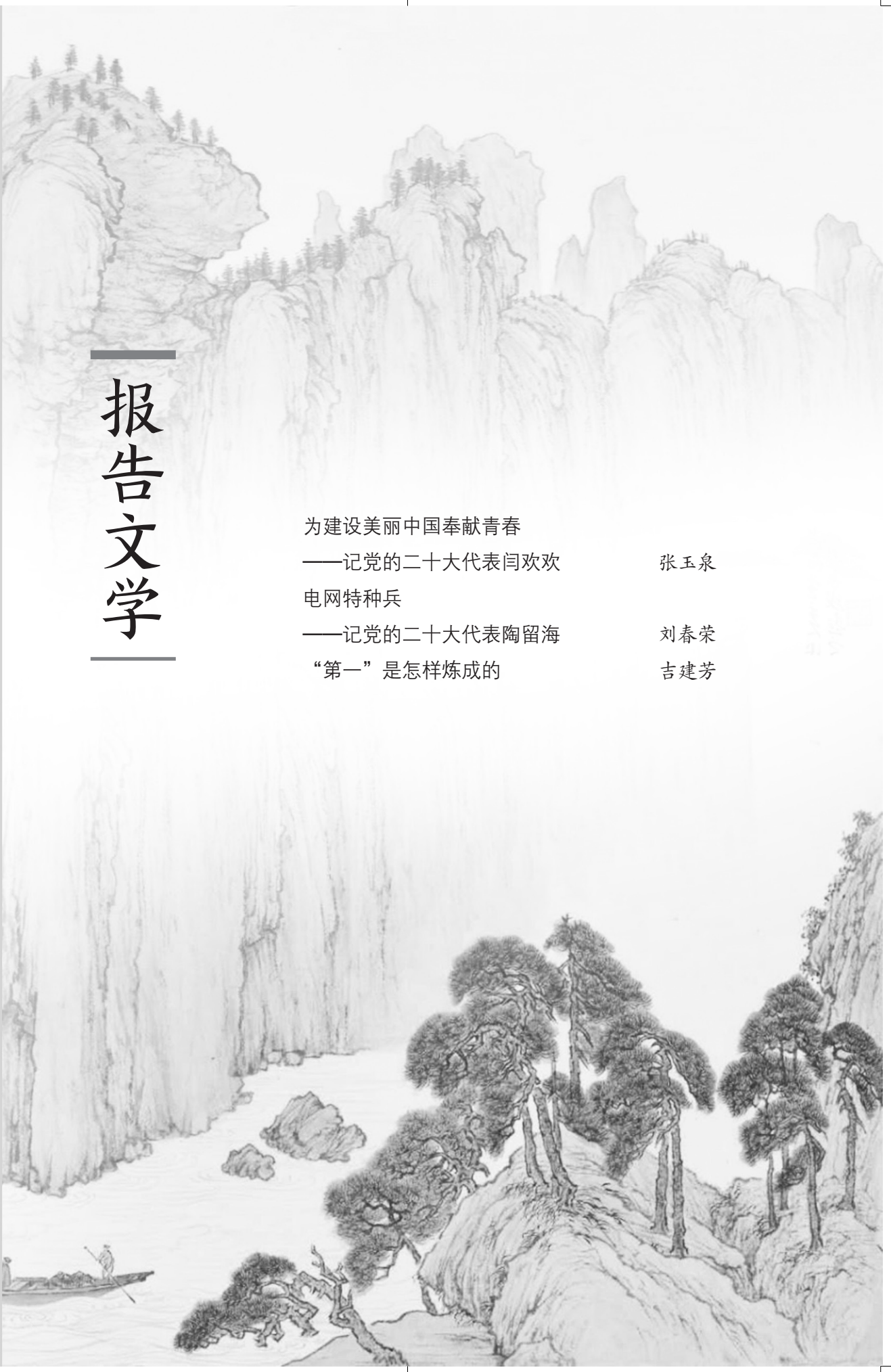
序号	推荐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爸爸小时候	张晓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	中国大唐	审判	郭志杰	河北大学出版社

报告文学

为建设美丽中国奉献青春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闫欢欢　张玉泉

电网特种兵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陶留海　刘春荣

“第一”是怎样炼成的　吉建芳



为建设美丽中国奉献青春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闫欢欢

张玉泉



2022 年 10 月 16 日，闫欢欢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闫欢欢，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许昌项目部运行主管，曾获得过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她是中国妇女十二大、十三大代表和党的二十大代表。

我翻阅着她的资料，看着一幅幅图片，脑海里不断闪现她的形象。一帧帧动态的画面在我眼前跳跃。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怀着崇高的理想，在电力环保一线默默耕耘，让自己身上的光照亮身边的人，温暖坚硬的黑夜，也照亮了自己所从事的一方领域。

我怀着急切的心情想要了解她、走近她。我要在现代工业的庞大架构里，去电力一线探寻一个电力环保工作者真实的样子。她用自己的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谱写出了一曲追逐梦想的奋进之歌。

“80 后”，选择热爱的背后有着倔强的灵魂

站在我眼前的是一个长着圆脸和大眼睛的“80 后”小姑娘。她穿着灰色的工作服，仪态端庄。她橘黄色安全帽上的“唐”字熠熠生辉。如果不是走近了看，我很难从人群中将她分辨出来。她热情地向我打着招呼，脸上的汗水还未干，微笑很自然地从脸上绽开。我发现，那也是一副坚毅的面孔。她的眼神似乎要从我的注视里寻找到某种表象背后的本质。她锐利的目光与她身旁的生产现场十分契合。那目光传递出主人的专业专注精神。

“抱歉，这几天我正忙着准备采制化竞赛。”她的微笑瞬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她的微笑是温暖的，也是朴实的，是我印象里那种值得尊重的一线工作人员最真诚的微笑。她身旁的配电柜内，隐隐约约传来令我熟悉的低频率鸣叫声。那是忙碌的继电器在自动

离合的声音。

“就在这里采访吧。”闫欢欢拉出来两把空椅子。我们在她的值班室靠窗的地方坐了下来。窗外巨大的除尘器整齐排列，高耸入云的烟囱上空有袅袅的烟雾和悠悠的白云。

“在这里上班与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党的二十大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我突然想出了这个问题。我想通过更多的细节来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了解新一代电力人对人生价值的认知。

一线是艰苦的。特别是闫欢欢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那她一定付出了数倍于常人的努力。

“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作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一线是舞台，这里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远离喧嚣，能静下心来专注地干事。我很荣幸能够参加举世瞩目、继往开来、振奋人心的党的二十大盛会，现在回想起来，会议过程中的一幕幕场景、一次次感动、一个个细节仍然激励着我。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我应该倍加珍惜，继续做好工作，为电力环保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她的回答出奇地平静。她平稳的叙述中带着一份自信和从容。这是中国年轻一代的优势——他们愿意坚守生产一线，有着对世界、人生的独特思考，有着对心灵境遇的熟练驾驭，确实让我叹服。闫欢欢从项目现场走到人民大会堂，展示出了中国新一代电力人的风采。这条路，她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背后蕴含着她巨大的付出和努力。

2011 年，闫欢欢大学毕业应聘到大唐环境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入职特许经营分公司许昌项目部。她入职时，项目部刚刚成立。作为项目部组建伊始的首批员工，闫欢欢的内心充满着对开创人生之路的美好希冀。从踏入生产现场的第一刻起，她就告诫自己：“要珍惜这份工作，投入自己全部精力，走好人生第一步。”她认真参加上岗培训，每一次课都认真听讲。做笔记，一丝不苟，每一个细节她都要做到了然于胸。

3 个月下来，实习期的 12 次考试，闫欢欢的成绩全部名列前茅。因表现优异，闫欢欢在新成立的运行班组中被任命为负责人，开始了为期 4 年的运行倒班工作。

电厂的生产系统是现代社会极其庞杂的工业系统之一，涉及锅炉、汽轮机、电器等大大小小上百个系统、几千种设备。仅仅是电厂的脱硫脱硝系统，按照脱硫脱硝技术划分，就可以分为钙基、氨基、钠基、镁基四种工艺。按照脱硫脱硝技术所生成的产物又可以划分为干法、半干法和湿法三种。当今世界，已经出现的脱硫脱硝技术有十几种。当前，我国所使用的脱硫脱硝技术有氨法、钠碱法、双碱法，另外还有石灰石—石膏法。每种不同的工艺，就对应不同的设备、系统和化学原料。2011 年，我国颁布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燃煤电厂烟气要进行脱硫脱硝处理，并对重点地区的电厂制定了更加严格的特别排放限值。2014 年 6 月，国家首次发文要求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大气污染物排放接近燃气发电机组排放水平。中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的大幕拉开，电力环保工作重要地位凸显。

刚刚进入电力环保一线岗位的闫欢欢，立刻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岗位上。“要干就干出成绩，要做就做到最好。”这是闫欢欢对自己的要求。从事环保运行工作，她从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时刻思考如何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工作方法。每一次到现场，她总喜欢跟在老师傅身后学习，了解设备异常情况、原因、后续处理方法，了解设备进行过哪些改造、改造前后有何变化等。师傅们都被闫欢欢认真的态度打动了。她对工作如此投入，满怀着对工作的爱，从不懈怠。班组内的老师傅每当提到她总会说：“这个小姑娘工作太认真了，走到哪都带着小本子，一个班干下来，她不是在干活，就是在问师傅为什么这样干，从没见她闲过。”

坚持“凡事记录在本、凡事刨根问底、凡事思考总结”的好习惯，坚持做到每日一小结、每次培训一总结、每项难题一总结，

闫欢欢在不断提升自己。人最难的就是在某一项工作上给予坚定的专注。持之以恒的信念让她在平凡的工作中不断取得成就，心灵得到升华，人生得到成长。

经过 4 年的工作经验积累，闫欢欢逐渐成长为电力环保运行的行家里手，被调到运行管理岗位，负责项目部环保运行专业化管理工作。新的岗位并没有让闫欢欢停止追寻的脚步，她依然秉持“勤勤恳恳敬业、无怨无悔奉献”的态度，向着更精、更专的领域前进。之后的时间里，每当遇到项目部有脱硫设备检修任务时，闫欢欢就主动请缨，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去检修现场学习。上设备平台、捋图纸、判故障、研究程序逻辑……进入管理岗位仅仅 6 个月，她竟然加班 400 余小时、消缺 120 余次、记录分析故障 200 余个，先后学习掌握了电力环保运行、安全、机务、电气、热控等相关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

什么样的花儿最美？是开在冰山之上的雪莲花。它们不畏严寒，有着冰清玉洁的纯粹之心，开放在天地之间，大气从容。闫欢欢多像一朵美丽的雪莲花啊！她扎根于一线岗位，铆足了劲，绽放在生产一线。

脱硫系统最怕遇见吸收塔浆液品质发生异常，石膏脱水效果就会差，这是发电厂脱硫系统的普遍性问题。由于影响因素较多，原因复杂，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脱硫系统生产人员。每当出现这样的问题，闫欢欢就与班组同志们逐一分析问题，并针对性地采取调整措施，再进一步观察。如果改进措施没有效果，就继续查找原因，再尝试调整。这期间，她要爬高下低、开关阀门、更换备件，还要用手不断地触摸 50 摄氏度左右的浆液以分析变化。不分昼夜、不分节假日，有时候为了观察石膏品质的变化，她在现场一蹲就是一天。有时候他们要更换十多种方法，直到问题解决。

作为一名女员工，闫欢欢和男同事干同样的工作，工作中总是冲在前、作表率。她和男同事一起值夜班。50 多米高的吸收塔，她每天爬上爬下，认真检查设备运行状况，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也从不轻言放弃。4 年下来，她爬塔的距离相当于爬了 5 座珠穆朗玛峰。对闫欢欢来说，小岗位也可以践行大责任，小专业也可以成就大舞台，任何地方都可以成就人生的价值。

闫欢欢这种不服输的性格是她骨子里就有的。

1987 年 9 月，闫欢欢出生于河南农村。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父母靠着种地的微薄收入供她们姐妹两人读书。姐妹俩高中毕业后，家里无力支撑两个孩子上大学。父母动员妹妹放弃学业，去打工赚钱。在妹妹的支持下，闫欢欢得以读完大学，顺利走上工作岗位。这件事对闫欢欢影响非常大。她能够走进高校，背后是家人的牺牲和付出。闫欢欢始终牢记着自己肩上对家庭的责任，她要做家里的顶梁柱。

闫欢欢做到了。她有了无比坚韧的心性，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走得坚定、从容。闫欢欢靠着刻苦与钻研，凭着专注与创新，在电厂环保技术上追求着完美和极致。在电厂，她经历了多次脱硫脱硝机组检修和大型技改，攻克百余项技术难关，5 年后就站上了全国技能大赛的领奖台。

“你猜我小时候的愿望是什么？我从小就崇拜警察，想当一名警察，穿上警服，维护正义。”闫欢欢说这话的时候，我没有惊愕。可以想象，如果闫欢欢当了警察，一定也是优秀的人民警察。做优秀的人，是一个人的潜意识，是一个人无法泯灭的内心动因。在我看来，优秀的人，内心都是强大的。“我虽然未能从事警察这个职业，但是选择了一份保卫蓝天的职业。我很热爱，因为都是为了让人民更幸福、让国家更美丽。”说到这里，闫欢欢的目光满含深情，抬头望向窗外的吸收塔。

技术能手与总教练，新时代大国工匠的担当

天地是公平的，只要你勤于耕作，就会



闫欢欢（右二）与团队成员研究脱硫系统节能减排改造技术的可行性

有果实呈现在你粗糙的手掌中。机遇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5 年的成长，5 年的付出，雪莲花在冰雪中绽放。2016 年，第十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脱硫脱硝处理工）即将开赛。闫欢欢接到了比赛任务，内心十分激动，也充满了期待。她要用好成绩来检验自己 5 年来苦练的本领，来为自己奋斗的青春做一个证明、做一个标注。她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争第一。她要集中精力，挖掘潜能，为技能大赛而战，为成功而战。

很快，闫欢欢从 120 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以排名第 3 的成绩成为中国大唐集团脱硫脱硝处理工技能竞赛选手之一。为了进一步提高技能水平，拓宽知识面，在 4 个月的准备时间里，闫欢欢夜以继日地阅读资料，研究问题。她进入到废寝忘食的状态，在专业技术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在这里，她像是找到了另一个真实的自己，像是一块永远吸不饱水的海绵，不断地吸取着新的养分，探索着未知的领域。

工夫不负有心人。2016 年 7 月，闫欢欢以中国大唐集团脱硫脱硝处理工技能竞赛第一名的成绩入选中国大唐集团集训队，准备迎接大赛。

2016 年 11 月 15 日上午，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第十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脱硫脱硝处理工决赛在南京开幕。来自全国 10 家发电集团的 29 支代表队 87 名参赛选手齐聚中国大唐南京环保培训基地，同场竞技。这是在国家电力环保职业标准刚刚颁布后，首次举行的电力环保职业技能工种的全国性竞赛。竞赛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在高压力的环境下，闫欢欢不负众望，比赛中充分展示了专业的技术水准和娴熟的操作技能，取得综合成绩第一的好成绩，决赛中一举夺魁。

5 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一个全国技术能手诞生了！这个冠军她当之无愧。这是命运为闫欢欢颁发的最好的奖杯。几个月来，她为了专心准备比赛，断绝了一切外界干扰。获奖后，闫欢欢最想给自己的父母打个电话。父母远在家乡，70 多岁了，一直都是她内心最大的牵挂。怕担心赛前分散注意力，集训前，闫欢欢告诉父母，她即将进入比赛关键阶段，最后一个月集训期尽量不要打电话。现在，她想把这个

喜讯告诉父母。电话打通，她才知道母亲在医院里住院，刚刚做了腰椎间盘突出治疗手术。为了让她放心参赛，母亲之前就忍住没有告诉她。听到女儿的声音，妈妈在那边哽咽着说：“无论比赛结果如何，就害怕你担心。”闫欢欢忍不住落泪了。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和集体融合在一起才最有力量。闫欢欢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从事电力环保专业的这个群体。这次大赛让闫欢欢感悟到，她要把这份对待专业的激情、这份对待技术的创造精神带到更多的年轻人中去。没过多久，闫欢欢创新工作室成立了。很多有想法、有能力的年轻人都被吸引了来，成为工作室的骨干力量。闫欢欢利用工作室这个平台，鼓励并带动更多的员工针对脱硫运行系统中存在的疑难杂症进行技术攻坚，解决生产现场存在的技术难题，开展技术交流。

火电厂大部分废水通过简单处理即可完全被消纳，而脱硫废水却是个例外。脱硫废水污染物种类多、含盐量高、腐蚀性强，是燃煤电厂中最难处理的废水，一度成为制约电厂实现“零排放”的瓶颈问题。研发之初，闫欢欢创新工作室项目团队就遇到了诸多技术难题：脱硫废水“零排放”课题在国内外均无先例，相关研究是空白，无经验可循。脱硫废水在设备内的运转规律到底如何……闫欢欢和团队成员心里清楚，脱硫废水“零排放”技术要是被攻克，这对于中国大唐以及整个火电行业都意义非凡。再难，他们也要迎难而上。

为尽快攻克堡垒，工作室成员紧盯技术前沿，大胆自主创新，奔赴各电厂、装备设备公司实地考察、充分调研、搭建平台，并结合脱硫废水成因、特性及外部条件等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研究。凭借一股钻研到底的精神，闫欢欢带领工作室成员大胆尝试，用市场上新出现的废水处理药剂替代传统的废水处理药剂，并创新设计改造废水处理系统。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试验和验证，综合改造后的废水处理系统不仅操作起来简单便捷，排放也完全符合国家排放标准。这一行业技术难题被闫欢欢创新工作室成功突破了！这项新技术在大唐环境产业集团的 36 个项目中得以全面推广使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随后，闫欢欢创新工作室连续开展了脱硫废水一体化治理、氧化风母管串联、脱硫废水资源化利用、城市中水泥浆在脱硫系统应用等多项技术难题攻关，并将成果转化，形成了 7 项创新专利。其中，氧化风母管串联技术的应用，每年可以为电厂节约 30 多万元，实现氧化风全负荷自动调整。这个项目以“低投入、效益高、成效快”为创新思路，在大唐环境产业集团的 6 个项目中推广使用。

创新的城市中水泥浆在脱硫系统的应用，解决了火力发电厂中水污泥处理困难和脱泥机运行故障多等问题。目前该项技术在大唐河南火电公司得到推广应用，降低了生产运营费用，年度节约石灰石采购以及维护费用 200 万元左右。

电石渣替代石灰石作为脱硫剂在湿法脱硫系统中应用项目，年度节约石灰石 3 万吨，不但起到了以废治污、降低固废污染的效果，同时又减少了矿山开采成本。

闫欢欢参与开发的一种基于超声波法的石灰石浆液细度测量装置，通过实时自动测量成品石灰石浆液细度，为后续运行人员调整湿磨机运行状态及评估制浆系统能耗水平提供支持，达到节能运行、降低脱硫成本的目的，使用效果良好。

闫欢欢总是勇于尝试，率先开展了吸收塔添加增效剂试验，通过对比分析脱硫效率和成本，总结出吸收塔添加增效剂每月可节约电量 30 万千瓦·小时的宝贵结论。在研究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取样装置优化改造时，结合厂家建议，利用机组停机的时间优化调整 CEMS 取样装置，有效解决了烟道流场不均匀的问题。她深挖设备潜力，对设备采取精益化管理，利用机组小修对浆液循环泵、喷淋层、托盘层进行检查修复，提升了浆液循环泵效率……

在探索实践的同时，闫欢欢还注重理论总结。她带领创新工作室成员参与并完成《火电厂石灰石石灰—石膏湿法烟气脱硫系统运行导则》《火电厂脱硫脱硝装置在线仪表运行维护导则》2项行业标准和《工业废气治理工国家职业标准》1项国家标准的制定，参与《脱硫技术问答》《脱硫脱硝值班人员培训考核题库》《600兆瓦燃煤发电机组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系统仿真机培训》三本书籍的编写。她通过10年的工作积累，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所得和理论知识学习全部转化为教材出版。

在她的影响下，单位的一大批青年员工立足岗位，不断成长为技术骨干。创新工作室的老员工与新入职大学生签订“师徒协议”，从思想教育、综合能力、技能水平等各方面综合培养新员工。她建议运行班组与维护班组互相交流学习，运行班长利用休息时间到办公室学习管理岗位工作知识等，鼓励身边的青年员工掌握多项专业技能。在她的带领下，创新工作室先后有3位员工考取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有17位员工取得了高级工证书。

闫欢欢还担任由许昌、巩义、首阳山、安阳四个项目部党员组成的联合党支部书记。她将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要求创新工作室的每名党员担任各自所在板块的攻关组长，至少培养1名青年员工。她带领大家紧盯环保设备运行的重点难点问题，加班加点消除缺陷。每一次岗位值守、节日值班、排除故障、解决难题，她都要求党员先上。每一次脱硫脱硝机组检修、大型技改，她都将其当作锤炼党员创先争优的平台。正是因为有闫欢欢这样扎根生产一线、理想信念坚定的党支部书记，带领团队钻研、专注、创新，他们才实现了多次脱硫脱硝机组检修、大型技改百分之百成功的佳绩，实现了电厂环保设施安全、绿色、清洁、高效运行，为电厂的达标排放贡献了力量。

2020年，闫欢欢被选聘为第十七届中国大唐集团脱硫脱硝处理工专业知识和技能竞赛总教练。在闫欢欢的精心策划和培训教学下，她培训的12名参赛选手囊括了大赛的第1、2、4、5、6名的名次。这12名参赛选手均进入前20名。随后，这12名选手中的6位承担起所在项目部的运行设备管理工作，成为特许分公司36个项目的脱硫脱硝安全稳定运行技术骨干力量。当看到自己培训出的选手取得好成绩，闫欢欢的内心感到从未有过的欣慰和喜悦。

取得一系列成绩，荣誉也接踵而至。闫欢欢因表现突出，先后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中央企业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大唐集团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2018年10月29日，闫欢欢作为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在京召开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2023年10月26日，她又当选为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在荣誉面前，闫欢欢依然保持着奋斗本色。对她来说，一切荣誉都是新的起点、新的开始。她在一次培训仪式上说：“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希望大家保持干劲，为脱硫脱硝环保事业持续奋斗、接续奋斗、一直奋斗。”

党的二十大代表，新起点上的新使命

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参加这次盛会成为她终生难忘的记忆。承载着中央企业广大党员的嘱托，肩负着青年一线代表的期望，她走进人民大会堂。

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夕，闫欢欢在接受央视《朝闻天下》记者采访时讲道：“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新时代的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脚踏实地走好新征程。我是中国大唐的一名普通员工，能够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参加这次盛会，感到无比的荣耀和幸福。我会把当选

二十大代表看成是一次鞭策、一个新的起点，担起责任，不辱使命，当好新时代电力环保人，为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贡献青春和汗水。”

这一刻终于来到了。10 月 16 日早上，北京万里晴空，阳光灿烂，来自全国各地的两千多名党的二十大代表齐聚北京。这天，闫欢欢起了个大早，吃了早饭，戴好代表证，整理着装，收拾物品等待出发。闫欢欢默默告诉自己，一定要履行好代表的职责。

会议期间，闫欢欢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大会报告，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英语频道的采访。在代表讨论环节，她立足工作实践，围绕中国大唐实施“1264”发展战略、开启“二次创业”新征程、建设世界一流能源供应商所取得的新成就、发生的新变化，对认真贯彻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更好履行能源央企和电力环保人责任使命提出建议。主持分组讨论的央企代表团的副团长称赞闫欢欢的发言“代表电力行业说得很好”。有一位代表对闫欢欢说：“在电视上看到了你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表现得很好，展现出了央企代表和青年代表的风采。”

荣誉实至名归，荣誉更是激励和鞭策。对于闫欢欢来说，她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闫欢欢深知，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机遇，她要把这份荣誉感和自豪感转化成学习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体现在工作实效上。

“10 月 23 日晚，我从会场回到宾馆，激动的心难以平复。当晚我又细致地将党的二十大报告全文研读了两遍。虽然研讨学习报告的每个片段、参会的每一幕都已深深刻在我脑海中，但我还是怕忘掉哪怕一丁点儿细节。我急切地想要把大会精神以及自己的参会感受、心得体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党的二十大闭幕后，闫欢欢就带着自己的感想和体会，与中国大唐集团干部员工分享了参加党的二十大盛会的感受。

闫欢欢先后在团中央、中国大唐集团 6 家分公司和运行维护班组、农民工学校、电力专业大学等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她在大唐环境产业集团“文化助学”结对单位华奥学校宣讲，华奥学校的校长在报告会结束时说：“听了欢欢同志的报告，我深受鼓舞。我会带领全校教职员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教育引导同学们加倍努力学习，成为国家栋梁之材。”郑州电力高等专业学校电力工程学院卢旺达同学说：“聆听了闫欢欢代表的宣讲，我深受鼓舞。作为职业学院的学生，我要向她学习，强化专业知识，努力练就本领。”闫欢欢的宣讲在不同层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她的精神和事迹正在感召着、激励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激励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在平凡的岗位上奋力前行，奏响青春之歌。

闫欢欢回到单位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作为许昌项目部的运行主管，她负责着龙岗发电公司 4 台套发电机组的脱硫运行维护安全生产、计划经营管理工作。她每天早上照常提前 30 分钟入厂，仔细检查电厂监控信息（SIS）系统各项污染物数据历史曲线，了解重要设备参数运行情况。等上班时间到了，她就召开项目部生产早会，安排当日生产工作、设备缺陷处理、两票计划等，随后，到生产现场查看当日的生产运行情况、工作执行情况。这样的工作十分琐碎，但她一如既往地坚持着。

太阳每天照常升起，而每天对闫欢欢来说都是新的开始。她是蓝天白云的守护者。她守护的是一份庄严的责任与使命，守护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除了日常工作，闫欢欢 2023 年还担任了特许分公司 36 个脱硫脱硝项目部的优化运行专家组组长。她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特长，分阶段组织人员到系统内外企业开展能耗诊断工作，及时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2023 年 2 月 23 日，闫欢欢接到了中国大唐集团系统外一家电厂的技术求助。这家电厂两台百万机组出现脱硫石膏品质差问题，请了多名专家都无法解决。闫欢欢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赶赴现场，第一时间与现场专工、班长沟通交流，在了解石膏品质现况及运行情况，现场查看制浆系统、脱水系统等设备运行情况后，针对氧化风量、浆液循环泵运行方式、降低吸收塔密度、石灰石细度调整等，制定了详细的石膏品质调整方案，并对石膏晶种配置、吸收塔浆液酸碱度控制等提出了建议。该厂按照闫欢欢给出的方案及建议调整后，仅仅 3 天，两台百万机组脱硫系统石膏品质就恢复了正常。该厂领导及技术人员对此称赞有加，表示要组队来和闫欢欢团队开展专业交流。

2023 年 8 月，闫欢欢临危受命，带领优化运行专家组赶赴河北某电厂处理 1 号和 2 号吸收塔脱硫效率低的问题。通过开展现场问题诊断，她针对现场吸收塔粉尘含量多、氧化风机喘振影响氧化风量等问题开出“药方”。15 天后，两台机组脱硫效率达到最佳。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闫欢欢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技术难题亟须破解的前线，总是出现在电厂环保风险防范的一线，总是出现在人们最需要的地方。

技术没有止境，创新没有止境，人生也没有止境。闫欢欢永远在探索与追寻的路上。我们庆幸，中国电力事业蓬勃发展带给我们普通人生活上的改观。我们也庆幸，有闫欢欢这样的电力环保人，在一线矢志不渝地坚守。我仿佛看到在电力行业发展的滚滚浪涛上站着勇敢的弄潮人，他们可爱可敬、可歌可泣、可靠可信。我面前的闫欢欢，已经成长为有情怀、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产业工人。

闫欢欢与我分享了她未来的打算。她正在研究开发一些脱硫系统降本增效的新项目，通过改造设备、应用新技术去降低生产成本，让国内行业环保设备达到最佳运行状态、最优指标。同时，她还要继续带领创新工作室团队，抓好科技创新、队伍建设，继续推动青年人才培养，扩大科技人才的辐射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当好队伍建设带头人，做人才强企工程的践行者。

闫欢欢向我透露，她目前已被临时聘请为系统外某环保公司技能大赛教练，正在组织为期 15 天的仿真机培训和理论知识培训。她要把自己参加过全国竞赛的经验运用到组织大赛的过程中，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分享给系统内外的电力环保一线技术人员，让更多的人掌握脱硫脱硝环保专业知识，促进电力行业环保技术的提升与进步。

我的采访结束了，可是话题却没有结束。一代又一代电力人仍然在不断接力奋斗。闫欢欢只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无数个青年人的缩影。他们的青春之光照亮了中国能源发展的道路，汇聚成璀璨的星河。她像是一座灯塔，照亮的是人们的内心，温暖的是人们的灵魂。她让我们觉察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不忘记努力奋斗，你都会抵达成功的彼岸。

“你想对年轻人说些什么，有什么寄语？”我问。

闫欢欢郑重地说：“我想说，追逐梦想的路上，要一如既往、始终如一，要脚踏实地、坚定前行，要做到‘手中有本领、心中有责任、胸中有企业’。小专业，同样也有大舞台，最基层的技术工人只要付出心血汗水，就一定能梦想成真，在自己人生的舞台上以实际行动谱写出追逐梦想的奋进之歌。”

张玉泉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作品散见国内多家报刊，出版有诗歌集、散文集 5 部。有作品获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星星点灯”诗歌大赛一等奖。供职于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电网特种兵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陶留海

刘春荣

一

在数十米甚至上百米高空的线路上行走，犹如走在刀尖上。因此，从事输电线路检修的供电员工往往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而带电作业人员不仅要在高空中走线，还要在高电压、高电场的环境下工作，和百万伏的电压相接触，危险程度堪称极限。这不仅考验他们的技术，还要考验其胆识与魄力。这个危险行业的从业者，全国不到600人，河南省不到30人，堪称是电网系统的特种兵。

国网河南超高压公司输电带电作业高级技师陶留海则是这些特种兵中的佼佼者。

他曾说：“我是一个兵，电网‘特种兵’，守护电网安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陶留海，从普通职工成长起来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全国技术能手、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党的二十大代表，一位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工人。他的经历，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基层一线职工的奋斗史、成长史。

国网河南超高压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刘红伟这样评价陶留海：“留海同志踏实肯干，勤奋好学，二十多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工作，刻苦钻研技术，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陶留海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一线电力工人的追求与情怀。他是一个在超高压、特高压线路上行走的“高空舞者”，一个优秀的电网特种兵，一个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电力工匠。

作为一线技术专家，陶留海带动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为电力事业发光发热：陶留海工作室成员里，有3人获得高级工程师资格，3人获得工程师资格，4人获得高级技师资格，12人获得技师职业资格。他还有1名徒弟获评河南省技术能手，1名徒弟荣获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2名徒弟获评电力行业优秀技能选手，2名徒弟获评河南省电力公司技术能手，2名徒弟获评郑州市青年技能工匠，4名徒弟获评郑州市技术标兵。

2017年，陶留海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成立。工作室的主要专业领域是超高压、特高压输电线路带电作业和运维检修，由陶



陶留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党的二十大会场留影

留海带领团队开展科技攻关，在超高压、特高压领域研发出更先进、更安全的工具和更适合带电作业的专业技术。工作室负责河南省内 194 条共计 12600 余公里超高压、特高压输电线路的带电作业等工作，这些线路包括 1000 千伏长南线、±1100 千伏吉泉线、±800 千伏青豫线等。

二

多年来，陶留海和同事们累计完成了 500 余次带电作业，实现作业零差错、零事故。其中有几次经历让陶留海印象最为深刻。

2015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召开前，国网河南超高压公司值班室内灯火通明。陶留海和同事们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奔赴前线，排除险情。

12 月 15 日 21 时 50 分，陶留海接到了应急抢修的命令。荥阳电厂外的官荥线上缠绕了一个 50 多米长的防尘网。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影响整个城市的供电。陶留海和同事们迅速出发赶赴现场。他第一个从库房中拿起带电作业工器具登上抢修车。

夜色深浓，寒风刺骨。抢修人员在高高的铁塔上攀爬，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得人脸生疼，即便隔着屏蔽手套，仍然能感觉到塔材透骨的寒凉。

这样恶劣的作业条件，足以让普通人望而生畏，但陶留海等人是一群能克服一切困难的电网“特种兵”。

大型照明灯具照亮了抢修现场的天空。

“报告工作负责人，沿耐张绝缘子串到达电位转移工作位置，屏蔽服各部分连接良好，申请电位转移。”

“同意。”

伴随着“嗞啦”的声响，抢修人员和带电导线“亲密接触”，完成了等电位转移。

抢修人员打好人身保护绳，手扶着一根导线、脚踩着另外一根导线，走到了缺陷所在的位置，清除了悬挂在导线上的防尘网。陶留海等人在整理落地异物时，发现防尘网里还卷裹着一根四五米长的钢筋。这根钢筋在带电作业过程中很有可能造成线路跳闸。这让人忍不住后怕。

害怕吗？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念头。但陶留海却说：“我们是电网‘特种兵’，人民的需要就是对我们的命令。我是党员，必须带头执行命令。”

2020 年 4 月 27 日，运维人员在巡检位于固始县的 ±800 千伏灵绍线一基铁塔时，发现导线引流板存在发热缺陷。

陶留海与带电作业班的同事迅速赶赴现

场。他们爬上 70 米高的铁塔，先安装吊篮等乘坐工具，然后在空中走线到达缺陷位置，完成缺陷消除任务。

在消除缺陷时，他们使用了欧姆型电位转移棒。它是针对特高压均压环约 120 毫米的大环体直径设计的，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可以解决等电位转移棒无法在特高压线路沿耐张绝缘子串上使用的问题，在全国特高压带电作业中被广泛推广应用。“这是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后自主研制的型号，可以提升带电作业安全性。”陶留海说。

还有一次让陶留海印象比较深刻的带电检修作业，是跨越黄河的 1000 千伏特高压线路带电检修。这是一块硬骨头。陶留海和同事身着屏蔽服，行走在距水面 135 米高的高压线上，脚下是湍急的水流，惊心动魄呀！

陶留海说，工作就要从最难的地方做起，让世界级难点变成亮点。他敢于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与团队率先完成了 1000 千伏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800 千伏天中直流特高压输电线路的首次带电检修。

在陶留海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国网河南超高压公司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4110 天，河南主干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

三

1998 年 10 月，陶留海从南阳电力技工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送变电建设公司，成为一名送电线路架设工。半个月的新入职员工培训结束后，他被分到施工队，跟随队里安排给他的师傅上工地架线。

在学校时，陶留海成绩优秀，学业扎实，然而进入工作岗位后，他很快发现了自己的短板——一些数据分析和传输代码他看不懂，学校学的东西根本不够用。这让他陷入了迷茫。

经过认真思考，陶留海决定努力学习，把短板补上来。于是，他白天工作，晚上在灯下学习、钻研。

技术难题可以从书本中找到解决办法，但心理的难题还是需要自己努力克服。

第一次爬上高塔的经历，陶留海终生难忘。

当时他背着行李来到工地，看到自己的师傅正准备登塔。师傅 50 多岁，常年风吹日晒的野外作业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上几岁。看到师傅年龄大，陶留海就地放下行李，说：“武师傅，让我上吧。”

武师傅看了看面前的小年轻，问：“你行吗？”

陶留海说：“一定行。您指导一下，肯定没问题。”

武师傅把攀爬工具递给了陶留海。

很快，陶留海背起 30 斤重的工具包，带上观测导线弧垂用的花杆，向着 36 米高的高塔攀爬。

那是一基酒杯型的铁塔，刚开始垂直那一段，脚钉是左右分布的，比较好爬。大约到铁塔全高三分之二位置，就要开始斜着爬了。这里的脚钉不太好踩，每向上爬一步都很艰难。时间一分一秒过去，36 米高的铁塔，好似有千米万米高，身上背负的东西又好似有千斤万斤重。8 米、9 米、10 米……陶留海抬头仰望，每上行一米都那么艰难。

他的双腿不由自主地打哆嗦。

塔下，武师傅和几个同事担心地看着陶留海。每个新人都必须经过心理这一关，不战胜自己的心理关，怎么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野外作业电力工人？

看着陶留海在塔上停顿、攀爬，再停顿，再攀爬，武师傅知道，陶留海在经历着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关口。

陶留海很快发现了自己的胆怯。他停下来调整自己的心态，长舒一口气，硬着头皮继续爬，歇一会儿爬一会儿。10 月底，河南的旷野秋意深浓。凉凉的秋风吹来，让他的脑子也变得更加清醒：不是要成为优秀电力工人吗？这点困难算什么呢？

陶留海一边给自己打气，一边继续向上爬。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终于爬到了塔顶，按师傅塔下的喊话要求顺利完成了技术任务。

从塔上下来，陶留海的全身已经湿透。他在深秋的天气里大汗淋漓，一个人体验了

一把盛夏的滋味。

有了这次经历，在以后的登塔过程中，陶留海再也没出现过畏难情绪，工作逐渐上手，业务很快成熟。

1999 年的春节，是陶留海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远方传来的鞭炮声，提醒着在野外作业的陶留海新年到了。

因为紧张的施工任务，那年陶留海和同事们选择在工地过节。

冬日的旷野，冷风飕飕。听着鞭炮声，看着周边村庄升起的炊烟，陶留海突然有点想家。

正在低头沉思的当口，他突然发现眼前出现了一双穿着布棉鞋的大脚。陶留海缓缓抬起头，看到父亲站在他的面前。

原来，陶留海的父亲担心在工地施工的儿子，骑行几十公里，只为看望顾不上回家过节的儿子。

发现父亲站在眼前，陶留海没有说话，眼泪却夺眶而出。虽然他已经参加工作，但还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半大孩子。过年了，家人挂念他，却也用行动支持他的工作。

父子对视，陶留海满脸泪水，父亲也红了眼睛，说：“好好干，注意安全。”

父亲走了。陶留海目送父亲走远，转身投入到工作中。

多年以后，陶留海依然记得第一次在工地过年的情景。父亲鼓励的话语，一直激励他前行。

除了第一次登塔，第一次高空走线也让陶留海终生难忘。

那次，他走的是 500 千伏牡郑线。这条线路起于孟津县横水镇 500 千伏牡丹变电站，止于郑州二七区小刘村 500 千伏变电站，全长 179 公里，途经孟津、新安、偃师、荥阳等地，其中洛阳段线路长 120 公里。这是河南省第一条 500 千伏同塔双回线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陶留海背着 30 斤重的工具包，站在 80 米高的空中，手扶着两边的导线，脚踩着一根导线，一步一步往前走。距离铁塔近的线比较“硬”，走起来没那么费劲；距离铁塔越远的导线，走起来越“软”。

走出 30 米远后，陶留海感觉自己的脚仿佛飘了起来，整个身体不受控制，很难保持平衡。低头看一眼，下面仿佛是万丈深渊……陶留海让自己冷静下来，脑海里回想起师傅的话：要弯腰找平衡，调整胳膊弯曲度。来回晃，平衡腰；胳膊酸，走弯线；不要慌，不要忙，钢丝走线也正常……按照师傅教的方法，陶留海很快平衡身躯，一步一步向目标方向靠近。

凡事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工作的陶留海忘记了危险，战胜了恐惧心理，开始熟练操作手里的工具。

战胜了恐惧，爬上塔顶也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春秋天是最美的季节，这样的天气登塔，天高云淡，风清鸟鸣，让人心旷神怡。劳作之余，抬头眺望远方，云在身旁，雾里容身，一切美景尽收眼底。

最辛苦的是冬天的登高作业。陶留海和同事要在寒冷的冬天爬到塔上清扫绝缘子。清扫绝缘子也有技术要求。用钢丝球擦洗容易损坏绝缘子、引起绝缘子爆裂，只能用水和毛巾清洗。在高空带的水有限，有时候水用完了，陶留海就用自己的唾液凑上去。口干舌燥加上高空作业，对人的体力是极大的考验。一天下来，累是不必说，但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陶留海心里还是充满了喜悦。

更换导线间隔棒也是陶留海的日常工作之一。他一天可以换 13 档导线间隔棒，一档是 8 个间隔棒，13 档就是 104 个。凭着年轻力壮，陶留海有时会坚持在高空作业一天不下来。饿了的时候，把饭盒用绳子吊到塔上，就着冷风吃一口，饭菜到了空中已经变得冰冷。他抓紧时间吃上几口，补充体力，然后又开始干活。一天的作业完成后，他下到地面，只觉全身酸疼。

1999 年 9 月，陶留海开始从事带电作业。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提高技能，单位派他和同事去位于辽宁虎石台的中国带电作业技术中心培训学习。经过 15 天的理论、实操学习，陶留海拿到了资格证书。回到单位后，



陶留海与同事在 1000 千伏特高压线上带电安装在线监测装置

他开始摸索着干，白天登高爬低，晚上学习书本知识。一年之后，陶留海整理出了一套带电作业“明白卡”。这套卡片总共有 14 项，方法、工序、工器具、危险点、注意事项等都在卡片上写出来，便于大家学习与记忆。

由于通俗易懂，简单实用，带电作业“明白卡”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这套卡片在当年获得了郑州市优秀合理化建议金点子奖。

陶留海还改进了绝缘子电压分布测试仪。这项成果在 2004 年获得河南省电力行业优秀 QC 二等奖。

这些奖项给予了陶留海极大的鼓舞，也让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发明创造中来。

2005 年 11 月 29 日，陶留海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鲜艳的党旗下，他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不知疲倦地工作、搞科技创新。

创新需要积累、需要学习，更需要沉淀。在工作中遇到工具不顺手或者器具需要升级的时候，陶留海就开始琢磨研究。

每天晚上，他的办公室里总是一直亮着灯，让单位的值班保安很好奇。有好几个保安来他办公室，看这个年轻人每天待在里面在做什么。只见陶留海坐在办公桌前，边看书边记录，有时画图纸，有时也找一些工具研究。保安师傅深受感动：一个人加班一次、几次都容易做到，常年加班，谁能做得到？

2006 年，陶留海认识了本公司的女职工王美兰。爱情的种子在两个年轻人心里生根发芽，很快就开花结果。

2008 年，在两人准备步入婚姻殿堂的前夕，陶留海接到单位通知，让他准备和同事一起代表河南省电力公司参加 10 月下旬的国家电网公司首届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技能大赛。而集中封闭训练与陶留海的婚期冲突。思虑再三，陶留海决定延期举行婚礼，一心备战比赛。他有些忐忑地和王美兰商量此事，听到他说推迟婚期，王美兰沉默了。过了好久，她决定支持爱人的工作。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陶留海长舒了一口气，对王美兰报以感激的微笑，转身投入到比赛的准备工作之中。

5 月份，封闭训练开始了。这期间，陶留海和同事每天要进行理论学习、实操训练。陶留海经常学习到晚上十二点还不休息，书

都翻烂了好几本。哪个知识点在哪本书大概哪一页，他能随口说出来。他还把知识要点总结成册，分享给大家一起背，团队理论成绩快速提升。

白天的实操让陶留海的手掌从最开始的疼痛到后来结出了厚厚的茧子，腿上也磕得青一块紫一块，新伤摞旧伤。即便如此，陶留海还坚持进行体能训练。每天早上，他都要在腿上绑着沙袋跑 5 公里。

这次比赛的项目是更换直线单片绝缘子，从上塔到下塔需要 40 分钟。因此，参赛人员既要提高体能，还要不断优化工作方法、改进工器具。比如快速进电场环节，如果采用吊篮法，人不好转移；如果用蜈蚣梯，安装传递不方便。陶留海和队友便做了一个“日”字形的梯子。它比前两种好一些，但还有局限。后来，陶留海一步步改进，一次次实验，最终发明了绝缘“士”字梯，简单轻便。

绝缘“士”字梯是一种直线塔等电位进电场工具，外形如汉字“士”，结构简单、尺寸小、重量轻，进出电场非常方便，大大缩短了工作时间。采用绝缘“士”字梯，人体容易掌握平衡，保持身体的蜷缩状态，电位转移时可以迅速动作，既节省时间，又能减少劳动强度，保证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在这件“法宝”的帮助下，陶留海和队友只用了不到 8 分钟时间就完成了比赛项目。他们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 500 千伏带电作业项目华中电网公司团体第一名、国网公司团体二等奖。如今，无论在作业现场，还是在电视里看到同行用“士”字梯进入等电位的画面，陶留海都会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这次行业大比武，让陶留海尝到了科技创新的“甜头”。从此，他在一线工作的科技创新路上越走越远。

2009 年，陶留海和王美兰报名参加了单位举办的集体婚礼，两个年轻人终于修成正果，结为夫妻。

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后，陶留海每天不再住在办公室。无论加班到多晚，他也要回家陪伴妻子。王美兰也理解、支持丈夫的工作，陶留海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成果，让她为他而自豪。

后来，两个女儿相继出生，王美兰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因为王美兰的付出，陶留海没有因为孩子和家庭而影响工作。“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更有她的一半。”陶留海说。

2010 年，1000 千伏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示范工程扩建投运前开展大负荷试验时，特巡人员发现 606 号塔上一个耐张串延长杆金具发热，但是发热现象时有时无，发热原因找不到。

特巡人员就找陶留海帮忙分析。结果，陶留海研究后也找不到原因。加班到深夜回家，陶留海还念念不忘这个事，向妻子王美兰说起他的困惑：“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一直发热。”

看着陶留海紧锁的双眉，王美兰感觉又心疼又好笑，安慰他说：“赶快休息吧，也许这个答案很快就能揭晓了。”

谁知这一等就是三年的时间。在这三年里，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陶留海的心头。他利用一切外出开会、学习的机会向专家请教。但国内其他特高压线路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尽管如此，陶留海依旧不放弃。

直到 2013 年。工程在开展停电检修时，陶留海特意来到 606 号塔下，叮嘱到塔上作业的同事，要仔细查看发热部位并拍照。

同事在上面看得仔细，查得认真，还将细节一一照了下来。下塔之后，他们在现场开了一个小会。突然，陶留海兴奋地说：“原因找到了，缺陷原因找到了！是延长杆与跳线防磨措施用的橡胶护套造成的！”下班回到家后，他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妻子。王美兰心疼地说：“总算可以安心了。”

任何一个安全隐患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或者损失，而陶留海能把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里，这是他常年琢磨技术的结果，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使然。

25 年来，陶留海始终坚守在输电运维带电作业生产一线，发扬工匠精神，在超高压、特高压输电带电作业领域攻坚克难。他先后完成了世界最高电压等级 ±1100 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线路带电作业实用化创新与应用等创新成果 50 余项，获得发明专利 25 项、实用新型专利 45 项，制定国际标准 1 项、国标 1 项、行标 6 项，合著论著 15 部，发表论文 50 余篇，获得中国能源创新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奖项，为我国特高压输电带电作业技术占领世界制高点和保障国家电力能源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国家没有忘记他，人民没有忘记他。陶留海收获了众多的荣誉与认可。他被评为国网河南超高压公司高压线路带电检修高级技师、教授级工程师，还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河南省劳动模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劳动模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首席专家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22 年 10 月 23 日，陶留海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一刻，陶留海的内心奔涌着巨大的幸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电力的发展，做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

四

陶留海选择了一条科研创新的路。这注定他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多的心血。他没有时间休闲，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妻儿，也没有时间会客交友，而是将所有精力都倾注在工作与科研上，一坚持就是 25 年。

他的坚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100 千伏昌吉—古泉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起于新疆准东（昌吉）换流站，止于安徽宣城（古泉）换流站，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安徽六省（自治区），线路路径总长度约 3304.7 公里，输送容量 1200 万千瓦，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工程。

2018 年 3 月，±1100 千伏昌吉—古泉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河南段竣工。至此，河南省内拥有了世界最高等级电压线路。

当时，市场上并没有针对 ±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带电作业的直接研究成果，我国的屏蔽服最高适用于 ±800 千伏直流输电电压等级和 1000 千伏交流输电电压等级。陶留海把目光放在了屏蔽服的升级换代上。

他和团队研发了 ±1100 千伏带电作业专用屏蔽服。屏蔽服采用了专门研发的具有电场屏蔽效果的金属丝布。相比传统屏蔽服，±1100 千伏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进一步增强了金属网状结构。它能像“金刚罩”一样把作业人员保护起来，满足作业人员在 1100 千伏电压下带电作业的安全要求，比原有 1000 千伏屏蔽服的屏蔽效率提高 40%。

陶留海团队联合中国电科院开展了 ±1100 千伏输电线路模拟带电作业试验。现场试验证明了 ±1100 千伏直流特高压带电作业屏蔽防护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为 ±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带电作业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们成功了！”2018 年 5 月 26 日，中国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内响起一片欢呼声。

这一天，两名电力工人身着陶留海团队自主研发的屏蔽服爬上高塔，在队友的协助下，分别在 ±1100 千伏的电压等级上完成了耐张塔使用吊篮荡入法进入等电位带电作业和无人机配合绝缘软梯进入等电位带电作业。

“这是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带电作业电压是目前世界上的最高等级。”陶留海说。试验开始前，几乎所有人手心里都捏着一把汗。但陶留海对自己和团队的研发成果充满信心。

为了完成这个挑战，陶留海用了近两年的时间专门开展 ±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带电作业方法和工器具装备实用化关键技术重点攻坚课题研究，先后成功研制了专用屏蔽服、电位转移棒、绝缘拉棒等带电作业防护用具和工器具。经中国电科院检测及现场试用，相关成果灵活实用、可靠方便，完全能够满足现场作业和安全需要。

同年 6 月，陶留海带领团队编制的 ±1100 千伏架空线路带电作业技术方案及 17 项作业指导书顺利通过国家电网公司专家组评审。此后，陶留海又带领团队做了大量实验，

研发出电动升降装置。“有了它，作业人员不用再攀登铁塔，而是可以像坐电梯一样到达带电作业位置。”陶留海说。

针对 ±1100 千伏昌吉—古泉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陶留海及其团队先后研发、改进出适用作业的工具 16 个，包括欧姆型电位转移棒等在内的多个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

五

2023 年 10 月 27 日 15 时，河南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礼堂内座无虚席。国网河南电力新员工入职培训正在这里举行。来自全省各分公司的新员工坐在礼堂内，聆听陶留海这位来自一线的技术技能专家的发言。讲台上的陶留海亲切、自信，侃侃而谈，他讲了基层工作的艰苦，也讲了取得成绩的喜悦，讲了高空走线时的惊心动魄，也讲了俯瞰大地时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快乐……

陶留海不是第一次来这所学校。最近几年，每年的新员工培训，他都会来讲第一课。新学生开学时，他也会为同学们讲课。

讲课结束，陶留海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220 千伏变电站实训基地。

这座实训基地于 2019 年建成，包含 220 千伏主变压器一台、主控楼一栋、高压室一间。站内一次设备及二次设备均与现场 220 千伏智能变电站配置同步。基地还搭建了电网数字化模型与真实变电站二次设备相结合的混合仿真系统，能够实现与真实电网运行场景一致的实践教学系统，具备一次、二次系统的运行仿真与教学功能。

陶留海熟悉这里的一切。他无数次带领学员爬上高高的铁塔，为学员示范、讲解，分享自己的经验与技术。

作为国家电网公司唯一的带电作业首席专家，陶留海受邀帮助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培养人才。学校专门建立了陶留海技术大师工作室，还举办“技能大师进校园”主题活动，邀请陶留海分享生活工作中的点滴。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陶留海不仅在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指导学生，还获聘国家电网公司高级兼职培训师，受国网技术学院委托完成了特高压带电作业人员取证培训的授课任务，使国网河南超高压公司的特高压带电作业经验向全国推广。他参与了我国第一套特高压带电作业培训项目的开发和教材编写工作并进行授课，累计为 20 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培养特高压带电作业人才 600 余人，参加国网新员工入职培训授课，累计培训 3000 余人次。同时，他还应邀到青海、福建、云南等省电力公司讲课和技术帮扶。陶留海把所学所用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其他人，帮助大家共同提升技能水平。

六

“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搞无谓社交，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说起陶留海，王美兰眼里满是温柔。

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大女儿今年 13 岁，上初中一年级；小女儿 7 岁，上小学一年级。两个孩子的家庭，事儿也特别多。陶留海只要在家，都会主动干家务活，但他工作忙，在家的时间屈指可数。家里的事都落在妻子王美兰一个人身上。

他们家距离王美兰工作单位有 30 多公里。每天早上，王美兰要把大女儿送到学校后赶去上班，直到晚上才能回到家。而陶留海每天再晚也要坚持回家，就是希望能多陪孩子一会儿，早上也能送小女儿上学，减轻妻子的负担。好在孩子的奶奶能帮忙带带孩子，做做家务。陶留海说起这事，总会因心疼妻子和母亲而红了眼睛。

日积月累的辛苦，导致王美兰身体出现了问题。2018 年 4 月的一天，王美兰正在上班，突然感觉身体极度不适，去卫生间竟然发现自己尿血了。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悄悄吞下恐惧。下班后，她一个人去了医院。

在医院，王美兰给陶留海打电话说了自己的病情。电话那边的陶留海说：“你让医生好好给查查，听医生的，别害怕！我现在

在信阳进行特高压带电作业，赶不回去，有结果赶紧给我打电话。”检查化验后，医生说王美兰需要立即住院输液治疗。

输上液后，王美兰突然觉得心跳加速，胸口喘不上气，意识也有点恍惚。旁边一位老太太吃惊地问：“妞，你咋了？咋不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啊？”老人叫来护士给王美兰测血压，血压指标非常不好。医生赶来后，要求将王美兰送到急救室。可陶留海不在身边，连个签字的人都没有。王美兰虚弱地对医生说：“先不去急救室，我歇一会儿看看再说吧。”

半个小时后，缓过劲儿来的王美兰继续输液。一旁陪着老伴儿输液的一位老大爷问王美兰：“恁老公嘞？咋不叫他来？”

王美兰多希望这时爱人能陪伴在她身边啊。她特别想给他打个电话，可想了想又把电话放了回去。她知道，陶留海此时正在带电检修现场。带电作业工作环境很危险，既是高空，又是特高压，不能有任何的疏漏。这个时候，她怎么能让他分心呢？

陶留海结束工作后，立即赶到王美兰身边。看着他一脸自责的表情，王美兰安慰道：“没事了，只要你工作时平平安安的，我就放心了。”

有了妻子的支持，陶留海才能在专业领域上勇往直前。

“师傅是一座山，一片海，也是一面镜子。我们向他学习和靠拢，努力成为像他一样的电力人。”国网河南超高压公司输电带电作业班高级作业员孙超讲起师傅陶留海时满眼崇拜。

孙超是陶留海的同事和徒弟。平时孙超常常把师傅陶留海唤为“陶哥”。

跟陶哥在一起工作时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点滴都让他难以忘怀。2006 年 8 月，孙超从部队转业，成为陶留海的同事。刚到单位不久，他就在单位里听到了陶哥的传说。有个老师傅这样说陶留海：“小陶真是厉害呀。你问他带电作业的技术规范或者安全规程，他能明确告诉你在书的哪一页哪一行。那么厚的专业书都被他翻烂了！”

2007 年，陶留海就拿到了高级技师证，成为单位最年轻的高级技师。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根本不知道成为高级技师有多难。很多人干了一辈子，也未必能成为高级技师。而那时的陶留海只有二十多岁。

2012 年 12 月，孙超和陶留海一起进入新成立的国网河南电力检修公司（后改名为国网河南超高压公司）。陶留海是带电作业技术专责。在他的带领下，孙超等人继续攻坚克难，开展带电作业。和陶留海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久了，孙超对师傅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每一次带电作业之前，陶留海都要开技术交底会。“陶哥每次都会特别仔细地讲解要怎么干，采用什么方法，使用哪些工器具，危险点是什么。有些常规典型作业项目，每年开展好几十次，大家都干了多少年了，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可陶哥还是一遍遍地说。他说，越是大意的时候，越容易出事故。我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都有老婆孩子，都有父母双亲，谁出了事故，家里就塌了天。我们这个队伍，一个都不能少。”孙超说。

酷暑时开展带电作业，作业人员穿着密不透风的阻燃内衣和屏蔽服干活，体能再好的人也苦不堪言。没有爬塔任务的时候，陶留海总是坚持在塔下盯着，等着接下塔的每一个人。看到师傅在太阳下暴晒，汗水滴滴答答地落下来，孙超就劝陶留海到树荫下等：“你到阴凉的地方看，跟在塔下晒着看有啥区别？”陶留海说：“我的兄弟们在高空带电作业，他们顶着太阳干活，我去凉快着，我凭什么？”

作为技术专责，陶留海本可以只进行技术指导，但他总是全过程参与到工作中。有些作业现场在大山里，车开不过去，他就带着大家登山开路，和大家一起蹲在现场啃烧饼、喝凉水。队伍里的所有人都觉得，陶留海就是自家的亲哥。

2017 年 2 月的一个夜晚，孙超在单位值班。夜里三点多钟，他起来上厕所时路过办公室，看到里面有灯光。他以为是自己忘了关灯。一进屋，孙超才发现是陶留海正在那儿扒拉图纸呢，桌子上、地上全是资料。

他太专注了，都没有意识到孙超进来。

孙超忍不住说：“你咋还不回家呢，总这样加班，身体受得了吗？”陶留海说：“明天咱们不是要干 ±800 千伏的带电作业吗，这活稍微复杂点，我把方案和作业指导书给大家编详细点，弄完就走，别管了，你去睡吧。”

那一刻，孙超深深体会到，陶留海并没有把带电作业仅仅当成工作，而是将它融入到血液，发自内心地热爱它。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陶留海就像战士，坚守岗位，发光发热，有时候又觉得他像一个大齿轮，把很多人咬合在一起，推动着各项业务的安全运转。

在陶留海的带领下，孙超和师兄弟的技能等级、职称、学历等都得以进步。孙超本人的进步更是神速，先后拿到了技师、工程师资格证，获得了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技术能手称号。

强帅手下无弱兵。王华宾和孙超一样，也是陶留海带电作业团队成员。2018 年 11 月，他援藏工作结束，到国网河南超高压公司报到，加入陶留海带电作业团队，也成为陶留海的得意弟子之一。

陶留海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照与最严格的要求。肯吃苦、愿钻研的王华宾也在陶留海的指导下，成为输电检修工作专家，行业技术能手、高级工程师。

说起陶留海，王华宾觉得师傅身上有三个小细节、小习惯特别值得学习。

一是陶留海对自己要求高，特别勤奋，连坐车的工夫都会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敲写写，每天加班至夜里十一二点已成常态。

二是他目标明确，认定的事情总要高质量地完成。陶留海常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集中精力做好重要的事情，这样一年下来才能有所收获。

三是陶留海重视总结提炼，他说过，做事情要注重结果，最好把结果成果化。

“比如师傅负责的 ±1100 千伏特高压输电带电作业科技项目，这两年荣获了公司科技进步奖、工人创新奖等奖项。实际上，这项工作从 2017 年就开始了，我们研制工器具、编制作业指导书、写论文论著、开展实际操作等等，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踏实，这样成果才会丰硕，获得奖项也顺理成章。”王宾华说。

“山高我为峰，原阔任驰骋，狂风不凌乱，昂首傲苍穹。”这首诗引用到这儿，应是很恰切的。

七

高压电场就是战场。把一切可能威胁到线路安全运行的因素扼杀在摇篮里，全力维护河南电网安全运行是陶留海团队的责任。

早上 6 点 30 分，陶留海团队成员在单位院内集合。7 个人一字排开，王华宾、孙超、马志……这些一线工人每一个人都技术精湛，是响当当的业内专家。他们目光坚定，昂首挺胸，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一如即将开赴战场的军人。

陶留海站在队伍前，目光如炬。看着队员们再一次整理好工装、安全帽，戴好绝缘手套，陶留海冲他们点点头，大声喊道：“出发！”

这一声振聋发聩，力透云层，在队伍的上空久久回荡。

他们将要奔赴平顶山，开展一项野外现场带电作业检修工作。陶留海和同事们再次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他们犹如一支利箭，随时准备射向高压电场的高空。

刘春荣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散文选刊》等报刊。出版有长篇报告文学《繁星花开》、散文集《西客站》、长篇小说《心如琉璃》等。有作品获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第三届中国工业文学“光耀杯”大赛中篇小说奖。供职于河南郸城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苏亚静

“第一”是怎样炼成的

吉建芳

一

电话中，刘彤昊的声音木木的，语速很慢。每一个问题，他都要认真思考、仔细琢磨后，方开口说话。提到他夺得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十三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配电运行值班员）个人第一名的事情，我听不出他有多少喜悦，这让我有些意外。

刘彤昊的理性和冷静、清醒和克制，令人讶异，却又似乎在情理之中。他娓娓道来那些过往，像讲述别人的事，与己无关。

竞赛结果出来时，刘彤昊还在睡梦中。他实在太累了！

严格按照竞赛要求，按照教练的指导，按照之前无数次刻苦训练的那样，他稳定发挥，一项项做完所有操作。结果重要，但也不重要了。

那一夜，刘彤昊睡得很香，甚至连梦都没来得及做一个。

2022 年 9 月 28 日早上，晨曦渐起，刘彤昊终于从睡梦中醒来，发现竞赛团队微信群里有十几条内容。他点进去一一浏览。

时任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设备部变电处处长李鹏程在群里公布了刘彤昊拿第一的消息。国网陕西电力代表队的其他 3 名参赛队员李鹏聪、王朵、张元炳分别获得第五、第六、第八名，均被授予“全国电力行业技术能手”称号。国网陕西电力获得团体第一名、竞赛特别贡献奖、优秀组织奖。

这个竞赛是国家一级二类赛事，也是行业内最高级别的赛事。

上一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电站值班员）在 2014 年举办。因而，本次竞赛是对近年来这个专业的一次全面检阅，29 支参赛队 116 名参赛选手都是有备而来，可谓高手云集。经过 3 天的同台竞技，国网陕西电力力克群雄，团体、个人双获第一名。

这个第一名，来之不易，意义非凡。

那一瞬间，刘彤昊的脑子是蒙的。面对这样的结果，他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怎么说。

正式竞赛之前，刘彤昊曾反复告诫自己：“努力做好该做的事，该来的总会来的，哪怕暂时没来，也一定在来的路上。”

之前的无数次训练，刘彤昊从未想过拿第一，也没想过自己会拿第一。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执念，那就是想着一定要保团体，确保团体的荣誉。

受“新冠”影响，当天颁奖仪式的参会人数受限。一开始，刘彤昊和许多人都站在场外等候。主持人叫到他的名字时，他才迈着稳健的步伐，从容不迫地走向会场主席台，就像无数次检查设备缺陷时的步伐一样。

时任国网陕西电力总经理张薛鸿把一条印着“2021 年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十三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配电运行值班员）第一名”的绶带批披在刘彤昊身上，又把一块奖牌挂在他的脖颈上。黄灿灿、沉甸甸的奖牌，系在一条蓝绿色渐变的带子上。最后，张薛鸿把一本大红颜色的荣誉证书双手递给刘彤昊，并对他说：“小刘，不错啊！”

颁奖仪式结束后，刘彤昊还和大家一起收拾场地，抬桌子，搬椅子，忙碌了好一阵子。

竞赛备战一年多，刘彤昊曾斗志昂扬，也曾打过退堂鼓。一路走来，他不但坚持到最后，还终于站在了领奖台上。那一刻，他没有欣喜若狂，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

整个人铆足了劲，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集训；一个又一个深夜，在忙完工作后又按计划学习……当有一天这一切突然结束时，他竟不知道该干什么。

但是，教练和其他队员都认为刘彤昊拿“第一”当之无愧。他曾参加过 2020 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变电运维技能竞赛和 2021 年国网陕西电力变电运维技能竞赛，均未获得个人第一名。这次，他终于拿到了“第一”。

只要不放弃，就总会有成功的可能。

从最初发布竞赛通知到正式竞赛，时间过去了一年多。过程太长，人要懈怠，其实很容易，一下就下来了。但要坚持学习，不断学习，还要保持一定的学习力，很难。幸好，刘彤昊他们一天也不放松过，持续发力，不断发力，精准发力，充分激发各种潜能，才最终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回头去看，假如竞赛没有延期，而是按最初计划进行，结果无非两种可能：刘彤昊仍然是“第一”，刘彤昊没获得“第一”。竞赛一再延期，对参赛队员的身心都是一种折磨和煎熬，也同时给了大家足够的时间反复打磨实操的每一个环节，反复背诵艰涩的理论知识。随着时间推移，每个人的能力和水平都在不断提升。

一次竞赛，拼的既是团队的综合能力和实力，也是参赛队员个人的耐力和意志力。最终站在领奖台上的，个个都是实至名归的电力“全科医生”。

二

刘彤昊能走上领奖台，离不开生命历程中一个个帮助过他的人，李鹏程便是其中之一。

从 2020 年开始集训以来，李鹏程几乎每周都会出现在集训现场，指导大家训练，努力做到精益求精。如果没有李鹏程的严格要求，没有省公司的保障政策，国网陕西电力参赛队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

于刘彤昊来说，李鹏程是有知遇之恩的。如果当初在电话中，李鹏程不是非要他参加，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刘彤昊根本没打算参加这次竞赛。参加集训、获奖的将会是其他人，而不会是他刘彤昊。

刘彤昊还应该感谢的，是由 12 个人组成的教练队伍。教练组组长、时任铜川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副主任王瑜娟，他尤其应该感谢。

私下里，王瑜娟常常鼓励刘彤昊，找他谈心谈话，化解思想疙瘩，细心又贴心，满腔柔情。训练场上，她却异常严厉，甚至到了严苛的地步。只要教练组要求的，队员必须无条件做到，不折不扣，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绝对不能打折扣！该怎样做必须怎样做，该做到的必须做到。”王瑜娟常说。

一次，训练拿取安全工器具时，刘彤昊的步幅略有点小。步子小了，走得快了，看上去就有点像跑。但那项工作的要求是不能跑！王瑜娟要求大家，每次训练都必须像正式竞赛时一样，每一个步骤、每一步路都必



国网陕西电力代表队（左起：刘彤昊、王朵、张元炳、李鹏聪）

须完全按照正式竞赛的要求做，让身心都形成记忆。这样，正式竞赛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如果训练时步子小，竞赛时怎么可能迈得大。丢分是肯定的。

于是，王瑜娟一遍遍让刘彤昊练习，走不好再走，还走不好继续走。其他人全都站在旁边看着。训练场上只有刘彤昊一个人在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像极了“T 台秀”。

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王瑜娟的严格要求，就不可能有刘彤昊的获奖。王瑜娟的良苦用心，直到竞赛结束，刘彤昊才恍然大悟。

刘彤昊的“第一”，也离不开他媳妇的默默支持。没有媳妇的理解，刘彤昊不可能一次次外出参加技能竞赛，更不可能得第一。

因竞赛脱颖而出的刘彤昊，在国网陕西电力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暨 2023 年工作会议上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之后又被评为国网陕西电力第二批三级技能工匠。五一前夕，他还被授予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后又被人社部认定为全国技术能手。

一直以来，刘彤昊的心境都很淡，对未来既没什么高不可及的宏伟目标，也没有环环相扣的职业规划。作为企业的一员，他觉得在哪里干都是干，把当下的事做好、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就行。

让我们沿着时间的河流逆流而上，追溯一名普通电网员工数年磨一剑的人生之路。

三

一路过关斩将，2015 年 7 月，大学本科毕业的刘彤昊入职陕西电力检修公司（现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成为一名变电运维人员。

参加工作前，刘彤昊是西安理工大学电气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名学生。再往前，站在高考的十字路口，他的第一志愿是西安空军工程大学。成为一名军人、报效祖国，是他儿时的梦想。天下不如意事，十有八九。那年军校是热门，他被第二志愿西安理工大学录取。

大四时，他准备考研。一天，同班同学准备报考国家电网，问他要不要一起报名试

试。于是，他也报了名。笔试、面试顺利过关，他和同学都收到了录取通知。

刘彤昊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是家中独生子。他学习很自觉，成绩一直很稳定，从没让家人操心过。在父母眼中，刘彤昊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

那年初秋时节，入职培训结束后，刘彤昊被分到330千伏西庄运维班，负责330千伏西庄变电站和330千伏桢州变电站的运维工作。工作地点在韩城，距离渭南市很远。

桢州变电站在黄河边上，出变电站大门几十米就是黄河，与山西隔河相望。附近有座焦化厂，一年四季周围全是煤灰，主控室的窗户玻璃上常年煤灰密布。人在主控室里待着，鼻孔里都是黑的。站内没有生活用水，无法洗澡，也不能洗脸，喝的水是值班员交接班时带去的桶装水。

那样的工作环境，刘彤昊一去就需要待两周时间。从各种电气理论知识到眼前真实的变电站，短暂的新鲜劲儿过后，他的心里还是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深深的失落感。恶劣的工作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让刘彤昊心里产生了很大落差：难道这里就是自己的未来吗？是自己今后工作的地方吗？

他，有些不甘。

初来乍到，工作之余，刘彤昊常独自在黄河岸边徘徊，排遣无法消解的烦闷。好在桢州变电站里的运维人员全是年轻人，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乐子。慢慢融入后，他觉得日子似乎不再那么难熬。

刘彤昊说，刚上班，他对变电运维专业的认知是一种模糊又朦胧的感觉，许多东西都似懂非懂，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通过一年年的工作，由浅入深，从易到难，他才渐渐地对专业工作看得越来越清晰。

回溯过往，刘彤昊至今仍清楚记得当初带他的师傅们对他的指导和帮助。多数时候，运维人员的工作都比较繁杂琐碎。大开大合的情况几乎没有。他一直记得一位师傅说过的话：“干变电运维要守底线，运维的底线就是要不断巡检！”

刘彤昊刚参加工作那段时间，正处于330千伏变电站从有人值班向无人值班的过渡期。桢州变电站很快就成了众多无人值班变电站中的一个。

之后没多久，刘彤昊被派到国网技术学院参加培训。培训结束后，他和几名年轻员工一起，被抽调到正在建设中的330千伏富平变电站。

富平变电站是国内首座330千伏新一代智能变电站，与传统的同等级变电站相比，占地面积减少五分之一，建筑面积减少一半，拥有“系统高度集成、结构布局合理、装备先进适用、经济节能环保、支持调控一体”5个优势，是智能变电站领域的一颗璀璨新星。

在建设富平变电站的日子，刘彤昊他们每天都处于满负荷工作状态。师傅们让干啥，他就义无反顾地用心去做，并努力做到最好。刚参加工作就遇上这么重要的事，而且许多东西都是学校没学过的，刘彤昊发自肺腑地激动，跟打了鸡血一样。

他们进场时已是7月，土建施工基本结束，即将进入电气安装阶段。他们完成设备调试时已经到了10月。那几个月是陕西一年里最热的时候。闷热难耐，蚊虫叮咬，这在当时根本不算事儿。刘彤昊一干起活儿来就不愿停歇、不想休息，一心只想着早点完成、尽快完成。

从盛夏到仲秋，刘彤昊亲眼见证了一座智能变电站从无到有，对330千伏变电站也有了一次全面系统的学习。富平变电站是他对变电站了解最快、学到知识最多的地方。从基础知识学起，从基础工作干起，那是他倍觉难忘的一段经历。

当时，陕西电力检修公司渭南分部负责渭南、安康和商洛三地的变电设备运维工作。富平变电站投运后，刘彤昊又被派去商洛330千伏鹤城变电站承担运维任务。后来，在陕西电力检修公司渭南分部组织举办的变电运维技术比武中，刘彤昊崭露头角，获得第二名。

日子在平淡忙碌中渐渐流逝。

又是一年秋天，陕北—关中750千伏第二通道输电工程建设期间，陕西电力检修公

司派人跟随施工单位学习，刘彤昊幸运地名列其中。那段时间，他的变电运维水平进一步提高了。

刘彤昊去的是750千伏夏州变电站，被分到了调试班完成设备安装工作。夏州变电站位于榆林市定边县和靖边县之间，周围一片荒芜。建设夏州变电站，就是为了给周围的风电场提供上网通道。那里处于陕北的风口，风吹在脸上硬生生地疼，让人感觉皮肤像裂开了一样难受。刮大风时，两人面对面站着大声说话，互相都听不清。话在说出口的那一刻，就已经被无情的风毫不客气地刮走了。

那里的冬天奇冷无比，深入骨髓，超乎想象。刘彤昊从没在那样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过。每天到设备区，他都要穿着最厚的衣服，裹得像粽子一样，严严实实。虽然一直忙碌着，但不到半小时，他就感觉整个人都被冻得透透的了。

那种寒风凛冽的干冷，非亲历而不可知。即便那样，刘彤昊也没有退缩。他一直咬紧牙关忍耐着、坚持着，跟着调试班完成全站一次设备的电气试验工作，对油化和电气试验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750千伏设备很高，作业人员常常要坐着斗臂上到高空去接线。后来，他又被安排完成构架验收工作，几乎每天都要坐着吊车到50米以上的高空作业。空中比地面更冷，风也更大。

也正是因为全程参与了夏州变电站设备验收工作，他终于把一次设备的规程“吃得透透的”了。以往，这些都是运维人员接触不到的知识。

几年来，从一座变电站到另一座变电站，刘彤昊从事的工作是递进式的。他的技能水平一次次得到提升，身心也一次次得到历练。

在桢州变电站的学习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富平变电站时，他已经可以配合一次作业人员完成一些项目的验收了。到夏州变电站时，他不断向更专业、更精细化方向转型。

回首往事，刘彤昊觉得倍感荣幸，不，简直荣幸之至。

他从一个班组到另一个班组，从一座变电站到另一座变电站，从渭南到商洛，再到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接壤地带的陕北，不停地接触新的工作环境和新设备、新技术。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新鲜的，也是提升技能的好机会。

2019年，陕西电力检修公司渭南分部被划归渭南供电公司。同年，渭南第一座330千伏变电站万泉变电站建设时，刘彤昊因有相关工作经验，顺理成章地成为首批进驻人员，并以运维工作第二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具体工作。

2020年，万泉变电站投运。同年6月，刘彤昊作为国网陕西电力代表，参加国家电网公司组织的变电运维技能竞赛。竞赛项目较之前一次有很大变化，几乎是天翻地覆的，除了常规项目，还增加了油化、检修、六氟化硫分析、气体绝缘全封闭组合电器局部放电检测等。

当时，国家电网公司对变配电运维人员的要求是成为“全科医生”。那次比武之后，刘彤昊的专业技术更加全面，涉猎更加广泛。正是由于工作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机会，使得他的技术水平一点点进步，一步步提高。

四

近几年的中秋节，刘彤昊都是在国网陕西电力培训中心全封闭集训度过的——

2020年中秋节，备战国家电网公司举办的变电运维技能竞赛。

2021年中秋节，备战第十三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配电运行值班员）。

2022年中秋节，备战受“新冠”影响延期举办的第十三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配电运行值班员）。

集训的日子远比日常运维工作累得多，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能取得好成绩更属难得。技能竞赛拼的既是团队的总体能力、综合实力，也是参赛队员的忍耐力和意志力。

2020年6月初，国网陕西电力从各地市供电公司抽调专业骨干集训，为国家电网公

司变电运维技能竞赛做准备。国家电网公司上一次举办变电运维技能竞赛是多年前的事了。时隔多年的又一次竞赛，是对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变电运维专业技术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各单位都铆足了劲。经过 5 个月集训，国网陕西电力获得团体第五名，是历史最好成绩。

如果说从当初报考国家电网，到后来到西庄运维班、富平变电站、夏州变电站工作，刘彤昊还是懵懂的。等到封闭集训时，他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相对清晰的目标——成为技术骨干。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有了目标，人就有了方向，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集训时，他们两周一小考、一月一大考。大考完全按正式竞赛的要求进行。不得不说，集训期间，几乎所有考试，刘彤昊都无一例外是第二名，成绩一直很稳定，从来没变过，但第一名却一直在换人。他觉得每次考试，自己都正常发挥，但一次次总是第二名，特神奇！

2020 年 10 月底，国家电网公司变电运维技能竞赛结束后，刘彤昊回到渭南供电公司，继续在原岗位工作。2021 年，对标国家电网公司，国网陕西电力在当年 7 月举办了变电运维技能竞赛。渭南供电公司从 4 月就开始组织学员集训。刘彤昊同时担任教练和学员的角色，一边教其他学员，一边自己继续训练。

之后，才是第十三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配电运行值班员）。

刚开始，刘彤昊并不愿意参加这次竞赛。因为集训，他已经很久都没休过假了，一直处于高压状态，真的很辛苦。但李鹏程和教练组却认为刘彤昊身上有他自己都没发现的优势——具有同龄人少有的沉稳和耐力，任何时候上场考试都能淡定、从容，不慌乱紧张。对于短兵相接的技能竞赛来说，心理素质非常关键。

当时，李鹏程给刘彤昊打电话，希望他继续努力，参加竞赛。刘彤昊的内心十分抗拒。李鹏程软硬兼施、态度坚决。考虑再三，刘彤昊最终答应了。

既来之，则安之。2021 年第一次集训开班第一天，坐在 38 人的培训教室，刘彤昊暗下决心：好好学，一定不负众望。

集训采取淘汰制。

一个月后，淘汰了一批人，剩下十多人，刘彤昊在列。

第二个月，又淘汰了一批，剩下的人里，刘彤昊仍旧在列。

距离竞赛最初计划的时间很近了，那时，刘彤昊的心理发生了转变。他觉得既然已经受了那么多的累，也不差这一个多月，咬咬牙再坚持坚持，说不定有获奖的机会。谁都没想到，受“新冠”影响，竞赛延期。一次“短跑”比赛，跑着跑着，愣是被跑成了“马拉松”。

2021 年 10 月底，接到竞赛延期的通知，刘彤昊喜忧参半，心里五味杂陈。他高兴的是，近期不用再受这份苦了，可以回去好好放松一下；难受的是，可能过几个月又得从头来过，所有受过的苦还要再受一遍。

事实上，大家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教练团队也丝毫没放松学习要求。线上学习总结会每周都会召开，学员汇报本周学习情况，教练团队把下周的学习计划发到群里。刘彤昊白天忙工作，晚上加班学，不管多忙，每天的学习计划都咬牙坚持完成，一次也不敢落。

慢慢地，刘彤昊从一半高兴一半难受，到越来越难受。每周五学习总结会时，他尤其难受。大家都很拼，一旦谁的学习进度慢了，就会被教练批评。2022 年年初集训结束时，只剩 6 名学员，最终上场参加竞赛的只有 4 个人。

2022 年 3 月 1 日起，剩下的 6 名学员又开始集训了。临出发时，刘彤昊一直磨蹭着，就是不想出门。集训时，刘彤昊 7 时 30 分准时醒来，一直学到 23 时才结束，回到宿舍后洗漱，翻看一下手机，睡觉时常常到凌晨以后了。

大约一周后，刘彤昊才慢慢习惯从早上一睁眼就学习，一直学到半夜。周而复始，天天如此。那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当年 5

月底。一天，又传来消息，竞赛要被推迟。那一瞬间，刘彤昊的内心特别崩溃。之后，集训班又解散，大家继续回各单位边工作边学习。仍旧和上次一样，每周召开线上会议，报告本周学习结果，安排下周学习计划……实际上，大家和集训时差不多一样累，甚至更累。

当时，刘彤昊作为渭南供电公司韩城运维班技术员，除了现场工作，还要参与班组管理相关工作，时间总是不够用。忙碌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两个月就过去了。7月底，当刘彤昊再一次接到集训通知时，心里特别抗拒。竞赛的日子越来越近，大家仿佛都能看见曙光了。刘彤昊常常默默祈祷，不要再推迟了！幸好最后，竞赛没有再推迟。

回头去看，刘彤昊有时都有些佩服自己，那段日子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

理论知识考试，内容涉及 20 多本规程。刚开始定的竞赛规则是纸质答题。2022 年 5 月，大家接到通知，理论知识采取机上考试的方式进行。考试形式的变化，意味着曾经的一些工夫就白费了，需要换新的学习方式。

实际操作既考验动手能力，又考验动脑能力和现场随机应变能力。竞赛现场有 3 个裁判，正式竞赛时 2 个裁判给刘彤昊打了满分，1 个裁判打了 98 分。刘彤昊离场后，3 个裁判由衷地赞叹：“太完美了！”

竞赛一再延期，教练组的一名老师傅都退休了。当初老师傅被抽到教练组时，和大家一起全力以赴集训备战。谁知竞赛一再延期，2022 年 4 月，老师傅的退休年龄到了，离开了工作岗位。虽然人退休了，但老师傅仍然心系竞赛和集训的学员，几次前来探望大家，给大家打气。

刘彤昊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讲过的一句话“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在人生之路上，每当遇到难题，这句话总会给他一股无形的力量，让他重振精神，坚定不移朝前走去。往前！往前！往前！直至走出重重迷雾，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五

参与竞赛的每个人，都是这个链条上的一环，缺一不可。

出成绩那天晚上，李鹏程几乎一夜未眠。早上看到结果后，他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天道酬勤，终于完成任务了，我们得到了团体第一。”但个人究竟能不能拿第一？谁拿？他没敢猜。

李鹏程全程参与竞赛，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并不比教练和队员们少。

和刘彤昊的沉闷相比，李鹏程要开朗得多，也相对健谈些。对于竞赛结果，李鹏程比较理性。他认为“第一”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沾了东道主的光。他本人就是技能竞赛参赛队员出身。

2006 年，李鹏程还在咸阳供电公司工作时，曾代表国网陕西电力参加过国家电网公司举办的专业技能竞赛。虽然那次竞赛没能取得名次，但他也参加了 3 个月集训。通过集中训练，他把所有规程从头到尾学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自身的提高有很大帮助。从那以后，他对竞赛就非常重视。

2012 年，李鹏程调到国网陕西电力本部工作。2014 年，在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电站值班员决赛中，国网陕西电力组队参加，获得团体第五名。那是国网陕西电力第一次在全国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2020 年，国家电网公司变电运维技能竞赛，国网陕西电力又拿了团体第五名。

这次，拿了全国第一！

技能竞赛，从企业管理角度讲，基本就三件事。

首先是组织企业技能竞赛，选拔队员。通过一次次考试，最终留下优秀队员。

其次就是选教练。教练是技能竞赛非常重要的一环。竞赛开始前，他针对竞赛项目，反复筛选两次才选出相对比较理想的教练团队。

再次，尽量给队员提供和竞赛一模一样的实训场地。这次竞赛的优势是，场地是国网陕西电力建的。训练设备和竞赛设备的匹配度高

一点，训练的针对性就强一些。

基于各种因素，李鹏程多次跟领导讲，既然是东道主，团体第一是一定要拿到的。大家经过一年多的训练，付出了很多努力，个人第一也得要。

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

竞赛前，他每天下班都要去集训现场看看，了解队员们的训练情况，掌握大家的诉求和需求，及时想办法解决。他的出现，既是态度，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周末也不例外。

2022 年 8 月 1 日，李鹏程去现场时，发现由于集训时间过长，大家都疲惫了。参加集训的队员和教练是一个临时组建的团队。各人的习惯不同、想法不同，要管好，难度确实很大。怎样让大家安心训练，是摆在李鹏程面前的难题。

那天，他去集训现场开会，让大家畅所欲言，有啥说啥。教练、助教、队员人人都跟他诉苦，朝他倾倒情绪垃圾。听了大家的吐槽，他的心里很难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他凭什么要对大家采取高压政策，应该多鼓励才对。大家提出来的，都是很现实的事情。会后，他又尽自己的能力，做了力所能及的疏通工作，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每次淘汰队员，李鹏程都到现场，挨个看队员的成绩，再结合平常集训时的考试进行综合考评。这实在是个艰难的抉择。

经过集训的队员能不能最终上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心理素质。强大的心理素质，必须放在第一位，其次是灵活的应变能力。虽然他心里有个大概想法，但没敢贸然定夺。他让所有教练和助教无记名投票。事实证明，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无记名投票的结果和成绩是吻合的。

在集训会上，每次，李鹏程都反复强调：“第一！第一！第一哦！”其实那时，他对能不能拿“第一”也没底，只是觉得既然以前可以拿“第五”，这次再努力努力应该可以拿“第一”吧。这可是变电运维专业最高级别的竞赛了。

如果在竞赛中获得个人第一名，首先可被评为全国电力行业技术能手，再经人社部批准成为全国技术能手，还能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对个人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

李鹏程认为刘彤昊能获得“第一”，属于厚积薄发。2020 年的国家电网公司变电运维技能竞赛，刘彤昊是参赛队员里的主心骨。他的基本功比较扎实，工作经验丰富，人也踏实，经得多、见得多，思维比较缜密，心理承受能力也强。在第十三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配电运行值班员）竞赛中，他是国网陕西电力代表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之前，教练团队反复讨论，觉得队伍里必须有刘彤昊这样一名老队员，能带着队伍稳定发挥。年轻队员经历得少、见得少，稍微有点变化就跟不上节奏。刘彤昊对一些事会有自己的思考，有归纳总结的能力。

“定海神针”是对刘彤昊最好的形容。通过竞赛，他也证明了自己。

长时间集训，考验的是选手的忍耐力和抗压能力。虽然 4 名参赛队员都获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事实上，他们付出的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得多。

实操项目，所有参赛队伍都对国网陕西电力代表队心服口服。在处理一个直流项目的故障时，裁判感慨地说：“处理得太周全了，当初设置故障时我们都没想到选手能处理得这么好。”竞赛闭幕式结束后，有一个国网陕西电力代表队的带电检测展示。各参赛队现场围观，看完之后，当场表示“服了”！

李鹏程觉得，此次竞赛为国网陕西电力争得了荣誉，也为单位带出了一支优秀的队伍。

李鹏程是个认真严厉的人。每件经手的事，他都要做到自己满意为止。在选教练和队员方面，他倾注了很多心血，也选对了人，组成了很好的教练队伍和参赛队伍。

在李鹏程看来，教练组组长王瑜娟算是个完美主义者。每次训练、每个项目，王瑜娟都必须要求做到极致。竞赛结束的那天晚上，大家一起吃饭时，队员们一站到王瑜娟旁边就开始哭。

“你要求的我做到了，我成功了！”“王教练，一看见你，我们就心酸。”训练时教

练严格要求，大家虽然那样做了，但心里并不服气。直到竞赛结束，他们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一个动作教练要让大家反复训练。

王瑜娟经常鼓励队员们：“竞赛时一定要从容、自信，要把自己当作王者。训练时怎么做，正式竞赛时才可能怎么做。想正式竞赛比训练时做得更好，根本没可能。只要能按训练时那样正常发挥，就已经非常好了。”

这一切荣誉的获得，王瑜娟功不可没。

六

王瑜娟的语速并不快，声音柔柔的，很难让人把她和“严厉”“严苛”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

竞赛结束那天晚上，她几乎一夜没合眼，直到最终尘埃落定。

竞赛成绩是王瑜娟一早从工作微信群里看到的，团体和个人两个“第一”都保住了！那一刻，她终于放下心来。

虽然之前大体有个心理预判，但当结果真正出来时，她反而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一年多集训，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目标实现了，她突然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竞赛闭幕式要提前彩排，而且根据安排国网陕西电力还有个带电检测展示。事情很多，仍然得忙碌，王瑜娟顾不上想太多，赶紧通知参赛队员按时参加颁奖仪式彩排。国网陕西电力进行的带电检测展示把现场所有人都震撼了。技能竞赛，总算圆满收官，王瑜娟觉得有些欣慰。

在国网陕西电力技能竞赛总结会上，李鹏程在发言中讲到“感谢谁”时，王瑜娟终于没能忍住，潸然泪下。会上还播放了集训一年多的集训片段，她边看边流眼泪。当时，所有教练、助教、参赛队员，全都哭了。

王瑜娟始终相信，一个人只要不断努力，坚持前行，就一定会有收获。而技能竞赛让她一步一步不停地朝前走。

王瑜娟和技能竞赛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4 年。那时，国网陕西电力工会举办女职工技术比武，王瑜娟是铜川供电公司代表队的队员。那次比武，铜川供电公司获得团体第二名。

从那时起，王瑜娟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技能竞赛不只是一种形式、一个荣誉，也是提升个人能力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人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比断断续续做几年的效果好得多。

之后，她再没以队员的身份参加过竞赛，而是多次担任教练，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他人。每次带队训练时，她都让队员努力做到极致，不断挑战个人技能的天花板。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和惊喜。30 多年前，王瑜娟刚参加工作时，根本不会想到，多年后的自己会成为一名教练，更不可能想到，自己带领的团队在技能竞赛中一次次名列前茅，直至在第十三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配电运行值班员）中一举夺魁。

前行的路，每一步都十分艰难，当许多教训成为经验时，人自然会得到成长。好在她属于钝感力很强的人，并不过多纠结于过往的人和事。

在 2014 年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电站值班员）中，王瑜娟是国网陕西电力代表队刀闸操作项目的教练。那次竞赛，国网陕西电力虽然获得团体第五名，但刀闸操作项目获得了第一名。

在 2020 年国家电网公司变电运维技能竞赛中，王瑜娟任国网陕西电力代表队教练组副组长，主要负责实操的 4 个项目。当时，完成刀闸操作项目的队伍并不多，国网陕西电力代表队刀闸操作完成得特别好。

在 2022 年第十三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配电运行值班员）时，王瑜娟任国网陕西电力代表队教练组组长。

回顾职业发展道路，王瑜娟一路走来并不容易。1992 年 7 月，她来到铜川供电公司工作，从 110 千伏变电站值班员干起。1996 年 4 月，她调到 330 千伏桃曲变电站，在变电站值班员岗位上一干就是 17 年。2009 年 7 月，她担任 330 千伏桃曲变电站副站长。2010 年，她调任 330 千伏东园变电站任站长。2012 年，机构改革，陕西电力检修公司成立时，

她成为检修公司西安运维分部铜川驻地的运维管理专责。至此，她已在变电站整整工作了 20 年。2015 年，她开始担任检修公司西安运维分部铜川驻地主管。

2007 年，王瑜娟参加了国网陕西电力举办的班站长培训班。培训班里有拓展训练。由于铜川供电公司去了 5 个人，她觉得应该有一个指挥，就毛遂自荐，成为队伍的队长。

短短几天时间，王瑜娟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组织能力。按照她的指导，她所在的队伍一直很团结，在拓展训练中所向披靡。活动结束时，领队说王瑜娟成熟得很快，管理能力也很强……从此，她的信心大增，觉得自己是可以带队伍的。

2017 年，王瑜娟担任陕西电力检修公司铜川驻地党支部书记。再次机构改革时，她又回到了铜川供电公司。2022 年元月，王瑜娟由铜川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副主任转任运检部副主任。2023 年，她开始担任铜川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主任。

她曾是铜川供电公司第一个技师，后来又考了高级技师。

回首来时路，许多东西都是王瑜娟不断思考的结果。现实中，她既没有可参考的模板，也没有可以请教的人。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该怎样干，干到怎样的程度，她只能自己不断摸索、不断探索、不断尝试，一门心思往前冲。她常常不被人理解。但只要是认定了的事，她就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一路走来，其中甘苦，唯有自知。

老天爷不会随便眷顾任何人。不是每一次努力都有结果，都会成功，相反地，失败是常有的事。回头去看，王瑜娟觉得越是痛不欲生的时候，越是自己成长最快的时候。

每次都是。

多年的人生经历告诉她，只要自己认为正确的，就一定要努力坚持下去。如果意志不坚定，轻信别人的建议，最终后悔的只能是自己，有时甚至追悔莫及。



陕西送变电工程公司组塔施工现场

王瑜娟善于思考，天生具有“学霸”潜质，有很强的学习力，目标感也很强。

在陕西电力检修公司那段时间，工作又苦又累，她却在那里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2013 年，她带领陕西电力检修公司西安运维分部参加国网陕西电力变配电专业技能竞赛，获团体第一名。2017 年，陕西电力检修公司举办技能竞赛，她再次带领西安运维分部的队员参赛。

她几次带领西安运维分部的队员参加竞赛，都获得团体、个人双“第一”。

王瑜娟是个极认真的人，只要答应了的事，就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为了备战第十三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配电运行值班员），国网陕西电力抽调了技术骨干任教练。各教练都是专业领域的佼佼者，技术自然没的说，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竞赛思维。多次带队参赛，王瑜娟十分清楚，要带好参赛队伍，就需要有一支超强的教练队伍，大家拧成一股绳，每人都有强烈的竞赛思维才行。被抽调的队员，各有绝招，也个性十足。要管好这个团队，绝非易事。

一年多的集训，7 个教练、5 个助教、4 名主要队员、2 名备选队员，18 人的团队，王瑜娟愣是把大家拢在一起，形成合力。刚开始集训那几个月，一共有 60 名队员备赛，管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受客观原因影响，竞赛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除了督促大家按时完成每天的训练任务，王瑜娟还要操心大家的衣食住行。队员们压力过大时，她还想办法请心理辅导师帮助疏导。没人想过，王瑜娟究竟有多难。

2022 年 3 月，西安又一次出现“新冠”，所有人员都不在状态。竞赛到底能否按期举办，没人知道。会不会再次延期，谁也不知道。清明节过后，大家还是没接到竞赛正式举办的通知。后来听说竞赛可能延期到 6 月 25 日，大家就继续努力，5 月底前准备全力以赴再冲刺一下。然而，竞赛又因故延期了。

此时，竞赛规则也有了变化。理论竞赛从最初的笔答改成机考，有大量单选、多选、判断题。刚开始没有题库，王瑜娟安排教练组根据规程、制度编题，让队员练习。1.5 万道题的竞赛题库直到正式竞赛前一周才发布。王瑜娟的超前思维，使国网陕西电力代表队取得了优异的理论竞赛成绩。

再次集训的时候，已经是 2022 年 8 月 1 日。开第一次动员会时，教练和队员的状态都不好。王瑜娟明确要求，大家不要太在意什么时候竞赛，每天要按要求无条件完成全部学习任务，理论考试题一定要尽快全部背下来。集训时，队员每天从 8 时开始，一直学到 23 时，天天如此。

在王瑜娟眼中，一支嘻嘻哈哈、气氛融洽的队伍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绩的。教练必须严厉，自己作为领队更应该作出表率。她宁可背骂名，也要把这支队伍带好。从那以后，集训越来越严格。所有人很快就专注于眼前，再次全身心地投入训练。

有人认为一些项目练得太深没必要，但王瑜娟不那样认为。她觉得竞赛的目的就是拓展边界，待在舒适区就不叫竞赛，一定要挑战难度。事实证明，这次竞赛的题很难，幸亏她一再坚持，不断挑战。

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整个教练团队必须都要有坚定的、强烈的竞赛思维，才能带领队员更好地朝前走。这不是单纯背理论知识，也不是一遍遍重复实操那样简单，思想上的问题更加重要。

刚开始的竞赛规则是随机抽取。6 名队员都必须掌握每个项目，训练难度非常大。这种练习，练的是所有人的平均值。6 个人中的任何 2 个人都必须把指定项目完成好。2022 年 9 月，竞赛规则改了：要的是尖端水平，而不是平均水平。接到通知，教练组立刻把每个项目的参赛人员固定下来。大家的训练量降下来了，但要求却变得更高了。

七

竞赛延期，对所有人的意志力都是考验。有的人自律一些，就迎头赶上；有的人略一放松，自然就掉队。有的人可能利用这段时间弯道超车，有的人或许稍微有些落后。

所有的结果，大家都能看得到。

虽然竞赛一再延期，但国网陕西电力代表队的训练并不曾有丝毫放松，线上线下交替进行。集训时，大家暂时放下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心无旁骛投入训练；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大家兼顾工作和生活的同时，每天都挤时间继续坚持学习。

事实证明，如果王瑜娟在日常训练时没有对大家要求严苛，国网陕西电力代表队根本不可能取得那样的结果。当她要求刘彤昊必须完全按正式竞赛要求走步时，旁边的队员都在认真思考自己究竟是怎么走的。

只有平常每一次训练时严格要求，正式竞赛时，队员们即使再紧张，操作都不会变形。

上半年训练时，王瑜娟他们采取的是逐一击破各个项目的方式，把一个个项目探索到极致，这个项目的上升空间就不多了。下半年，教练组焦虑的是，即便到了国网陕西电力代表队的天花板，但和其他参赛队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虽然王瑜娟并不完全知道其他参赛队的实际情况，但集训时，她有意把其他队描述得非常强大，一次次反复告诫大家："我们一直在努力，人家也一直在努力，而且付出的并不比我们少。咱们要想取得好成绩，只能靠实力。每个项目都必须练扎实，练到极致。"

2022 年 8 月底，竞赛规则最终确定后，参赛人员也随之确定。最后没能上场的 2 名备选队员也非常优秀，假如参加竞赛，表现也不会差。

确定最终参赛 4 名选手的过程，对于教练团队来说十分艰难。6 名队员各有所长，个个都是优中选优的尖子，差距总体并不大。教练团队只能用最后一次选拔赛的成绩，结合每次考试成绩进行排序，综合考评。被淘汰的 2 名队员，其中一名曾是 2021 年国网陕西电力变配电运行值班员职业技能竞赛的第一名。

2022 年 9 月 1 日，大家进入竞赛冲刺阶段。队员的练习强度降下来了，精度反而提高了。

国网陕西电力 4 名参赛队员最大的弱点是工作时间普遍比较短，经验相对欠缺，许多东西都从零开始学。刘彤昊是他们里面上班时间最长的，而其他参赛队伍队员年龄最小的都要比刘彤昊大。

所有参赛队员中年龄最小的是 25 岁的国网陕西电力参赛队队员张元炳。同样一个知识点，刘彤昊必须理解了才能记住，张元炳硬背就可以记住。但如果遇上应变的题，其他人都不行，只有刘彤昊可以。相对来说，刘彤昊的记忆力不是 4 名参赛队员里最好的，所以理论考试很难考第一，但他经验丰富、应变能力强，所以成绩稳定，每次考试都能保持比较靠前的名次。而对于技能竞赛，应变能力很重要。完全按流程记住的话，竞赛时稍有变化，可能就不会了。

竞赛结束后，所有人一起吃饭，王瑜娟问参赛队员："我温柔吗？"

"温柔！"大家异口同声。

"你们说的是假话吧？"王瑜娟笑着问。

"不是假话。"大家回答。

集训时，王瑜娟常常努力按捺自己的情绪，但还是会忍不住训斥大家，训完又进行安抚，以免队员带情绪训练影响效果。

此次竞赛，王瑜娟他们的目标是团体第一名。这个目标，教练组的把握比队员更大一些，队员们并不相信自己。

集训是从头开始学，难度特别大，加上一再延期，队员们渐渐有些疲惫了，但教练组却一直很有把握。只是偶尔，王瑜娟有过动摇，这样的目标到底能不能实现？时间拖得越久，她的压力也越大。

集训时，单位给队员们配了一台内网电脑、一台外网电脑。电脑的密码就是目标——"zdljssxd1m！"（中电联竞赛陕西第一名！）这样，队员们每次用电脑时，都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

虽然一路走来很辛苦，付出了很多心力和体力，但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过，王瑜娟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人生。生命在于折腾，她本来就是个喜欢挑战、爱折腾、爱自我加压的人。如果工作生活一成不变，她可能会觉得乏味。

王瑜娟喜欢学习新东西。许多人都习惯

在舒适区躺平，她不。相反地，她爱给自己找事，尤其在学习方面。这次竞赛，直流项目第一次进入全国竞赛。国网陕西电力没有直流教练。王瑜娟自己先学，从零开始，不懂的地方就向国网陕西电力的直流专业专家请教。教练们分项目时，没人选，剩下的项目，就是王瑜娟的。

多年来，在努力前行的同时，王瑜娟还竭力做好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累，是肯定的。幸运的是，爱人一直坚定地站在她身边。如今，女儿也已上了大学，她再没有后顾之忧。

在陕西电力检修公司工作时，她虽然努力前行，但每天工作再晚都要回家。有时凌晨才到家，清晨就又出发了。如果回家早，她会给女儿辅导作业，跟女儿聊聊学校的事；如果回家太晚，她会在次日清晨给女儿做好早饭，让女儿感受到妈妈的关心和关爱。女儿学校召开的家长会，她一直都尽量参加。

这几年，各种竞赛劳心伤神，王瑜娟头上的白发都增多了。她说：“再也不想参加集训带队伍了，简直心力交瘁……”电话那头，我似乎听到了她的疲乏。

不过，我相信王瑜娟很快会满血复活，继续从事她热爱的事业。

吉建芳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 33 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出版有文学、漫画、插画图书 70 余部。供职于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代表队全体人员合影（中拿奖杯者为李鹏程，前排右二为刘彤昊，后排左一为王瑜娟）

中篇小说

导线上的天空　刘　奇
真相　席运生
钟小路的抄表路　莫阿也



导线上的天空

刘　奇

一阵暴雨。

乌云砸落到树梢时，天空托举乌云的那根绳索彻底断裂，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撕裂着天空大地。很快，倾盆大雨非常决绝地将天空给摁到这块地面上，吕之远的衣服全部湿透。

此时，吕之远正在高架梯上对这个巨无霸采集数据望闻问切。在吕之远的王国里，一组组数据就是一个个跳动的音符，他就像是一场战役的指挥员，率领着自己的数据战士，在奋力厮杀中，尽情享受这些数据弹奏的美妙乐章。

吕之远一到堰水地界，就被超高压公司西部片区负责人给“劫持”了。西部片区负责人知道他来到堰水市，就实施拦截计划，把吕之远强行给引导到他的一亩三分地。

一场毫无征兆的倾盆大雨，让吕之远更加相信梦境在一定程度上就映射着现实的生活。他记起了自己昨晚的那个梦，他在梦里被一场大雨浇了个透心凉。梦境如电影般恐怖，他看到倒塌的铁塔正好砸在儿子的身体上，儿子高呼着：“爸爸，抱抱我！”他张开双臂要抱起儿子，儿子却不见了。他醒了。

吕之远决定还是答应参加唐可的饭局。

他来到项目部的第一天，唐可就像影子一样跟了过来。吕之远的工作有点候鸟式，他没有想到自己初来乍到，他的好朋友也如影随形地跟来了。唐可着中式绸衫，搭配麻质肥大的裤子，白底黑帮千层底布鞋，模样和装束都让人联想到满腹经纶的国学大师。这有点怀旧的意思在。唐可反复强调自己是以同学的名义来见面。如果代表地方官方拜访，他肯定会西装革履地出现。让吕之远惊讶不已的是，多年不见的唐可现在摇身一变，竟然是堰水市政协副主席。唐可以堰水市政府人才引进的方式来到了堰水，堰水市政府为了稳住这位单身的唐可博士，通过妇联组织给他联络了一位小他十二岁的高知女子。高知女子芳龄已跨而立之年，事业有成如日中天。高知女子大学毕业回到家乡，用自己所学专业知识，把家庭祖传中药炮制秘方发扬光大，创设了“本草坊”制药厂。“本草坊”原材料取材于溪水县丰富的植物资源。随着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野生药材供不应求，高知女子开始推广人工种植药材。本来野生药材集天地之精华，聚日月之灵气。人工种植药材肯定无法与之相比，推广种植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种植户只顾眼前利益，像种庄稼一样使用化肥、农药，药材原材料质量问题给“本草坊”带来了新挑战，“本草坊”积极寻求解决办法，联手苟尹女士建立起了中药植物种植联合公司，最终解决了令“本草坊”忧心忡忡的原材料供应问题。

晚饭在雅阁十八楼吃大围桌。吕之远与项目部几个中层悉数参加，唐可那边阵势也不小，县长、分管工业副县长、分管农林副县长，还有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其他的就是发改局规划局林业局文化局局长。

参加宴请的每人都有一份“本草坊”中药养生保健品。吕之远知道，这伴手礼为“本草坊”广告宣传的意味更浓。一份“本草坊”让吕之远想到了自己的家乡酒坊沟，住在酒坊沟的父亲也算半个中药师。父亲传承家学，也制作过一些中药。后来不知何故，家里那些炮制药材的器具家当竟然被父亲送人了，父亲从此开始一心一意地侍弄起家里的那份承包地。

各种菜品陆续端上餐桌，餐桌上的菜品都是一式两份。酱汁茴香根、汉派熏鱼、酱鸭舌、烧茄子配皮、老汉口双拼、鱼圆狮子头、罐焖牛肉牛筋、丹江白鱼、浓汤石磨老豆、四季豆炒牛肚、青椒鳝丝、野米炖莲子、腊肉藕塘煮豆。吕之远发现上桌菜品，一派二十多年前自己结婚时的景象。吕之远是外地人，婚宴全部由岳父大人张罗。吕之远上班两年后，局长的千金孙红云大学毕业，分配到吕之远所在单位。那时候吕之远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局长千金孙红云上班不到半年时间，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吕之远和局长女儿在一起工作，局长女儿经常向吕之远请教各种问题。请教多了，耳鬓厮磨的频率不断升高，磨来磨去就磨出了爱情火花。为了能够尽快结婚，孙红云对家人宣称已经先上船后买票，早已把生米做成熟饭。局长父亲面对女儿坚决而迫切的结婚要求，除了恼



羞成怒，也只得接受现实，只能让闺女早成家早当家。

菜品全部上齐后，吕之远真的佩服唐可了。二十五年前的一桌菜，现在又端到了吕之远的面前。在座的这么多地方官员，只有唐可算是故交，其他人吕之远都是未曾谋面。吕之远反复回想，自己结婚时并没有邀请好友唐可参加，因为那时唐可正在忙着找工作，吕之远不想让唐可感到窘迫，就打消了邀请唐可的念头，他知道即便邀请了，唐可也无法前来。唐可如此操作，难道在为他二十多年前缺席吕之远婚礼进行某种补偿，以此证明他们曾经的同学情谊深厚？

唐可是吕之远的大学同学，两人住宿还是上下铺。在吕之远看来，唐可固执、寡言，他不喜欢与同学打交道，好友寥寥。在同学中，唐可似乎只和吕之远谈得来，算得上交心挚友。唐可喜欢绘画，吕之远那时也非常迷恋诗歌，在大学所在的那座城市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几首诗，吕之远知道是自己读了《诗经》中的一首诗大受触动，那首诗就喷薄而出了。他自己写的那首诗具体内容他倒记不清了，而《诗经》中“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诗句，他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也可能是被这唯美而有力、充满着诗的浪漫和力的震撼击碎了他那颗青春诗心，从那以后，他更加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了。而唐可在自己的绘画爱好上却越走越远。

曾经蹉跎的唐可，几年后成了一名高校教师，在高校三尺讲坛三年时间，又被作为人才引进到堰水市政府，成了一名副处级干部。两年后，唐可成了堰水市南部溪水县的行政首脑。曾专注于国画创作的唐可，在高校教书期间，喜欢写一些隔靴搔痒的经济评论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被远隔两千多里在堰水市委组织部工作的同乡发现，适逢堰水市正在引进一批人才，唐可博士就这样被引进过来了。

唐可入仕时间不长，也许是当官当得太容易、太顺当，缺乏磨砺，即便他怎样谨慎，他身上那种书生气总会时不时地霸气外泄，

给人的感觉是他太不像一个官场上的人。他县长当了不到两年，就因为届满，又被调整到市文联主席位置上，也合该唐可官运亨通，新到任的市委书记招揽人才的雄心更大，力道更猛。唐可当了一届文联主席，摇身一变成了市四大班子领导之一的政协副主席了。这些年，唐可在市政协人大主席台上不断调换座位。

吕之远在心里合计了一下时间，在唐可被当作人才引进官场、春风得意意气风发时，自己的家庭破碎已经整三年了。

那时，自己正经历着一段进退失据的家庭生活。

妻子谎称未婚先孕要挟家里同意，成就了吕之远的婚姻。结婚三年后，妻子意外怀孕才生了儿子。孩子生下来了，岳父岳母都在单位上班，不可能带孩子。争强好胜的妻子在孩子满月后，接到了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妻子孙红云并没有做好当一个贤妻良母的准备。她发觉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也不是自己曾经设计的人生。

权衡之下，只能将孩子交给吕之远送回老家酒坊沟，由吕之远在家务农的父母代为抚养。毕竟是孩子的妈妈，每隔两个月，妻子就会去商场买一些大人小孩吃的东西，提着大包小包回到孩子身边。妻子三年研究生学业完成，孩子也已经满三周岁了，妻子和吕之远商量决定，让儿子回到父母身边，可以让身体还算不错的婆婆住到他们家，入托接送的任务就由孩子奶奶承担。

晚上下班，吕之远进门还没顾得上换衣服，看到妻子也已经进门，心里猛地一惊。这人怎么一声招呼没打就回来了呢？看来妻子研究生毕业了。他接过妻子的拉杆箱，说："毕业了？"妻子也没接他的话。吕之远感觉妻子不对劲，哪里不对劲，他也一时拿捏不准。反正，从与妻子眼神相撞的那一瞬间，他就觉得妻子这次回来完全变了，连同她走过的地方的空气也变得有重量了。妻子打量了他一眼，像打量一个不认识的人一样，目光里没有半点柔情，让人不寒而栗。无交流成为妻子此时的交流武器，比一颗子弹还有杀伤力。妻子进屋后，径直走进卧室，随即拍上了房门。吕之远这两天也太忙了，他准备下周打电话问一下妻子什么时间回来。他对她不闻不问，未给予应有的关心，脾气再好的女人也会生点小气。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她如此失落，如此沮丧，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肯定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困扰着她。吕之远还是犹豫着推开门走进卧室，询问妻子哪儿不舒服。

妻子依然不理不睬，将他当空气一样。他猜不透妻子心里害的是哪种病，他知道即便把这里的地板站穿，妻子也不会搭理自己。当他转身准备走掉时，却听到了妻子的抽泣声。

妻子回来了，如此毫无来由地上演了这样一出戏码。他的想象力就像被鲁迅的铁掌拧干的海绵，再也拧不出一滴水了。渴望着久别胜新婚的那种甜蜜，被这样兜头一盆冰水浇过来，让他觉得自己整个人都矮了一截。他甚至觉得进门时的妻子孙红云比过去更高了，让他有一种必须高攀的架势。看来一个人的学历升高，其他的一切都会跟随着发生改变。现在，妻子肯定对他不满意了，不满意他安于现状。他知道自己上班后的确有些怠惰了，那种好学的精神头随着一天天按部就班的工作慢慢减弱了，认为自己这样的学历在单位应该够用了，一切可以万事大吉了。他那时对妻子读研究生还不以为然，现在他有点后悔自己当时竟然也支持妻子努力考研。可是即便他不支持，难道妻子是那种可以随便放弃追求的人吗？想到自己来自山区农村的出身，他恨自己的故步自封，恨自己太容易满足现状。自己骨子里还是一个酒坊沟人，得过且过，目光短浅。想到这里，一种自卑涌上心头，他可怜自己，他甚至想到当时孙红云肯定也是可怜他，才愿意嫁给他。他现在甚至有点后悔，那时接受孙红云的爱有点过于草率了。他们家境不同，出身不同，有天壤之别、云泥之分，可他们竟然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一起。他有些自卑地检查着自己的种种不是，但唯独没有料想到妻子研究生

毕业离校那天，已经收到了暗算者精心制作的“证据”——他和一个年轻女子喝交杯酒的照片。

家这样的地方，就像一种小气候，一言一行随时都会影响或改变家庭气氛。他们夫妻已经历六年磨合，都对对方太过了解，都拿对方没辙。

她的沉默永远比一个女人不讲道理的吵闹更具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威慑力。一夜无话。妻子如此对待自己，让他非常生气。他气得自己头顶上长出了两个羊角，但他并没有胆量冲着妻子顶过去。他觉得自己心里非常憋屈，房间里布满了妻子释放出来的愤怒与不满，让这个本来不算宽敞的家已经变得更加狭小。被挤压得无限狭小的空间，也在不断地压缩他心中的苦闷。他知道自己在刻意地控制着自己的苦闷，他害怕自己控制不了这种克制，他害怕自己的克制失去控制。他知道如果他真的无法控制了，他就会彻底地把这个家推向危险的境地，把自己推向灾难的深渊。他心里装着一百个不理解地去上班，竟然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办公室。他刚坐到办公桌前，电话就响了。他有些不耐烦地抓起电话，还没顾得报上自己的名字，电话那端让他到 1108 室来一趟。他还想给对方解释一句什么，对方就挂断了电话。1108，那不是纪委书记的办公室吗？他晦气于自己可能是来得太早了，被纪委书记盯上了。也不对啊？早上班不会成为领导的约谈对象。难道妻子和他闹别扭的事情，单位领导也知道了，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担忧。妻子是那种爱面子胜过生命的人，她怎么可能随便把家丑外扬到领导这里，他知道妻子向来是很理智、很自信的，她能够独自解决自己遇到的任何问题。妻子本身就有杀伐决断的一面，不可能学历高了，人却变傻了。妻子不会如此弱智，将自己小家庭的一点不愉快上告到领导那里，并且是单位的纪委书记那里。他对自己突然冒出来这样的想法感到好笑，他拍疼脑袋，还是想象不出纪委书记找他究竟有何贵干。

从纪委书记办公室出来，吕之远真的有点困惑了。回想着他在纪委书记办公室，因为脑子里一直装着妻子生气的样子，领导看出了他有些心不在焉，纪委书记用中指和食指敲了一下桌子上键盘的边缘，吕之远现在想起，觉得书记敲打的就像是他的脑袋。纪委书记先是肯定了他在工作上还是积极努力向上的，但很快就转折到要他注意家庭和谐。纪委领导的谈话让他心有余悸，他认为最不该领导关心的家庭问题，才是领导找他谈话的真正重点。

晚上回到家里，看到妻子脸上贴着一块面膜。他吃惊的程度，不亚于第一次听到妻子对他说“咱们谈恋爱吧”，妻子说出这句话后，她白皙的脸庞一下子红到耳根。他从来没有见过妻子敷过这样的东西，他好像是在电视剧上看过女人贴过这东西，怎么现在她也时髦起来了？面膜看起来很丑陋，妻子俊俏的脸蛋此时怎么冷若冰霜？吕之远倒愿意接纳这块丑陋的面膜。面膜遮挡着她的全部面部，至于她此时的心情如何，也就成为吕之远心里面的一道单项选择或者多项选择题目了。同时他也发现她变化了，她的变化是从头上开始的。她明显地改变了发型，如瀑的长发不见了，似乎在刻意地甩掉在他心里形成的那种定式，她从来都不把问题放在脑袋里盘算，一种努力朝着更青春更简洁的方向奔跑的样子。

吕之远也是一个不能把事情高高挂起的人，怎么自己一大早就被纪委书记叫去敲警钟？！他准备迎合这种开始解冻的家庭氛围的努力，就像一个被扎了钉子的轮胎瞬间瘪了下去。他现在才觉得纪委书记找他谈话，虽然没有说什么重话，但纪委书记约谈他，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

第二天，他同样奔赴一个电力技术监督现场。

天空的蓝色和山中的绿色上下呼应，形成了澄明空阔之境。澄明安宁之中更显寂寥。忽然，一只鸟儿从他头顶上飞翔过去，在他的头顶留下一溜儿凄厉的叫声，叫声打破了寂静，他觉得身子也跟着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电力施工点在野外，吕之远转身朝另一个山

坳里去解决自己的尿意。看到他朝另一山坳里走去，宋远也紧跟着走在他身后。宋远是他的徒弟，属于能掏心窝子的小兄弟。看看四周无人，宋远紧走两步越过吕之远，吕之远也就停下脚步，他知道他有话要说。看到宋远欲言又止，吕之远就耐不住了：“有事儿？”宋远说：“哥哥，你没事吧？”吕之远有些恼火，这个宋远今天怎么了，吞吞吐吐的样子令他着急。宋远看他虎着脸，他还没有说话脸倒是先红了，像一个正在用力下蛋的母鸡。

吕之远有些恼火了：“看你这个怂样，看来你是每天都在盼着我有点事，你才乐意。”

“哥哥，你可是冤枉死我了，我是替哥哥担心。今天看到你又来到工地，我悬着的那颗心也就放下去了。哥哥没事就好。看到哥哥又来上班，我这颗悬着的心也就彻底放下去了。”宋远用一大串解释来表白自己的想法，证明自己被误解了。

“怎么了？你们背后又在编派我啥故事了？”

“哥哥看来真不知道。只要哥哥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你这个宋远，今天是怎么了，脑子有病，啰里啰唆、神神叨叨。”他本可以对宋远更委婉客气一点，可今天他委婉不了。

“哥哥，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不愿意讲你撵过来干吗？”

“哥哥，这两天单位内外都在疯传着你的事情……”

吕之远决定不再搭理宋远了。吕之远觉得身上那点尿意早就没影没踪了，他转身往回走。宋远又紧跨一步，拦在他面前：“我说了哥哥不许生气，如果没有此事，你也就当我啥也没说。”

“你这吞吞吐吐的，你把我吕之远当什么人了？！”

“哥哥，这两天大家都在疯传你出事了，说你在外面搞那些事情，被警察给抓了现行。



其实哥哥能来正常上班，那些谣言自然就会不攻自破。”

吕之远脑子掉进苍茫之中。

“哥哥，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也一直相信你不会有事的。哥哥也不会去做那些摆不上台面的事情。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那些人的胡言乱语。”

他让宋远先走。

他说他想一个人在这里待一会儿。

吕之远此时脑子有点晃，他坐下来了，就坐在松软的松针上。在这个空旷的山坳里，他坐在那里，一棵艾草扑进他的怀里，他顺手掐了一截艾草，揉搓着，又把它填进嘴里，一股带着艾草苦味的思绪从远处飘来，仿佛在寻找着落点。

当酒坊沟狭小空间与匮乏资源无法承载吕之远的梦想时，城市张开了双臂，以开阔的胸襟和巨大的舞台，接纳了他。当他在职场上摸爬滚打，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纠结挣扎，他心底又向往着那片狭小的空间，那携带记忆密码的乡土山村，远离喧嚣纷争，可以摘下虚假的面具，让心灵复归纯净。

没有办法，这些天，他的思维导向，无论从哪个方向开启，起点是妻子，终点仍是妻子。

他的手机像冷不丁地受到鞭笞，使劲地抖动着。对方留言是家乡梅影镇卫生院，有要事。

他清醒了。这里一切的一切、一切的荣辱，都无法像家乡医院的呼叫，让他提心吊胆，让他惊心动魄。

不能就这样穿着一套工装回到老家。

他向单位告假。他现在必须回到老家去。老家打来的寻呼，老家医院打来的寻呼。

他回家，妻子看到他阴沉着脸，第一次在他面前显得胆怯了。

他想跟妻子交代一下，但他又觉得的确没有这种必要。自己回去，那是他的老家，与妻子的关系并不大。他迅速地冲了一个澡，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

他对自己太不满意了。他知道自己迁怒于妻，其实更是自己自卑心理作祟。这么多年，在他们一大家子面前，他总有一种低微之感。人本来就生活在世俗中，那些世俗的东西如影随形。他的农村出身，他的社会关系，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吕之远都是高攀了妻子及她一大家子。好在妻子是心甘情愿投怀送抱自投罗网，这还让他扭曲的心灵稍感平衡。想想现在自己成了人们的谈资，他想到了自己曾经参加的那些糟糕的饭局。他在反思自己，其实是自己自取其辱，人家可都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香烟不离手看作生活常态，唯独他不抽烟不喝酒，这样太不合群还不说，那晚上的一个饭局，大家都在意兴阑珊海阔天空吞云吐雾，如果自己像过去一样隐忍一下也就算了。酒酬之际，他心底隐藏的那种争强好胜苗头滋生，他竟然对着大家一番指斥：你们这样吞云吐雾污染空气，让我们这些没有烟酒嗜好的人深受其害，你们的做派其实就是在给别人投毒，其严重程度不亚于谋财害命。吕之远的言论不仅仅是大煞风景，简直是在砸场子，这让在场的人们不可置信地惊讶了。随后，人们大多对他的提议，或者说善意提醒，或者说是警告报之以哄堂大笑。笑意中都飘荡着一缕又一缕的善意。可是一个部门的头头却来了一个急刹车，直接反击了：不要这样跟我们说话，不要以为我们都是大老粗了，在座的哪一个不是枪杆子加笔杆子。不要太自以为是了，就你发在报纸上那一点儿文章，在我们眼里狗屁都不是。李白斗酒诗百篇，鲁迅同样左手夹烟右手执笔。就你那点文章，我们只认得那是一些排成行的汉字，不读便罢，读了只是让人后悔，让人怀疑人生。我们从来不读你们那些无病呻吟的烂诗，我们照样把铁塔高高耸立在群山之巅。小头目这样反戈一击，立即把场上氛围扭转。人们都看着小头目，有同情吕之远的同事，在轻轻地丢给他一个同情的目光后，都赶紧逢场作戏地把目光对着小头目微笑。那微笑就是赞同，也是毫不含糊表明站队的立场。此时，态度不重要。关键是表现要到位，要及时跟上，关键是要显得团结一心同仇敌忾。这样吕之远就显得格外孤立了、格外孤家寡人了。古代统合天

下的君王才敢于称孤道寡，此时，从来没有掌握过单位一丁点资源分配权的吕之远，却非常难得地理解了什么叫孤独孤立。少年时期的贫穷影响了他的人格，敏感、自尊、隐忍。他有着划破山石的锋利，划割着周围，误伤着自己和他人。但他又有着软体动物一样的求生本能，在关键时刻，他会把带有棱角的身体缩进一个壳里。他想拂袖而去，想想自己一时没有压住自己的性子，发泄了心中的隐忍，已经惹了众怒。难道自己真的不想在这里混了吗？自己不能再这样破罐子破摔，如果不及时刹车，那就有些自绝于人民的味道了。他赶紧压制了准备拂袖而去的冲动，旁边的一个人为了缓和气氛，很识时务地递给他一支烟，他也就顺坡下驴，将香烟点着装模作样地抽起来了。那根及时递过来的香烟，就是搭救他的一根绳索，他知道自己必须抓住这根救命绳索，否则他就会在这非常险峻的人际关系悬崖之上摔得头皮血流。那个小头目这时哈哈一笑："咱们的大作家大诗人也开始食人间烟火了！向我们的作家学习，向我们的诗人致敬！"说着又掏出一包香烟，每人面前甩出去一支。后来吕之远才知道那个家伙曾和妻子家有过节，吕之远想到既然成为人家女婿，代人受过也就无所谓啦。

此时他看到妻子眼里竟有了平和的略带疑问的光，分明在问："这是怎么了，难道要出远门吗？"其实妻子此时也想和他谈谈应该把孩子接回来，但吕之远没有给妻子这样的机会，吕之远也并没有留给妻子说话的任何缝隙。他拉开抽屉，把抽屉里的几百元现金全部装进衣兜里。这让妻子更加生疑，这是出差吗，但又不像是出差，但看男人脸色，就知道他想对她说点什么，但他又没作声。她知道这是男人的自尊心在作祟，可以不搭理也罢。这男人真是心事重，也更加让人捉摸不透了。吕之远把剃须刀装进手包，把手包夹到左腋窝处，迟疑了一下，又把手包放到写字台上。他看了一眼妻子，妻子像一头食草动物一样充满疑虑地看着他。他想跟她说他准备回老家，但他又觉得还是不说为好，更何况他现在也不知道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种不祥的预感，让他不再迟疑，他迈开腿，连门也没有顾上关闭，就把背影不管不顾地留给妻子了。

他听见妻子喊他。妻子还是撑不住了。这让吕之远突然有了一种扳回一局的感觉。

他没理她，他觉得此时更不应该理，脚底像安装了滑轮被她的喊话给推了一下，竟然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回来换衣服时，吕之远就跟单位领导请求，说他有急事需要领导帮忙从单位要一台车。领导听出了吕之远的十万火急，就跟单位车队要求派车，还好，车队还有一台皮卡在单位待命。

吕之远出了家属楼，走了不到二十米，皮卡车就过来了，吕之远上车，司机问他目的地，他跟司机报了老家乡镇的名字。他发觉从自己嘴巴里发出的声音，像脚用力摩擦着光滑水泥地面上的沙子一样让人难受。他用舌头舔舔嘴唇，唇一下子变成两片木片。居然这么渴，让他记起了母亲曾经跟他描述的那样，母亲患糖尿病，他曾经给母亲买过降糖药，母亲喝了两周时间，母亲说本来好好的一个人，自打服用了那两片药，走路也心慌掉气的，每天晚上都会被渴醒，醒来就发现自己上下嘴唇木木的，有合不拢的感觉。母亲就拒绝再服用那些药片，说她不服用那药片反而好好的。想到母亲有病，又拒绝服药，干完家里的家务活，还要陪着父亲去责任田里干农活，还要帮着自己带孩子，肯定是这些繁重的活把母亲的身体给击垮了。他不敢想象下一步即将面临的场景，他觉得自己非常不孝，他愧对母亲。

五个小时后，吕之远已经来到梅影乡卫生院。医院二楼手术室外的走廊里，父亲和母亲各自坐在排椅的两侧。靠近台阶的一侧，头发斑驳的父亲目光呆滞，一脸苦楚。母亲坐在靠里一侧抽泣，看到他出现在他们面前，抹了一把眼泪在衣襟上擦了一下。母亲就开始哭诉了，说自己是老糊涂了，对不起孙子宝宝，是她害了宝宝。

他像被人狠狠地毒打了一顿，头晕，胸



闷，闭上眼睛，有白的蓝的光在眼前乱飞。

医生告诉他，为了确保孩子安全，尽量还是转院。卫生院条件有限，只能对孩子进行一些简单包扎，真正的治疗还需要到县医院去。医生说中午十二点梅影镇有一趟到县城的班车，医生看了手腕上的手表，说还有几分钟时间，请抓紧时间去赶那趟班车。他不想把孩子的事情弄得尽人皆知，他也考虑医生建议的乘坐班车进城。但又觉得去地区医院不妥，现在每一分每一秒对孩子都非常宝贵。

吕之远把孩子抱上车，他让司机尽量开快一点。此时，一道闪电连接着这里的天与地，好像是汽车引擎一发动，一下子点燃了一个大雷暴。天空断裂般地一阵巨响，一阵倾盆大雨让眼前的世界混沌一片。汽车根本无法前行，汽车雨刮器拼命舞动，但没有一点作用。他们就这样困在车里，他告诉司机孩子发高烧，已经高烧到四十度，现在孩子昏迷不醒。

他决定隐瞒孩子受伤害的真相。宝宝在地上大便时，奶奶正忙着给猪圈里的那两头猪添加一些猪食。听到宝宝撕心裂肺的哭叫时，奶奶扔下盆子，慌慌张张赶到宝宝跟前，看到宝宝像一个虾米一样在地上拼命地打滚。看到孩子下身血红一片，奶奶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让奶奶更加惊恐的是，宝宝不仅是下身鲜血淋漓，摔倒时脸部磕在一块石头上，脸上出血了，那恶狗竟然对着孩子面部流血处恶狠狠地咬了一口。奶奶本能地想抓起身边一块石头朝恶狗砸去，可她身边连一块能抓起来的土块也没有。爷爷把责任地里一块棉花锄完，回家吃早饭，看到邻居家的那条黑狗还夹着尾巴站在旁边望着地上滚动的孩子，爷爷举起锄头就向那条黑狗头上砍去，黑狗嚎哼一声，瘫倒在地，鼻窍鲜血汩汩外流。邻家的那条大公狗倒毙于地，仍然狗眼大开，似乎还在享受着宝宝小鸡鸡的那一坨嫩肉的滑口香甜。

吕之远把孩子送进地区医院，地区医院医疗条件比县医院好些。他要给孩子最好的治疗。面对孩子的小鸡鸡被公狗吃掉、面部被狗撕掉一块这一惨状，医生也只能给受伤的孩子打一下狂犬疫苗、消炎针之类的。医生给出了诊断结果，从孩子的伤口看，孩子的小鸡鸡还有发育的可能，但面部破相已经

无法改变。

医院治疗期间，在管床护士的建议下，吕之远给孩子请了护工。吕之远已经出来两三天了，单位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他去完成。

吕之远回家了，那天晚上，妻子第一次下厨，给他做了一碗荷包鸡蛋面。也不知是妻子不会做饭盐放得太多了，还是他没胃口，总之他觉得那饭齁咸，难以下咽。宝宝的事情谁都可以瞒得过去，唯独妻子瞒不过去，他这两天脑子里一直哐里哐啷响，在为怎样给妻子解释这件事抠破脑袋。他不想让妻子记恨自己的父母，他还必须要考虑妻子的承受能力。

他吃面，妻子已经去洗浴间开始洗浴了。他吃过饭，妻子已经湿淋淋地出现在客厅了。看到妻子又进了卧室，吕之远就去坐到沙发上开始他的思想斗争。他刚坐下，妻子穿着那件粉红色的宽大睡衣出来了，妻子并不像过去那样在脸上捯饬，而是拿起拖把开始拖地。妻子几次拖到他身边时，他抬起脚让妻子把脚下的地板拖过，吕之远看到妻子睡衣胸前上面两颗纽扣也没扣，妻子一俯身，她的整个胸部就有些不管不顾地暄腾腾地跳荡着。他忧心忡忡地瞥了一眼妻子，就像审视一件残破了的宝贝。妻子见他仍然坐着不动，干脆直接指示了：“也去洗个澡吧。”

洗过澡后，他又到自己睡的那个小房间去了，依靠在床头上，他回想着那天晚上在医院，他刚坐到走廊椅子上，他上眼皮和下眼皮刚耷拉在一起，就撞着了一个梦，他看到半边火红的太阳挂在远山的锯齿上，妻子站在一个高楼层的阳台上，身体在瑟瑟发抖，咬着嘴唇，睁大眼睛盯着他，痛苦而绝望地，像一头正在接受宰杀的母牛，分明在流着泪，眼睛像在说话。他知道那是她在诅咒他。他想对妻子解释点什么，可他却发觉根本张不开嘴，妻子也不打算接受他的任何解释，决绝地抱着儿子纵身一跳，那半边火红的太阳也就从山头彻底坠落了。他的眼前一黑，他觉得自己也被推进黑暗之中。他醒了，他分不清是梦幻，还是他担忧妻子知道孩子的情况无法承受。他不敢面对妻子，他不知道怎样给妻子说这件事。妻子忙完了，看到他仍躺在小卧室床上，她像一只试图进入帐篷的骆驼一样，把半个身子探进来，眼睛像寻觅青草的麋鹿一样充满渴望。

妻子又回到了她的卧室内。

没有拉上窗帘的窗外，一条巨大的银蛇舞动了一下，接着就是天空被撕开的雷暴炸响。第二个炸雷响起，他觉得楼房都在晃动，他知道妻子是非常害怕雷暴的。他抱起毛巾被仓皇地跑到妻子的卧室，好像是自责自己踩响了雷暴，又一声天地断裂声，妻子似乎像一个受惊的小兔子，呆呆地定格站立在床边。

窗外，瓢泼大雨哐啷哐啷地下着，邻家平台上新建的铁皮遮阳棚，就像擂响催命的战鼓，让人心里发发怵发紧。随着越来越紧密的雨声，他们躺在床上的身子也在一圈一圈地不断缩小。此时妻子大概也太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依托，有几次把手臂伸向他这里，身子朝他这边挪动了一下，好像这样挪动一下，她对这暴雨的恐惧就会减轻一点。吕之远动了动身子，对方明显感觉到了，也就势朝他这边靠近。他知道这样的氛围来之不易，他不忍心亲手毁掉它，他觉得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无论如何必须要跟女人说了：“我跟你说一件事。”

“睡觉吧，不早了。”

“不，这个事情一定要跟你说清楚。这事情可以隐瞒别人，但对你必须要说清楚。”

“过自己的日子，别人愿意嚼舌根那是别人的事情。”他觉得妻子把手臂攀上他的脖颈了。他知道妻子现在心中那团火苗又燃着了，虽然火势不算很强烈，但也算属于顽固。妻子把他的心思猜歪了，他们虽然距离这么近，可并不知道对方心里所思所想。这就是心生隔膜的夫妻，即便身体零距离，心里却也远隔千山万水。妻子想到的是男人肯定还要为自己辩解，他这几天的逃离出走，莫非就是在认真策划好一套让她接受、能够自圆其说的台词？此时，他也想努力一下，满足一下妻子，可他觉得自己身上没有一点力气。妻子把脸贴在了他的脸上，他用手臂搂了搂妻子的身体。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毫无

来由地不听支配了，他自己让自己失望了，同样让有点迫切的妻子失望了。妻子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彻底泄气了。妻子的身体朝另外一边滚动了一下。

同一张案板上的两侧，两个人贴了一夜的烧饼。

天亮了。妻子还是绷不住了。妻子对他说：“你成天忙电网改造，儿子也不知怎样，希望你给单位请一天假，咱们一起到老家把儿子接回来。”

他知道告诉妻子孩子的真实情况是很残酷的，但他无法回避，幸亏是在黑暗的房间内。如果没有窗帘的遮挡，他估计自己无论如何是没有勇气告诉她孩子所受到的伤害。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告诉妻子关于孩子的一切了。他说完了，他知道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是点燃火药库的引线，是雷管，妻子的身体就是一座炸药库。他在等待着爆炸。

妻子就像一个木头人一样一动不动，这出乎他的意料。他设想了很多种妻子知道儿子被伤害的激烈反应，但他唯独没有将眼前这种场景设计进去。

一个早上，他看着妻子抱上孩子，他问妻子还是到医院吗，妻子没有回答他。

从那以后，妻子关掉了手机，她和孩子就毫无一点踪迹，毫无一点音信。就像一颗卫星突然逸出了轨道，在冥茫的宇宙里飘浮。

他想到岳父一大家子，他不敢去那里打听自己妻子的信息。

他也不愿意去岳父家，寻找难堪和不自在。

自那天早上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妻子的声音。他也在努力地回想妻子的声音是怎样地悦耳动听，怎样地甜蜜，怎样地脆亮，可他再也想不起妻子的声音究竟更靠近哪一种。

从那以后，妻子在他的世界里，成了一个哑谜一样的存在。

熟知他们小家庭的人们，看到的是吕之远一个人独来独往。半年不见，一年仍不见，两年还是不见吕之远妻子的踪影。一些人已经憋闷得不行了，私下猜测互相打听吕之远家庭很可能是遭受重大变故了。孙红云研究生毕业了，这座城市已经装不下这个女人了，肯定到一线大城市高就去了。这样猜测的人们同时也注意到一个问题，这么长时间，也没见吕之远请个公休假出去什么的。如果妻子在外地，即便再忙，牛郎织女一年七月七也要天桥上会一次面的。这些人因此得出一个非常糟糕的推断，吕之远这样装模作样四平八稳，只能有一种可能，妻子跟他离婚了。也有人给予了更合乎情理的猜测，吕之远的妻子大概率是领着孩子出国了。这又引发了新一轮议论，我们国家高等教育最成功和最失败的地方，都在于把有能耐的人给教育出国了，去为那些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尽忠卖命去了。现在的人呐，谁不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出国，何况人家那么高的学历，已经具备了出国的条件和资本，人家不出国还待在这里干啥？

妻儿失踪，给他留下一张照片。照片中他在和一个女子喝交杯酒，女子半边脸被打了马赛克，但他的脸上写满了陶醉，一种乐在其中跃然纸上。此时他理解了妻子的不辞而别，妻子准备和他和解，但孩子的事情，又在妻子的伤口猛戳一刀。妻子的痛苦程度可想而知。吕之远觉得自己就像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暗井里，他无法找到妻子的任何踪影，妻子没有给他留下一点有用的信息。他那颗受伤的心破碎在一个清晨，他听到了自己精神世界四分五裂的破碎声，他知道这个家庭已经无可挽救地走向分崩离析了。孩子受到的伤害，只有他们夫妻知道。他相信妻子远走他乡，一定是想用她的努力还给孩子一个完整的人生。以妻子的性格，不会带着明显有缺陷的孩子去隐居山野任其放任自流。她肯定会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去，能最大程度地让孩子恢复成为一个正常人。

他知道妻子，他了解自己的妻子。妻子孙红云从来就是只要认定一件事，就是只管埋头下功夫。她有一句口头禅：只要努力做就不会绝望，愿做就不问前程。

他也曾下定决心，辞去工作，去寻找妻子，寻找儿子。作为丈夫，对这个家，自己有义务挽狂澜于既倒。他知道孙红云可以拒

绝和他联系，但她不会因此切断和父母的联系。他不知道妻儿栖身何处，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去岳父母家里。他在第 11 次来到岳父母家门时，一个好事的邻居热心给他帮了大忙。岳父搬了新家，没有邻居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和岳父属于什么关系。他每次拎着礼物上门，轻轻地叩门，都从未得到过里面的回应。在他第 11 次站在岳父家门口时，还没有开始敲门，对面邻居的门开了，邻居是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很同情地劝他不要这样辛苦了。你这年轻人也太有韧劲了，你这样给领导送礼，巴结领导不成，只会让领导更讨厌你。人家真愿意接纳你，人家真愿意帮你办事，人家早就给你开门了。你这样低三下四费心费力地讨好人家，你看人家都不带搭理的，你即便把人家门前给踩出坑来，有啥用呢？还是回去歇歇吧。正在老太太啰里啰唆好言相劝时，盛怒之极的岳父将门打开了，怒吼道：“东西放到门外，人进来！”他只得按照要求，将自己带给岳父母的礼品放到门外。他知道岳父留下的这一道门缝，一定会是自己小家庭破镜重圆的地方。在岳父家里，岳父说电话号码可以给他，但他们实在不能保证孙红云会接他的电话。

岳父家住 11 楼，他来了 11 趟。第 11 次，岳父是在害怕自己名誉受损的情况下，让那道对他紧紧关闭的厚重大门裂开一道缝。岳父实在忍受不了他的纠缠，他知道自己每一次敲门，对岳父母都是一次凌迟。每次敲门不开，他心里都在滴血，那一声声沉闷的敲门声，就像一把把匕首，扎在岳父岳母的心脏上，岳父母同样无法忍受这敲门声，承受不了他一次次来到这里带给他们情感上的折磨。邻居的好事和窥探帮了他的忙。他知道，岳父母不会真正原谅他。但这些他都可以忽略不计，他只要能得到孙红云的联系方式。只要联系到妻子，他想他有能力让妻子回心转意。哪怕听一听妻子孙红云辱骂他的声音，或许对他也是一种满足，一种解救。

有了妻子的手机号码，他就像一个疯子一样不断拨打这个号码。手机拨打，对方不接，他不断地变换着用公用电话拨打，对方同样不接。他给她发信息，声泪俱下地在手机上编写信息，一遍一遍发过去，对方同样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他所有的努力都换不来对方的回应。在他发送了第 11 条信息时，这个有着 11 位数的手机号码，终于回他信息了。“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像一个无赖骚扰我。如果你一直这样不厌其烦地打电话、发信息骚扰，我会报警告你骚扰女性罪。你去忙你的事业吧，你把儿子整成这样了，你还不甘心吗？咱们的一切都结束了，希望你给自己留一点脸面，也给我留一点颜面，也让我能够安静下来。”

吕之远那时不愿意到人多的地方去，他觉得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家庭变故。他害怕到人中间去，他知道每个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每一道目光都带着疑问，带着关切甚至是同情，像一把火扑过来，将他烧伤。

他觉得自己像一头掉进深井里受伤的困兽。

他像一头困兽，但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他还必须希望有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明天，他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地去上班，去工作。他必须装作任何事情都未发生一样地去上班。

他不能让任何人看出他深陷困境。

又是两年过去，他的小兄弟宋远实在心疼他。他看出来吕之远的日子太不叫日子了。

一天晚上加班，过了饭点，宋远邀请他到单位马路对面一个小饭馆解决饥荒。宋远从饭馆旁边商店买了一瓶梨花村绵柔大曲酒，宋远说：“哥哥，我知道你不喝酒，但我实在太想喝两口，我必须要用这瓶‘敌敌畏’，杀死我胃底里的这泛滥成灾的馋虫。这些天事情一件接着一件，都快把人烦成木乃伊了。我再不来两口滋润一下，就怕真喘不过来气了。”宋远给自己倒上半塑料杯酒，就着服务员端上来的炒花生米，美美地喝了一口。宋远这人也是，半杯酒下肚，胆子也就跟着肥了。他说：“老哥哥，我一直想请你出来坐坐，但知道你不喜欢这样，也不会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害怕你的拒绝，害怕你板着脸，害怕你会把我收拾得像一个写错作业的小学生。但今天无论如何，我还是把压

在心底的话说出来，说错了，哥哥打我，我也坦然接受。哥哥的生活我是看在眼里，我心里明镜似的。哥哥啊，我今天要不把我心里这话说出来，我就觉得太对不起自己良心了。你对我的关心帮助，我一直不知道怎样报答。哥哥，你不能这样苦自己了，你真应该再考虑成家的事情了。”宋远有一个表姐，大学毕业快十年了，舅妈为她的婚事快惆怅死了，舅妈让他在单位给表姐介绍一个对象。宋远想来想去，只有吕之远合适。他又抿了一口酒，好像给自己壮胆似的：“我敢保证，我表姐还是真正的处女，我这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吕之远听到宋远这样胡咧咧，他正色道：“不要借酒壮胆，酒可是喝在人肚里，不要用你的猪脑去猜想人类的问题，你小子给我正经一点。”

看到吕之远铁青着脸，宋远立即把脸转向饭馆吧台，喊道：“给我们再上两份三合汤。”

吕之远心说去你的三合汤吧，遂准备起身走掉，但他看到宋远哀求的目光，心软了。他最害怕宋远这样的目光，每次当宋远的工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他批评他时，宋远就是这样一幅可怜兮兮的模样，他就不忍心再继续发作下去。宋远又一口喝掉了半杯酒，吕之远知道宋远心里藏不住事情，就让他放开喝。

他看到宋远眼中似有泪，抽出一张纸巾递给过去。

宋远用纸巾擦了一下鼻子，说：“师傅，我认为：一对男女能够组成一个家庭，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感情。如果感情没有了，那这个家就成了感情的墓园。师傅你好在成过家，享受过家庭的天伦之乐。我知道师傅是守旧的人，对自己认准的事情，从来都有一股深挖细耕的劲头，更适合当守墓人。你徒弟我就更可怜了，不过是一块丢在墓园外的碎石，连进墓园的资格都没有。师傅，这话我从来没有在人面前说过，在这世界上，只有在师傅面前，我才愿意掏心窝子，请原谅徒弟今天放肆了。”

吕之远想起宋远其实更可怜，上班这些年了，女朋友谈一个吹一个。据他所知，个人原因占主要，其次就是工作原因，小伙子对工作也是信仰宗教般地虔诚。一个工程一上马，在外面一待就是几个月，哪个姑娘能够忍受这样的忽冷忽热，在现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谁还愿意去跟你谈精神，空谈感情。其实谁不是外表看上去一本正经装模作样，内心像被狼撵一样恓惶。

他觉得他还是应该劝劝他，不能让他跟着自己走岔了。吕之远喃喃地说：“换个角度看问题，路就更宽了。电力行业外还有很多人羡慕咱呢，咱们还是要看更远一点。”

他想过离开，可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他承担不起离开的后果。他不离开，好像是自己扔不下这里熟悉的一切，他知道这份扔不下，说崇高一点，就是热爱电力这份工作，这份工作就是其一辈子要奋斗的事业。他知道守住现在，也就是守住自己，守住未来。他在劝宋远，其实何尝不是自己劝他自己呢。每个人的生活都经不起连续三问，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谁想这样，宋远又能怎样，我吕之远又能怎样？

吕之远的泪水，也管不住地从眼眶逃逸而出了。

敏感者与天相应，钝感者和地流俗。他知道，自己的消沉，自己的堕落并不关任何人什么事，世界该怎么运转还是怎么运转，世界并没有因为他的情绪低落，而随之改变了什么。

他从自己的痛苦中醒来。可靠的拯救来自自我，他下决心要在他们这些人的领域中出人头地，那才是一种真正的狠。他不想让自己变成颓丧与随波逐流的一分子，他要让这些人对他刮目相看：我吕之远内心里丢了一个家，但我还要尽力为自己打开一扇门。吕之远永远是吕之远，在你们所在的领域，吕之远同样要做你们的领军人物。你们最终会知道你们离开了我，你们的事情还真有些玩不转。

阳光轻移，车流如水，黄金般的城市处于白天最沉静的时候。他接到了一所著名高校电气自动化专业研究生的录取通知。研究

生毕业那年，省电力超高压局成立，他成了这个队伍中的一员。

十多年来，他凭着独有的高超技术，辗转全国各地，为那些累病了的超高压设备提供智力支持，给出解决方案。

想起妻子留下的那张照片，他给自己立下规矩。从今往后，坚决拒绝一切吃请，不参加任何所谓的饭局。自己从一个坑里爬起来，坚决不能掉进深坑。这些年来，他一直恪守自己的规矩，对别人的包括请吃在内的一切请求一概是敬而远之。

吕之远多年构筑的防线在唐可面前不攻自破。这次吕之远知道自己彻底破防了。谁让他是吕之远呢，谁让对方是唐可呢。

唐可在电话里反复要求吕之远必须到天马山庄参加晚宴。唐可说人家可是为了迎接吕之远，专门宰杀了两只马头羊。唐可已经给可心姑娘说好了，他跟人家保证，今天晚上，吕之远一定会拨冗参加这个饭局的。唐可还反复强调对方对他到来的那种热切期待。说咱们不能对不起那两只为咱们赴死的羊，要不然那两只羊的慷慨赴死就毫无意义了。唐可说，可心姑娘从武当武术学院毕业那年，被曾经的天马山庄庄主给挖过来了。

他没想到，他因为工作需要，再一次来到堰水市地界。一条 800 千伏线路跨越溪水境内。县政府得知这条超高压输电线路规划线路图，线路跨越他们正在打造的十八里长峡新景区，有可能会对县域未来发展旅游经济带来困扰。十八里长峡被本届县委县政府确立为发展县域旅游经济的一个立足点。如果因为一条高压线架设，让县域旅游经济的立足点顿然消失，县里无法给老百姓交代，无法给市里交代。溪水县把问题报告到市政府，市政府拿着报告找省电力公司。吕之远这次衔命而来，领导让吕之远带领几位专家组成员悄悄地进村，一定不能让地方知道业主方也对规划好的线路心存疑虑。这么多年，吕之远参加过各种层次的技术研讨会，进过省政府省长小会议室，过市过县不计其数。领导交代这些时，他在心里说，这不用交代的。

唐可邀请吕之远一起进山里转转，多年不见，可以借此叙旧。吕之远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唐可说出的地方和他这次前往的地区暗合，自己也就顺便卖他一个人情。虽然这么多年，他和唐可像一个城镇里两条分岔的小巷，再也做不到交集，但他一直觉得自己欠唐可的。大三那年中秋节，班上组织出去旅游，吕之远因为手头有些拮据，借故推掉了。唐可因为要去参加校外一个画展，也没有出去。那天早晨天刚亮，吕之远就被一阵撕裂般的疼痛弄醒了，吕之远本想再憋一会儿就会过去的，可是很快他就被疼痛折磨得大汗淋漓，吕之远疼得在床上使劲地抽搐，竟然惊醒了睡在上铺的唐可。唐可下床看到吕之远痛苦的样子，知道吕之远病了，并且病得不轻，他背起吕之远就往外走，搭车到了医院急诊室，医生给吕之远进行了救治。吕之远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医生告诉他，要让吕之远记着那位同学的恩情，如果再晚几分钟，吕之远就不是现在这样的他了。吕之远担心自己这样躺在医院了，这住院费可怎么办呢。他家里给他那点钱，仅仅够自己的生活费。大学二年级暑假回家，听邻居说他两年的生活费，都是靠父亲卖掉家里那一头耕牛。父亲为了他能完成大学学业，将正在责任田犁地的耕牛卖掉了。因为正是春天耕种季节，买家急需要耕牛耕地，就以比平常多出一百元的价格，从吕之远父亲手里买走了耕牛。父亲收了钱，对方把正在犁地的耕牛牵走，家里的责任田就只能靠父亲一锄头一锄头地挖出来。吕之远知道，他这次医疗费就超过了家里卖掉耕牛的价钱。好在那些钱唐可全部替他交过了，不然他根本无法出院。后来吕之远上班挣工资了，那时唐可工作还没有稳定下来，吕之远曾多方打听唐可的下落，每次打听到唐可的具体地址，他就会给唐可从邮局汇款过去。可是等两个月过去，吕之远又收到了汇款单，汇款单上往往会盖上“查无此人”的印章重新返回给他。

吕之远出现家庭变故后，也无心思也无

精力再去了结他和唐可的这个旧账了。

吕之远知道，这世界上对谁他都可以坚持原则，但唯独唐可，他不能这样。唐可的盛情邀请，吕之远必须要给予认真对待。吕之远在心里给唐可批准了一天时间。唐可对吕之远说，来了堰水，不到溪水走一趟，就证明你没有来过堰水。到了溪水，不到十八里长峡走一趟，就等于你没有到过溪水县。

天马山庄左侧崖壁清澈的水流形成巨响，仿佛用轰响向来人宣告着它们背后的背后，还隐藏着这个世间巨大的秘密。水流扯出了约十层楼的水身，重重地摔进崖下的深潭里，被羊绒似的泡沫覆盖。深潭左前方有一古树挺立，古树四周有铸铁围栏护卫。围栏悬挂古树铭牌：古木名称，金丝楠木；编号，溪水古树 00001 号；树龄 1800 年。沿着石阶曲折上行，一峡谷赫然出现，峡谷间水汽蒸腾，刀刃似的条状阳光从云间刺向峡谷旁的断崖之上，禽鸟飞来飞去，层叠的树木浸染过油似的发亮，吕之远大口大口地呼气吸气，觉得肺腑间空前开阔。此时，他分不清是自己肺腑贪婪呼吸这里清新空气造成的激荡，还是群鸟的鸣叫回响峡谷。

唐可说，明代的廖知县在这里为皇宫采皇木，把这里的名贵楠木给采伐得所剩无几，他还要兴高采烈地写诗作赋记录他领命采皇木建皇宫的功德。他这个曾经的今朝县令，从来没有采伐过这里一棵树，却反而在这里用了很大力气拯救种植这种濒危树种，而他却没有想到在此留上一字为自己歌功颂德。

沿石阶而上，一块巨大崖石迎面扑来。唐可说同样是崖壁，此崖却非同一般，宝贝着呢，摩崖石壁因为涉皇家殿堂事而显尊贵，此崖已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名录。摩崖石刻系明代溪水廖知县为在此采皇木所镌刻，高 8 米，宽 8 米，竖排阴刻楷书 9 行 72 字。字体圆润浑厚，刚劲有力。摩崖石刻记录明代故宫第三次复建时，官府在此采集楠木建筑材料的重要史实，内容反映了当时营建皇宫在此采伐木材的情形。摩崖四周古树附藤，参天蔽日，清幽静雅，画意盎然。多年来，荆棘杂草复掩，石刻文字迹虽受风化，仍清晰依旧。昔日采皇木遗址，如今新生长的楠木枝叶茂盛，生机勃勃，已经被列为溪水县珍贵楠木保护区。

十八里长峡位于溪水县南部山区。峡口一两公里处经过梳妆打理，已是休闲景区模样，越往里面走，树木岩石还是原生状态，透着一种野性。

商务车沿着一条新修水泥公路往前行驶，行至五公里处，朝左侧一条岔道驶入，缓行至一小山包半坡，唐可要求停车。一行下车，只见田舍俨然，唐可带领着一行人又步行百余米，一块平整的场地里，在一棵两人合围粗的古槐前，唐可不走了。举目四野，一派绿意盎然，古槐亭亭如盖，张扬着一种别样的生命活力。吕之远心中大畅。

此时他才弄明白，这里是一级超高压线路铁塔的规划地点。

在此驻足少许，吕之远随唐可乘车又原路返回。至岔道口又继续前行，行二公里又从一座石桥右行岔路进去，复有一小峡谷，车辆沿着新修的水泥道前行至再也无法行驶时，下车步行，同样是唐可在前，吕之远一行跟随其后。老木、古石、幽篁，蜿蜒掩映，错落有致。行至小山包，吕之远看到新近栽下的一个界桩，吕之远对这界桩再熟悉不过了，这里将来会有一级高压线路铁塔傲然矗立于此。这个小山包就像一块巨大的盖印章的红色印泥盒，山包四周隆起呈褐色，保卫着整个山包的一片橘红。吕之远知道这里是本地区很难遇见的丹霞地貌。

驻足丹霞小山包，吕之远发现此山左边大约一公里处，有一座颇具规模的道观。阳光下，房顶青色琉璃瓦、红色墙壁清晰可见。唐可看到吕之远目光朝向道观方向，唐可对吕之远说那就是青霄观。青霄观香火鼎盛，每年祖师爷生日，都是观里香火最旺之时。此时，前往青霄观的信众香客不绝于途。唐可介绍，青霄观香火旺盛，全赖道观的签注灵验。青霄观如此兴隆，盖因观里有高人主持。

吕之远一行复乘车前行。从唐可的讲述里，吕之远知道了青霄观，也知道了唐可和青霄观的一段故事，也就是唐可和青霄观住

持慧明之间的一些事情。

十八里长峡景区始作俑者，还是时任溪水县县长的唐可。唐可清楚地记得，他到溪水县上任整一个月，那天下午，他参加一个常委会议，议题很简单，就是学习市委关于一县一产业的文件精神。那天会议也就只是学学文件，书记让大家都消化消化，回头每个人再拿出建议在会上碰碰。会议结束，唐可刚进办公室，就看见一位穿青布长衫的长者，自称慧明道士。秘书小李正殷勤地给他倒茶。虽然长者气度不凡，唐可还是心生不悦：什么人都带到办公室，这像什么话？

唐可的面部表情有可能出卖了他，长者似乎看出了唐可的心思，就说："我造访贵府，也算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可是带着锦囊而来，只看你这一县之长有这个气度没有，如果认为贫道胡诌，只当我只是来你这里讨杯茶喝。"

慧明道长倒是对政府所急了然于胸。慧明先是歌颂了一番市政，他也是对新一届政府开门纳谏问计于民欢欣鼓舞，特来拜访。县长作为引进人才坐镇溪水县，坊间对新县长到任提出的一系列口号怀抱希冀。溪水这地方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说人口，也差不多有 50 万，可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堰水市摆龙尾。纵观全省各县，能把经济搞上去的都有自己的拳头项目。溪水之所以无起色，就是因为溪水县没有自己的特色。溪水县这些年也努力了，但都是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转，无特色，无章法。

这位道长可也真够大嘴巴的。唐可心说，敢说就代表着他的自信，也代表着他的胸有成竹。难道长者真的有真货？

道长说："我来这里并不是坐而论道，我是来向新任县长奉送锦囊妙计，也是本人埋藏于胸中多年的秘籍。如果建言能被吸收采纳，贫道也算不枉此行。"

唐可在想这青衣道长可要给自己教授什么法术？既然他已入道门，安贫乐道，即便手上攥着什么神秘法力，可自己与他素昧平生，初来乍到，他既是在本县传道多年，需要他赋予法力的人太多了，凭什么要将法力赋予我唐可？

唐可知道现在的道人绝非彼时高道，即便是简单的道场，同样是名堂多，学问深，任他是堂堂县长，同样难以洞悉人家肚皮里的道场。

道长似乎看透了唐可的心思，就说："我之所以急着冒昧拜访，前来献计，是因为昨晚深夜，祖师爷明示我溪水此时有圣人出。本道知道贵县长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在我们道人眼里，知识分子也就是神灵相通者，得道先生，咱们本质上是一家。"

唐可心想，这道人给别人戴高帽子也三句话不离本行。

道长说："贫道虽然隐居深山，但对溪水官场也略有知悉，我把自己熟悉的那些官员反复排队，但他们都无法列入其中。虽然你我从未谋面，但我们神交已久。尤其是你一进屋，我就觉得本道这次前来贵府，一定不虚此行。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对话良多，此时此刻，贫道也就不再一一赘述。贫道就干脆直奔主题，县长请放心，我并非想从你这里讨要好处。当然我这样说也不全对，我还是想从你这里得到更多更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县长必须全力以赴，来帮贫道圆这样一个梦。既为你也为我，更为众生。"

唐可其实正急着要出去，看到道长如此车轱辘地秀士卖驴，他已经决定只能再给他两分钟时间。如果他还在这里顾左右而言他，那他就只能下逐客令了。

慧明道长爆料，溪水县曾经是汉武帝刘彻宠妃的出生地。慧明说道观屋宇梁柱卯榫处一块木板，其上刻写内容证明青霄道观与刘弗陵生母钩弋夫人有关。

汉武帝经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于是，女子受到召见，将其手展开，掌中握有一个玉钩。回宫之后，汉武帝册封其为婕妤。太始三年（前 94 年），生下刘弗陵。史载，钩弋夫人其实只是一个宦官的养女。宦官和溪水府台大人是同乡，抚台大人就帮宦官在溪水寻女收养再送宦官。钩弋夫人真正的出生地就在溪水，而且就在十八里长峡。

慧明道长一番高论，让唐可听得瞠目结舌。到堰水工作经年，他虽然也对堰水地区

的历史来龙去脉有所掌握，但并没有听说过这样一段掌故。钩弋夫人生汉昭帝，后被汉武帝以貌美赐死，这段史实尽人皆知，但慧明的钩弋籍属溪水的说法，唐可是闻所未闻。弗陵登上大位后，感念母亲生育之恩，查访钩弋夫人生身之地在溪水，遂下诏为其生母建祠堂观宇。因为汉昭帝奉行节俭，观宇建好后，他又敕令将观堂作为学府，让溪水府衙在这里教授孩子们汉辞诗赋。也就是说两千多年前，汉朝皇帝在溪水地盘上，建成了京师之外的唯一一家太学府。

唐可对慧明的说法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疑问，这青霄观建于清乾隆三十三年，道光年间的堰水方志有明确记载。慧明说这倒不假，道光版方志对此观语焉不详，其故不言自明。

慧明说到这里突然住口，似乎自己说话冒失，唯恐触怒古人。

唐可说到这里，也突然住口了，这让吕之远觉得唐可也同样有唯恐触怒先贤之忧。

唐可故事讲述至此，商务车在一处停车场停下了。吕之远此时倒怀疑唐可的讲述，其实就是这个景区的导游解说词。商务车司机对这里应该轻车熟路，在路上，吕之远感觉到司机一直在刻意地控制着行驶速度。或许唐可副主席已经无数次对他必须陪同的外宾背诵过这样的景区导游词了。

季节虽是盛夏，但这里绿意盎然，气候凉爽，云淡天高，来此游玩的人还不算少。一台旅游大巴已经载着旅客离去，另两台大巴也驶进停车场停下，看来这里也算旅游热度不减。

吕之远一行下车后，也不办理任何门票手续，就径直而入了。

踏进景区门槛后，吕之远又跟随唐可踏过一段小路。这段小路两边芦苇丛生，水洼中野荷田田，飞累了的蜻蜓憩于荷叶之上。

让吕之远惊讶的是，此时他发现可心姑娘竟跟随在自己身后。似乎看到吕之远疑惑，唐可解释说：“前面的观景台，男士游客必须携带眷属，否则你什么也看不到。此景之所以独特，全在于男士必须带上自己的心仪之人，才能观赏到出奇美景。今天我们的吕大专家登临此地，一定不虚此行，想必会大有收获。”一段小路两边芦苇丛生，曲径尽头，突然有栈桥在脚下延伸，吕之远从来不恐高的，更何况这贴着岩壁的栈桥虽然悬空，离地面也不算太高。

吕之远走着走着，胆怯之意从胸间生发，他的步履也明显地慢了下来。可心姑娘似乎看出了吕之远的胆怯，上前扶着他的一只臂膀。

可心姑娘的确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美女，她的淡雅清香让吕之远刚才产生的那点怯意全无。

自从妻子离家携子出走，吕之远一直没有如此近距离地与一个年轻女子亲密接触。吕之远明显感觉到可心姑娘温软的胸挤压了他的臂膀，吕之远有些心猿意马了。可是他很快就给这种不合时宜的感觉来了一个急刹车。栈桥尽头是一孔能容一辆小轿车勉强通过的隧道。

隧道结束处连续几道下行台阶，台阶由方石垒砌，石缝间，石灰和水泥连接。隧道出口，一片巨大湖泊横卧前方。从隧道口右边眺望，一条大道联结着一个高台，两亭立于途。站在隧道口极目远眺，崇山峻岭，万山含翠，整个蓝天陷落于苍翠和万山苍茫中，让吕之远觉得整个身心都被洗涤了一般，尽觉心旷神怡。

从隧道口下台阶，于大道健步前行，吕之远觉得这分明是陶渊明描写的世外桃源，只是这里没有屋舍俨然，没有黄发垂髫，只有垂柳依依，只有鹭飞鸟鸣。

大道结束处又一桥梁横陈，桥梁尽头是一个观景台。观景台狭促，只有半块乒乓球台大小。

四周围水，观景台立于水中央。分不清是水蓝照射得天蓝，还是天蓝覆盖得水蓝。观景台在湖中一洲之上，一半由木头搭建，一半由水泥砂浆浇筑。因为观景台位置狭小，每次只能上三个人。唐可是主人，带路在前，第一拨踏入观景台的就只有吕之远，吕之远要邀请同行的溪水县政协主席一同进入观景

台。唐可纠正，他等下一拨，此时一阵香风拂过吕之远耳边，可心姑娘已经捷足先登了。

站到观景台，可心姑娘让吕之远闭上眼睛，看到吕之远遵命闭目，可心姑娘娇滴滴地喊道：“吕大官人，请许愿。”可心姑娘语毕，他听得自己心跳三次，眼睛睁开，目及之处，湖泊对岸是悬崖绝壁，绝壁左边飞瀑激荡，飞瀑砸向一巨型石鼓，飞瀑流量忽而雄壮忽而婉约。飞瀑砸向石鼓巨响，如马群狂奔，叩击大地。右侧仿佛有一匹红色飞马奔腾而出，红色宝马奋蹄嘶鸣，整个悬崖都在颤抖。或许是幻觉，吕之远发觉那匹奔腾的红马身后竟是万马奔腾。吕之远把感觉说出来，唐可说：“真是得道之人，我们上来观景，顶多看到半匹马。何为半匹马，是因为我们只能看到那匹嘶鸣红马的前半身，运气好的可以看到整匹马在空中嘶鸣狂奔。如此精彩绝伦的盛景，乃慧明道士献出的锦囊真言。这个景点能够开发现世，只有慧明道士慧眼慧根才能觅得。现在，我们正准备把这十八里长峡打造成堰水市的后花园，三百五十万市民的休闲康养之地。”

吕之远从唐可那里得知，这悬崖奔马也的确神奇。观光者必须有异性伴侣陪同，方能一睹真容。溪水县已经绘定蓝图，要将这里打造成情侣打卡地。若干年之后此地必大兴于国中。吕之远哂笑道：“这里既然是钩弋夫人出生地，钩弋夫人一定是可怜这里的苍生，特此显灵赐家乡独一美景。”

此时唐可指着左边的不远处的山帽，让吕之远驻足静心细观，站在景观台，那棵古槐隐约可见。他又往悬崖的右边指着，那不就是万山翠绿一点红吗？那红色小山包就是他们刚去察看过的那块丹霞地貌。吕之远知道这两处可是已经设计的超高压线路的两级铁塔所在地。如果将来这条超高压线路横跨过去，此红血宝马奔飞瀑景点就不复存在了。此时，吕之远理解了老同学千方百计邀请他旅行的良苦用心了。唐可已经图穷匕见，作为同学，吕之远已经下定决心，回去后一定要打好报告，尽力说服相关部门更改这一段线路行走方向。他知道超高压线路规划一个轻轻的改动，相应建设投资规模必定会增加很大数额的。

可这里是贫穷的溪水县，这里只是超高压线路的途经之地，西部丰富的绿色能源会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东部中国。吕之远知道，如果说自己能给这个贫困山区提供一点帮助，那就是想办法帮忙保住这贫困县刚刚端起来的一个金饭碗。

唐可说：“择日不如撞日。不管怎样忙，恳请吕大专家一定要参加一个开业剪彩。吕大专家是名人，是从省城里来的贵人，吕同学能出席剪彩仪式，一定会让溪水县植物展览馆声誉传播更远更广。”

吕之远随着唐可来到一片植物园。植物馆开馆之日，景区管理处办公室协助苟尹女士操办开馆剪彩仪式。吕之远他们在迎宾室坐定，景区办公室主任过来通知开馆仪式推迟半个小时。吕之远和唐可一行暂在迎宾室喝茶。

坐了几分钟，吕之远建议到外面转转，也不辜负这负氧离子吱吱响的新鲜空气。

植物园里还有两个半老男人在为苗圃松土。唐可说他在市里任职政协副主席时，是市里包点县溪水县木本植物链链长，对植物园关注得比别人要多一点。说话间，吕之远看到一个半边脸完全凹进去的中年男子，男子正在用铁锹挖土。唐可说半边脸正在挖掘深沟，主要是隔断邻近地界，防止邻近地界的树根窜过来。唐可说，苟尹女士心怀大爱，她雇佣的这些工人都有着一部部落难磨难的故事，这些人们的故事说起来一个比一个揪心、难过、痛苦。唐可介绍说，十多年前，苟尹女士从外地来溪水县城居住，她租下一家山庄经营，后来又来十八里长峡租种了土地，种植中药材，成为“本草坊”制药厂的最大原材料供应商。五年前，苟尹女士将山庄完全交给可心姑娘打理，在政府支持下，苟尹女士和“本草坊”制药厂联手开辟了中草药种植实验园，实验园主要任务是解决人工种植中草药如何提高产量又保持药效，既绿色无公害又防止病虫害这个大问题，也加大对种植药材的药性和药力是否变化的研究。

两年前，苟尹女士为了满足儿子心愿，决定开辟新的植物园，筹建植物馆，协助儿子进行植物物种收集。苟尹女士来溪水县时带着一个半大小子，孩子好像面部在小时候受过伤，这个孩子唯独对植物感兴趣，也多亏了苟尹女士用心。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小孩子已经成了这里最有名的植物学家，他在这里已经收集发现了二十余种植物新物种。

唐可说：“这个青年学者和你还是本家，一个吕字，他叫什么来着？”唐可拍了一下后脑勺，好像他的后脑勺里站了一个报词的：“我这记性，对了，叫吕元明。”这个名字好熟悉，又好遥远，他可是心里念兹在兹，然而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在吕之远耳边出现，也没有在他口中出现。这么多年，儿子的面目已经模糊，他在心里念着的也只是这样一个名字。

后来吕之远才弄明白，其实不是他们早来了。原来苟尹女士一大早和儿子吕元明一起进山了，办公室主任已经联系上苟尹女士，她说儿子昨天在一山谷里又发现了新的植物物种，并且这个物种在书上根本没有记载过。他们今天早晨 4 点起床，开车几个小时，又在无人区跋涉一个半小时，终于找到了那一片新物种。在那个山坳里，新物种有 50 多株。他们把新物种采集标本，从各种角度对新物种根茎叶进行拍照录像。这些信息都收集好后，他们会通过电子邮件发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让北京的专家帮他们鉴别。

吕之远知道像妻子孙红云这样把生活整得跟玩命似的人，肯定不会接受命运对孩子的摆布。吕之远猜想儿子酷爱植物，大概还是与他幼年的那段生活有关。孩子毁在酒坊沟，酒坊沟茂盛繁多的植物也拯救了儿子。借助植物去接近阳光，去融入世界，成了儿子唯一的渴望。儿子幼年的乡间生活，都是和祖父母一起在田间地头度过的。吕之远父亲喜欢采集一些中草药，他喜欢去山里采集各种稀奇古怪的植物，然后与家中那本快被他翻烂了的《本草抄本》比对。父亲会炮制出各种丸药，尤其擅长炮制一些跌打药丸，遇到乡亲邻里摔伤扭伤之时，父亲都会赠送一些，助其解除伤痛折磨。

站在迫不及待奔放绿意的植物园前，吕之远举目远眺，这里异峰突起，千岩竞秀。山峦的险峻与幽深，坪地的辽阔与气势，让山里长大的吕之远仿佛又回到了故乡酒坊沟。

植物园外面一片古村落牵引着他的脚步，蓝得让最优秀的临摹画家望尘莫及的天空，明清建筑青砖瓦屋屋顶的瓦松，房后的莲花石与罗汉石，门前的老井，山上的青竹、青冈林与各种神奇造型的石林，喜鹊、斑鸠、麻雀、知更鸟永不停歇的叽叽喳喳……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瓮，妥妥帖帖就是酒坊沟的一个翻版。

唐可接到电话，说开馆剪彩仪式即将开始，请各位贵宾到位。

吕之远一行人回到小广场，各自在剪彩位置上站好，一辆皮卡车出现在植物馆小广场前，从驾驶室下来一位中年女士，副驾驶室里下来一位英俊的小伙子。吕之远惊呆了，这不就是自己失踪近二十年的妻子孙红云吗？小伙子肯定就是自己的儿子吕元明了。

晴朗的天空飘过来一片云，好像这片云是这辆皮卡车载回来的。车上的人一下车，那片云就哗哗啦啦地扯下雨幕，开始表演，一阵倾盆大雨显得急不可耐，显得迫切无比，很快湿透了来宾们还没有剪断的红彩带。

吕之远记起了二十年前，他接孩子离开梅影乡卫生院时同样是遇到了一场倾盆大雨。

刘奇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小说作品散见《脊梁》《长江丛刊》《芳草》《满族文学》《黄河文学》等文学期刊。出版有长篇小说《犁花火龙》。小说《滔河湾》获湖北省第五届楚天文学奖。供职于湖北十堰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庄晓玮

真 相

席运生

一

雨中，藏中电力联网工程建设者乘坐的越野车行驶在西藏通麦天堑。项目经理彭涛忽然心中生出些奇妙的感觉，甚至有些激动，若失踪多年的父亲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呢？从建设川藏电力联网工程起，每一次进藏，母亲虽然没有总是叮嘱他关注一下父亲的讯息，但是母亲的眼神彭涛能看懂。母亲分明在说：“儿子，别忘了，打听打听你爸的消息。”

对于彭涛来说，他很不愿意承认父亲“为爱私奔”的事实，他宁愿这件事是个谜，永远不被揭开。所以，彭涛理解母亲为何要把自己改名彭涛，随她的姓。一进藏，他就想，说不定会有父亲的消息。“老爸，万一碰到你，你可别说不认识。”

车里，彭涛的思绪被驾驶员庄严的话打断。庄严说：“涛哥，雨太大，安全行驶堪忧，雨刮器基本没派上用场。要不，我们靠边停车，等雨小一点儿再走？”彭涛抬头看看车窗，说：“天黑前咱们赶到林芝够呛，晚就晚点吧。”质量专责卓越接过话：“干脆就把晚饭吃了，前方有一个四川宜宾人开的饭馆，他家的家常菜不错，老板姓王，是个实诚人，基础验收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吃过。”彭涛说要请客，卓越说：“不能总让你请哦！干了两年工程，你今日请明日请，弄个赔本买卖，让兄弟多不好意思！我请哈。”庄严说：“咱们AA制吧，总让涛哥和卓越请，我于心不忍。”彭涛说：“这是我和卓越的事，哪能让你破费。”卓越说：“说好了，今天兄弟我请，下回吃大餐留给涛哥。”庄严驾驶车辆来到这家四川饭馆。三人下了车。雨倾泻而来，越发下得大了。

看到川A的车牌，饭店老板赶紧撑了雨具迎了上来：“哟呵，四川老乡，从成都来？”彭涛说：“我们来建藏中联网，从波密赶往林芝。”王老板笑着说：“我说嘛，有些面熟，好像见过。”彭涛想，生意人就是不一样，一句“老乡”喊得自己心里暖洋洋，还说见过，怎么可能见过！彭涛说：“通麦天堑，险山恶水，老乡在这里也不容易啊！”王老板回头打量了一下彭涛，说：“现在好多了，有了新大桥，要搁以前，这天气，你是过不了河的。”彭涛感慨地说：“所以，有一种骄傲叫中国速度。不服还真不行哩！”王老板问：“老乡，你们想吃什么？我这里的鸡、鸭、



鹅全是家养。院墙外，我承包了十亩草场和林子，每年产出的家禽不少于6000只，你只有在我这里才能吃到地道的跑山鸡；今天还有客户送来的上等松茸。来一个松茸地锅鸡要不要得？”彭涛听到后院鸡鸣、鹅叫、鸭子呱嗒，热闹得很，就说：“要得，按你说的，整一个松茸地锅鸡。”王老板招呼彭涛随他到了后院，让彭涛自己挑选，说：“现宰现做，新鲜得很，这里全是回头客。”彭涛指了一只。王老板收拾起公鸡像是变戏法一般，宰杀、褪毛、掏除内脏，也就半支烟的工夫；三两分钟又焯水滤去血沫，放进柴火锅，加入菌子，贴上锅贴饼，扬起大火。

雨很大，行人稀少，彭涛与饭馆老板聊起天来。他问王老板：“老兄怎么想到在这里开店？”王老板一声叹息：“说来话长，家里兄弟姊妹多，我排行第六，也没个名字，父母就喊我小六。我是跑出来闯荡的，这一来快20年了，不仅待的时间久，我还把户口迁到了西藏，现在是地地道道的当地人。”王小六掏出身份证让彭涛看，上面姓名栏写着王小六；住址栏写着西藏自治区波密县易贡乡通麦村。彭涛说：“这样说来，你是铁了心要待在这里啦！”王小六说：“我来那会儿，这里的环境和条件差得很，电还没通。对岸发生了泥石流，我就被困到这里了，走也走不了，带的钱也花光了。这家饭店的老板善良厚道，就把干净的剩菜让我吃。那时，我还不到20岁，人也单纯，只要人家对我好，就想着掏心掏肺报答人家。后来，等大桥和公路抢通，他问我愿不愿意留下当厨子，我想，当厨子还管饱，就留下了。”王小六一边调整着火候一边说：“火不能太大，炖鸡和锅贴的香味已经出来了，5分钟后就可出锅。”说话间，一个身上佩戴很多饰品的藏族女人走进来，提茶倒水服务周到。她态度热情，不住地点头致意。王小六说：“这是我老婆，当地人，不乱花钱，就喜欢珠子，也不嫌戴着沉、走着累。”女人听王小六说她，不但不生气，还乐了：“我就喜欢多戴些珠子。越戴越多，人家才看得起你。要是一年比一年少，人家就要说我是败家娘们儿了。我家小六心眼好，年年总要给我添一串珠子、一条银腰带。呵呵，幸福！慢慢吃哈。”女人说幸福，而幸福就在她的脸上荡漾。

卓越一边吃着地锅鸡、锅贴饼，一边对

王小六说：“你不想走，是因为漂亮的嫂子把你拴住了吧？”王小六笑了：“兄弟你娶没娶老婆？你要是想留下也容易，你这么帅，女方要给你 50 头牦牛的陪嫁哩，哈哈……”说话间，见雨小了些，彭涛说：“雨小了，抓紧吃，吃了还赶路呢！”王小六很感叹：“现在好多了，新建了通麦特大桥、排龙沟特大桥，还开通了好几座隧道，原来的二十多公里稀泥巴烂路全部修整一新，才有了现在的模样，往来车辆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10 多年前，我是眼睁睁看着有人被泥石流和洪水冲走的。”卓越也说：“去年秋天，我和杨姐还见到过泥石流遇难老兵的墓地呢。”临走的时候，彭涛问：“王老板说的泥石流是什么时候的事儿？”王小六说：“嗨，西藏哪年不发生几次泥石流？”他又打量着彭涛，说道：“你看起来真的很面熟，我们肯定见过，就是想不起来了。”彭涛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是想家了。谢谢王老板！你的柴火鸡真是不错，有机会我们还来吃。”彭涛要扫码支付，王小六指了指卓越：“这位兄弟已经结了。我这小门面就是仰仗老乡关照，318 国道这边，四川老乡多得很！”

庄严启动越野车，继续赶路。宽敞的柏油路乌黑油光，越野车在纷纷细雨中驶向林芝。彭涛问卓越：“你说的遇难老兵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卓越说：“就在刚才我们经过的山坳，从那里进山不远，一个长满荒草的土丘前面立着一块预制的石碑，上写‘通麦特大泥石流遇难老兵’字样，落款日期大概是 2000 年 6 月。我从小敬仰解放军，想到他们把生命都留在了西藏，就心生敬畏，还过去放了点心和牛奶。”彭涛想，2000 年夏天，自己正上初中，父亲就是那一次离家后就再没音信了。

夜雨中，彭涛和卓越赶到了林芝藏中电力联网工程总指挥部。会议室灯火通明，巨幅显示屏上投射着“藏中电力联网工程放线转序工作推进会”字幕。彭涛看了看时间，已是晚上 9 时，他赶紧发语音给成都家中的爱人刘春燕：“燕儿，已到林芝，会议马上开始。会后视频哈……”

然而，等到深夜，刘春燕也没有等到彭涛的电话。

二

第二天傍晚，刘春燕下班回到家里，彭涛的电话才打了进来。刘春燕斜倚沙发心生怨气，说：“昨晚直到睡着也没等到你的电话，今天一天又打不通，你就会豁老子！”彭涛连连道歉，说夜里就赶回波密了，今天一早又到了米堆冰川的无人区。刘春燕刚挂断电话，闺蜜秋秋的电话就打来了。她嗔怪着：“我的美人儿，你这电话真难打呀！”刘春燕埋怨说：“彭涛这个瓜娃子常年见不到人影也就算了，还总是失联。刚才，我骂了他一通。”听刘春燕这样一说，秋秋却又质疑了：“哟喂，和老公打电话一打就那么长时间？谁信呢！可别是特别的微信好友吧。”隔着一个触屏，刘春燕也能感到秋秋一脸坏笑，就说：“我能有什么特别好友？要说有，也就你了，我多爱你呀！”秋秋就笑她：“呵，你可别说你喜欢女人。”秋秋坏笑过后，说：“玉林路小酒馆旁边，新开业了一家小肥牛火锅，味道不错。也不是白吃，我又要一个，你得帮我把把关。我们这就去接你哈。”刘春燕说：“你怎么又换哟？春风杨柳，你就飘吧！”秋秋倒笑了：“呵呵！所以请你把关哟。他车来了，我们 10 分钟就到。”

一辆白色奔驰越野车在秋秋的身边停下。吴烨伟推开车门，请她上车。秋秋上了车，关好车门，对吴烨伟说：“走，神仙树大院。刘春燕是我最好的闺蜜，善良厚道人又漂亮。我总觉得她和嫁的那个彭涛很不搭。那人本来就黑，又到西藏架电线，整了一脸高原红，真是入乡随俗。”吴烨伟一手握了方向盘，一手捏了捏秋秋的手，说：“婚姻是俩人的事，只要找到对的人就行，我看咱俩就怪对眼儿。”秋秋若无其事地看着夜色阑珊的成都街区，又叮嘱吴烨伟：“春燕姐心气很高，人也和气文雅，不喜欢庸俗。你要注意形象，我妈最听她的话。”

车到成都神仙树大院，秋秋招呼刘春燕

上了车，吴烨伟驾车直奔玉林路。三人来到小酒馆旁边的小肥牛火锅店，秋秋挽着刘春燕走过大堂，到店内坐定。吴烨伟伺候左右，并请刘春燕点菜。秋秋说：“秋燕姐注重养生，你按精致保健的标准来就行。”于是，二人就只顾说话，但见吴烨伟忙个不停。除了服务员推荐的品牌菜品，吴烨伟又点了些素食点心。待服务员安排菜蔬，吴烨伟说：“二位美女，喝点什么？白酒？还是红酒？”刘春燕说：“我平时不喝白的，吃火锅喝红酒，总感觉不对路。秋秋，你呢？”秋秋看了看刘春燕，建议她少喝一点红酒。吴烨伟也说：“吃小肥牛火锅，可以喝一点红葡萄酒。”见吴烨伟拿酒去了，刘春燕便说：“可以呀，很温暖！”待吴烨伟回到雅间，二人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刘春燕知道，秋秋应该是满意的。麻辣鲜香的火锅肆意沸腾，吴烨伟一边涮着食料，一边为二人夹菜。回头见刘春燕沁出了汗珠，吴烨伟又连忙为她拿了抽纸。秋秋说：“你看你虚的。”刘春燕说：“不是的，穿厚了。冷不得，热不得，好像娇贵得很，其实，我是不娇气的。”

三人吃了火锅买单离去，在玉林街头随意地走着，吴烨伟拎包护卫。秋秋问刘春燕：“年后，涛哥一直没回来？”刘春燕回答说：“还是过年冬歇的时候回来过一次，年后一直待在西藏。一年到头见不着几次面，这日子过得真是乏味。”秋秋说：“这么精致的女人真是亏了，多少风花雪月曼妙的日子被白白浪费掉了！”秋秋言罢，又是一脸坏笑。刘春燕戳了一下秋秋：“去你的吧，你怎么不说春宵一刻值千金呢！”想到与吴烨伟初次见面，就当着人家说这暧昧的话不妥，刘春燕便说些别的话题，问她高新区购房的事怎样了。秋秋说：“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有人张罗。他说了，房子的事不让我操心。”秋秋说着又回头看了看吴烨伟。刘春燕说：“我本来想换套大一点的，只是囊中羞涩。”吴烨伟问她是否想买房，刘春燕说：“曾经想买，现在不是那么强烈了。”秋秋说：“买房就找吴烨伟。”接着，秋秋转脸又问吴烨伟：“你们的城南都会 6 期不是要开盘吗？”吴烨伟说：“计划十一黄金周开盘，内部消息，优惠多多。春燕姐要真想买，我就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佣金也贡献出来，可降低费用 15 个点还要多。”刘春燕道谢。吴烨伟说：“确定买就赶紧给我回话，听说要限购，你可抓紧哟！”秋秋说：“要是限购，那就再等等吧。”吴烨伟说：“你别傻了，下了限购令，房价说不定又噌噌往上涨。”刘春燕说：“那好，过两天，我再联系你。”刘春燕看了看秋秋，说：“饭也吃了，天儿也聊了，我再跟着就太不合时宜，你们还是自由活动去吧。”秋秋说：“我们开车送你吧？”刘春燕说：“不用了，就几步路，我走一会儿。”

刘春燕告别了秋秋和吴烨伟，过了玉林西路的小酒馆，走向神仙树大院。她边走边拨打彭涛的电话，然而却一次次传来提示音：“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转过头，她看到秋秋与吴烨伟紧扣双手，上了车，汇入流光溢彩的成都街头……

每天的日暮黄昏，刘春燕总是不住地翻看手机，想着彭涛会打电话或发来微信，但是几乎每次都要失望。她又拨打彭涛的电话，而那端依旧是无法接通的信息提示。刘春燕把手机往沙发上一丢：“这个瓜娃子，又豁老子，说不定又到无人区了！”可她要赶紧联系上彭涛，尽快把房子的事落实下来呀！晚上 10 点，她再次拨打彭涛的电话，本来是无法接通的信息提示竟变成了关机。见有秋秋的来电闪烁，刘春燕连忙接通：“喂，秋秋呀？”秋秋说：“春燕姐，你考虑得怎么样了？虽然吴烨伟手中有房源，可毕竟有限，你再不出手，这房子可真就成别人的了！”

刘春燕忧心忡忡地说：“彭涛的手机一直打不通，这个瓜娃子，我真是服了他啦！”

秋秋把截屏信息调出来，发给了刘春燕，说：“刚才，吴烨伟发来信息，说这两天购房爆棚，价格明天就要上调，你要作决定了。”

说到房子，刘春燕觉得彭涛对此总不以为然，他认为凡事皆能从容，收入不高，可幸福感极强。他还说：“当别人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是否该撤退？”他端得很稳，仿佛成都的楼价马上便要断崖或腰斩。现在看

来，非但没有断崖和腰斩，反而登峰造极，屡创新高。这一次，刘春燕对彭涛的信心动摇了。彭涛的电话依然无法接通。刘春燕拨通了秋秋的电话：“秋秋，我盘点一下手头资金，明天上午就去办手续。”

三

远在西藏的彭涛到东达山去了，他想看看基础开挖验收存在的问题是否真正整改到位，毕竟马上就要浇筑施工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越来越畏惧那里的海拔高度，每次从垭口路过，他很想上去看看这里的工程最高塔位。然而，只要有这个念头，彭涛的心跳就会加速。他没有测血压，估计血压同样在刷新高度。工程开工这么久，他要说没有登上过东达山，那太丢人了！

在藏中电力联网工程，自然环境最恶劣的区域就数塔王的诞生地。海拔 5295 米东达山上的 8L196 号塔位，比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还高出近百米，氧气含量仅为内地的三分之一，冬天含氧量甚至更低，每缓慢迈出一小步相当于在内地完成了一个百米冲刺。参加过青藏联网、新甘石联网、川藏联网，工程一个比一个艰难，彭涛攻破过多个艰难险阻，而再次来到西藏，高反依然严重。只要越野车行驶超过海拔 3000 米，他就头晕恶心。前往东达山，到了海拔 4700 米，他已脸色发青，呼吸紧张。卓越说：“涛哥，就近到如美项目部吧，那里海拔低一些，你不能硬撑了。”彭涛说：“我是头儿，同事看着呢……”等越野车爬上海拔 5130 米的东达山垭口，彭涛刚下车准备登顶，可是没走多远，竟两眼一黑、两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卓越赶紧吩咐庄严去后备厢拿氧气瓶，并建议尽快赶赴山那边的二级医疗站。二人搀扶彭涛重新登上越野车，并为他插好氧气管，然后调转车头，驶向东达山医疗站。卓越一手扶着彭涛，一手拿着氧气管，只怕彭涛磕着碰着。彭涛变得语无伦次，说起话来也含混不清。他说：“怎么……吸不到氧？”而车内氧气的呲呲声已经很大。卓越把氧气瓶的阀门调到最大。卓越戴着安全帽，身上的棉大衣也没来得及脱下，他斜坐在后排，也头痛胸闷。驶过东达山，氧气的输出声明显降低。卓越说：“庄严，氧气好像快完了，到医疗站还要多久？”庄严说：“大约 1 个小时的路程。”距东达山最近的班组是施工六队的 183 号驻点，卓越让庄严快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准备好氧气瓶在路边等候。此时，对于卓越与庄严来说，不仅仅是担心，更是煎熬。半个小时后，越野车到了 183 号班组，早在那里等候的施工队员怀抱氧气瓶跑了过来递给庄严。换好氧气瓶，卓越还没顾上说声谢谢，车就开走了。一路颠簸，他只顾照顾彭涛，自己不时从座位上弹起，随着越野车左右摇晃，还要尽量保持身体平衡。路上，彭涛痛苦地呻吟着，感觉就像过了一道漫长的鬼门关。到了医疗站，卓越和庄严艰难地搀扶彭涛进了医疗室，然后，在门外焦虑地等候。

1 个多小时过去，彭涛的高原反应才稍微有了些好转。见护士小余走出治疗室，卓越与庄严连忙迎了上去，问道：“涛哥现在怎么样？”小余说：“好些了，他的高反很严重。你们要做好到波密医疗站或林芝医疗站的准备，这里条件太简陋！”听到外边的对话，彭涛说：“缓一缓再说，不回波密，也不到林芝。”小余返回医疗室，担忧地说：“彭经理，我们只是一个二级医疗站，你的高反在这里只能临时缓解，你需要一个星期的系统治疗或休养。波密和林芝那里的条件比这里好很多，海拔也不高，更有利于恢复。”卓越也走了进来，催促说：“涛哥，咱们还是听医生的吧。”彭涛却坚持说：“我感觉问题不大，青藏联网的唐古拉山都上去过。先在这里观察两天，实在不行了再说。”他又告知卓越：“东达山生态脆弱……不能使用大型机械设备，4 个 10 多米的基坑，要一点一点凿掉，再一筐一筐系上来……太难。其他标段即将转序放线，这里的基础还没有浇筑。风险作业，你应该到现场去呀！”卓越见彭涛嘴唇发紫，话都说不利索，就让他闭目养神，好好休息，自己马上赶赴东达山施工现场。于是，卓越吩咐庄严出发，前往东达山塔位。



每次驱车前往东达山，看到垭口的海拔标示牌，庄严就血液沸腾，心跳加快，而自己的丰田霸道也显得力不从心，车也高反缺氧啊！抵达垭口，庄严将车辆停稳，抱出个氧气袋，递给卓越，说：“刚才在医疗站，我要了两个，你带一个。”卓越说：“我没事，你留着吧，非常时刻会救命的。”他目测了一下峰巅塔位，深吸一口气，准备前往。若在内地，这个垂直高度也就相当于百米的小山头，走上去也不过半个小时，而在这里，施工人员却需要花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山坡是棱角分明的乱石滩，卓越张大嘴巴，不停地喘息。这是天公作美，若遇到恶劣天气，大风、冰雹、雪粒子劈头盖脸便无处藏身。卓越走累了，放慢脚步，正走得艰难，蓦地一回头，见庄严在后面跟着，就说：“让你休息，你……你怎么也来了？你就不知在高原保持体力有多重要！”庄严说：“涛哥的体质不比你差，已经躺下。这才走了半个小时，越往上越难走。”庄严抱着氧气袋，他把管子伸向卓越，让他吸一口。卓越吸了一口，然后又递给庄严，让他也吸一口。接着，二人相依相扶，步履蹒跚地向山顶基塔踟蹰。咫尺天涯，这个就在眼前的岗坡，卓越与庄严竟然走了近两个小时。回望这段超越梦想的生命之旅，卓越说：“每走一次都是极限挑战！”庄严张大嘴巴喘息着，说：“这是我这辈子到过的最高海拔，5295 米，比唐古拉山口还高出 64 米。”卓越说：“你知道涛哥为什么坚持不下山了吧？越不过这个高度，以后，再想到东达山，心中永远是个坎儿，他在征服自己。你快坐下休息一会儿，我到基坑看看。”庄严往基坑瞥了一眼，见背着氧气瓶的两个工人，手持开山工具正在修整。他们艰难地凿着，每凿一下就是一吼，那哼吁就像竭尽全力发出的最后一声呼唤。看着周围一张张皮肤黝黑、嘴唇皴裂、饱经风霜的脸，庄严走过去把他们漏风的衣扣再扣一扣，把拉链再拉一拉。如果不到东达山基坑，你很难想象 58.5 米高的“塔王”是如何屹立在藏中电力联网工程制高点要塞，点亮现代文明，改变藏区社会发展进程的。卓

越说话艰难，他叮嘱现场施工人员：“基坑氧气含量更低，你们要坚持每隔 10 分钟轮换一次……”

登高鸟瞰，东达山雪山逶迤、峭崖森严。庄严后脑涨痛，胸口奔涌，翻江倒海想把五脏六腑全部吐出来，尽管他不停地吸氧，却还是喘不过气，“嗡嗡”的轰鸣声在双耳间环绕式响起。基塔开挖的工人就在眼前，而他们的声音却那么遥远，庄严很难听到他们在说什么。没过多久，东达山上的风带着隆隆的吼声，低矮的云层黑压压翻滚着，先是一阵冰冷的大雨，然后就是飞雪的横冲直撞。顷刻间，大雪吐絮扯棉，苍茫旷野雾蒙蒙、白茫茫。卓越催促现场员工全部撤离基坑，又对庄严说：“快到帐篷去，一遇到暴风雪，氧气含量更低。”而天公发了一阵威，见东达山上的“开山工”们守候依旧，只好停雪止风。施工继续进行。

四

彭涛依旧躺在东达山医疗站，虽然高反稍稍减轻，但依旧愁眉不展。小余为他测完血压与血氧饱和度，又为他掖了掖被子，走出病房，见卓越与庄严从东达山返回医疗站，问道：“你们怎么样啊？来，测测血氧饱和度。”卓越很淡然，说：“我就不用了，感觉还行；你测一下庄严，他今天也上去了。战胜自己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庄严伸出手来让小余测试。他怜惜地看着小余，说：“需要大家呵护的妹儿，却来保障我们，你怎么样哦？”小余淡然地一笑：“挺好的呀！我来的时候，也高反，喝口水就想吐，现在好多了。那时，高反的人挺多，前往诊治的地方也很多，一看到海拔升高，我就犯愁。”卓越说：“那时候，为了降低一点点高度，我宁可睡到床铺下面。”

听卓越、庄严和小余聊天，彭涛知道他们回来了，就问：“你们怎么样？还有山上的兄弟？”见彭涛醒了，卓越推门进来，把山上的情况一一说明。他又问彭涛：“好点儿了吗？”彭涛说：“躺了一天了，好多了。”他想坐起来，可大脑就像一个破机器，稍稍一动便左右晃荡，说不出是针刺、是重压，还是要迸裂的那种感觉。卓越又连忙扶他躺下。彭涛很感慨，突然间，人就废了。卓越说：“涛哥，这里赶上珠峰大本营啦，能上来已经不易。山上安全质量保证措施落实得不错，上次质检发现问题整改到位，明天浇筑没有问题。轮班制度也执行到位，施工班组已经把帐篷搭到了基坑周围，员工临时休息可以确保。”听了卓越的话，彭涛说：“我打算明天上山，再躺也躺不出个啥名堂。”卓越说：“你这样硬撑着，你难受，我们也煎熬，你到总指医疗站治疗一段时间再上来也不迟呀！”小余也说：“我们这里设备简陋，我真怕把你给耽误啦，你就去林芝做个全面检查吧！”彭涛安慰着小余：“小妹儿别担心，国家建设的四条电力天路我都上来过，每一次挺一挺就过来了。”他不想让小余担心，可小余能不担心吗？她打开一支葡萄糖，让彭涛喝。彭涛说已经喝了，小余还是让他又喝了一支。小余又抱过来一个精致的点心盒，对彭涛说：“我妈妈让医院捎来的，你试着吃一块儿，可好吃了！”看着小余和卓越企盼的眼神，彭涛说：“好，我试试。”此时，彭涛觉得胃里满满的，全在喉咙里堵着。他小口地吃着，不知这些美味为啥就变得如此难以下咽。卓越和小余依旧看着他，小余看着看着，眼泪就流出来了。彭涛说：“别哭，我吃，我吃啊！”于是，彭涛把嘴里的点心用力地咽了下去，然而又想吐，他竭力忍住。小余就像哄小孩子一样：“来，再吃一口。”彭涛就再吃一口，这次，彭涛竟然不吐了，在小余的鼓励下，竟然能吃下 3 块小点心。彭涛可以吃东西了，卓越和小余就感觉这比他们自己吞下还激动。小余又给彭涛热了一盒牛奶，放在他的床头柜上，说：“不急，你今天的表现已经很好了，慢慢来，不催你哈。牛奶先放这里，等会儿想喝了再喝。”小余莞尔一笑，与卓越一块退出了病房。卓越见庄严又开车回到医疗站，激动地说：“庄严，涛哥吃东西了，没吐，我和小余表扬他了。”庄严说：“是吗？在高原首先要学会吃东西。”

晚上，几个人在东达山折腾了一宿，睡了醒，醒了睡，睡没睡着不知道。一大早，卓越翻身下床，进了彭涛的板房。小余说："别打扰他，刚才喝了几口稀饭，又睡着了。"卓越悄声道："小妹儿，涛哥交给你了，我们要去一趟如美，有需要捎带的吗？"小余让他们把办公室的两箱便携式氧气瓶送给那里的医疗点。卓越说："拜托啦！项目部的杨姐马上就赶到，来协助你护理涛哥。"卓越和庄严离开东达山医疗站前往如美，想到这个低海拔的如美，就像它诗意的名字一样，听着就舒服。到了觉巴山，二人感叹着，目睹左前方山崖绽放着的一簇簇格桑花，停车取景。卓越正拍着照片，来电话了，一看是刘春燕。他滑了一下触屏，说："嫂子，你多日也不给弟弟打个电话，今天想我了？"刘春燕说："都说藏中高寒缺氧，听你这口气，我就放心了。你精气神儿挺足，开心得很呢！"卓越淡然而洒脱地说："在这荒山野岭，要待两年多，总要想点高兴的事嘛！要愁，318国道算是白走了。"

刘春燕问："彭涛怎么样了？他在哪儿？怎么一直关机，我还以为又没信号。"

卓越说："涛哥高反严重，一直躺在东达山医疗站。今天还行，刚才，护士说他吃了点东西。"话一出口，卓越连忙拍了拍自己的嘴巴。

刘春燕说："就是工程海拔最高的那个东达山？上不去就别上去了，答应得好好的又犯驴脾气！"

卓越就如实说："嫂子，你如果能抽开身，就来一趟吧，把涛哥拽回去休息几天。公司领导已经同意了，工程总指建设部也同意了，他硬是不下山。"

刘春燕说："好吧，我去。"

卓越问："嫂子，真的吗？"

刘春燕说："我刘春燕说话一言九鼎。"

卓越连声啧啧："嫂子，我就佩服你，我代表一线兄弟，欢迎你到藏中电力联网工程检查指导工作！"

庄严问卓越："嫂子真要来？这里高反厉害，你还让嫂子来藏中？"卓越说："要来，涛哥大半年没休息过一天，他本来高反没什么问题，这次完全是累的。嫂子直飞林芝，不走318国道。"庄严感叹说："涛哥要是回成都，这里咋整哦！"卓越说："兄弟们顶着呀，我们家里有事不都是涛哥顶着！"

车到如美，等候在这里的拉卡山寨安全专责徐浩楠和如美的同事已经在澜沧江桥头等候，还没等车停稳，便纷纷与卓越和庄严打着招呼，又问他们："涛哥怎么样？"卓越说："涛哥从未有过如此严重的高原反应，还在东达山医疗站。"徐浩楠说："他应该来拉卡山寨呀，咋非要硬挺着不可！唉，涛领导的性格，他咋能服输！"卓越说："徐哥，这次不把存在问题整利索，我是不走哟！工程总指放线推进会已经召开，工期耽误不得。"徐浩楠说："必须的，我准备好两个睡袋，上一次山不容易。你好不容易来一回，我都安排好了，兄弟们也想开开荤呢！""检查完，我请客。出发。"卓越一声吆喝，"走喽，上觉巴山哟，山上风光好哦！"项目员工依次上车，再次驶向觉巴山。

五

杨梦雁来到了东达山，但是，她没能拦住她的涛领导，彭涛跟着施工队长上山了。而远在成都的刘春燕终于拨通了彭涛的电话，那时，他刚刚登上老高的越野车。还没等彭涛开腔，刘春燕便数落开了："彭涛，你就是个大骗子，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在青藏联网。你说，工程结束就回成都好好陪我。然后，又是新甘石联网，又是川藏联网。这一回，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走火入魔又去藏中！"电话这端，彭涛乐乐呵呵地说："媳妇儿，这没法，咱是个人才，国家都发过本本儿了。"刘春燕伶牙俐齿："我看你就是个屁，挤着要出去。"彭涛依旧不生气，更不恼，冷不丁地说："熏不死你！"刘春燕笑了，笑归笑，又不冷不热地说："两条道儿任你选，你要么安安生生回成都上班，我也不嫌弃你没本事；要么继续留在藏中，咱俩扒炉子撤火，分道扬镳不过了……"

彭涛假装一本正经地说："不跟我过，跟谁过？隔壁老王啊？老帅哥七十九了。"

刘春燕嗔怪地说："去你的。我现在都懒得骂你，你娃儿算是有福，摊上我这样的好媳妇。说正事。我看中了高新区一套房源，是秋秋的一个朋友帮忙订下的。联系不上你，没得商量，我就决定了。合同也签了，首付80万已交，剩余的按揭，正办着，银行还有15%的利息优惠。"

彭涛惊讶之余，便惭愧了："老婆，让你操心啦！关于房子的事，我本来想把钱凑得差不多了再说，现在看来，永远也凑不够。"刘春燕说："我去看了，是三居室的现房。总面积130多平，160万，南北通透，还有超大的赠送阳台。"彭涛说："可是我们的积蓄也不到50万，你怎么订下了？"刘春燕说："从我妈那里拿了20万，妹妹也支援了点儿。"彭涛说："燕儿，这么大事让你作难，我真是抱歉！"刘春燕安慰他："嗨，只要咱们好好干，我们慢慢还，钱不是个大问题……"

彭涛挂了电话，跟高队长一道前往东达山。高队长问："房子的事解决了？"

彭涛说："是的。咱一个大老爷们儿，还不如一个妇道人家。惭愧呀！"

高队长说："订下就好，现在的形势，谁也说不准。"

彭涛一边吸着氧气一边问高队长："这么冷的天，你说说，你怎么保证质量？当气温低于5℃时，混凝土水化作用缓慢，硬化速度变缓；接近0℃，硬化速度更慢，强度几乎不再增长；当温度低于-3℃时，混凝土中的水分就要结冰，水化作用完全停止，甚至产生冰胀应力，严重影响混凝土质量。"高队长说："彭经理只管放心，我老高一口吐沫一颗钉，说到做到。我安排的几个大炉子已经运到了索道现场，马上就可以到基塔。"彭涛张大嘴巴喘了几口气，说："你知道我为啥拼上老命也要登上东达山？最高海拔的最高铁塔，一旦出了问题，人们要听说四川建设公司项目经理躺在东达山医疗站吸氧睡大觉，我丢不起这人……"高队长拿出对讲机呼喊："索道、索道，火炉生得怎么样了、火炉生得怎么样了？"索道回话："已经燃起，考虑到山顶氧气含量更低，我们要在山腰的转运点再烧旺一点，然后输送基塔。"高队长对彭涛说："听到了吧，火炉要比我们先到呢！"听到火炉即将运到，彭涛这才放下心来，而看着近在咫尺的塔位，却比登天还难。彭涛挣脱了高队长的搀扶，快步向塔基走去。他虽然穿了羽绒服，又套了防寒服，依旧冷得浑身哆嗦。高队长紧跟着彭涛，劝他说："彭经理，你慢点儿，我们已经高出珠峰大本营百十米啦！"

彭涛一鼓作气登上峰巅，高队长紧追上来，把站在凛冽冷风中的彭涛拽进了帐篷，扶到木板床上，从随身带的保温杯里倒出半杯开水让彭涛喝："涛哥，来，喝一口，你看你嘴巴干的。"然后，他又从另外的帐篷抱过来军用被，把彭涛裹得严严实实。彭涛喝了一口水，又想吐。高队长担心地看着他，说："彭经理，我本来是去看你，想着把现场的情况跟你一说你就放心了，结果把你害残了。我要不去，你也就上不了山。"彭涛笑了笑："我感觉挺好，只要不躺在医疗站。"这时，高队长的对讲机响了。"队长，火炉马上就到，让弟兄们做好接应，燃起来相当不易！"于是，4个大火炉相继送达基塔。寒风中，被包裹的基塔周围慢慢暖和起来，大伙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护着它、守着它。高队长不停地提醒彭涛："车就在垭口等着，我们下山吧。"彭涛说："下山？怎么可能！在山顶比躺在医疗站舒服多了。"

在东达山医疗站，杨梦雁穿着羽绒服和厚厚的防寒服，依旧凉透骨髓。晚上，杨梦雁最害怕上厕所，她不怕天黑，就怕野狗，在这里，随处可见长得像藏獒一样的流浪狗。小余为她送来了几盒红景天、葡萄糖水，又抱过来一个便携式氧气罐，对她说："杨姐，你走路要放缓，尽量少说话。我就住隔壁，如果感到不舒服就叫我。"杨梦雁怜惜地看着一脸高原红的小余，说："妹儿，你实在坚持不了要对领导说呀！"小余弱弱地说："高原病防治和医疗保障是我的工作呀！涛哥和你们不也一样吗，他高反严重，还有中耳炎，

都化脓了。杨姐，我很害怕他被耽误了。”

杨梦雁感叹说：“就是，我劝又劝不住。妹妹，你忙了一天，挺辛苦，也早点睡吧。”

小余说：“谢谢杨姐！你先睡，我去厨房打一盆热水，泡泡脚。”

小余回到自己的宿舍，端了盆子到厨房打了半盆热水，本想回去好好烫烫脚暖和暖和，结果在冰冷的山坡滑倒，只听咣当一声，脸盆甩出老远，自己也摔倒在地，热水溅了一身。在人迹罕至的藏中电力联网工程最高海拔的东达山医疗站，小余号啕大哭，半天没爬起来。听到哭声，杨梦雁拔掉氧气管，快步走了出来，喊道：“小妹儿，你怎么啦？”见小余坐在地上直哭，她连忙过去扶起小余。小余像个孩子，唏嘘不已。杨梦雁说：“妹儿，在这么艰苦的地方，难为你了，娇小玲珑的四川妹子是让人疼的！走，到我那里，咱俩睡。”小余很听话地来到杨梦雁的房间，钻进她的被窝。脚一暖和，小余又笑了：“杨姐，我刚才是不是特狼狈？”杨梦雁说：“为了藏中电力联网工期计划，硬生生要把我们练成女汉子。一天到晚不是冻得瑟瑟发抖，就是累得一身臭汗。过两天工程架线转序，我要撸个妆去，到藏中好看的景点，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去。”小余一听，乐了：“呵呵，杨姐，你不用撸妆，你的皮肤很好呢！”二人聊了聊，小余感觉好多了，见有电话打来，就点击接通：“喂，许医生，怎么了？好的，我马上过去！”小余一边穿着厚厚的防寒服，一边说：“急诊，又有人高反严重。”说着便离开了帐篷。

杨梦雁躺在东达山医疗站，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漫长，要以分秒来计算。夜晚，她的高反也强烈起来，枕头软了不行，她就换成了书本，硬了也不行，她又双手轻轻地抱着，这样依然不行。她把配备的红景天剂量加大了两倍，还是不行。氧气管吹得鼻腔干燥难受，她索性坐了起来，坐起来更加难受。小余她们长年累月在这里是怎样地苦熬哟！而彭涛还在山上。杨梦雁想，涛领导，你怎么样啊？

彭涛没有下山，他在东达山一待就是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浑身泥泞、精疲力竭的建设者们看到旭日升起的那一刻，才真正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和幸福的味道。后来，回忆起那场景，彭涛说：“海拔 5295 米的东达山星光璀璨，雪夜脚印，是我们最酷的人生自拍和生命表达。”

六

穿越318国道的藏中电力联网工程沿线，远离高海拔的雪域之巅，这是令人高兴的事，彭涛整个人就像变了样。卓越侧身看了看熟睡的彭涛，吩咐庄严减速慢行把车开稳当。他拿过望远镜，透过车窗在山坡搜寻着，看看能不能目睹到雪莲。庄严说：“雪莲花就在我们身边，杨姐就是最好看的雪莲花，还是红雪莲呢！”杨梦雁脸一红，笑了：“这话听起来就是安逸，你们就忽悠我吧！”几个人正苦中作乐地说着雪莲花的事，彭涛冷不丁冒出一句话：“到哪儿了？”卓越说：“涛哥醒了？快到安久拉山了。你接着睡，等到了波密叫你。兄弟们等着接风呢！然后，直达林芝，好好治治你的中耳炎。”彭涛说：“先回项目部看看弟兄们再说。”卓越乐了：“涛哥，要是美美的嫂子在林芝等候，你还有心思回项目部吗？实不相瞒，春燕嫂子在林芝等你大半天了。”庄严说：“你躺在东达山上，嫂子是知道的哟！”副驾上的杨梦雁也回过头来，说：“你高反那么厉害，再加上化脓性中耳炎，卓越已经让我通过工程管控系统为你提交了住院申请，时间是一个星期。”彭涛猛地坐了起来，问道：“刘春燕是怎么知道的？她那小暴脾气会忍得住？卓越，你对项目部说，没时间吃饭了，打包我们路上吃。还不知她有没有高反。”彭涛如此一说，几个人便笑了。卓越拿起电话告诉项目部，让厨师把饭菜打包，涛哥和庄严路上吃，他们要赶往林芝。越野车爬上安久拉山垭口，过了然乌湖，驶过米堆冰川直奔波密。回到波密，越野车驶过帕隆藏布江，在项目部拿过快餐盒饭，卓越和杨梦雁目送彭涛乘车远去。

第二天一早，刘春燕便陪同彭涛来到工程保障医院。医生给彭涛做了检查后，说：

“中耳炎，都化脓了。”彭涛说：“开始耳鸣，以为是高原反应，这两天又疼得厉害。”医生说：“分泌性中耳炎和化脓性中耳炎都伴有耳鸣。工程员工大多来自内地，耳朵不舒服多数是由于气压引起的，咽鼓管适应不了高海拔，内外压力不平衡，所以就出现了耳闷和耳鸣。”刘春燕问：“医生，严重吗？”医生说：“怎么不严重？耳膜都穿孔了，现在小，可以自愈，如果穿孔大，就需要手术干预了。住院吧，要输液打针，也方便休息。晚上想回去也是可以的，只要不影响明天一早的查房检查。三天过后，看看恢复情况再说。”医生交代完毕，把处方和住院手续一并递给彭涛，让他们直接上楼，交给耳鼻喉护理站就行。在刘春燕的陪护下，彭涛服服帖帖进了病房躺下，静心输液。刘春燕看着彭涛：“我只想你是高原反应，原来还有严重的中耳炎，已经化脓穿孔。弄不好，会聋的，我可不喜欢一个聋子！”彭涛淡然一笑：“燕儿，别担心，不会的。”

下了一夜雨，林芝的秋日竟像内地的早春，空气中弥漫着一丝清凉，并有林间的芬芳飘过，等彭涛输液完毕，回到酒店，细雨霏霏，依旧不停。刘春燕看了一眼彭涛，知道彭涛也在看她，悄悄地笑了。她一笑，彭涛也笑了。笑啥？谁知道笑啥，身在林芝总有让二人高兴的事，如果时光一直这么凝固着该有多好！彭涛能多休息几天，自己也能多陪他几天。刘春燕正想着心事，彭涛说：“我刚才联系过了，只要雨停，施工就会继续，想不想去现场看看？有个地方正在实施线路跨越前的准备工作。”刘春燕说：“想，去看看你们一天到晚都忙些啥。”彭涛说：“你到现场就知道了。林芝只是西藏的一个地级市，连西藏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工程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像林芝这样气候宜人，施工点大多在险山恶水的无人区。即使环境不错，有原始森林和云海，可常年独来独往，也会单调乏味的。所以，工程的安全质量管控是重点。”刘春燕埋怨着彭涛：“你总是说像旅游，不知你还要在一线工作多久。一晃十年过去，而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还不到一年，我感觉已经不年轻了。”彭涛走上前来，攥住刘春燕的手，说：“小时候，你应该是漂漂亮亮的小姑娘，长大了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现在柔情似水，即使变老，也是一个魅力十足的老太太。”刘春燕说：“我就感觉自己虚度了，空有一张皮囊。”彭涛笑了：“一副好看的皮囊也是极好的，不矛盾。看到你就像看到了赏心悦目的一篇美文，既有好的思想内容，又有好的表现形式。”说得刘春燕心里美滋滋的。她瞥了彭涛一眼，说：“是不是两情相悦爱就无底线了？我不是显摆让你夸，我是说再过几年，我就生不出娃娃了。”彭涛说：“会有的，不急。”二人正说着话，彭涛的电话响了，他滑动触屏：“我是彭涛，已经复工？好的，我们马上过去。”彭涛带着刘春燕出了酒店登上越野车，前往林芝的尼洋河畔。

高原的天气真是神奇，刚才还阴雨霏霏，转眼间便蓝天白云天气晴好。在青山绿水中，刘春燕目睹大桥下恬静的尼洋河水优雅地流着，寻找它的归处雅鲁藏布江。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刘春燕就觉得林芝的山好水好，空气更好，病中的彭涛温文尔雅、呵护左右，心中安然。彭涛递给刘春燕一个保温杯，她打开后又递给彭涛。彭涛说：“酥油茶，你喝两口，抵抗高反很有效的。林芝地区的平均海拔 3100 米，虽然城区要低一些，但是毕竟是高原。”越野车在施工现场停下，彭涛从后备厢拿出安全帽递给刘春燕，说：“进入现场必须戴安全帽，这是安全文明施工的首要条件。”他又为刘春燕调整好内衬的伸缩圈与松紧绳。现场员工回过头来，见彭涛带着嫂子来到现场，笑了。他问彭涛：“涛哥，你说来看跨越架，没说有‘大领导’来检查呀？什么情况？”彭涛说：“你嫂子，来看看。”刘春燕也乐了：“呵呵，没有大领导，我就是想看看你们在现场忙啥呢！”众人寒暄之后，二人就感觉氛围有些紧张。管理人员对施工单位说：“你说是按照施工方案搭设，我看你的立杆数量与方案不符呀，需要整改返工哟！”施工人员说：“老弟，差不多就行了，我干工程这么多年，敢拍着胸脯保证，

4 排绝对没问题。再说了，明天跨越架线就要开工，你现在让我返工，耽误了工期，你可负不起这个责哟！”现场管理人员生气了：“方案明明规定是 5 排，这是最科学最安全的，为什么不严格执行？你过来看，这边是带电的 110 千伏线路，那边是带电的 35 千伏线路，下面还有高速公路与尼洋河，万一出了问题，你我都负不起这个责。拆！”

再回头，彭涛和刘春燕笑了，现场已经开始局部拆除返工。彭涛说：“这就对了嘛！林芝电网本来就脆弱，如果基础不牢，很可能造成跨越架坍塌，直接影响这里的电网安全。”二人走向跨越架前方的材料场。

七

经过几天的治疗与调理，又有刘春燕的陪伴，彭涛的情况明显好转。医生给他开了些口服药，让他按时服用并做好复查。彭涛想到工程电源站四川巴塘 500 千伏变电站升级改造，自己要到巴塘检查，也让刘春燕一路看看工程的世界之最：米堆冰川塔位、东达山塔王、500 千伏芒康变电站。然后由稻城亚丁乘航班回成都。于是，二人乘车一路向东。离开林芝的时候，刘春燕就觉得林芝很像一个被群峰环绕的内地小城，几乎感受不到高原反应。林芝，晴则天湛蓝、风和日丽，阴则雨朦胧、柔情蜜意。彭涛说：“一年中，林芝的桃花节是很有名的，每年的三四月份是赏花的最好季节，往往冬日的雪峰还没褪色，春日的桃花已开始斗艳。这个时节是看不到野桃花的。”但是，刘春燕看到了沿途枝叶茂密的野桃树，它们盘根错节坚韧地生长着。

林芝向东到巴塘，夜宿波密要翻越色季拉山。彭涛说：“色季拉山是西藏林芝东部与中西部的分界线，也是尼洋河与帕隆藏布江的分水岭，在海拔 4728 米的垭口观景台，可远眺鲁朗林海与南迦巴瓦峰的俊美雄姿。”在这样的秋日，当越野车爬上色季拉山，竟又成了皑皑白雪的严冬。刘春燕已经有了明显的高原反应，整个脑袋就像被套上了铁箍。她摇下车窗想透透气，凛冽的寒风却裹着冰屑横扫过来，像刀子一样直戳她的脸，而肠胃的冲撞与大脑的跌宕更让她苦不堪言。彭涛赶紧让她把氧气吸上，说：“燕儿，如果你觉得高反强烈，就还从林芝飞成都吧。”刘春燕说：“我要感受一下你的工作环境，不想就这么飞回去。”到了鲁朗林海观景台，彭涛搀扶刘春燕走下越野车，见雪花在山涧飘摇的格桑花中诗意地挥洒，寒风中的花瓣颤巍地摇曳。眼前松柏青葱伟岸，远方林海迷雾缠绕。彭涛说：“你看，山间绿洲就是鲁朗小镇，像不像江南水乡？”刘春燕感叹着：“真美！”在感慨和惊羡中，她很想去采撷那些格桑花的粉黛，可又不忍心伤了它们。

离开垭口，到了鲁朗，刘春燕想看看与想象中的鲁朗有什么不一样。她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传说中神仙住的地方，讲的就是鲁朗，坐落在云杉和油松聚集的鲁朗林海。我曾在《中国地理》杂志上看到过。”而眼前的鲁朗更美，清流蜿蜒，格桑参差，小板房、木篱笆点缀着。若两侧山峦为喀斯特地貌，就更像桂林山水了。

彭涛和刘春燕坐在草甸上，看河水清冽流过草场，又曲折右行。藏中的这个时节已进入雨季，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常有的事，若不是突然下起雨来，他们更喜欢在鲁朗多待一会儿。

越野车沿 318 国道左右穿越，继续前行，前往波密。刘春燕蜷缩在车内，有时会感觉自己像是久病初愈的那种孱弱。她瞥了一眼身边的彭涛：“你常显摆自己走南闯北，来了这么久，为啥高反还这么严重？那个东达山就这么让人恼火？”彭涛说：“藏中联网工程是咱们国家海拔最高的超高压电网建设工程，平均海拔超过了 4000 米。你提到的东达山海拔 5295 米，上面有海拔最高的 500 千伏输电塔位，到时候你在垭口可以看到那基电塔；芒康 500 千伏变电站海拔 4295 米，也是海拔最高的 500 千伏变电站。另外，海拔跨度大也是工程的最大特点之一，工程线路海拔从 2200 米到 5300 米，最高塔位与最低塔位高差达 3100 多米。”至于工程穿越横断

山脉核心地带和青藏高原腹地，跨越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 10 多次，沿线低压缺氧、严寒大风、强辐射等，还有毒蛇和鼠疫危害，随时可能引发各种高原疾病，彭涛没敢再说。等越野车行驶入通麦天堑，雨越发下得大了，雨声、涛声和洪水声交织在一块儿，鲁朗河明显上涨，它咆哮着不断掀起涛浪，那阵势仿佛是要去会一会易贡藏布与帕隆藏布的那股联合势力，而迎头赶上便被挟了去，掠进入赤隆藏布，一同注入雅鲁藏布江。它劈开青藏高原与印度洋水汽交往的山地屏障，向高原内部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气，让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成为西藏江南。

到了西藏波密，刘春燕就觉得这里的秋天很像内地的 4 月天，在蓝天白云与青山绿水中，风吹麦浪窸窣有声。这里虽无河塘蛙鸣和布谷鸟“焦麦炸豆”的急促，但苍鹰翱翔，云卷云舒。她看到了天湛蓝、水澄清、旷野明净。在西藏，这样的时节，沟壑、田园、峰峦与溪边，格桑花开得正艳。刘春燕看到了一簇簇蒲公英，对彭涛说：“你看，这里的蒲公英真多，青翠诱人，随处可见，炝炒或凉拌应该都可以吧。”彭涛说：“去年，我们倒是挖了些，味道要比内地的苦一些。”彭涛从车中拿出风衣，给刘春燕披上，说：“波密昼夜气温悬殊，温差挺大。所以，你随时可见短裙和羽绒、马裤与棉装的混搭，汇集春夏秋冬时令装束的长袍马褂景象，随时会撞入你的镜头。”

在帕隆藏布江边，有寥落的灌木丛，沙棘要多一些，一簇簇小红果点缀着河畔或沟壑，连同那些如盖的绿荫让萧瑟萌动诗意。刘春燕指了指草场或林中有着浓郁民族风格的轻罗帐，见有炊烟升腾，就问：“那是户外野炊？”彭涛说：“这里的藏族同胞在风和日丽的日子，会举办一个个林卡野宴。他们常常在广袤原野架起篝火，来一只全羊烧烤，然后就着青稞酒酣畅地饮、尽情地跳。”他看了看刘春燕，说：“明天带你去另一个地方，看看米堆冰川。它的主峰海拔达到 6800 米，雪线海拔仅 4600 米，而冰川末端只有 2400 米。冰瀑布一直延伸到山脚下的湖泊。”

项目部的同事们忙碌一日，返回城中，为刘春燕接风。刘春燕一二天高反严重，欲逃离，三四天症状减轻，渐适应，而说要离去，竟又不舍了。

八

越野车穿过帕隆藏布大桥，驶出波密，进入 318 国道。在青葱的原始森林间驰骋，很让刘春燕感慨。她说：“没想到在波密看到了这么完好的原始森林。”彭涛告诉她：“从青藏联网到川藏联网，我从大西北走到大西南，也没有想到生态完美的原始森林竟在这里。波密还是藏王聂赤赞普的故里呢，传说他是吐蕃历史上的第一位赞普，到了松赞干布，已经历了 33 代。波密的冰川最多，大大小小有 2000 多个，壮美亮丽的要数我昨天说的米堆冰川。波密县城到米堆冰的藏中电力联网工程仅为工程区间的一小段，约一百公里，它的与众不同就是穿越米堆冰川。”言语中，米堆冰川 S1314 塔位的断崖便从身边掠过，彭涛没有对刘春燕说起这就是他和项目同事经常攀爬的地方，他怕刘春燕担忧。

进入米堆冰川区域，二人策马扬鞭前往探视。瞥见林间古树，二人跳下马来，彭涛感慨着：“在这里，谁也没有意气风发的轻狂、踌躇满志的桀骜，只有步履轻盈的膜拜。”刘春燕说：“这么古老的白杨，要有几人才合抱得过来吧？来，我们试试。”结果二人合围也仅占了树的二分之一。彭涛拍了拍老树：“我们常说百年树人，这要有多少个百年呢！没有喧嚣，没有浮躁，像它矮壮沧桑的枝干一样朴素，甚至把枝叶伸向泥土。所以，我就想，无论你怎样身份显赫，在这带着历史印记与古老风物的树魂面前也显卑微与渺小！”刘春燕触摸着这饱经风霜而粗糙的树干，抚一抚、靠一靠，心中是那样地坦然与踏实。蓦然间，有彩虹由冰川的臂间横亘云端，彩虹下的骡马悠闲地觅食、嘶鸣或奔走撒欢儿。彭涛催促着：“燕儿，你快举起围巾，去追逐那匹枣红马，我抓拍一张。”刘春燕轻盈地在花中奔走，回眸一笑，靓丽而高雅，

彭涛不住地为她留下经典瞬间，连同冰川与湖泊、青稞与森林、游客与古树皆融入镜头中。

来到冰山脚下，彭涛和刘春燕近距离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冰瀑布与冰面湖，但传说中的弧拱构造、冰蘑菇、冰溶洞没看到。终年不化的皑皑巨峰与冰瀑布银装素裹，一直延伸到湖面，已足以让他们惊叹。雪峰由冰川的皑皑冰雪之中蜿蜒而下，悄无声息地延伸到针阔叶混交的密林深处，同峭壁飞瀑、古树民居以及草原和湖泊亲密地交织在一起，呼应着一簇簇金黄的油菜花。

过了然乌湖，到了草肥水美的安久拉山垭口，刘春燕环山而望，目睹如盖的山坡绿茵如毡，地上茸茸的绿和空中清澈的蓝就是一幅画，有远离尘嚣的恬静雅致。环视广袤原野，那点点黑团，大的是觅食的牦牛，小的一定是长得又肥又壮的狗们。在晚上，像藏獒一样的黑狗一簇簇、一团团地在村头吵架，能持续一个晚上。而白天，它们三三两两地蜷缩在格桑花开的草原睡起懒觉，阳光和煦正合它们的心意。在高原，白天太阳炙烤，这还没过几天，刘春燕的脸和嘴巴已翘起了皮。

在垭口的简易帐篷里，彭涛问道："徐浩楠呢？"现场工人告诉他："徐工一大早就到山那边巡检去了。"刘春燕问："这里到波密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他没和杨姐在一块儿？"彭涛说："两个人能在一个项目已经不错了，遇到检查工作或者回项目部办事总会见上一面。那些两地分居的员工才叫苦呢！咱家在成都，说来可以飞过来，公司其他省份或四川偏远山区的员工家属想来一趟可不容易，时间都耗路上了。"

在安久拉山，草原上输电线路的展放工作正在进行，雪雀来回穿梭，洞穴中的小老鼠也不停地探头张望，无垠的安久拉山草场白云悠悠，野花遍地，牦牛连片，就连草原上的风都带着醉人的气息。彭涛说："这个季节，工程施工环境好多了，氧气含量要比冬天高一些。"刘春燕看着彭涛，说："仅仅为一趟旅游观光，这感觉确实不错，而长年累月可就乏味了。"二人登上越野车继续前行。

过了安久拉山垭口，藏东的荒蛮与林芝和波密的青翠景致大相径庭。沿途，你目睹到的并非是绿水青山的心旷神怡，也非流光溢彩的赏心悦目，或许就是在现代文明看来有些残破的"荒"与原始的"古"，让你遥想人类文化发展与毁灭中生生不息的无限循环。车到东达山垭口，彭涛搀扶刘春燕慢慢地走动，又把她的氧气管固定好。彭涛说："燕儿，只停留十分钟吧，等会儿拍个照就下山。这里施工难度最大，山上的塔位比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还高出近百米，是全线所有塔位的最高点。对登山爱好者来说，在这里仅仅是挑战了一座山峰，但对建设者来说，却刷新了世界电网建设极限的新高度……你没事吧？你的脸色已经很苍白了。"刘春燕摇摇头，说："没事，我就想感受一下……"彭涛说："高原反应是对建设者的最大考验。常规情况下，海拔 3000 米左右人就会头晕、恶心。"

庄严接话说："我们这个区域虽然只有 75 公里线路，可海拔超过 5000 米的作业点就有 13 处。这是高。还有险，现场员工每天过往的魔鬼公路觉巴山区段路况狭窄，上面是绝壁，下边是深渊。车辆要在海拔 5100 米和 2600 米之间行驶，在往返不足两小时的路途中，海拔压差却达到 2500 米，陡升和骤降的海拔变化更加重了我们的精神负担。距东达山最近的项目部有 50 多公里，车辆每行驶 1 公里，海拔压差平均变化达到 50 米。第一次经过的时候，我就后脑涨痛，胸口发闷，尽管不断地吸氧，还是喘不过气来。"

刘秋燕看着彭涛流出了眼泪："受不了，真受不了！老公，对不起，你们太辛苦，以后再来这里别给我打电话了，还装模作样，像没事儿一样……"彭涛连忙抱了抱刘春燕，安慰着："现在好多了，前几天我想试一试登顶，那才要命。"于是，几个人就在垭口拍了几张照片远去，前往如美小镇。路上，彭涛为刘春燕系好安全带，让她倚在自己的怀中，枕在自己的手掌心，这样她会睡得舒服些。彭涛怜惜地说："海拔开始下降，你

可以放松一下精神。”

九

下了东达山，翻过觉巴山，前方就是如美小镇。彭涛坦然多了，如美 2600 多米的海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刘春燕的高原反应明显减弱，她站在澜沧江桥头，目睹江水翻涌着铁锈色的暗红，穿过小镇一路南下。这条江，历经磨难与坎坷，走昌都、过察雅，从中国到国外，越过老挝和缅甸、泰国与越南，最后流入南海。在如美的 318 国道，道路两侧有垂柳在风中摇曳，驻扎在这里的送电工有时会摸一摸看一看，从它长出嫩芽开始，便想着它如何能快一点萧条与凋敝。因为到那时项目冬歇，他们就可以回成都了。

继续前行，前方是 318 国道又一高海拔区域。翻越海拔 4338 米的拉乌山，越野车要从海拔 2000 多米的如美拉升到 4000 米以上。站在拉乌山口，刘春燕俯瞰曾经走过的路，见群峰叠嶂、曲折逶迤，空山幽谷、碧波荡漾，云霞低垂、涌动翻飞，舒缓的草坝很像久远的一道河谷，驾驭一谷青翠迂回前行，向山口涌动。垭口有风吹过，山峦点缀的油松不多，甚至有裸露的肌肤呈现，却正是粗犷藏地的柔美表达。垭口的那一边，世界海拔最高的西藏芒康 500 千伏变电站就坐落在那里。刘春燕说：“我坚持不飞回去是正确的，体验了西藏地区的施工环境到底怎样。”彭涛说：“把枯燥的工作当旅游，心境会大不一样。当然，千辛万苦肯定是有的，送电工有人烟的地方要到，没人烟的地方也要到。”越野车翻越拉乌山，走向怒江大峡谷方向。瞥见有人线上巡检，刘春燕惊讶地说：“你看，走钢丝，惊心动魄！”彭涛淡然地一笑：“呵呵，你以为只有电视上走一段空中钢索就不得了？送电工大多走过钢丝，为了确保输电线路安装质量，所有的工程我们都要走一遍，在怒江上空和横断山冰峰走线那才叫壮观！”彭涛一说，刘春燕又蹙着眉头看了看他。

进入怒江大峡谷，当地的画风急剧反转。怒江水湍急浑浊，浪尖与旋涡蜂拥、冲撞，浩浩荡荡从远古的蒙昧迸发而出，犹如红褐色的蜿蜒巨龙，驾驭奔腾的江水硬生生把横断山脉撕裂开一道道豁口，咆哮着冲向现代文明。目睹江水奔涌，刘春燕说：“突然觉得随怒江穿越了，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呢？”彭涛说：“怒江在西藏所走过的路暗礁险滩、地势险峻，一个“怒”字概括最具象，要不它走不出青藏高原的险山恶水。与怒江并驾，是不是热血沸腾？”刘春燕说：“怪不得从青藏电力联网开始，一进藏你就感觉与众不同。”彭涛说：“在这里，本来高原反应就不允许你剧烈奔走。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屏气敛息，默默地走过，敬畏生灵，也敬畏自然。你要说险山恶水吧，我的兄弟们就在这里的巅峰，还要爬上爬下；很多地方寸草不生，却可以在冰山上、悬崖间长出雪莲花。”

怒江大峡谷耸壑凌霄、雄浑沧桑，如雄鹰傲视苍穹、悠然自得。行驶中，庄严探出头来，感觉乱石飘飞的绝壁随时可能坍塌，赶紧一个急刹车。越野车停下，接着就有斗大的落石坠落车前。刘春燕惊得一身冷汗。石块距离他们只有十几米的距离，彭涛赶紧抓住了她的手。庄严避开障碍，加速通过。快到怒江大桥了，有武警昼夜值守，看护大桥，方圆几十公里杳无人烟。彭涛说：“每次到了这里就望而生畏。”曲折上行的时候，彭涛和庄严没有对刘春燕说起前方就是七十二道拐。快到垭口的时候，彭涛才说：“感觉怎么样？刚才这段路，这就是七十二道拐。”刘春燕说：“你们不说，我也不敢问。再回家，你们就坐航班飞回去吧。不说开车了，我坐车都心惊胆战！”彭涛说：“工程的百万吨塔材全部要经过这里运送到现场。”刘春燕看了看彭涛，又看了看庄严：“看着揪心，山高皇帝远，我也管不了你们。每到一个地方，你们总得为我们这些家属想想吧！”庄严说：“嫂子，你放心！涛哥他再急，我也要安安全全开好我的车，这是我的职责。”

到了海拔 4658 米的业拉山垭口，彭涛扶刘春燕走下车来。回望刚刚通过的对面斜坡，呈现出无数个 Z 字形弯道，宛如长龙的工程

载重汽车正曲折行进。刘春燕说：“在这样的路况跟进，一定要保持车距，会车的时候要错开急弯。”彭涛轻轻拍了拍刘春燕的肩头，说：“庄严经验丰富，对 318 国道路况了然于心。”看到一辆满载塔材的载重货车停在一边，彭涛说：“稍等，这是运输队老唐的车，我去打个招呼，”他走过去，喊道：“老唐哥——”

见彭涛走了过来，老唐一脸惊喜：“咦，涛总，你回成都吗？”

彭涛说：“工期紧，最近不回成都，我到巴塘。这一趟又把嫂子拽来了？”

彭涛心生感动地看了看车上忙乎做饭的老唐媳妇，说：“冯芹嫂子，辛苦你啦！”

冯芹说：“想想你们工程这路况，我在家里心里忐忑，与其提心吊胆还不如跟他一起进山。”

老唐一脸幸福，说道：“涛总，我老唐是个幸福的人呢！你嫂子在车上比警察管用，一路谨慎驾驶不得有误。”老唐又对媳妇说：“老婆，以后我去哪儿，就带起你嘛，要不要得？”

冯芹说：“要得嘛，你去哪儿我都陪你！”言罢，冯芹又看了一眼老唐，说，“美得你，老司机，坏人！”

冯芹手脚麻利，工夫不大，一碗酸菜面便端给了老唐，这碗看上去简单的酸菜面却让老唐吃得香甜。酸菜的酸香脆爽与土豆的软糯醇厚一搭配，还有她自制的辣椒蘸水拌进汤里，让面条多了一丝家乡的味道。面条微辣，老唐吮吸入口，再夹一坨土豆，喝上一口汤，暖暖地下肚，整个人都舒畅了。他呼啦啦把这碗酸菜面全部吸进了肚里，然后用一声地道又带着满足感的四川话赞美媳妇和她的面：“巴适惨了！”冯芹嘴一撇，笑了。

老唐的大货车驾驶室规整有序干净整洁，还分高低床上下铺，生活设施卫生齐全。对于老唐来说，这个大卡车既是他谋生的工具，



又是他和冯芹的另一个家，吃穿住行都在里面了。有了这个家，他才没有一般货车司机的落魄。老唐拍拍自己的脸，嘿嘿一乐，说道："长途司机整天在路上奔波，都邋遢惯了，哪个不是胡子拉碴？也就我老唐是个讲究人呢！"

彭涛和刘春燕站在观景台，看着老唐和车队那一辆辆满载塔材的大卡车依次启动，连成一条长龙，又一次驶向对面的七十二道拐。彭涛说："这里没有高速和铁路，只有这样的魔鬼道路。工程物资要先由各设备厂家火车运到云南丽江，再由这些车队转运到波密的材料站，里程 1133 公里。到这个月中旬，这些物资转运任务就全部完成了，累计将超过 100 万吨，运输里程可达到 750 万公里，是地球到月球的 19.5 倍，相当于绕赤道 187 圈。这些纪录在以后的电网建设中恐怕很难再被超越。"离开业拉山观景台，彭涛陪同刘春燕赶赴巴塘，然后自己前往藏中工程 500 千伏巴塘变电站，刘春燕则由稻城亚丁机场飞成都。

十

送走了刘春燕，彭涛从巴塘回到波密。他要求项目部尽快落实最后一批工程物资的存放问题。第二天午后，卓越带人马来到了米堆村材料场临时用地，而规划好的临时用地却被牦牛与绵羊占满。旁边不远的另一块儿，也被桑杰用经幡围了起来，并插满了果树的枝蔓。他对卓越说："我的果树种苗是很贵重的，藏中工程征用要赔偿损失哟！"卓越赶紧电话联系彭涛，说道："涛哥，有个可爱的藏族同胞把我们的临时用地围起来了，圈养了牲口，还插上了树苗，你快协调这里的主管部门。"彭涛和当地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扎西朗杰赶紧到了现场。扎西朗杰看了看现场，又看看桑杰，说："一夜没睡吧，效率挺高啊！前些年，政府鼓励我们种植果树，你如果下手早，说不定早发家致富啦！"桑杰脖子一拧，头一歪，那阵势很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他说："反正是我家草场，你们就得赔偿。"而他的父亲杰布大叔没有直视扎西朗杰，虽然他不认同儿子桑杰的做法，可胳膊肘也不能往外拐，而说好的事又反悔总感觉不坦荡。他在观望，看看情况再说。扎西朗杰说："政府提倡退耕还林，这里被列为旅游区，杰布大叔是签过字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补偿款你家已经领取。"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看热闹的人群，又看了看杰布："大叔，前些年，我们这里没有电，想发展，束手无策，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我们有了地方的小水电，你憋足劲想发展，可它一会儿停、两会儿停，想干点儿事，冬天上大冻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砸冰，有人还为破冰发电丢了性命，结果也发不了多少电。如今，国家在西藏搞大电网，架了川藏联网，又来为我们架藏中联网。虽然我们不能为工程做贡献，但不添乱是可以做到的嘛！大叔，您说呢？"杰布大叔疑惑地看着扎西朗杰，说："你是领导，家又住得近，架线方便，当然得天独厚。我家远，说了几次还是没有送电。"

听杰布说起接电的事，扎西朗杰说："杰布大叔，县上城农网改造工程已经从县城周边开始了，你就是远离主干道的十里八乡，国家电网也会不计成本，一根专线给你连到家。国家的富民政策惠及了我们，人家带着干粮来帮咱，借你一块儿荒草湖泊的不毛之地，咱还能层层设卡阻碍施工？这些来自全国的施工队伍到了西藏，又不适应这里的高原气候，背着氧气瓶去爬山，连口气都出不赢，我们心里过不去嘛！"还没等扎西朗杰把话说完，杰布就招呼老伴说："度母顿珠，快把那些牲口弄走，山神爷看着我们呢，我们不能再干坏事了！"他一边招呼老伴，一边反身到了儿子"炮制"的果园，去拔那密密匝匝的枝条。他瞪了一眼桑杰，喊道："别再跟人唱反调了，大事小事我分得清。"看着这场景，扎西朗杰对彭涛说："彭经理，可以开始了，剩下的工作我来协调。"扎西朗杰的母亲央金阿妈见儿子回来了，喊道："儿子，在家吃饭吧。"扎西朗杰说："阿妈，不了，我回单位把处理结果汇报一下。"他又招呼桑杰上车，桑杰扭捏着，被扎西朗杰拽走了。

场平进展顺利，很快便结束了。卓越吩咐同事们先撤，赶着羊群，陪同央金阿妈沿着米堆河向米堆村走去。央金阿妈回头一笑，说：“干了一天活，还要帮我。你们可真好，和 20 多年前在我们这里的那些援藏干部一样好。”卓越说：“内地派往西藏的干部很多，我们单位每年都有援藏的干部。你说的援藏干部是做什么工作的？”央金阿妈说：“帮我们发家致富呀！给我们修电站，我们才用上了电灯；还给我们带来了优质的绵羊品种，羊子长个儿了，肉质还特别好，就卖了好价钱。我家住的是一位姓周的干部，他就是你们四川的，对我和朗杰好得很！”

央金阿妈说：“朗杰是我的骄傲，他是我们米堆村第一个大学生，早想让我到城里去住，我不同意。我要在这里等周干部，他会回来的。我要走了，他就找不到我们了。可是，周干部一走就快 20 年了。”卓越看了看央金，岁月留下了沧桑，她依然清秀。他不知眼前的央金和周干部是什么关系，又有着怎么样的故事，但是肯定有故事。

卓越到了米堆村，进了央金的藏家小院，等他把羊群赶入羊圈，又把劈柴垛好，央金阿妈已将热气腾腾的酥油茶端上。她说：“孩子，来，喝口热茶。”卓越谢道：“我刚来的时候，喝不惯，现在一天要不喝就感觉缺点儿什么。”央金阿妈说：“周干部刚来的时候，也喝不惯，后来就习惯了。周干部还说，喝了酥油茶一天精力充沛，心情也好。我们喝酥油茶是习惯，后来我才知道，你们来有那个高原反应，酥油茶一喝头就不那么疼了嘛。”央金阿妈搬来凳子，挽了筐子来到院中，去采摘枝头上的李子。她一边摘一边说：“等会儿你带给你的同事们吃。这棵李子树还是周干部从林芝给我们带来的，后来又嫁接过两次，这边红的清脆酸爽，那边黄的绵软甘甜。”

卓越想，这个援藏的周干部为什么不回来呢？人家央金魂牵梦萦 20 年，念念不忘，你怎么能把她遗忘呢？这些话，他不敢问阿妈，就说些别的话来：“阿妈，别摘了，够多了！”央金阿妈说：“果子年年都有收成，我还做过李子干。冬天里，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再拿出来晒晒，晚上再冻冻，它就有了雪白雪白的霜花，好吃得很。还有藏红花和虫草，我每年都要给周干部准备一些。唉，可是总也等不到周干部！”卓越问：“阿妈，周干部叫什么名字？再回成都的时候，我帮你打听打听。”央金阿妈说：“孩子，谢谢你！他叫周志，我们都叫他周干部。我还有他写给朗杰的信，我都锁在柜子里。”卓越说：“我可以看看吗？”央金阿妈翻箱倒柜，找她的宝贝。她一边找一边说：“那时，这里到处是野狗，一个个虎背熊腰、肥头肥脑像藏獒，白天黑夜都要提防着。那天，我到冰川收割青稞，小朗杰在家待久了就去找我。你看前边那些老树，很粗壮的那些，二十多年前这里荒凉得很，村子也没有这些店铺、客栈，游人也稀少。”

央金阿妈接着说：“那时，我家朗杰营养不良，也就到我膝盖这么高。他没看到我，就到米堆冰川去了。那里边就有野狗，小朗杰应该吓坏了，我听说他的哭声很大，冰川很多人都听见了。是周干部救了朗杰。那天，周干部到山上采树种，听见朗杰的哭喊和狗叫声，就跑下山来救了朗杰。周干部是我们家的福星，是我们家的菩萨！”

卓越说：“阿妈，我一定帮你找到周干部，你放心吧。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手机微信方便得很。我现在就发朋友圈。”他又问央金阿妈有没有周干部的照片，央金阿妈拿出一个包裹的珠宝盒，又从里边拿出一个绣花小包，掏出些书信与照片，小心翼翼地递给卓越。那张照片是周干部和朗杰在县上拍的。“你看周干部多帅呀，他当时在我们这里可是有名的内地帅哥，帅倒一大片呢！”央金夸周志就像夸自己的亲人。

十一

卓越当即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信息：“周志，我应该尊敬地称呼您周叔叔。前辈，多年前，您被藏族同胞亲切地称为“周干部”。

20年了，您当年援藏的波密米堆村央金阿妈一直在寻找您！被您救下的藏族小男孩儿扎西朗杰已经成为米堆冰川第一个大学生，并参加了工作。”顷刻间，卓越的朋友圈被纷纷点赞，不少好友纷纷留言——

“为援藏干部点赞！”

“周志叔叔好帅哟！”

“爱您，周叔叔！”

“周叔叔单身吗？”

卓越不停地回复着，在高寒缺氧的西藏藏中，除了工程阶段转序，没有什么能让他如此兴奋和激动。突然间，他接到彭涛的电话，只听彭涛说：“卓越，你把我爸的照片发朋友圈干啥？”卓越一脸郁闷，充满疑惑，惊诧道：“周志周叔叔……你爸……这……”彭涛说：“我爸援藏成了我家老太太的一块儿心病，老头儿失踪多年，我妈稍稍平静了心境，你赶紧给我撤下来。”

多年后的今天，突然有了父亲的消息，彭涛一阵激动。先前，父亲的杳无音信他从不对人说起，因为母亲怀疑父亲是与人私奔了，认为他就生活在西藏的某一个地方。印象中，自己总是和父亲对着干，父亲不让他打游戏，他偏打，并收集很多游戏卡片，做作业的时候也想翻翻看看。彭涛记得很清楚，爸爸回来的时候，拎着大包小包好吃的东西。自己则在惊喜之余赶紧收拾自己的游戏卡片。周志看到只顾摆弄卡片却把作业丢在一旁的彭涛，一下子想到了扎西朗杰。他数落着彭涛：“不见你想你，很想很想！藏区的孩子想学习，可是条件太苦。你一天到晚不求上进，怎么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连个工作也没的做，我让你再玩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周志情急之下抓起卡片就是一阵狂撕，并甩向彭涛。

惊愕中，彭涛拔腿就跑，边跑边哭边叫：“坏爸爸，你又不管我，赔我卡片，赔我……”

母亲赶紧追了出去：“涛儿，你到哪儿去，回来——”

到了晚上，周志躺在床上，静听老婆数落：“一年难得回来一次，吵吵吵，你还像个父亲吗？你常年不在家，援藏时间一到，你就回来嘛！去年就该回来，你又延长到明年，现在又说还要两年，儿子你也不管，啥都指望我。我问你，他不是你亲生的呀？”

周志说：“老彭，我援藏半途而废不甘心嘛！”

彭阿姨说：“我知道，你心眼好，一天到晚念叨着那个扎西朗杰。藏区的孩子多了，你都要管呀？你能管得过来吗？我可警告你，要节外生枝，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周志说：“说儿子就说儿子，又提人家朗杰，你怎么老把人往歪处想？那是当地最善良、最好的人家！”

第二天，彭涛正蹲在地上粘贴被父亲撕烂的卡片，周志满怀歉意地来到他的房间。见父亲来了，彭涛慌忙站了起来，把卡片背到身后。周志坐了下来，把彭涛拉到身边，说：“儿子，爸爸昨天态度不好。如果你认认真真做完作业，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只要注意安全，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走，跟我走。”周志把彭涛直接带到了街头的小超市，他指了指那些悬挂的整张整张的游戏卡片，让彭涛挑选。彭涛有些不相信，问道：“给我买？”周志说：“给你买。我不该撕了你的宝贝，对不起啊！”彭涛一下子心花怒放，就选了一张。周志说：“要是喜欢就再选一张。”彭涛满意地摇了摇头。周志就说：“再选一张，爸爸今天特批了。”彭涛就再选一张，然后，乐呵呵地跟着爸爸回家。

那时，彭涛就感觉爸爸总是难得回来一趟，这个爸爸好像是另外人家的爸爸，那个家很遥远。有多远？成都城西岭雪山的外边是西藏，爸爸还在西藏的山那边，要不怎么很久才回来一次？回来几天就得走！彭涛每次看电视剧《西游记》，想着唐僧带着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取经走过的路，那么多的山道、那么多的艰险，爸爸走的就是这样的路？还会遇到妖魔鬼怪？爸爸最后一次回来是自己参加中考的前夕，中考完，自己要到北京参加夏令营活动。爸爸回来了，给他带回来一部小相机。彭涛做梦都想有一部自己的相机，可是他不敢对母亲说。爸爸怎么就知道自己的心思呢？于是，彭涛就问：“爸，你

这么远回来，就为给我相机？”周志说：“你马上就是高中生了，应该多参加社会实践，需要这个。听你妈妈说，你要参加夏令营，我得赶在你走之前给你送回来。”周志又手把手教彭涛拍照。彭涛说：“爸，我给你照一张吧。”周志推辞着：“爸不喜欢照相，不照了，不照了。”他一边摆手，一边快步走出了房间。彭涛撵了出来：“爸，我给你照一张嘛！”周志说：“给你妈照，你妈上相。”彭涛觉得曾经高大威严的父亲竟然羞得像个孩子。后来，他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母亲也很少再提起父亲。爸爸最后一次到了西藏，把自己“藏”起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远在西藏的央金和扎西朗杰也觉得周志回到内地就再也没有音信了。

央金把牛羊赶入圈中，看到朗杰背着背篓回来了，便帮儿子卸了下来。央金问道：“朗杰，你干什么去了，冰川那里野狗很多哦！”朗杰掀开背篓里的破衣烂衫，说：“我已经长大了，不怕。阿妈，我挖到松茸了，可好的松茸！”

央金拿了一棵，看了又看，说：“这么好的松茸真是不多！”

朗杰说：“我想等到周叔叔回来了让周叔叔吃。”

央金说：“对，就留给周叔叔吃。”

二人把刚挖到的松茸清理干净，放进竹筛晾晒。央金想，周干部说回去几天就来，他为什么就不来了呢？又过了些天，扎西朗杰说：“周叔叔怎么还不回来，他是不是不回来了？”央金看着阴郁的天空，说：“进入雨季了，到处塌方泥石流，路难走啊！周干部会不会遇到危险呢？周干部说话当真，他会回来的。明天，我到镇上问问，看看有没有你周叔叔的消息。”

第二天一早，央金到了镇子上，她不停地说，不停地问，来往的人不是摇摇头就是摆摆手。

十二

在藏东拉卡山寨施工驻点，徐浩楠刚刚转发了卓越的朋友圈，房东索朗望堆就发来微信：“徐老弟，我可能见过这个周干部，当然，一面之缘，很难确定就是。”二人同时来到院中。徐浩楠问：“哎，索朗兄，你怎么认识周干部？”

索朗望堆说：“我当过兵哟！在通麦抢过险、救过灾。西藏遍布雪山河流，滑坡、塌方、泥石流频发，我们十三中队就是那时候开始护路保通的。”

徐浩楠说：“这个信息太重要，我赶紧转告我的同事。”

索朗就说：“不忙，还不能确认，只是面熟，感觉像。”

徐浩楠催促着：“你快说，他现在在哪儿？”

索朗旺堆一声叹息：“但愿不是，若真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西藏这么大，再找找看吧。”

徐浩楠又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索朗望堆说：“说来话长。多年前的 4 月上旬，通麦的易贡藏布江山体滑坡，超过 3 亿立方岩石从海拔 5500 多米的山体崩塌，垮塌的垂直落差超过 3000 米。短时内，易贡藏布江峡谷形成一个长约 3000 米、宽约 1500 米、最高处达 90 米的巨型大坝。两个月后，到了 6 月份，不断上涨的湖水让易贡堰塞湖不堪重负，最终发生溃坝。高达 100 多米的水墙一路狂泻，所到之处，森林、道路、房屋以及一切人工设施悉数被毁，通麦大桥也被洪水淹没，水头高出桥面 30 多米，整整持续了 12 个小时，直到湖水被全部排空。灾难发生后，我们中队接到抢险任务，投入到了两岸的保通和疏导工作中。在我们的抢险保通队伍中，出现了一名退伍老兵，他是主动加入的，一身旧军装让人印象深刻。然而又一阵洪峰到来的时候，老兵把沿途的牧民推上了堤岸，而他却被洪水卷走了。”

徐浩楠追问着：“那后来呢？”

索朗望堆说：“当时，我们迅速往两岸撤离，他是被我的战友搜救到了，已经不行了。他没有被安葬在烈士陵园，当地的牧民说，

他们的保护神要安葬在他们的神山上。”

徐浩楠正和房东索朗聊着周志的往事，卓越却发来短信：“徐哥，原来周志叔叔就是涛哥的父亲。你先不要扩散，等我弄清楚再说。”徐浩楠一脸惊诧，回复道：“你说什么？涛领导的父亲？”

忍不住心中的惊讶，徐浩楠对索朗说：“我同事说周干部是我们项目经理彭涛的父亲。我们涛经理的父亲失踪多年，可姓氏也不对嘛！”

索朗说：“他来这里找房子的时候，还真有点像那个老兵。对了，有一位你们四川老乡，这些年来一直在通麦开馆子，他应该比我更清楚。要不这样，咱们去一趟通麦，在餐馆老板那里打听打听。”

过了几日，徐浩楠和索朗望堆赶到通麦，找到了餐馆老板王小六。王小六说：“我说嘛，前不久，他们在这里吃饭，我觉得这个涛哥好面熟，跟我多年前见到过的老兵前辈太像了。可是不同姓，我就没有多问，因为我好像听前辈说过他姓周。他真是亏哟！本来探亲回来已经到了波密，一听说这里有灾难，就跟着集结的队伍上来了，世事难料啊！”徐浩楠就问：“你确定是他？”王小六说：“确定。他有时候也在这里吃饭，听说我是四川人，亲得很！那次泥石流，我印象很深。我刚来的时候是坐货车来的，从四川老家出发，咣咣当当走了七八天。我就想着，再到拉萨，还要多久啊！要不是被隔到了这里，说不定也被大水冲走了。那时候，车子开过来满是灰尘，远远看起来，狼烟动地。这些年，这里发生的变化，就是靠路富起来的。”

索朗指了指易贡藏布上的通麦特大桥横跨天堑，说：“当时要是它在，老兵不会在下面的小桥穿梭了，也不会跌落水中。”

王小六说：“他好像会游泳啊。”

索朗说：“洪峰太大，乱石多，前辈磕破了额头。我的战友把他救上来的时候，他连一句话也没留下，只知道是一位老兵。”

王小六长叹一声：“当时，这里连续几个月抢修道路，人们就用浇筑的路牌界碑作为他的墓碑，用油漆写下‘通麦特大泥石流遇难老兵’的标识，万一他的后人来找，起码人们会有些印象。”

索朗说：“那时，这里每年至少发生 300 次灾害，我的战友几乎每天都在抢险救灾、疏通车辆，还要随时面对可能到来的次生灾害。我记得很清楚，也有十六七年了吧，我的一位战友正开着装载机清理路面，突然道路塌方，装载机连同战友一同跌落山谷，装载机被摔得面目全非，我的战友要不是被甩出了驾驶室跌落草地肯定没命了，好在仅受了点皮肉之苦。”

王小六说：“在这里，我见到的最大落石有载重汽车那么大，危险随时可能会来。”

索朗说：“通麦天堑整治计划是 2012 年实施的，那年的年底我已经退伍。4 年后，这里全线完工通车，我还专门前来观看，虽然退伍，也特别骄傲和自豪。”

徐浩楠知道，如果不是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无阻，藏中电力联网工程建设物资的运输将更难，工期也无法保障，更别说几年后的阿里电力联网了。天堑变通途，而武警官兵的护路保通工作仍然没有结束。有时候，徐浩楠乘坐工程车辆由此经过，依然看到有武警官兵在此巡逻和维护，就像藏中电力联网工程，它与 318 国道一样成为连接内地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生命线。

当天，徐浩楠随索朗旺堆、王小六一道，怀抱哈达进入山后林中，到了缓坡的一处平地。索朗旺堆指了指，说：“前方不远就是。”徐浩楠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见乔灌中有碑子伫立其间，后面一个长满杂草的土冢坐落荒野。他走近，看到碑上刻着“通麦特大泥石流遇难老兵”字样，落款日期：2000 年 6 月。献了哈达后，徐浩楠、索朗旺堆、王小六对着墓碑深深鞠了一躬。

又过了些天，徐浩楠和施工单位再次前往通麦天堑检查成品保护开展情况，发现这里竟然修整出一条通幽曲径。这样，前往施工驻点就方便多了，再无须担忧两腿泥草、一头雾水，还有荆棘枝条会趁你回身的一瞬俏皮地从你脸上划过。

在周志墓碑后的石墙上，有人勾勒出具

有民族风格的壁画，又在曲径的两旁堆砌些贡唐塔状的一个个鹅卵石堆。那小径躲开喧嚣，蜿蜒着进入林间，通向遇难老兵，林间还挂起了如盖的经幡。徐浩楠想，这是谁干的呢？他深深地望了一眼灌木中那尊石碑，心里感慨——若不是藏中联网工程，若不是卓越帮助了央金阿妈，若卓越不发朋友圈，若自己没有在拉卡山寨，咫尺天涯不相知啊！

十三

在成都高新区，一套精致的大户型住房即将验收交付，这让刘春燕很高兴，而彭涛依旧在藏中忙碌着。前几年，他们希望能有一处像样的房子，现在终于梦想成真。刘春燕从厨房、卧室、书房、双卫、客厅到阳台一一让彭涛观看视频。站在阳台，刘春燕感觉连这座都城也温馨起来。她跟彭涛语音着，分享自己的喜悦。

在彭涛曾经居住的老旧小区，彭阿姨拉开窗户那长长的布幔，秋日的暖阳哗啦啦流进阳台。她平静地侍弄完花草，坐了下来。看着对面空荡荡的座椅，彭阿姨想着彭涛的电话："妈，确认了，通麦特大泥石流遇难老兵就是爸。这段时间，往返林芝与波密，包括护路的武警中队和当地居民，我都走访了，弄清楚了。"她又想起从前的日子，从前的周志。那时，周志说："我是该回来了，单位那么多人谁去都一样，说不定援藏工作会做得更好。听你的，我再坚持到年底，年底一回来，明年就不去了，在成都好好陪陪你和涛儿。"彭阿姨说："年轻那会儿，你在部队干，一待就是十多年。我想着你转了业，咱们一家人总算在一块儿了，你又要去援藏，这一走就是五年。"彭阿姨想着想着就流下了眼泪，她喃喃自语："涛儿开始说那个遇难老兵有可能是你时，我宁愿相信你跟人私奔，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老周，我冤枉你了，对不起！"

刘春燕来到婆婆的小区，轻推开房门，环视房间，见婆婆在阳台默默地坐着，就走了过去，在婆婆的身边坐下。她拉起婆婆的手，说："彭涛说那个遇难老兵就是爸。"彭阿姨一声叹息，说："燕儿，我早就想到，他可能不在了。唉，我真想冤枉他一回呀！"她蹒跚地向客厅走去，刘春燕就随她一并回到客厅，摆上周志的照片。这张照片还是彭涛刚学摄影的时候拍的，在周志转身躲闪中，他按动了快门，这笑脸一直温暖着彭阿姨和儿子。

在藏中电力联网工程的彭涛也总想起父亲曾经的过往。父亲转身微笑的照片是他拍的第一张照片，后来，他一直存在了手机上。以前，他觉得刚毅威严的父亲不会笑，原来如此可爱可亲。可是，后来母亲把它收起来了，母亲觉得爸爸藏匿了踪迹，隐姓埋名，就在西藏的某一个地方快乐地生活。彭涛怀疑着，妈妈冤枉着，一转眼就是 20 年。曾经觉得自己不好好学习连个工作都没的做的父亲却再也看不到他的进步了。彭涛顺利升入高中，还是成都的一所重点高中。彭涛记得清楚，他拿着成绩单和录取通知书对母亲说："我想对爸爸说，我进步了。"母亲说："儿啊，以后别再提他了，他是不要我们了！"

在成都，刘春燕帮婆婆在那张照片前摆上水果。彭阿姨看着照片，说："老周啊，错怪你了，我一直以为这世界上我最了解你，可是我并不了解你，你比我想象的那个周志还要好一千倍一万倍。你是好人，可你为啥不小心把命丢了呢？我想着你可能在西藏的某一个地方，去给人家生儿育女，就是不愿意回来。我也想到，西藏的环境有多恼火，雪崩、冰灾、洪水、塌方、泥石流，你去的时候正是雨季呀，你走得该有多难哪！可是我……我……宁愿相信你跟人私奔，也不愿想着你没了呀！那几年，我想去找你，也去找过你，可坐车刚到折多山就高原反应得一塌糊涂……过些天，我让涛儿带我去，我要去看你，周志啊……"

十四

这年的国庆前夕，在藏中电力联网工程

林芝变电站施工现场，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走进一线慰问演出。晚会现场巨幕背景上，滚动着一行行字幕：7 月 27 日，西藏山南市桑日县 500 千伏许木变电站 220 千伏母线成功带电；8 月 11 日，拉乌山海拔 4300 米的 500 千伏芒康变电站 1 号主变成功带电，标志着世界海拔最高的 500 千伏变电站建成投运，西藏电网进入 500 千伏超高压时代。随后，500 千伏许木变电站、朗县变电站、左贡开关站相继带电运行。工程主体基本完工，具备启动调试条件……

随着激越高昂的音乐声起，画面从皑皑雪峰掠过，海拔 5295 米的东达山上间隔棒安装、海拔 4600 米的业拉山上导线展放、海拔 4800 米的色季拉山上组塔施工，米堆冰川上的攀岩登顶、怒江上的跨越架线、物资运输车队通过怒江天险老虎嘴以及诗情画意的林芝变电站等一一呈现。

主持人这样介绍藏中电力联网工程——藏中电力联网工程起于昌都市芒康县，止于山南市桑日县，横跨西藏 3 地市 10 区县，新建、扩建 110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16 座，新建 110 千伏及以上线路达 2738 千米。工程涉及 81 家参建单位，施工高峰有 5 万多人参与建设。该工程平均作业海拔超过 4000 米，最高塔位海拔达 5295 米；沿线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穿越怒江、雅鲁藏布江不同的生态区域，翻越觉巴山和东达山垭口，途经著名险段“72 道拐”和地质最不稳定的通麦天堑。怒江跨越点架设的 2.8 千米“天梯”坡度达 74 度；米堆冰川段部分铁塔位于垂直山腰，只能靠专业登山设备才能到达作业点；部分施工区域有效工期不足 5 个月，塔位高差起伏大，物资总运量超过 100 万吨，最长运距达 5900 千米……

是呀，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作为雪域高原上的又一条电力天路，藏中电力联网工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复杂、最具建设挑战性的高原输变电工程，也是继青藏电力联网工程、四川新甘石电力联网工程、川藏电力联网工程之后，又一突破生命禁区、挑战生存极限的超高海拔、超大高差输变电工程。女主持人说，工程建成后，西藏东中部电网将更加坚强，更有利于促进西藏水、风、光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外送，对于实现富民兴藏、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边防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参加演出的工程建设先进典型，彭涛和同事们也登上了舞台。

坐在观众席上的彭阿姨与刘春燕虽然知道来到藏中是一定能够见到彭涛的，没想到在央视心连心的舞台上看见了他。彭阿姨喃喃自语：“老周啊，你要是还在该有多好，儿子的举止相貌、言谈声音真像你呀！”

出乎意料，主持人特别请出了彭涛。“说到援藏，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有两代人的默默奉献。20 年前，四川成都一名转业老兵就参加了援藏工作。今天，他的儿子依然在援藏扶贫的工程现场，参加藏中电力联网的建设工作。在东达山的最高海拔、在米堆冰川的最难标段、在通麦天堑的最险沿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在主持人声情并茂的介绍下，彭涛介绍了自己的父亲：“我父亲是一名军人，20 年前从部队转业后，就参加了援藏工作。那年，在返回西藏途中，父亲路过通麦天堑，遭遇泥石流。他参加了护路保通和抢险工作，为了护送往返两岸的藏族同胞，我父亲被洪水冲走遇难。这些年来，我和母亲一直在寻找。”

接着，央金阿妈和扎西朗杰也出现在了现场。他们向彭涛敬献了哈达。央金阿妈搂着彭涛，声泪俱下：“孩子，对不起！20 年了，周干部来帮助我们，我们却没有保护好周干部。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希望他还能回来看看，看看我们的变化。我等啊等啊，可是周干部他……为了我们把生命都留在了西藏。孩子，对不起，对不起啊！”

彭涛惊讶地看到，在刘春燕的搀扶下，母亲也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他与央金阿妈快步走上前去，两家人久久地拥抱……

十五

接到藏中电力联网工程总指挥部晚会邀

请函，彭阿姨来到了工程演出现场。到西藏，她是要去看望周志的。一座成都搬不动，她想把什么好吃的东西都能带上一点。

彭涛本不想让母亲到通麦天堑，他担心母亲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而母亲要比自己想象的坚强得多。

在父亲的坟前，彭涛和刘春燕帮母亲把大包小包父亲爱吃的成都美食一一摆好。母亲就像爸爸每次回成都探亲的时候一样，自言自语："别惦记我和涛儿。想想儿子跟你一样，比你走的路更高更险，我也不埋怨你了。"彭阿姨站起身来，薅了几株杂草，又把几株格桑花根部的枯叶清理掉。透过林间的花团锦簇，她环视俊美的雪峰与林海、碧水与古树，还有恢宏的通麦大桥，说："老周呀，大桥修得结实着呢，公路也漂亮，你就放心吧……"

彭涛说："妈，爸是我的榜样。等工程结束，我在成都找一处环境好的地方，接爸回家，我们随时可以去看他。"

彭阿姨平静地说："你爸的心思妈最懂。他曾经说，想一直留在这里工作，因为我不同意，后来他也就没再坚持。他愿意在这里，就让他留在这里吧。"

一路陪同的还有央金阿妈和扎西朗杰。央金阿妈拉着彭阿姨的手，说："姐，我们对不起周干部，他是为保护我们才走的呀！那时，你们的孩子还很小，我的朗杰也很小，现在他们已经长大成人，都在干大事情。说到朗杰，要不是周干部，他就被野狗咬死了。周干部还辅导朗杰学习，让扎西朗杰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远处，在通麦峰巅的最高铁塔，由无人机实施的导线巡查工作正在开展。伟岸的电塔与雪山飞虹横亘远方。

彭阿姨看了看儿子，说："工程开始，你要进藏，我和燕儿是不同意的，可是你要不来，我们和你爸就彻底断了线。如果你爸知道你继续帮助西藏干点事，不知会有多高兴！"扎西朗杰说："小时候，我认识了周叔叔，感觉他很温暖，像亲人；多年后，我们又见到周叔叔的家人，你们和周叔叔一样，亲切又温暖。感谢你们多年如一日，关心西藏，帮助西藏，特别是对我们一家的结对帮助，谢谢你们，扎西德勒！"

两家人正说着话，蓦然间，彭涛发现一道道蓝光和红光交相辉映映入眼帘。呀，原来在父亲身后的石崖上，不知什么时候绽放出了红雪莲和蓝雪莲。彭涛激动地说："雪莲开花了，你们看！"彭阿姨、央金阿妈、刘春燕与扎西朗杰都把目光投向断崖上面的石墙。

那雪莲花，倔强地开在山崖上，那么绚丽，那么美！

返程的时候，彭阿姨看着峰巅之上的巍峨电塔，目睹冰封雪冻的沟壑与绝岩，感叹不知还能否故地重游。

越野车在彩练的蜿蜒中俯冲或穿越，她回望电塔，感慨那苍凉中的守望正演绎着仓央嘉措的最美情歌，多像一个人呢：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

席运生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蓉漂往事》《老家河南》、散文集《幸福碎片》。有作品获得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供职于国网四川电力建设分公司。

责任编辑：张云

钟小路的抄表路

莫阿也

一

天阴沉沉的，钟小路很庆幸自己拿了把雨伞。

石头沟村的贫穷，钟小路从拿到催费单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最多没有超过 25 块电费的单子。电费最少的一户人家只有 6 块钱。

所有接到电费单的用户基本都是一个口气:“怎么这么多？能有这么多电费吗？”“为什么他家比我家电费少？”“上个月才 18，这个月怎么就 23 了？”

钟小路耐着性子，一户一户地解释：电灯多大的瓦数，用电一个小时多少钱；电视、洗衣机功率多大，用电一个小时多少钱。钟小路把小学数学的加减乘除混合运算发挥到了极致，给他们一笔一笔算得清清楚楚。

交完了电费，一个胖乎乎的妇女问：“隔壁王麻子家多少钱？”

钟小路这才知道投诉自己的王大娘有个外号叫王麻子。

“没多少。”钟小路以为她要攀比，随口说了这么一句。

胖女人叹了口气：“你们供电公司也不差那点钱，能少收点就少收点吧。王麻子也是个好心人，自己穷成那样，当初捡了那个小崽子，我们就劝她扔了，别沾手。可是她说那是生命，硬是从垃圾桶里把那个病恹恹的孩子给抱回家里了。这一养活，就六七年，本来她家就穷，再多一张嘴吃饭，日子就更穷了。”

钟小路很吃惊，问：“她抚养了一个弃婴？”“可不是嘛。穷得上顿接不上下顿的，还这么好心养活了一个捡来的孩子。”妇女说完意识到了什么，偷偷地看看左右，一捂嘴：“哎呀，看我这大嘴巴。王麻子说怕孩子伤心，让村里人谁也不许提这个事儿。大家就



都装作不知道，你、你可别和王麻子说啊。”

“嗯！我一定保密。”钟小路点头答应。

这一路，钟小路都迎着风，走得十分艰难。在钟小路的心中，不是因为迎风而行才步履艰难，而是因为王麻子的善良让她内心感动，她才没办法走好脚下的路。

来到王大娘家的时候，已经刮起了大风。

钟小路走进王大娘家的院子，看见两个小女孩正蹲坐在院子里写作业。她们屁股底下垫了一个纸壳子，书本就放在一个小矮凳子上。两个女孩聚精会神地写着作业，根本没注意走进来的钟小路。

她们书写得飞快，大风掀起本子的时候，姐姐连忙压着自己的书。妹妹干脆把屁股一挪，整个人转了个方向，直接背对着风向继续写。风刮得乱草杂物飞到她们的身上，姐妹俩却继续飞快地写作业，丝毫不管周围环境。

“我是来收电费的。孩子们，妈妈在家吗？”钟小路弯腰问两个孩子。

“不在，一会儿能回来。”姐姐边翻书边回答。孩子们还在拼命地写作业，头都没抬。

“孩子们，去屋里写吧，风太大了。”钟小路走过去劝她们。

“不行的，天太黑了，进屋写看不见。”小姐姐抬头看了一眼钟小路。

“看不见开灯写啊。”钟小路说。

“不行的，开灯写太费电了，得花不少钱呢。”小姐姐说。

钟小路的心“咯噔”一下。

风越刮越大，两姐妹已经没办法写作业。为了防止书本被风吹跑，她们几乎是趴在了小矮凳上，护着自己的书本。

“进屋吧，进屋吧，一会儿书本都刮跑了。”钟小路帮着她们护着书本，拥着两个女孩子进了门。好半天，钟小路的眼睛才适应房间里的昏暗。

厨房里堆满了纸壳、废旧铁丝和塑料瓶……俨然一个垃圾中转站。钟小路进到厨房里，小姐姐才想起来问：“阿姨，我们家这个月的电费多吗？上个月说我们家花了20块，妈妈已经骂我们了。”

小妹妹也跟着说：“阿姨，其实，这个月我们根本没打开过电视，晚上上厕所我们都不开灯的。我都叫姐姐和我一起去。现在我和姐姐都在学校写完作业才回家，吃了饭很早就睡觉了，这个月电费还那么多吗？”

小女孩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钟小路，一字一句地说着她们是如何省电，小心翼翼地

询问这个月的电费。

钟小路的心一抽一抽的。她拿出电费单，6.10 元的数字清楚地印在电费单上。一个月的电费竟然能少到如此可怜。

钟小路看着两个孩子，连忙说：“没有，没有。”

这时王大娘走了进来，把一编织袋的啤酒瓶盖放在地上，又放下了一篮子的豆角，十分戒备地看着钟小路：“我家这个月电费多少钱？还是 20 块钱那么多？”

钟小路一下子把电费单塞回到衣袋里，说：“没有，王大娘，是我们康哥前几次估算电费的时候，估算错了。您家不欠电费，还有不少呢。这两个孩子也都懂事，知道省电。您就放心用吧，没几个钱。”

“可不能放心用，得省着点用，不少钱呢。”王大娘说。

“但是，孩子们写作业啊，晚上上个厕所啊，这些电还真费不了多少钱。您放心用。您家以前存的电费还剩不少呢。”钟小路一遍遍强调，王大娘才算点头。

钟小路这边接到了英凯的电话，说要来接她回去。钟小路虽然一直说着不用，最后也拗不过英凯，告诉了他地址。英凯说已经在附近，马上就到。

钟小路这边接电话，那边母女三人就开始聊天。

“妈妈，妹妹明天过生日，我把我的裙子送给她了。我的裙子妹妹现在穿正好。”小姐姐懂事地说。

“不用，你就那一条裙子。等明天你妹妹过生日，我去给你们买个蛋糕，买个小的。”王大娘说。

小妹妹特别高兴：“太好了，要吃蛋糕了，吃蛋糕了。”

“妈，你不说卖了豆角才买蛋糕吗？可是，你的豆角没卖出去。”小姐姐指着地上的一篮子豆角说。

“阴天，出来买菜的太少了。”王大娘说。

外边已经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王大娘态度淡淡的，让钟小路在她家里避雨。显然对于上一次的冲突，王大娘还耿耿于怀。

钟小路站在窗前，看着外边的小雨，眼睛却一次一次扫向那一篮子的豆角。王大娘在厨房里忙活着什么。两个女孩子还有一点作业没写完，站在窗台前面借着外边的光飞快地写作业。钟小路看着两个孩子，心里不是滋味。

英凯的车子满身泥泞，终于停在王大娘家门口。英凯打着伞进来接钟小路。钟小路一把拉住英凯的胳膊，一直向英凯使眼色。英凯循着钟小路的目光望过去，看见一篮子豆角放在门边。

英凯瞅着钟小路，钟小路还在一直使眼色。英凯顺着钟小路的表情试探地问王大娘：“大娘，您这豆角真好啊，又鲜又嫩的，我就喜欢吃这样的豆角。这豆角……您卖吗？”英凯把后面三个字说得十分缓慢，观察着钟小路的表情，钟小路立刻小鸡啄米般地点头。

英凯一下子明白了，凑过去看着豆角，笑呵呵地问：“大娘，您卖给我得了，超市里卖的都没您家的豆角肥厚，能卖给我吗？”

王大娘一听，很高兴地走过来：“这豆角真是好东西，是我用鸡粪追的肥种的，入锅就烂。我炖过一锅，特别好吃。你回去买点排骨，或者买点五花肉一起炖，都行，可好吃了。”

“对，对，我回去炖五花肉。大娘，多少钱一斤？”英凯问。

王大娘犹豫了一下：“你是这个抄表员的朋友，你就拿回去吃吧，不要钱了。”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不是那么个道理的。要不我一会儿回去还得拐到超市里去买，那边还不好停车，豆角还不新鲜。这样，我给您……”英凯想给多一点钱，可是他实在是没买过豆角，不知道多少钱一斤，怕给多了这位大娘有负担，给少了又占人家便宜，就求助地看了一眼钟小路。

钟小路虽然不买菜，起码还知道妈妈买菜大概的价格，于是就说：“大娘，您这农家肥种出来的豆角，超市里都 8 块钱一斤，这些起码也得有五六斤了，给您 50 块，您别嫌少。”

“哪用得了那么多钱，现在豆角都便宜

了，给 20 块就行了。”王大娘实事求是地说。

英凯连忙掏出一张 50 元的纸币，说：“大娘，这豆角进了超市，柜台上一摆，身价就上去了，就 50 块，咱就互相都让点。以后您家里还有什么新鲜蔬菜，我都过来买。钱您拿好，豆角我就直接装车里了。”

英凯把豆角连篮子都放到后备厢里。钟小路就一直眨巴眼睛。英凯动作很快，“唰”的一下把豆角倒到后备厢里，把篮子还给了王大娘。

“大娘，篮子还给您。下次您有什么新鲜蔬菜，茄子啊，豆角啊，黄瓜啊，什么的，我都过来买啊。”英凯和钟小路向王大娘告辞，就离开了。

路上，钟小路拍拍英凯的肩膀，说：“太默契了，谢谢。想不到你这么聪明，一下子就能明白我的意思，感谢啊！”钟小路十分满意，又拍了拍英凯。

英凯被钟小路夸得很得意：“这点默契都没有，还怎么做恋人。”

忽略他的暗示，钟小路问：“你是怎么猜到我的意思的？”

英凯想了想，说：“不难。你昨天从用户那里接收到了黄瓜，宝贝似的抱在怀里，那是出于感动，是盛情难却。今天的豆角，显然不是用户要送给你的。我当时第一个猜想是你喜欢吃，所以想要这些豆角，让我出面。但是我转念一想，这不可能。我虽然认识你不久，但是我绝对相信你断然不是那种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所以，我就知道，你是想让我付钱买。不过，你故意给这么高的价，你一定不是喜欢吃豆角，是另有隐情。”

“嗯。”钟小路点点头，开始讲起王大娘的故事，“你一定不知道，这个王大娘人太善良了。你看到她家那个小的女孩了吗？那是王大娘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大家都劝她扔了不能捡，结果她还是给捡回来了。养活了这么大了。但是她家真穷得不行了。你家一个月花多少电费？”

“几十块？ 100 多？我不太清楚。我每次都直接交几百块，免得还得每个月都惦记着。”英凯耸了耸肩，随口回答。

“大娘家一个月 6 块 1 毛钱电费。两个孩子都是在学校写完了作业才回家，实在写不完就回家在院子里写，就是因为怕回家开灯写作业浪费电。我上次来，因为大娘质问上一个抄表员估算电费的事，还吵架了，哎呀……你知道那种特别惭愧是什么样的感觉不？”钟小路长吐出一口气，望着车窗外，满脸愧色。英凯轻轻地拍着钟小路的肩膀，无声地安慰。

“……她那个小女儿明天过生日，大女儿竟然把自己的裙子送给妹妹做生日礼物，你知道吗？孩子们晚上上厕所都舍不得开灯，都摸黑去……”钟小路越说越激动，眼泪不知不觉就掉下来了。

“太可怜了，真让人受不了。”钟小路抹了一下眼泪，继续说，“大娘是要卖了豆角给小女儿买生日蛋糕，但是今天阴天没卖出去。所以我就想让你买了，起码她就有钱给小女儿买蛋糕了。”

英凯把车子停在了路边，看着抹眼泪的钟小路，说：“可是 50 块钱也买不了一个蛋糕啊，我应该多给她点好了。我当时是怕给太多大娘有负担，才试探着让你出个价格。我也确实不太知道蔬菜的市场行情。你怎么也没多说点？”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人在接受别人的善意的时候，总要先保证自己的尊严。我们给她 50，是买她的豆角，我们给她 500 就是在施舍她了。她非要养小女孩，绝对是个有强烈自尊心的人。我们做好事得做好，不能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啊。”钟小路擦干了眼泪，很坚定地说。

英凯点头，深深地看着钟小路，这个女孩子善良、天真、正直，在这样一个阴沉沉的天气里，这个女孩自带光芒、闪闪发光。

“小路，你真漂亮。”英凯说。

钟小路破涕为笑：“哪有你这么安慰人的。”

英凯表情认真：“真的。”

第二天，钟小路到了收费大厅，递给收费员 200 元，报出了王大娘的电表号，想了想，又拿出 300 元，直接给王大娘存了 500 元电费。收费员很惊讶地问钟小路：“一次性交

这么多？”

“嗯，多交点免得惦记着每个月来交。”钟小路说。

收费员和钟小路也熟悉，看了看用户名，又多问了一句：“替亲戚交的？”

钟小路点点头：“嗯，替我家亲戚交的。”

钟小路交完了电费，心里觉得特别舒服。这感觉不知道要如何形容。她不是一个特别节俭的女孩，也算不上花钱如流水。虽然家境不错，哥哥也时不时地给她卡里打点零花钱，但是钟小路花钱一向量入为出。看上一件特别喜欢的衣服，贵点也行。为了省钱买笔记本，鞋子买双便宜的也行。她的花钱理念一直是：“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今天这钱，她觉得该花。

二

按照惯例，月底的时候，江东供电分公司召开一次营销会议。会上通报本月的电费回收情况。所有抄表员都坐在会场里听领导总结。会议按部就班地进行，突然，刘经理停下了正在读的稿子，把稿子放到了一边，敲了敲麦克风，清了清嗓子，看着全体抄表员，说：“钟小路，站起来一下。”

所有人都愣住了，钟小路当时在走神状态，在手里画着抄表路线图。她负责的这个台区村子位置分布杂乱，住户也散。她要自己设计一个行走路线图，以便让下一个月的抄表更顺利些。她的路线图设计得十分漂亮，连哪家有大黄狗都进行了清晰标注。

旁边的于建军用胳膊碰了一下钟小路，小声提醒：“叫你呢。”

钟小路吓了一跳，一下子站起来：“到。”

全场大笑。

刘经理示意她坐下，也跟着笑了起来。

“钟小路，不错，新人，第一个月，就完成了电费结零。钟小路是咱们整个江东供电分公司第一个电费结零的抄表员，也是咱们东昌供电公司第一个结零的抄表员，大家给她点掌声。”

刘经理带头鼓掌，会场上慢慢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钟小路左顾右盼，迎接她喜悦目光的不是恭喜和祝福，是一种叫嫉妒或者蔑视的眼光。

“你们不是说电费回收困难吗？哪个台区没有困难？钟小路那个台区，是咱们公司最困难的地方了吧？长年不在家的，领政府救济的，蛮横不讲理就是不交电费的，是不是啥样的用户在钟小路那个台区里都有？我当时还担心这个年轻人得撂挑子呢。我还批评过于班长，安排得不合理呢。但是，你们自己看看，人家一个第一次抄表、毫无经验的年轻人都能结零，你们还有什么资格提各种客观理由？”刘经理越说越激动，最后还敲了两下桌子。

一些抄表员蔑视着钟小路。钟小路被当成榜样，得到的却是来自一些同事的别样目光。

“我还想让你们给新来的年轻人传授点经验呢，现在看不用了。钟小路你回头准备一下材料，找个时间你给咱们江东供电分公司的抄表员介绍介绍经验。你是这么多年咱公司第一个电费结零的。按照奖励制度，公司给你 800 元钱的奖励。还有，东昌供电公司那边也想开个专题会议，让你介绍经验，你准备一下吧。于班长，你给小路讲讲发言内容什么的，你给把把关。”

于建军点点头。

底下就已经有人在小声议论，旁边的莫大嗓门更是无所顾忌地“嘁”了一声，表达自己的鄙视。

“行了，多了我也不说了，你们好好向钟小路学习学习。回去都好好总结总结，下个月，我看你们的结果，散会。”刘经理话音刚落，抄表员们立马起身往外走。

钟小路被有些人拥挤着走出了会议室。莫大嗓门在旁边“呸”了一声：“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康老大都没能结零，你能结零？不一定用了啥手段呢。”

钟小路心里也鄙视了莫大嗓门一下：“啥手段？我还能把收不上来的钱自掏腰包？我又不傻。”

钟小路坐在办公桌前准备经验交流材料的时候，陈书打来了电话：“哎，亲爱的，

听说你结零了？”

“嗯，怎么了？”钟小路反问。

“太厉害了，听说是咱们公司第一个月度结零的抄表员。你怎么做到的？”陈书追问。

“还能怎么做到的，我们班里的前辈传授了很多经验，雅观一点讲，就是发挥‘三千’精神。”钟小路说。

“啥是‘三千’精神？”陈书问。

“‘三千’精神就是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方百计。这是文雅一点讲，要是通俗一点讲就是：脸皮厚点嘴甜点，只要肯交电费叫祖宗都行。”钟小路这边开着玩笑讲着电话。

那边莫大嗓门已经在刘经理办公室里抗议了：“替用户垫钱也算结零吗？那我把我的工资都拿出来得了，那我还不用去抄表了，也不用催费了。我直接垫钱得了。还给奖金？要是领导你们这么想的话，我以后就天天坐家里拿奖金得了。我出去打个工比我抄表还赚钱呢。我把打工的钱替用户垫上电费，我再拿点奖金，也行了。里外一合计，没准我还赚了呢。”

刘经理一边轻轻地敲着桌子，一边分析着莫大嗓门的控诉。莫大嗓门在整个公司是出了名的，得理不饶人，生怕被别人欺负一星半点。一个新来的女孩，第一个月就能达到结零，获得结零奖，这在抄表员中不是一件小事。他已经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只是没有莫大嗓门这么大张旗鼓而已。

“你怎么知道钟小路替用户垫钱，没有实抄实收？”刘经理问。

“实抄啥意思，得挨个表看吧？实收啥意思，得挨家挨户都交费了才叫实收吧？但是钟小路抄的那片，谁不知道，光长年不在家的就好几户。康老大都收不上来，她能收上来？我怎么就不信。”莫大嗓门分析得不无道理。

“我会调查的。你回去吧。”刘经理想了想，有一个月度结零的典型确实是好事，但是如果实收有弄虚作假的成分，那么这将成为一个坏典型，将会带坏整个抄表员的风气。

于建军接过刘经理的指示，单独与钟小路谈话。

“有人反映，你没有实抄实收，违反了公司的抄表规定。向你核实一下，是不是所有你负责的用户都足额交费了。你没有不抄表不催费就直接替用户交钱的吧？”于建军问。

钟小路想了想，问：“为什么一定要抄表到户，要催费到户。只要电费都交上不就行了？”

“这真不是一个公司的员工应该问的问题。小路，如果大家都不实抄实收，那么我们的电表在什么位置，有没有安全隐患，有没有盗窃电现象，这些都怎么发现？你以为抄表员就单单是把电费收上来就行了？抄表员是公司走在最基层最前沿的代表。如果所有抄表员都想着只要电费交上来就行，甚至直接为用户垫交电费，那么我们在给用户传递什么信息？电费交不交都行，反正抄表员也给垫付。电表咋私改都行，反正也没有抄表员监督。”

“我明白了。”钟小路点点头，承认道，“我是为用户垫电费了，没把催费单给那个用户。她家太穷了。我实在看不下去，直接把她家一年的电费都垫付了。但是，您放心，班长，她家的电表我一定继续按月去抄，她家的电费我是不会让她交的。”

几句话说得于建军没有主意：“咱公司是企业，也不是福利机构，电是商品，用电交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班长，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结零奖我不要了，经验介绍我也没资格。但是，她家太穷了，那张 6 块 1 毛钱的交费通知单，我真没办法递到她手上。我怎么递给她？她的两个女儿晚上上厕所都不舍得开灯，妹妹过生日姐姐送的礼物是自己的旧裙子……”钟小路控制着自己，没让自己哭出来，“如果您亲眼看到她家里的情况，您也会这么做的。”

下午的时候，于建军得到了反馈：“领导要求你领着宣传部门的人员，去这户人家采访核实一下。”

“班长，我已经和您说了，奖金我不要了，作经验介绍我也没资格。但是我绝对不会带大家去采访核实的。我们去采访，让那个大娘怎么想？这不是戳人家伤口吗？我绝对不

去。”钟小路转身就走了。

临近下班，江东供电分公司组织了一次会议，针对的就是钟小路的结零事件。

刘经理传达了公司的要求，基本上公司是要求江东供电分公司认真查明事实，形成汇报材料。江东供电分公司 4 个抄表班的所有抄表员都参加了会议。钟小路坐在会议室的一角，等待最后的审判。

这个时候的钟小路已经不再是横冲直撞的愣头青了。一个月抄表工作的“洗礼”，钟小路经历的委屈和不平已经让她能够淡然地面对现在的状况了。

钟小路想起自己从前气势汹汹的样子，自己都觉得可笑。

“我接手南山村，整个就是去给你擦屁股去了？”

“你们不就是欺负我是新来的吗，你们把最不好抄表的地方给我，你们就看我好欺负呗。”

“我凭什么要道歉？我为什么道歉？我没有背后诬告，没有说谎，没有造谣，难道要道歉不该长一双慧眼？”

……

那时候，自己多强硬啊！现在，她在桌子下面绞着手指，欣然地等待着宣判。钟小路心里绝对接受。处分就处分吧，去现场核实，把人家的伤口扒开来看，她钟小路做不到。所以钟小路此刻用一种绝对接受的态度对待今天的会议。

“为了一个结零奖竟然弄虚作假，必须给予处分，严厉处理，否则整个抄表员队伍怎么带？”抄表二班的班长这样说。

“这也不能说是弄虚作假，谁还没垫付过电费？电费就是收不上来，人家一出门两个月不回来，怎么办？就因为一个人家的电费，咱们还不结账了？不都得给垫付上吗。”抄表三班的班长十分理解钟小路。

“话不能这么说，第一个结零的。刘经理在大会上还给表扬了呢。奖金不都准备好了，还要去介绍经验。经验介绍就说用户的电费收不上来自己就给垫上了，那谁都能结零了。”一个抄表员显然对钟小路结零的事情很不满意。

于建军点着头，在自己的本子上写写画画。本子上字迹并不俊秀的“善良”后面是他画的一连串的问号。很多问号已经被他涂画得又粗又黑，纸张已经被划破。

“于班长，说说你的意见吧，毕竟是你手下的抄表员。”刘经理问。

“刘经理，其实这个事情，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垫付电费确实不合规矩，但是钟小路已经放弃了结零奖，也向我说明了情况。我会回去好好教育她的，给予处分的事……”于建军刚要开口，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

“我不同意，凭什么给钟小路处分？钟小路为了抄表掉进粪池里的时候，去洗澡被人拒之门外需要穿着拖鞋回家的时候，你们没表扬她，现在，你们凭什么要因为她给用户垫了点电费处分她？”英凯冲着所有人喊道。

“你是谁，你怎么闯进来的？”有人喝住了英凯。英凯被请进了杨书记的办公室。

英凯原本是来接钟小路下班的，在门口听到大家正在开会，讨论关于钟小路的处分的事。英凯一时冲动就闯进了会议室。

在杨书记的办公室里，杨书记怒气冲冲。英凯也一脸怒气地站着。钟小路站在英凯身边。

杨书记说：“你竟敢闯进人家的会议室了，你还有没有点礼貌了？你有什么资格闯进我们公司的会议室？你是我们的员工吗？你是我们的领导吗？”

英凯一直不说话，任由杨书记发火。

杨书记怒视英凯说：“说话，你到底闯进我们公司的会议室做什么？我从小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钟小路刚想解释一下，英凯一下子把她拉到自己身后：“您没教育，您哪有时间教育我？问我去会议室里干什么？我没干什么，我是没礼貌，但是我至少知道要保护自己的女人。我不是劳动模范，我也不是领导，但是至少我知道要保护我的女人。我不能让我自己的女人受到伤害。”

英凯说完，拉着钟小路离开了杨书记办公室。这时候于建军匆匆赶过来，看见英凯

拉着钟小路往外走，连忙问英凯：“没事儿吧？你爸没动手吧。我告诉你爸爸，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英凯摆了下手：“我明白，于叔再见。”

于建军敲门进了杨书记办公室，看见杨书记站在那里气得直哆嗦。

于建军说：“你看看你，都多大的岁数了，还和孩子生气。我告诉你小凯到我们公司来，可不是为了让你们父子吵架的。”

“那个钟小路，在和小凯谈朋友吗？”杨书记问。

“不知道，看样子好像是这层关系。小路这孩子不错，像你说的，嘴甜心热，个性也要强，挺好的姑娘。”于建军说。

“是挺好的姑娘，小凯配不上她。”杨书记说。

于建军摇头：“这话说的，怎么就配不上了。你就是对小凯要求太严了。这社会和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年轻人不喜欢读书，喜欢自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自力更生不也挺好。再说了，从前的那件事，你得和小凯好好唠唠，父子俩还能有什么深仇大恨？不过话说回来，想一想，小凯一直怪你，也没错。”

杨书记叹了一口气，说：“跟我说说钟小路这个结零的事儿吧。”

钟小路被英凯拉上了车。英凯一路按着喇叭就开到了城郊的一块开阔地。英凯坐在车子里，眼神空茫地望着前面。

“杨书记毕竟是你爸爸，哪有做子女的这么和父亲说话的，尤其是在我一个外人面前，杨书记还是我的领导。你这么大吵一架，让杨书记多没面子。”钟小路说。

英凯好久才说：“我给你讲讲我小时候的事情吧。”

英凯不愿意提及他小时候，因为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好像从来不在家一样。

他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送电巡线工，只知道爸爸常年不在家。他每次问妈妈，妈妈都是说：“爸爸巡线去了。”后来，有小伙伴说他没有爸爸，他真的就相信自己没有爸爸了，还反过来安慰妈妈，说自己可以不要爸爸，说自己来保护妈妈。

也就是那一次，温柔的妈妈第一次和爸爸大吵了一架，他一直记得那时候妈妈的眼泪，也记得爸爸那时候的说辞：“总得有人巡线啊。”

爸爸后来还是早出晚归，还是经常不在家，但是爸爸的荣誉也接踵而来。各种红色的证书被妈妈摆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还有一次，他和妈妈一起参加了爸爸受表彰的会议，爸爸戴着大红花格外神气。

但是在孩子的眼里，参加家长会，参加亲子运动会，在他受同学欺负的时候为他挺身而出，牵着他的手去钓鱼、滑冰、骑自行车……这些才是重要的。

英凯对于爸爸的不满日渐积累。父子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终于在一次事件发生后，英凯再也没有对杨德山叫过爸爸。

那时英凯16岁，刚读高一，名字还叫杨凯。

那天晚上雷声震天，大雨倾盆，英凯根本写不进去作业。妈妈在厨房里忙活着什么。这样的雷雨天，爸爸参与抢修已经是固定曲目，每每唱响从未暂停。

英凯想去厨房找点吃的，就听到妈妈“啊”的一声。英凯跑过去，看见妈妈捂着左眼疼得直跳，大叫：“水、水、水！”

英凯就把妈妈扶到水龙头旁边，妈妈用手撩着水冲洗自己的眼睛，但是似乎效果不大。她喊着：“给你爸打电话，给你爸打电话。”

英凯就抓起电话给杨德山拨电话，电话拨了四次才被接起来。

“儿子，啥事，你大点声，我抢修呢，没事儿就挂了啊。”杨德山说。

“妈妈的眼睛，妈妈的眼睛进东西了。”英凯已经语无伦次了。

“进啥东西了？用水冲冲。让你妈用水冲冲眼睛——小王，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查到故障点没？好好，我马上过去。行了儿子，让你妈用水冲冲眼睛。”电话那边就挂了，英凯再拨手机已经没有信号了。

1米78的大个子里装的到底只是16岁的孩子的身体，英凯已经彻底蒙了，急得一遍遍拨电话，最后气得把手机直接摔到了地上。

这边妈妈还在撩水冲眼睛，却没有一点

效果，依旧疼得直跳。

“去医院吧，妈妈，去医院。”英凯随意抓了一把大伞。英凯妈妈用一条白毛巾裹住了眼睛，母子俩就直接冲进了风雨中。

英凯一直觉得，那是他有生以来走过的最艰难的路，遇到的最大的雨，经过的最大的风。

根本打不到出租车，根本拦不住过路的车，没有公交，没有任何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英凯扶着妈妈走了足足 50 分钟，才走到最近的一家医院。

尽管医生采取了相关措施，英凯妈妈的左眼还是失明了。

等到第三天杨德山回家的时候，风雨已经停了。他一身泥水，饭都没吃就睡了。等到他睡醒的时候，看见妻子儿子都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杨德山问了一句：“对了，孩子妈，你的眼睛怎么样了？”

英凯妈妈不说话，英凯恶狠狠地瞪着杨德山，说：“妈，如果你要和杨德山离婚，我表个态，我同意。我跟你一起生活。”

父子之间的铜墙铁壁从此铸成，英凯再也没有叫过杨德山爸爸。在 18 岁的时候，他自己擅自将姓改了，跟妈妈姓，从此杨凯变成了英凯。

夜色渐浓。钟小路听着英凯讲述从前的事，眼中浮上一丝水汽。她拍拍英凯的肩膀，不知道要怎么安慰。原本她想批评英凯来着，就算替她打抱不平，直接闯进她的职场也不是可以被谅解的事。可是，英凯被斥责又强硬反驳的时候，钟小路的心又软下来。

看到一向霸气外露的英凯讲起往事时的忧伤，钟小路已经开始心疼了。

英凯看了钟小路一眼，恢复了调皮的模样：“不许哭啊，这个时候你要是哭了我成什么了？”

“我才没哭呢。我只是在想，你这样和父亲的关系不能融洽，让你将来的女朋友怎么办？直接当你父亲不存在，不去孝顺他吗？”钟小路说。

“将来的女朋友？你都想到这里了？你答应做我女朋友了？”英凯追问。

“你都找到我们公司了，闯到会议里了，我还怎么当别人的女朋友啊。你这招叫什么呢？截断后路？”钟小路笑了。

英凯歪着头笑得很得意：“我得好好记住，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天。听说女生对于这样的纪念日都很重视，要是忘记可不得了。”

“那你就记住好了。嗯，我不喜欢太复杂的家庭关系，我本来就没什么太高的情商。亲情哪能说断就断的，你明白我的意思。”钟小路说。

“直接忽略不行吗？”英凯说。

“血浓于水，不能忽略。”钟小路说得斩钉截铁。

三

元旦过后，供电公司召开营销大会，正式宣布，按照省公司要求，全面开展电费结零工作，要求所有抄表员电费必须月清月结全年结零，否则扣罚奖金，结零的抄表员将获得结零奖。而在这之前的 4 个月，钟小路已经实现了月月电费结零。只是她再也没有申请过结零奖。因为她知道，其他人也都知道，钟小路没有结零，有一户的电费单钟小路从来没送出去过，都是她在代交电费。钟小路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让大家有什么想法，所以从来没有申请过结零奖。

结零攻坚战正式打响的时候，很多抄表员怨声载道，只有钟小路哼着歌毫无难色。钟小路得意地对英凯说：“现在我才知道，当初我所有受过的委屈，现在都成了我的福报。看着大家焦头烂额的，我才真心开始感激那些磨难。”

两人已经交往了几个月，彼此也对脾气。英凯偶尔霸道一点，钟小路偶尔忙碌一点，互相都能理解，感情慢慢升温，感觉都不错。

冬日里最大的一场雪，英凯给钟小路打了电话，让钟小路休息一天。钟小路嘴上答应着，却还是惦记着抄表。她一直记得班长于建军说过的话，抄表员是走在最基层最前沿的公司的代表，抄表员不实抄到位，电表状态就没人监督。钟小路那天穿得特别多，像个行军的士兵一样，扎了裤腿，戴了棉帽。把衣柜里所有能

穿的厚衣服都拿出来套身上了。出门的时候，妈妈还心疼地说：“宝贝，你穿得像个狗熊。要是太冷了就回来吧，可别冻坏了我的宝贝。”

钟小路坐了公交车，来到村口。那是一处距离村子中心最远的电表箱，在一个山坡上。那里没有路，钟小路在路边捡了一根棍子，一步一步地试探着走过去。越走雪越深，眼见着只有 10 米的距离了，可是她发现雪已经没到了腰部。钟小路像一棵树一样被栽种在雪地里，难以动弹。钟小路回头望，身后是一条单行的脚印，一脚比一脚深，直接跟随到眼前。

回去，是最容易又安全的。但是，十米之外就是电表，她需要看一眼表数，看一眼电表是否完好。

钟小路咬紧牙关，继续艰难地往前走。最后一脚踩过去的时候，她感到地面有坑。钟小路身子一沉，雪已经没到了她的胸部。钟小路竟然笑了，因为她非常幸运地已经可以隔着表箱看到里面的电表了。电表指数清晰。钟小路把表数写在本子上，才发现自己已经动不了了。她使劲挪动身体，可是双脚失去知觉，根本不听使唤。刚才艰难走到这里的时候还觉得热，这会儿身体迅速降温，冷得没有了知觉。

远远地，钟小路看见路上有一个蹒跚而行的老人，弓着腰，手里拖着一把铁锹。钟小路开始害怕起来，看过的恐怖片中的镜头一幕接一幕地在眼前闪现。钟小路连忙掏手机，可是手套太厚，手机没抓住，掉进了雪里。眼见那个拖着铁锹的身影越走越近，钟小路亮开嗓子刚要喊救命，身影已经大声地喊了一句：“是小路吧？是不是小路？”

钟小路眯起眼睛，才看清是村里的孙大爷。钟小路大声回答：“孙大爷，是我，我是小路。”

孙大爷弓着腰，举起铁锹一锹一锹地铲着雪，一路铲到钟小路跟前：“傻丫头，一个人就敢到这里来。”孙大爷把小路身边的雪铲光，扶着钟小路从雪里走了出来。钟小路冻得浑身发抖，牙关打架。

村里又有两个人也跑了过来，把钟小路扶到了孙大爷家。

孙大爷家炕头上特别暖和，一个崭新的小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炕头。孙大爷把钟小路让到了炕头上，扯下被子就将钟小路裹了起来。又去外边弄了一些雪，给将钟小路搓脚底。搓了好一阵，钟小路的脚才开始像猫咬一样地刺痛，终于有知觉了。

钟小路坐在大爷家的炕头上，盖着大爷家的新被子，喝着大爷家的姜糖水，整个人终于暖和过来。孙大爷心疼地对钟小路一顿埋怨，说她胆子太大自己就敢去山坡抄表，说她太傻一个电表估算个数就得了，训斥了好一阵。钟小路一边恢复了暖意，一边感激地看着这个弓着腰的小老头。

孙大爷走路都颤颤巍巍的，一把铁锹都要拖着走，却没想到就是这个老头，一锹一锹地挥舞铁锹把她从雪里抠出来。

“我就估摸着你该来抄表了，可是转念想想，这大雪天，你没准能偷个懒，我这炕头刚烧热乎，就远远地看见你这个小不点一步一步朝着那个电表箱去了。大雪天啊，半山腰的雪深得很，你怎么就这么傻呢，就不会偷个懒吗？”孙大爷还在埋怨。

钟小路嘿嘿地傻笑：“不会呀，大爷。我们领导说了，必须抄表到户。正因为这大雪天我才更得去看看我们的电表是不是安好呢。谢谢大爷，多亏您救了我。您家这炕头真热乎。”

“谢啥？当初要不是你和你的那个男朋友帮我把柴火劈好了，我这老头子现在就得睡凉炕了。大爷还得谢谢你呢。”孙大爷笑着回答。

钟小路这才想起来，冬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有一次英凯陪着她来抄表，遇到这位老大爷正在面对一堆木头唉声叹气。儿子孝顺花钱给买了点木桩子，然后儿子出去打工了。弓着腰的孙大爷拎着一把斧头，望着木头堆发愁。这时候钟小路来抄表了。钟小路抄完了表，发现孙大爷还是保持着那个姿势。冷风吹得钟小路打了一个寒战，孙大爷似乎要被风吹倒了一样。钟小路冲着英凯使了一个眼色，英凯当然明白钟小路的意思，小声对钟小路说：“你中午就没吃饭，这都几点了，咱早点回去吃饭吧，晚了电影都看不上了。”结果钟小路就自己撸起袖子，伸手去拿孙大爷的斧头，“噼噼啪啪”地把一堆木头劈成小块。钟小路又忙着帮大爷把这些小木块整

整齐齐地码好，一直忙活到太阳都落山了才回家。

孙大爷指着被子说：“听说你们城里人都干净，我特意找人买了一床新被子。早就准备好了，就等着你来了给你盖，你放心，可干净了，谁都不给盖。大爷就是给你准备的。可是没想到你这孩子大雪天也这么认真，就不知道藏奸耍滑，太傻了。”

钟小路摸着大红花面的被子，满心都是感激。妈妈说得对，人心都是肉长的，自己不过和英凯付出点年轻人用不完的力气，可是老大爷却记在心里，用最朴素的方式来表达谢意。

英凯来接钟小路的时候，钟小路正坐在炕头上和孙大爷看相册呢。英凯进屋小声地对钟小路说：“随便坐人家炕头合适吗？在农村炕头都是留给新媳妇坐的。”

钟小路摇摇头：“不用觉得惭愧，是你入冬前给孙大爷劈的柴火，孙大爷刚才一直夸你呢。”

四

月底，抄表班例行开了一次总结会议，按照传统，班长于建军保持着绝对的耐心倾听抄表员的牢骚。

“来吧，说出来心里就舒服了。”于建军一如既往地开了场。

“这不是扯淡吗，怎么月清月结？我那个台区里，好几户跑买卖的，一出去就一个月，根本就抓不住人影。这些领导就是想一出是一出，反正我这个台区是结零不了，班长我先跟你打个预防针，反正我是结零不了。”康老大第一次发言。

“就是，想法倒挺好，我也想都结零，我也想拿奖金，问题是除了抓不着影儿的，还有就是不交的。我总不能去人家钱包里抢钱吧。有些人嘚瑟得不知道姓啥了，非弄出个结零来当什么榜样，害得大家都跟着受苦。”莫大嗓门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直直地看着钟小路。

钟小路当然听过很多类似的言论，都是直接针对她的。就好像公司是看了她能结零的事实才制定出要求抄表员必须结零的制度似的。但这不是事实，钟小路知道，其实公司从前也有类似的结零要求，不过是没有现在考核得这么严而已。

钟小路不想和莫大嗓门争执，觉得没有意义。

“莫姐你别扯那么远，这些都是上级公司的要求，从上到下都是这么要求的。大家再想想办法，不结零罚那么多钱不值得。”班长于建军说。

“去催费，人家说自己家电表走字儿不准，说用不了那么多电，让我们给换电表，就是不交，我有什么办法？”小马哥敲着还没交费的一摞催费单发愁。

王姐也叹气：“我也一样，我现在都天天早上六点去人家堵门，晚上九点了还去敲人家门。我就像个高利贷要账的，天天去人家堵门，可是呢，照样有答应了交费就是不来交的，愁死人了。”

班长于建军手里也有一些催费单：“行了，说出来心里舒坦了就行了。咱还得多跑几趟，说点好听的，让用户按时把电费交了才是正事。”

会议室里一片叹气声。大家都发着牢骚，只有钟小路眼前没有催费单。还有 3 天到结账日，她所在的台区里用户已经全部把电费交齐了。

散会后，康老大留下来，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说：“小路，你给哥介绍介绍经验，你那些难缠的客户都怎么催上来费的。我在那个台区抄表的时候，有很多出去打工的人家，经常是一个月一个月地不在家，他们现在都怎么交的。南山村还有几户特别难说话的人，就拖着不交？你不会是都给他们垫的钱吧？”

钟小路说：“没有，我哪有那么多钱啊，康哥。在南山村，你知道那对夫妻吧，今天打架明天和好的那对。我第一天抄表不是让那个大姐给冤枉了，都掉粪池里了嘛，等我去催费的时候，我是做了一路的思想工作，才让自己硬着头皮去的。结果，我没追究，那对夫妻也是不好意思了，那个大姐就主动承担起帮我收费的事了。我每个月只要把电费单给她，她就都帮我收了。我负责催费的

时候，去她家拿钱就行了。”

“啊？”康老大不信，“真的？那人那么好？村里那么多人她都能收上钱来？”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一定比咱们更熟识。有时候她也帮忙给垫钱，回头她就能要回来。他们农忙的时候互相帮忙，农闲的时候一起打个麻将扑克的，整天都在一起，一定比咱们好办事。”钟小路说。

“哦——”康老大说话拉着长音，心服口服地点头。

“当然了，我也不好意思白白让她帮忙，我每个月都给她买点牛奶啊水果啥的给送去。礼尚往来嘛。班长也教育过我，人心都是肉长的，老百姓才是最有人情味的。”钟小路说。

“每个村你都有个帮手？”康老大问。

“嗯，每个村都有。确实关系处好了，都和自己家的亲人差不多。嘿嘿，他们都说……康哥您别生气哈，他们都说，供电公司的抄表员一个个都可牛了，我是最没架子的。”钟小路偷笑了一下。

康老大哼了一声：“我一个大老爷们总不能没事儿就坐他们家炕头上和他们唠嗑呀，我哪有那闲心。”

钟小路捂嘴偷笑：“康哥你说得也对，我反正脸皮也厚，我还真的经常坐人家炕头上。秋天的时候，我还坐地垄沟里和他们一起扒苞米呢。处好了，你会发现他们都挺好的。”

康老大摇了摇头，否定钟小路：“不是他们好，是你人好。人心换人心，五两换半斤，是你做到了。”

钟小路耸耸肩，向康老大伸手：“康哥，我去帮你催几户吧。”

“不用不用，难得休息，你快去好好处对象去吧。那个小伙子人不错，一看就是个实诚人。啥时候吃喜糖告诉康哥一声。”康老大说。

钟小路有点害羞：“哎呀，才相处了几个月，八字没一撇呢。”

第二天一早，钟小路就开始对镜梳妆，妈妈在一旁抿嘴笑：“宝贝约会去啊？什么时候正式领回来给妈妈看看啊？英凯那孩子，妈妈还真挺喜欢的。”

钟小路害羞地往门外推妈妈：“好了，妈，您在这我都化不好妆了。您看着口红都化到鼻子上了。难得不用催费，我打扮漂亮点，您去看您的电视剧吧。”

陈书记已经向钟小路炫耀了好几次，说冰雪大世界里的爬犁多刺激，滑雪多好玩。钟小路一直没找到时间。终于有个时间，她昨晚就和英凯约好了。钟小路穿着雪白的羽绒服，戴着粉色的帽子，穿粉色的雪地靴。她以一个漂漂亮亮的样子推开家门，结果刚出门就接到了班长的电话。

班长的电话透着很多商量的成分：“小路啊，有点事儿啊，莫姐她婆婆住院了，实在是没办法催费了，她那里还有好多户没交费呢。咱们班里其他人手里都有很多任务没完成……”

“没事儿，班长，我去吧。我去，您别担心，一定都催上来。”钟小路一口答应。

“那不好意思了，班里的其他工作你都帮了不少忙了，好容易你能休息，还得这么麻烦你。我这边快点，我弄完了过去帮你啊。”班长说。

班里的工作日志是钟小路记录的，班里的环境卫生是钟小路负责的，杂七杂八的事情钟小路总是抢着做了。面对这么严峻的催费任务，班长于建军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钟小路了。而且这么久以来，莫大嗓门一直对钟小路没有好感，虽然说不上是刁难，但是也没有友善和蔼过。直接贬损过，间接告状过，莫大嗓门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可以让钟小路不计前嫌帮她的。所以，给钟小路打电话前，于建军几次想放弃，可是看看大家手里都有没完成的任务，自己更没有时间抽身帮莫大嗓门，唯一能指望的也就是钟小路了。

于建军没想到钟小路能同意，能这么深明大义地告诉他“别担心，一定都催上来”。

钟小路给英凯打电话：“那个，不好意思，英凯，我去不了了，我得替莫姐去催费。”

此时的英凯正驾车飞驰在道路上。看得出来，他今天也特意打扮了，还戴着钟小路给他买的围巾。两个人的恋爱谈得不够火热，终于有机会在一起好好玩一天，英凯特意给自己放了一天假，连和王皓、孙刚说好的去

游泳都临时取消了。被他们俩说重色轻友的时候，英凯心里特别得意。他车子开得很快，看到钟小路的来电，英凯放慢了速度，后边的车子按着喇叭从他侧面超车过去。

英凯接起了电话，钟小路那边却说去不了了。英凯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不都约好了吗？自己的工作好容易完成了，还替她去催费？莫姐不就是那个处处为难你的同事吗？凭什么替她催费呀。”

“莫姐婆婆生病住院了。要是不帮她把电费都催上来，得扣她奖金，扣不少钱呢。”钟小路解释。

英凯这个时候眼前涌现出的都是当年那个大雨天，耳边回响的都是爸爸当初忙于工作而挂断他电话的声音。

“行了，谁都比我重要。”英凯说完，一路按着喇叭呼啸而去。

钟小路用想着改天再向英凯解释，就匆匆忙忙地赶去催费了。走了一上午，她能联系上的只有六七家，敲门不开，敲对面的门还是不开。钟小路愁得直上火，没办法就去找物业，可是物业说什么也不肯提供业主的电话号码。

钟小路用一天的时间，把所有没交费的用户都走了一遍，可是能联系上的并不多。钟小路在中午吃饭的时间堵住了一个中午回家给孩子做饭的用户。对方见到她在门口站着，吓了一跳：“吓死我了。你谁呀？”

“不好意思，我是供电公司的抄表员。您家里这个月欠了 56 块钱的电费，后天就是结账日期了，我给您送电费单来了，麻烦您明天去把电费交了吧。”钟小路说。

“还有抄表员呢？我怎么从来没见过抄表员，从来都是把电费单贴我家门上。我得给你们领导谈谈，电费单贴得门上都是糨糊，蹭到孩子校服上都洗不掉，你们一个抄表的，能不能有点素质。”那人埋怨道。

钟小路连忙道歉：“不好意思啊，是我们做得不对，没考虑到这，下次一定注意，一定注意。挺不好意思的，耽误您做饭了。但是我们现在公司要求特别严，如果电费收不上来，就都得扣罚我们的奖金。”

女人一边查看电费单，一边有感而发：“你们公司也这样啊？我们公司也是，完成任务给不了几个奖金，不完成任务罚得倒挺多。放心吧，我明天一定去把电费交了。”

钟小路中午简单地吃了点饭，下午又赶去下一个小区，又给上午留下号码的用户打电话，提醒他们下午供电营业厅营业时间。她又在小区里打听，寻找一切能找到用户的联系方式，一直忙活到晚上。

钟小路最后来到了新华绿洲小区。其间，班长打来电话问情况，钟小路还是安慰班长，说已经催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催一遍，应该没问题。于建军听说钟小路还在催费呢，就说康老大也在附近的台区，还没回家，于是就说让康老大过来陪着钟小路，送钟小路回家。

时间已是晚上七点半，冬季的东昌已经漆黑一片。尽管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可是钟小路已经冻得瑟瑟发抖了。钟小路拿出电费通知单，想用胶棒在电费单上涂抹，抹了两遍，没有一点变化。钟小路想直接涂抹到楼宇门上，可是使劲涂抹了一遍，还是没有变化。胶棒已经冻住了，完全失去了黏性，像一截木头一样坚硬地对抗着钟小路的努力。

钟小路哈出热气，希望能融化胶棒，但是毫无效果，想了想，索性把胶棒塞进了脖子里，顺着衣领一直塞到了胸口上。冰块一样的胶棒瞬间穿透了她的皮肤，直接渗透到骨头里。钟小路忍着胶棒的寒冷，坚持了几分钟，才把胶棒拿出来，快速地在通知单和楼宇门上涂抹了两下，一张通知单终于被贴在了门上。

沉重的脚步声传来，康老大看了眼通知单，跺着脚说：“你贴这，他保准说没看见。你要是在这挂两斤猪肉，他保准能看见。唉，这些人。”

一个老奶奶拎着东西来开楼宇门，老奶奶凑近看了眼通知单，无奈摇摇头：“你贴这里没有用的，回头他就说没看到啊。电费、水费、煤气费，他都说看不到通知单的。晚上八点才回家，你除非八点来交到他手里，否则他才不去交费呢。”钟小路看看表，也有七点半了，索性就在楼外边等着。康老大也没走，两个人聊了些闲话试图忘记冬夜的寒冷。

终于有一个人醉醺醺地走了过来，趴在电费单上看了好几眼，问：“高大壮？是我，我是高大壮。这是什么？”

钟小路连忙赔着笑脸：“这位大哥，我们是供电公司的，来催费的。您家里欠了63块钱的电费，您明天别忘了，一定要交啊。要不我们就得被考核了。您明天一定抽空去我们营业厅把电费交了啊。”

男人呼出满嘴的酒气：“不用明天交，我现在就给你。”钟小路当然高兴，可是高大壮摸了摸衣袋，摇头说：“钱包在屋里，上楼拿给你，上楼拿给你。”钟小路生怕这人进了房间就不出来，连忙跟了上去，康老大也跟着进了楼宇门。

男人晃晃荡荡地上了三楼，钟小路紧跟在后面，康老大媳妇打来电话，康老大才想起来忘记告诉媳妇要先送钟小路回家了，连忙接电话。康老大讲着电话，走得慢了些。这边男人开了门就一把拉住了钟小路的胳膊：“来，进来进来，我家里有好茶，给你泡杯茶。咱们喝杯茶聊聊天。”

钟小路吓得立刻大声喊了一下：“康强。”康老大一愣，慌忙往楼上走，电话都没挂。男人对钟小路的行为表达不满：“他是谁呀？”康老大几步走上来，刚要发火，钟小路拉了下康老大的手：“啊，他是我爱人，来陪我催费的。”

康老大见钟小路这么说，转变很快，故意显得很亲密：“快点吧，催完了费好回家睡觉，都这么晚了。”

男人看康老大站在身边，没再说别的，真的就回了房间拿了63块钱的零钱给了钟小路，丝毫都没怀疑。钟小路给男人写了一个小纸条权当收据。

男人关了门，钟小路拿着钱回头和康老大对视的时候，目光就看到了几级台阶下的英凯。钟小路吃惊于英凯什么时候到的时候，康老大的电话里已经传出来媳妇的叫骂声：“康老大你给我等着。”

钟小路和康老大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刚才他们为了催要电费而采用的权宜之计，被现场直播给了媳妇和男朋友了。

康老大连忙对着电话小声地说：“哎呀，你误会了，我们同事小路，回家我跟你说啊。”康老大挂了电话，连忙又对英凯说：“你可别误会啊，我都能当小路爸爸了。刚才是因为……算了，让小路给你解释吧。那我就不送小路了，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康老大转身下楼，英凯没理睬钟小路，也跟着下楼了。

钟小路追上去：“英凯，等一下。”

英凯站住转身看着钟小路。钟小路笑嘻嘻地说：“你不会误会吧？刚才那情况，那个用户非要把我拉进屋子里，给我吓坏了，就喊了康哥。”钟小路没看到英凯眼中的不满，继续笑嘻嘻地说：“没想到康哥反应还真快，看，好容易把电费拿到手了，太不容易了。”钟小路举起手里的纸币炫耀地展示给英凯看。

英凯深吸了一口气：“我那天就和你说过了，我小时候我爸就是个劳动模范，工作永远比家里人重要。就像卖给单位了一样。你现在也卖给供电公司了，签了卖身契了，爽约可以。哪对小情侣还没有个爽约的事情？刚才那个什么回家睡觉的，可以。我做生意这么多年这样的事情也没少见。我英凯还没这么小气过，我都理解。可是，你不接我电话，你手机关机了。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黑咕隆咚的小区里催费。你知不知道刚才电视里播放了一个妇女被抢劫杀害的案例？你能不能多少体会一下你男朋友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心情。你知不知道我刚才去你家找你，你妈在小区门口等你呢。你妈那么大岁数，在小区门口等了你两个小时了。”

钟小路慌忙拿出手机，才发现手机不知道什么没电已经自动关机了。

英凯眼神狠绝：“钟小路，我从第一眼看见你帮那个乞丐，我就喜欢上你了。你心底多单纯多善良，你坐在粪池里哭的时候我都觉得你特别漂亮。但是，我告诉你，我需要一个女朋友。我不需要一个劳动模范。快给你妈回电话！”英凯怒吼了一句，转身大步走开了。

钟小路赶紧找了一个电话亭，给妈妈回电话，忍着眼泪故意笑呵呵地说：“哎呀，

老妈……我早就催费结束了，才看见手机没电了……不用给我准备饭，我们同事请我吃饭呢。这儿的烧烤可好吃了……妈你不会下楼去接我了吧？老妈我都 20 多了您可别下楼等我啊，多丢人啊……啊，我看见英凯了，他来接我了，没事儿……您看电视剧吧，看看电视剧里您的偶像是不是更帅了，我马上就回去了，去看电视吧，老妈。”

钟小路打车回到小区的时候，四处张望，没发现妈妈的身影才算放了心。进了家门，妈妈就迎上来，搓着钟小路冻得发红的耳朵：“宝贝才回来呀，妈妈给你烧好水了，泡泡脚吧。女孩子冻坏了可是大事，将来还得生孩子做妈妈呢。”

钟小路终于忍不住抱住了妈妈，在妈妈脸上使劲亲了一口，撒娇说：“老妈，你是我最好的老妈。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好了好了，快泡脚吧。我的小宝贝啊。”妈妈给钟小路端来泡脚水，母女俩聊起天来。

“宝贝啊，刚才英凯来找你了，说你手机关机了。你们，不是吵架了吧？是不是你说要约会，结果又去催费了，英凯生气了？”钟妈妈问。

“没事儿。”钟小路看着身边正在充电的手机。尽管她已经开机了，可是一直没有电话打过来。要知道以前英凯一天打来十个电话都是少的了。“英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放心吧。”怕妈妈担心，钟小路还是这样说。

“宝贝也长大了，妈妈也不能说太多，但是呢，感情还是要好好珍惜好好培养的，妈妈就说到这，好吧。”妈妈轻抚着钟小路的背，一下又一下。

“妈妈你去看电视吧，一会儿就演完了。”钟小路继续撒娇。

钟小路和班长于建军抽了个时间去医院看望莫姐的婆婆。到医院后，他们来到莫姐婆婆的房间，从医院病房门的透明玻璃看到莫姐正在给婆婆擦脚，他们推门而入。

莫大嗓门看到他们有些惊讶，停止了手中的动作：“你们咋来了？不是说不让你们来吗？也没啥事，你们都挺忙的。”

“没事，莫姐，大娘身体好点了吗？”于建军关心地询问道。

莫大嗓门把毛巾放到脸盆里，赶紧给他们拉椅子让他们坐：“好多了，没啥事，你们快坐，歇歇。”然后对床上的老太太说：“妈，这是我同事。”指着于建军，“这是我班长，你认识的。”又指向钟小路，“这是钟小路，我们抄表班新来的，还是大学生呢。”

“啊，你们好啊，快坐，莫青，快给你同事倒茶呀。”老太太打着吊瓶，精神看起来不错。

莫大嗓门的名字叫莫青，大家都叫莫大嗓门叫习惯了，突然听到莫青的名字倒有点陌生了。

“你看我都忘了。”莫大嗓门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赶紧去找杯子给他们倒水。

“不用了，莫姐，我们不渴。”钟小路实在不想麻烦莫姐。

“别忙了，莫姐，我们就来看看大娘，等下就回去了。”于建军也说道。

“你们客气啥？不就是……”莫大嗓门的“不就是一杯水嘛”还没说完，就听到外面有人喊“莫青，到医生办公室去一趟”。

“好，马上来。”听到有人喊，莫大嗓门赶紧答应，然后对于建军和钟小路说，“要不你们回去吧，都挺忙的。”

“莫姐，大娘正打着吊瓶呢，身边不能离人，你先去医生办公室吧，等你回来我们再走。”钟小路贴心地说道。

莫大嗓门很不好意思，看看于建军，于建军点点头：“去吧，等你回来我们再走。”

莫大嗓门不再客气：“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那麻烦你们了，我去看看啥事。”

“行，快去吧。”于建军说道。

看着关上的病房门，老太太叹气道：“唉，我儿媳妇不容易，都是我拖累她了。”

“大娘，您可别这么说，谁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呀，您老别想那么多，好好养病。”于建军安慰着老太太。

老太太摇摇头，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知道，从我孩子去世我就瘫了，我这一瘫就是十来年。常言说得好，久病床前无孝子，我那俩孩子一开始还来看看，慢慢地就不管不问了，

所有的事都推给我这个儿媳妇。我刚开始瘫的时候，加上孩子去世，我那时候真是作孽呀，天天没事找事，摔东西骂人那是常事，没少给她气受，可她还是该咋照顾我就咋照顾我，喂吃喂喝，端屎端尿的。最后为了照顾我，小孩上初中就让孩子住校了。你说孩子当时还那么小，都是因为我呀，都是我拖累他们了。”

都说婆媳是天敌，如果不是真心对待，老太太不会这么说。以前也听于班长说过莫大嗓门的事，但从她婆婆嘴里说出来，钟小路对莫大嗓门的看法彻底改观了。

“大娘，莫姐是好人。”于建军说。

“是、是、是，莫姐人老好了，我刚去的时候还帮我抄表呢。”钟小路正说着，莫大嗓门就开门进来了。

一看莫大嗓门进来，老太太紧张地问：“儿媳妇，又让交钱呢吗？你把电话给我，我给那两个畜生打电话让他们送钱。”

老太太所说的两个畜生，是她的另外两个儿子。

“没有，医生说我们明天就可以出院了。”莫大嗓门和婆婆说话的时候声音柔和了很多。

“昨天我就说好了要出院，非让再住两天。”老太太嘴上说着气话，心里却是暖暖的。

莫大嗓门赔着笑，一点都没有生气的意思。“是、是、是。”然后她对于建军和钟小路说：“好了，你们回去吧，我后天就能上班了。”

“行，那你好好照顾老太太，我和小路先回去。”于建军也不多留。

“行，妈，我去送送他们哈。”莫大嗓门对老太太说。

老太太点点头，说：“去吧。”

送于建军和钟小路出门，莫大嗓门很感激，对钟小路说：“小路，莫姐都听说了，莫姐也不会说好听的，啥也不说了，都记心里了。”莫大嗓门说着拍了拍钟小路的肩。

钟小路被莫大嗓门这么一拍，顿时觉得以前的事都不是事了：“莫姐，别客气，大家都是同事，应该的。”

看到两人摒弃前嫌，于建军打心眼里开心：“好了，都别客气了，莫姐回去照顾老太太吧，我和小路就走了。”

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莫大嗓门为自己之前对钟小路做过的事感到很后悔。

月底的总结会上，莫大嗓门第一次接过刘经理递过来的结零奖金，接受大家的掌声。莫大嗓门一直搓着手，刘经理让她谈谈感想，莫大嗓门接过话筒“嗯”了好半天。

“嗯……我也不会说啥。这么多年，第一次拿到结零奖，”莫大嗓门看向钟小路，“谢谢我们班的同事，抄表一班是个团结的集体，谢谢。”钟小路使劲地鼓掌。

“钟小路，这是你的结零奖。”于建军把一个信封递给钟小路。钟小路没敢接：“班长，我……我不是一直替那个王大娘垫电费，不能算百分之百实收吧？”

“怎么不算？”莫大嗓门突然喊了一声，“电费一分没少交给公司了。那个什么王大娘李大娘的，你是因为收不上来才垫的钱吗？你是可怜他们孤儿寡母的，是吧？你做好事还不给结零奖，那这些个领导也太官僚了。”莫大嗓门已经完全忘了当初她去领导那里告状时的另一番说辞了。

“对，莫姐说得对，你这不是替用户垫钱。这用户和你家人一样了，你替你大姨、你三姑、你五婶交电费，谁敢说不行啊，快拿着吧。这是上面领导研究过的。这结零奖早就该给你。”于建军说。

于建军说完看了一眼莫大嗓门，觉得说得有点不适合，一时愣在那里。钟小路连忙接过信封：“谢谢班长，谢谢。”

于建军这才转了个话题：“来，来，小路，拿着，大家掌声鼓励。”

康老大接过信封，亲了一下：“钱啊。活生生的钱啊。这么多年就说给奖励，一直没当回事，没想到真给钱啊，真能拿到钱啊。”

王姐和小马哥就打趣他：“有点出息，有点出息。”

“从前不结零也不考核，谁结零干啥。再说了，谁能想到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用户，真能把电费都收上来呀，从前就觉得结零都是传说。”康老大回道。

于建军总结说：“是咱们从前把困难看得太重了，小路第一个达到结零指标的时候，说实话，我才发现原来结零不是传说。走吧，咱们班是全公司第一个全部结零的班组，喏，这个信封里就是奖励，钱不多，咱也不分配了，直接去撮一顿怎么样？”

大家都欢呼叫好。

包厢里，个个满脸通红，互相碰杯，彼此祝贺。

莫大嗓门喝得特别兴奋：“奶奶的，我就没想到我莫大嗓门还能得到结零奖，这么多年，早就说结零给奖励，谁在乎过？都知道得不着。结零？都觉得开玩笑，没想到啊，我莫大嗓门还能得到结零奖。”

于建军控制着场面：“来，来，都多吃点菜，这个排骨不错，少喝点。”

莫大嗓门夹起一块排骨，刚要放到钟小路的盘子里，又想起来什么似的，放到自己的盘子里，然后从旁边拿出一双公用筷子挑了一块最好的排骨，放到钟小路盘子里。

“莫姐用公用筷子给你夹的，你这孩子有洁癖，啊，不是，爱干净。自从你来了咱班组，办公室就大变样了，花花草草也长得茂盛了，地面也干净得能照人了，班里的热水壶里也都是烧好的热水了，莫姐不会说什么漂亮话，谢谢了啊。”莫大嗓门心直口快。

钟小路连忙感谢：“别客气，莫姐，咱都是一个班的，互相帮忙呗。我不是年轻嘛，就多干点呗。”

莫大嗓门拍拍钟小路的肩膀，又觉得不够亲近，竟然靠过来使劲地搂住了钟小路的肩膀。她力气大，钟小路觉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不能这么说，姐自己知道，姐这张臭嘴，啥话都说。你是大学生，有涵养，你不能跟姐一般见识。”莫大嗓门说。

钟小路让她说得有些动容：“姐，你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婆婆有病了你得去照顾。姐，你对婆婆那么好，我真心地尊重你。”

莫大嗓门意识到钟小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境况，使劲地拍拍钟小路的肩膀：“不说这个了，放谁身上谁都得这么做。人嘛，总得讲点良心。谢谢你，姐是真心的，姐不会说漂亮话，姐剩下那些用户，都是根本要不上来钱的，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帮姐把费催上来的，听康哥说，你都晚上八点多去堵门了，还差点让个醉汉拽屋里，受委屈了啊。”

钟小路被拍得肩膀生疼，可是心里还是很暖和的：“没事儿，当时多亏康哥在了。没事儿，也就是像大家说的那样，脸皮厚点，堵人家在家的时候呗，要不就到处找联系方式，有电话号码就好好说拜托人家交钱呗。大家也都这么催费的。莫姐你别在意，没啥委屈的，来，您吃点这个水果罐头吧。”

“不行，你放心，下次催费姐给你报仇。姐一定把他骂个狗血喷头。奶奶的，老流氓，敢欺负我们小路。”莫大嗓门捶着桌子，一杯酒不偏不倚地直接倒下去，酒水洒了班长一裤子。

“哎、哎、哎，莫姐你少喝点啊。还骂人，一个醉汉你和他较什么劲？抄表员是斗嘴的吗？钟小路，你给莫姐说说，咱们上次学习的时候，公司怎么说的？”于建军边擦干裤子边说。

钟小路想了想：“嗯，说要加强素质培养，因为我们抄表员是公司的门面，是公司的代表，所有抄表员都应该自觉维护公司的形象。”

“好，说得好。”康老大带头鼓掌。

小马哥小声说了一句：“我开会那天瞌睡了，没听着啊。”

“对，这句话我赞成。谁说抄表员是电力系统最没出息的工作？谁说抄表员是电力系统最掉价的工种？没有咱们这些抄表员，电费咋回收？咱们走到老百姓中间，咱们就是代表国家电网公司，咱们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王姐也很激动。

“快别吹牛了，要说人家小路是一道风景还差不多，咱们都是煞风景的。”莫大嗓门摆手摇头地大笑起来。

“也是，要是再年轻个 20 岁，我还算是一道风景。”王姐不好意思地自我解嘲。

那天的聚会，大家没有再发牢骚抱怨，气氛喜庆而热烈。

五

咖啡馆里，英凯和钟小路靠窗而坐。英凯一脸阴沉地看着窗外，一直不说话，也不看钟小路一眼。钟小路喝了一口咖啡，又喝一口咖啡，心里酸溜溜的。

钟小路打破了僵局：“我想了想，确实我做得不太对。我向你道歉。这么一直冷着也不太好，是继续发展还是立刻结束，我们还是选择一下比较好。”

英凯转过脸来，满脸的冷淡：“你说什么？”

钟小路被英凯的冷脸刺激到，也没了好脾气：“我在向你道歉。有问题解决问题，你这电话不接，短信不回，到底什么意思？爽约你说可以，那天康哥的帮忙你也说理解，那你到底在生什么气？能处就处，不能处拉倒。”

“你挺有脾气呀，钟小路。你把你的好脾气都给别人了是吧？那个莫大嗓门，说了你多少风凉话，给你下了多少腿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结零奖泡汤了，是她举报你的对吧？你还屁颠屁颠地替她去催费，到我这，你倒来脾气了。”英凯气愤不已。

“同事之间不就应该互相帮助吗？她那人是素质不高，没有口德，但是人家在我第一天抄表的时候，在我掉进粪池里的那天，她还去帮我抄表了呢。”钟小路说。

“那能一样吗？她是在大白天去帮你抄表的。你呢？你是在大半夜替她去催费的。”英凯说。

“正好赶上了，不催费到位，最后就不能结零了。不大半夜去堵人能堵到吗？”钟小路反问。

“你还有理了？要不是那天康哥在，你被那个臭男人怎么样了还不知道呢。”英凯更来气了。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互不相让，声音渐渐也高了，旁边桌位上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转过头来，有点胆怯地看着他们，慢慢地扁起了嘴，用惊恐的大眼睛寻找去给她端果汁的妈妈。他妈妈在吧台边等着拿果汁。小孩子就害怕地瞅着钟小路和英凯，小心翼翼地挪动屁股，要从座位上下来，去找妈妈。

钟小路转头看见小孩子，连忙说：“慢点，慢点，来，来，阿姨抱你下来。”

英凯气得一拍桌子：“我们吵架呢，你能不能认真点。”

孩子吓得“哇”的一声哭出来，身子一滑，就从椅子上落下来，头不偏不倚磕到了桌角上，哭得更大声了。钟小路连忙把孩子抱起来。

听到孩子的哭声，妈妈几步跑过来，张口就指责钟小路：“你要干什么？你是人贩子，要抢我家孩子吗？来人啊！”妈妈一下子从钟小路怀里抢回自己的孩子，一只手又抓住钟小路：“来人啊，抓人贩子啊！”

英凯一把打开孩子妈妈的手：“你干什么？给我放手。”

英凯回头又吼钟小路：“叫你多管闲事！吵个架都不能消停。”

英凯生气离开后，旁边的食客给钟小路作了证。孩子妈妈不停地给钟小路道歉，钟小路摆摆手说算了，递给孩子妈妈面巾纸让她给孩子擦手。

两个人的吵架到此告一段落。接下来的日子，钟小路又开始了下一个月忙碌的抄表工作。陈书陪着钟小路给小燕青买新衣服的时候，还在一直骂她：“本来就是你做得不对，谁家谈恋爱能谈成你这样。人家英凯心疼你，怕你吃亏受累，不是很正常吗？你可倒好，还不领情。”

“我知道他是为我好，可是他那种态度和想法，说严重一点，我和他就是三观不合。”钟小路说。

“嘁，喊口号呢？三观不合人家天天接你下班，请你吃饭。”陈书拿起一件衣服给钟小路看，还不忘继续批评她，“你差不多就得了，你们这都冷了好长时间了吧？人家说得一点都没错，和你吵个架你都能去管闲事，人家生气不应该吗？你就跟个傻子似的。”

钟小路叹了口气：“我是傻，我知道他是为我鸣不平。我从一开始认识这些抄表员，也觉得他们素质不高，没读过多少书，尤其这个莫姐，没有口德，虚张声势，生怕自己吃一点亏。但是……我给你讲讲为什么要帮她。”

“为什么？”陈书立刻安静下来，等着

听莫大嗓门的故事。

钟小路顿了一下，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好几次她咄咄逼人，打击讽刺，背后做了很多恶心人的事。这些你都知道，班长于哥总是劝我，别跟她一样的。康哥也宽慰说，说她刀子嘴豆腐心，让我别往心里去。但是你知道吗？我以为他们就是不敢得罪莫姐而已。我后来才知道，莫姐老公去世好多年了，她始终没再结婚，老婆婆瘫痪在床上，她一直不离不弃地在照顾。我们班长于哥说她从前也挺文静的，现在她一个人撑起一个家，才用那种特别强势的态度对待一切，生怕别人欺负他们孤儿寡母，就是这样。”

陈书突然间沉默了，说：“真的？”

“你以为谁都能这么对待前婆婆吗？她婆婆还有两个儿子呢，可是都躲得远远的，老婆婆就一直躺在她家床上一直是她在照顾。这世道，这样的人不多了。”钟小路越说声音越大，“我就是钦佩这样的人。我就是这么把她对我的欺负都谅解了，怎么样，不行吗？”

陈书眼光流转，默默地点点头。她想不到这个在全局都出名的蛮横角色，粗糙的身体里面竟然隐藏着闪光的心灵。陈书想到了自己的妈妈。她有两个伯伯一个叔叔，但是她奶奶却住在他家。比如早餐大家都喝粥，她奶奶却要吃米饭。比如奶奶把孩子们孝顺她的钱都给大伯家的堂哥，但是妈妈用自己的工资给自己买件新衣服奶奶都觉得她乱花钱。比如妈妈天天伺候奶奶吃喝，但是奶奶却总说其他的儿媳妇孝顺。类似的事情太多。在陈书的眼里，是父亲这个身兼儿子和丈夫两个角色的人根本不懂平衡，平白让自己的妈妈受气，但是妈妈却从不允许她说奶奶半个“不”字。妈妈说无论如何那是老人，上一辈的人总有让她难以理解却又让她真心崇敬的良好品质。

见陈书不说话，钟小路摸了摸陈书举起来的衣服，摇摇头：“太薄了吧？”

“可是，你看看稍微厚点的都快小一千了。咱们工资才多少啊。而且，我觉得你完全没必要，小燕青是咱们公司团青帮扶的对象，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你这总花着自己钱，买衣服买吃的，都快给她当妈了。”陈书说。

钟小路拿起一件厚厚的羽绒服：“哎呀，那孩子太可怜了。再说了，咱们公司也绝对不是那种随便扔点钱要个名声的意思，咱要帮扶这个可怜的孩子，咱就做点实际的。我下周要带小燕青去东方红看电影。这孩子都没在电影院看过电影。”

“你干脆给她当妈得了。”陈书摇头叹气。

“你想想，要是咱们是特别贫穷的孩子，是一个月收到点钱开心，还是遇到真正把咱们当成家人一样对待的人开心？她没有妈妈在身边，需要的绝对不是金钱，是爱。”

陈书内心越来越喜欢这个同期的同事了。陈书甚至很庆幸和钟小路成为朋友。为了避免用语言表达赞颂的尴尬，陈书用开玩笑的方式，过来搂过钟小路：“来来，让我亲一口，我给你点爱。”

英凯连续好几天喝得醉醺醺的，两个好哥们孙刚和王皓就一直陪着、劝着，也看不见效果。英凯就是一直喝酒，什么话都不说。

孙刚终于按捺不住，第一次对英凯大声说话：“凯哥，你能不能行了？不就是吵个架吗？你要是真觉得那女孩不好，分手，痛快点。我再给你介绍个更漂亮的。这么多年了，你买卖失败，仓库被人放火烧了，一下子损失那么多钱的时候，也没见你喝成这个德行。你给哥们个痛快话，到底怎么想的，分手不？”

英凯摇头。

“这不就得了，分手你还不同意，不分手你还这么耗着，值得吗？有问题解决问题，有误会解除误会，实在不行直接按倒得了。”孙刚说。

英凯已经醉眼蒙眬，却还是拿起筷子给了孙刚一下。孙刚也没躲，自己仰头灌了一杯酒：“就知道你不舍得。那就好好谈谈，别整这些个没用的。”

王皓给英凯倒杯热水：“凯哥，其实，我觉得你做得也不对，你不就是喜欢她单纯善良吗？她宽容大量，工作负责，乐于助人，这些都是你喜欢的，现在你却因为这些事不理解她。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想想才对。”

转眼就到了周末，钟小路买了水果去小燕青的学校。小燕青是他们公司团委的帮扶

对象，父母早逝，没有别的亲人可以照顾她。多年来，她一直和姑姥生活在一起。这两年因为姑姥年纪大了，学校又离姑姥家太远，姑姥给小燕青找了一间寄宿学校。钟小路当时听了这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忍着眼泪向团委表态，今后她和小燕青结对子，一定帮扶到底。钟小路每周都会到寄宿学校看小燕青。渐渐地，小燕青已经和钟小路很熟了。

小燕青的班主任看到钟小路不停地说：“太感谢了，小路，这孩子刚开始来的时候眼神空洞，我看着又觉得可怜又觉得可怕。她和同学们也不接触，我一直担心孩子家里的事情给孩子太大影响，心里的阴影一时半会不能排解掉。没想到和你相处这几个月，这孩子开朗多了，你比我有办法呀。”

钟小路说：“哪里，哪里，您和孩子接触多，还是您付出得更多一些，我也就是每周来看看孩子就是了。小燕青有什么事，咱们多多交流啊。”

“好，好，说实话，我们学校里也有很多得到帮助的可怜孩子，但是没有一个提供资助的组织或者个人，能像你这么持久地、真心实意地在帮孩子。真实来讲，孩子真不需要什么金钱，学杂费学校都给免了，其实孩子需要的是爱。”班主任老师说。

“您说得对，我还年轻，也是第一次作为帮扶活动的联系人，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给孩子多一些帮助。反正我妈妈从小怎么宠着我，我现在就怎么宠着小燕青了。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老师您多批评。”钟小路谦虚地说。

两个人说着话，小燕青背着书包出来看到钟小路，特别开心，紧跑了几步。钟小路过去接过小燕青的书包，和老师告辞，领着小燕青有说有笑地走了。

按照惯例，钟小路带着小燕青去洗澡。两个人在浴池里，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惹得周围的人投来羡慕的眼光。

有人问：“你这么年轻孩子就这么大了？”

又有人说：“看看这个年轻的妈妈，孩子就得早点生啊。”

钟小路连忙摆手：“不是，我不是这孩子的妈妈。”钟小路说完，目光扫到小燕青的时候，发现小燕青神色尴尬。钟小路很后悔自己刚才急于纠正，其实默认一下又有何妨呢。

钟小路连忙过来给小燕青洗头，打出泡沫轻轻地揉搓着小燕青的头发。小燕青的头发柔软黑亮，发质特别好。

钟小路想起自己第一次带小燕青去理发的时候。钟小路当时考虑着，要怎样让孩子脸上浮现出笑容，考虑过玩具，考虑过糕点，考虑过游乐场，可是看到小燕青被班主任老师领出来时怯生生的样子，钟小路就决定，先给孩子理发洗澡买两件新衣服。

钟小路去理发店的时候，小燕青坐在椅子上，一个美女理发师摆好架势正准备剪头发，可是她用手拨弄了一下就惊恐地退了两步。钟小路连忙走过去，理发师小声对钟小路说：“您去别人家去理发吧，这个孩子的头发我剪不了。”

钟小路有点不解，跟着理发师走近小燕青。理发师用一把梳子拨开小燕青的一缕头发。钟小路清清楚楚地看见小燕青的头发里有虱子。这种寄生虫，钟小路以前只在书上看到过。她万万没想到，这种恶心的寄生虫此刻就在小燕青的头发里穿行。钟小路一惊，余光瞄到面前的镜子，立刻平静下来，冲着镜子里的小燕青笑了一下。

钟小路定了定神，把理发师拉到一边，小声说：“麻烦您了，您就给理个发吧。孩子已经大了，要是我自己随便给剪个发型，怕孩子不能满意。梳子剪刀，你都用吧，用完您扔掉，我给您算钱，拜托您了，这孩子特别可怜……”钟小路简单地向理发师介绍了小燕青的情况，理发师充满同情地看了看坐在镜子前一动不动的孩子，点了点头。

钟小路拉着理发师又拜托说：“您，等我们走了，再把梳子和剪刀扔了，别让孩子看见。”理发师点头，向钟小路投来赞许的目光。

理发师后来戴了一副橡胶手套，用了一次性的塑料围布帮小燕青围好，站得远远的，给小燕青剪了一个漂亮的齐刘海。小燕青显然很高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这笑容感染了钟小路，也感染了理发师。当钟小路把梳子和剪刀的钱一起给理发师的时候，

理发师摇摇头，只收了理发的钱。

钟小路说：“谢谢了啊，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等钟小路领着小燕青走出理发店的时候，理发师看着钟小路她们的背影，说了一句：“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也像是说给钟小路听的。

后来，钟小路每个星期领小燕青洗澡的时候，都会买一些药水，给小燕青洗完头了之后上药水，用塑料袋捂住。小燕青问为什么要套塑料袋的时候，钟小路也给自己套了一个塑料袋，告诉小燕青，这是一种头发保养方式。每星期做一次，头发就会顺滑发亮。小燕青高高兴兴地配合着钟小路。终于，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小燕青头发上的虱子消失不见了。

钟小路每次带小燕青来洗澡，会选择一个单间，虽然价格贵点，起码两个人洗起来干净。有一次，一个虱子掉到钟小路大腿上，钟小路咬着嘴唇没叫出声。将心比心，钟小路每次给小燕青穿好衣服让小燕青在外边等她，钟小路都认认真真地把浴池打扫干净。

现在小燕青的头发已经干干净净，她们再也不用开单间洗浴了。今天，钟小路给小燕青洗头发的时候，检查了一遍她的头发，发质柔顺，头皮干净。钟小路很高兴。

钟小路领着小燕青走出浴池，看到手机里有两个未接电话，是英凯打来的。这几天，钟小路也一直在苦恼他们的关系到底要怎么发展。她是喜欢英凯的。这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年轻人，自力更生，白手起家，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又没有一点商人的金钱气息，不骄傲，不狂妄。他们不属于那种天天腻在一起的情侣，可是在很多方面他们十分默契，只要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最重要的是，英凯是真心喜欢自己，而且真心实意地在表达着这种喜欢。钟小路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一个男孩子。

至于矛盾和误解，钟小路转念想了想，似乎都已经忘记他们当初为什么吵架的了。

钟小路给英凯拨回电话：“你给我打电话了？我没听见，刚才在洗澡。”

英凯那边语气也很好：“我们一起吃个饭吧，就一会儿，中午一起吃饭吧。”

“我今天有事走不开，改天行吗？”钟小路看看身边的小燕青。

“就中午一顿饭的时间，你在哪呢，我去接你。啊，拜托了。”英凯的语气里透着恳求，声音也很小。

钟小路并不知道，英凯今天带妈妈出来吃饭，妈妈提到他的女朋友的事，就临时想见见。英凯一直对母亲格外尊重，所以他打电话的时候，一边捂着电话，一边给妈妈展示微笑。

“可是，我今天有事儿，走不开啊。”钟小路看着满脸兴奋抬着头看着自己的小燕青。

“真不行吗？”英凯又问。

答应要带小燕青去看电影，不能对孩子失信啊。总不能为了自己的约会把孩子送回学校去啊。

“真不行，不好意思啊，英凯，改天咱们再约吧。”钟小路很坚定。

“那好吧。”英凯挂了电话，这边和妈妈道歉。妈妈很明事理，说没提前约好，是咱们太唐突。英凯就带着妈妈去东方红美食广场了。

东方红美食广场算是市里最大的美食天地，整个一层是各色小吃美食。这里还特意开辟了供孩子玩耍的地方叫欢乐城堡，有现场捏陶罐的，有手工做蛋糕的，好多孩子喜欢的小游戏。家长带孩子玩过这些小游戏，吃过了美食，还可以到二楼的东方红影城去看场电影。东方红美食广场功能齐全，所以，这里基本是全市居民最喜欢的地方。

英凯带着妈妈走进来，忙给妈妈找位置，问妈妈想吃什么好吃的，他要请客。英凯妈妈静静地看着城堡里玩闹的孩子们，笑着对英凯说：“妈妈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

英凯就拍着胸脯保证：“快，很快，放心吧。”

考虑妈妈一只眼睛失明，英凯就给妈妈找了靠近城堡的位置，这里可以看看“叽叽喳喳”叫的小孩子。妈妈看到这些小孩子总是特别喜欢。然后，英凯就一趟一趟地给妈妈端来各种食物，就像食物永远都不够妈妈吃一样。妈妈就一直劝阻他：“够了，够了，吃不完的。”

英凯最后一趟给妈妈端来一碗汤，气喘吁吁地刚坐好，就注意到斜对面座位上坐着的正是钟小路。钟小路和妈妈一样，看着城堡里玩耍的孩子笑得格外甜。英凯嘴角上扬，妈妈注意到英凯的表情，就转身看到了钟小路。

“那个漂亮的女孩子是钟小路？”妈妈问。

“妈，您真厉害，您怎么知道？”英凯美滋滋的，站起来走过去。钟小路也很惊喜地发现了英凯。

“过去那边，我介绍你给我妈妈认识。”英凯拉着钟小路走到自己妈妈面前，“妈，这是钟小路。”

钟小路明显有点紧张，鞠躬致敬：“阿姨好，我是钟小路，见到您很高兴。”

“好，好，来来，坐下吧，一起吃点东西吧。看小凯买了这么多吃的。”英凯妈妈热情地起身招呼，钟小路却没有坐下，却不时地回头张望城堡里的情况。

“坐吧。”英凯妈妈以为钟小路害羞，又让她坐。

钟小路推辞一下：“不了，阿姨，我那边还有点事儿。”英凯直接把钟小路按在座位上，“别客气了，我妈妈很随和的。”

钟小路坐下来，却心神不宁，不时地回头看看城堡。

此时的城堡里，小燕青玩得十分开心。她在一位蛋糕师的帮助下，正在给一个蛋糕坯作装饰。她手里拿着一管奶油，正用力地将奶油挤出来，小心翼翼地要做成一朵小花。蛋糕师看着旁边耍赖的孩子，躺在地上蹬着腿大叫，似乎是要一个玩具没有得逞，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轮番上阵安慰，孩子却始终没有收敛。蛋糕师失望的目光从那孩子身边移过来，目光变得十分温柔：“告诉阿姨，你的蛋糕要做给谁吃啊？”

小燕青嘟起嘴，想了想，没说话，继续认真地做一朵花。

耍赖的孩子突然停下来，站起身，直奔小燕青，拿起小燕青的蛋糕就跑。小燕青一下子愣住了，急忙跑过来抢蛋糕。蛋糕被两个孩子扯来扯去，耍赖的男孩子就大声叫“妈妈”。妈妈就飞奔过去，一把将蛋糕抢了过去。小燕青抹着眼泪，跑出城堡，跑向钟小路。

小燕青拉着钟小路，指着城堡，抽泣着告状：“妈妈，妈妈，他们欺负我，他们抢了我的蛋糕。”在她的心里，有妈妈撑腰，有妈妈保护，有妈妈就能解决一切问题。钟小路望过去，一个男孩子正用手指戳着妈妈手里的蛋糕玩。钟小路拉着小燕青就奔城堡走了过去。钟小路拉着小燕青进了城堡，像当年自己妈妈袒护自己一样。钟小路第一次像母鸡保护小鸡仔一样和抢了小燕青蛋糕的孩子的妈妈针锋相对。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小孩子给小燕青说了声“对不起”。

城堡外的英凯妈妈满脸疑惑，有点小心地问：“小凯，这个钟小路已经有孩子了？”

英凯的脸阴沉下来，没有答妈妈的话，径直走到钟小路身边，还没等钟小路向他解释眼前的一切，直接从钱包里掏出两张钞票。钟小路一愣，满脸笑地想向他表达自己的开心和激动：“小燕青今天第一次叫我妈妈，小燕青刚才做的蛋糕是要送给我当礼物，小燕青在听到道歉后立刻原谅了对方。”可是话没出口呢，英凯已经把 200 块塞到了钟小路手里。

“欠你的 200 块，还给你，我们，结束。”英凯说得十分坚决。

钟小路愣在原地。

小燕青被眼前的场景吓到了，她怯怯叫了一声：“妈妈？”

小燕青的一声“妈妈”将钟小路从惊诧中叫了回来。她没管英凯的离开，拉着小燕青的手安慰：“吓到你了？没事儿的，叔叔不是在生你的气。”

将小燕青送回学校后已经很晚了，钟小路看着万家灯火，甩甩头，努力想放空自己——明天的事情明天再想吧，她要回家看看妈妈。

莫阿也 女。本名莫志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指间的寂寞》《不舍》《我们曾是夫妻》《谁来原谅庄蝴蝶》等长篇小说 9 部。供职于吉林通化供电分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短篇小说

永远的月亮　吴少伟
暴风雨之夜　靳广道
暴雨将至　林　平
大树之舞　张　真
老厂长　王长伟



永远的月亮

吴少伟

1

“爸爸，天上为什么会有月亮？”新月从金为民的怀中仰着稚气的小脸，手指着天上的月亮问。

金为民有节奏地摇晃着身躯温柔地道：“天上的月亮是为了咱家新月乘凉时，能看见远远的桐山。”

“可为什么天上有的时候有月亮，有的时候又没有了呢？”新月摊开小手，大眼睛里满是质疑。

“因为月亮在和新月捉迷藏呀，它一会儿在新月的眼前，一会儿又躲到新月的背后，有时还让风扯一片云儿挡住自己，新月就找不到她了呀。”金为民说。

“那我躲在你的怀里，让它也找不到我，嘿嘿。”新月笑着说。须臾，又问：“那……能不能……做一个月亮，让它永远挂在天上呢？”

金为民一愣，随即莞尔道：“那就要等科学家叔叔们去造出一个新月亮，把它挂在天上把人们照亮。”

“嘿嘿，那样，天上就有两个月亮了，一个月亮被遮住了，还有一个月亮，那该多美多亮呀。”新月笑得更甜了。

“是啊，那该有多亮堂！”金为民不禁叹息。

……

月亮婆婆跟我走，走到街上去打酒，你一盅，我一盅，喝得脸上红彤彤。”

……

在金为民的歌声里，新月进入梦乡。

远处的桐山山顶上，月明夜朗。

2

星期一上班，刚打开办公室的门，隔壁的李正梁就溜进来神秘兮兮地说：“唉，听说了没，公司要搞竞聘了，包括三个新成立的供电所，所有正副职岗位全部拿出来竞聘。”

“哦！”金为民倒是真没听说。

“瞧你，就知道在图纸堆里泡着，窗外的事一点也不关注。”李正梁嗔怪道。

“你是包打听，我可不是。”金为民笑答。

“嘿嘿，说，有没有打算下去。”李正梁凑上前小声说。

金为民看了一眼自己的办公室：文件柜里，柜子顶上，沙发上，到处都是成捆的图纸，还有成堆的计划书、预算书、决算书。在这里，他也待了将近两年了，每天早出晚归，加班是常态。可这里，真的装得下他的心吗！金为民瞬间有了答案。

“你竞聘就竞聘，干吗非挑那么远的地方去？去一趟桐山，开车都要三四个小时。要是去桐山开个会，你就得提前一天出发，一个月都难回一次家。别人都不愿去，你非去？新月才五岁，爸妈年纪大了，马上就快过年了，家里单位都是一堆事，你忍心都扔给我一个人？！”方瑜气鼓鼓地抱怨，质疑着丈夫的决定。

“这不是别的岗位都报满了嘛。”金为民小声解释。

“报满了？笑话，竞聘竞聘，只要报名条件允许，一个岗位，谁都可以报，大家公平竞争，真当我不懂吗？”方瑜声调明显提高。

“桐山是新成立的所，报的人少，我才选它的，别的岗位，我怕竞不过别人。”金为民的声音更小了。

“我是你老婆，你的能力我知道。你别忽悠我，真以为我对你们公司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吗？桐山那都不愿报，谁报都会让谁去。”方瑜叹息道。

“哪有的事，还是要通过竞聘的。”金为民慌忙解释。

“是哦，你一个人报，一个人竞，一竞就聘。”方瑜挖苦道。

金为民也不辩驳。他知道，方瑜虽然心里有怨气，但依然会支持自己。所以，他心里打定了主意。

3

站在山脚下，金为民举头仰望，那郁郁的青山，天空蔚蓝。还是那个他熟悉的桐山，一沟一壑，山路弯弯，也还是贫弱的山。山里的人们还在过着与山争地、与水争田、土里刨食的生活，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舍弃故土，都相信山会披绿、勤能富家。

金为民的姥爷就是这里的人。姥爷姓李，大名响云，家在响涧村。涧就是有水的山沟沟。响涧村在桐山半山腰上。水从桐山上流下来，因为落差大，冲击山涧里的石头发出雷鸣般的响声，响涧村因此得名。李响云早年当过兵，退伍转业后回到村里当了村干部，后来又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他一心想带着响涧村的乡亲们脱贫致富。他们一起开过山，修过路，建过小水电，办过茶场，养过猪。可响涧村的基础条件实在是太差了。虽然他想法很多，实事也干了不少，但响涧村还是没能摆脱贫困的状况。直到一年前，在各级地方政府和帮扶单位以及村两委的努力下，响涧村脱贫摘帽。但这也仅仅是解决了村民吃、穿、住、行的问题。村民生活离小康生活还存在一定差距。

金为民小时候最爱去姥爷家。姥爷不干活的时候就牵着他的手攀到山顶看流云、下到涧里捞鱼虾，还带着他到林间摘野果、抓野兔。桐山上全是他童年的笑声。

可每次去姥爷家都不易。山路崎岖蜿蜒，九拐十八弯，一边崖壁耸立，一边临着深涧。司机驾车，一个不留神就会出事。客车跑一趟要四个多小时，当天又没有多少回头客，客车班都不愿意跑这条线。响涧村村民要是去县城，都是搭送货的货车，而货车大约半个月才有一趟。金为民去的时候，爸妈会提前准备一堆东西，吃的、喝的、用的，都用网兜兜着。他们进村的时候，爸妈一人拎两兜，金为民攀着爸爸的手，挺着胸脯骄傲地向姥爷家走，四周都是村里孩子羡慕的目光。

山里偶尔也有电影队去放电影，露天的。村里会提前两三个星期接到通知，然后村里唯一的大喇叭就响了，郑重地向全体村民通告放映时间和地点。经过长长的期待，村民终于迎来了不是节日的节日，盛大隆重。作为村支书，李响云肯定会第一个到场，帮忙维护秩序，布置现场。金为民会欢快地在人缝中钻来钻去，与玩伴们打闹。电影放到大半，忽地一阵大雨，也没有多少人跑开躲雨，直到银幕上打出“再见”的字样，他们才恋恋不舍地带着竹椅板凳离场。

李响云让外孙骑在头上，顶着雨后的月色，蹚着泥泞的山路，一步一滑地回家。山林幽暗，树影婆娑，山风穿林，发出哨声。金为民悚然地盯着林子，担心林中会突然扑出山魈异兽。

李响云察觉外孙身体的悸动，柔声安慰："小民不怕，你看，月亮出来了。"

桐山上的月亮又大又圆。月光洒下，给桐山铺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光。一片乌云飘来，将它遮蔽，山路又变得幽暗。

"姥爷，山里要是能像城里一样，有路灯就好了，可以照黑，从傍晚一直照到天亮呢。"金为民说。

"是啊，要有路灯就好了，大家就能走夜路了。嗯，以后呀，会有的，会有的。"李响云口中喃喃。

等金为民再去姥爷家的时候，已经是他初中毕业了。中考刚结束，爸妈就急慌慌地带着他坐上了货车回了桐山。一进门，金为民就看见躺在床上的姥爷，打着石膏、缠着白纱布带的小腿悬吊在空中。

村里修路，傍晚收工的时候，村里充作工程车的三轮车为了避让一个骑自行车的村民，一头撞上了山崖壁，发生侧翻，两人摔下山涧。姥爷命大，摔断了腿骨。等姥爷重新站立行走，走路就一瘸一拐的。村民嘴里的"响云书记"逐渐变成了"跛爷"。大家在喊"跛爷"的时候，眼里全是敬慕。

金为民高考填志愿有些迷茫。李响云说："学电吧，以后哪都要用电，脱贫致富更要靠电，等毕业了，帮村里修座电站。"

金为民记在了心里。

4

进了供电所大门，金为民就听见二楼走廊上一个大嗓门的声音："哎，我说老陈，你们村的状况怎么着也比我们村强吧。你们那几家制茶大户，家家都买了发电机吧，赶上夜里停电至少村里还能见着些光亮，咱玉泉就只能指着油灯了，总得讲究个轻重缓急，谁最困难先解决谁吧。"

"哟，方书记，您这话就不对了，柴油怎么着也比电价贵，谁家的钱不是钱，省下来都能干点别的。虽说咱们两个村用电状况都差不多，谁也不比谁更困难，可咱响涧村比你们村要多上好几百号人呢，就冲这，优先安排一下也该没毛病吧。"说话的是响涧村书记陈建设。他外表憨厚，小眼珠里却透着精明的光。他是在李响云的带动鼓励下，响涧村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之一。他富起来之后也不忘乡亲，跟着李响云一起为村里出谋划策，又带动其他人致富。李响云摔坏腿后，就向组织推荐陈建设来当响涧村的村支部书记，做响涧村的当家人。

"就不是比人多的事……"大嗓门高叫。

一个声音打断了大嗓门的话："你们别争了，金所长一会该到了，立项的事，得他拍板，向水电供区改造项目部申报。"

大嗓门不依不饶："这个节骨眼上新所长还没到，真是急惊风遇见慢郎中。"

不知谁大叫了一声"来了"，大家纷纷探头往楼下望。

金为民听着楼上的话，猜到他们在争什么，也知道他们迫切的心情。

桐山位于大湖县西北部，响涧村是前山村，玉泉村是后山村，一个在涧边，一个在坳里，前后将桐山环抱起来。它们也都是大湖县的贫困村。大湖县虽然以湖为名，实则县城大半位于皖山南缘，重峦叠嶂，丘陵平畈交错，是不折不扣的山区。山高涧深，溪流穿行，有长河贯穿县域，另有大小河流百余条，水力资源丰富。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大湖县水利部门便着手开发境内的小水电，到 20 世纪 90 年代，大湖县境内共有小水电站十余座，所以连带着周边区域的县，这一片都被称作小水电供区。可是随着地方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小水电破坏生态环境、与民争水、效率不高、覆盖面不广等各种弊端凸显。加之电力供应不足、供电质量差等各种问题严重制约了小水电供区内经济发展，小水电企业面临进退维谷的窘境。

为了解决小水电供区用电状况，前段时间，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由省电力公司全面接管小水电供区电网，成立施工项目部，实施农网改造。这也是青年技术骨干竞聘下基层去一线的大背景。

谁都想先完成本地的电网改造升级，谁都想先一脚踏上致富之路。

玉泉村村支部书记方劲山在会上介绍情况时说："咱玉泉村，是个尴尬的地方，大半个村子都落在山上不说，还处在两省交界线上，和鄂省只一墙之隔，隔壁就是鄂省的红山县。咱们村离自己县城特别远，有近百里路程，离红山县城却只有二十余里路，可咱没法跟红山县比啊。他们那几个村的村办企业哪个不是搞得风生水起，哪家日子不是过得红红火火。咱们村去年靠着党和国家的好政策，靠帮扶单位生拉硬拽，才与响涧村一起脱贫出列，可脱贫得靠咱自己，不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没有自己的村办企业，哪里谈得上脱贫致富。咱这心里急啊！火烧火燎的，没事就往红山县那几个村里看，找差距，找原因。有一天晚上，我看着对面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突然就明白了，以前致富口号是'要想富，先修路'，现在是'要想富，电进户'，没有电，什么事也干不成。"

"是啊。"陈建设附和道，"咱响涧村 10 个村民组，共 654 户，家家都有几亩茶园，村里也开了几家茶场。每年到了出新茶的时候，那几家茶场的老板就睡不着觉，担心停电啊！茶草这个东西精贵，进了机子，如果不加工出来，一夜工夫就会腐败掉，一旦停电，损失太大了。为了电，几家茶场的老板蹲在村委会里吵。我带着他们没少跑县里乡里和县供电公司，要求接受我们村的用电申请，可上面没给政策，下面答应不了。红山县的几个村，三四年前就完成了农网改造升级，他们村办企业车间里的机器每天轰鸣作响，搅得我这心里无法安宁。碰见那些村的村干部，人家腰杆子挺得笔直，说话底气十足，我们就只能隔山兴叹、无可奈何。"

陈建设停了一下，平复了下情绪，说："前段时间，乡里发通知，说上面出台了政策，咱们小水电供区电网被国家电网公司接管了，我是高兴得一整夜都没睡着，这些天我天天来，总算把你等来了。金所长，我来，想请你抽时间去我们村看一看，我代表村里 2352 名村民恳请您，能把我们村的电网列入第一批改造的对象。"

金为民说："各位书记村委会主任，散会之后，请大家把电话留给我，过几天我会到每个村看一看，同步制订电网改造方案，按照实际情况推动电网改造，你们看可行！"

"好，金所长，我还撂句话，我们村的电网改造，协调工作由村委会和村民组全权解决，要人给人，要力出力，保证畅通无阻。"方劲山拍着胸脯打着包票。

陈建设不服气地道："咱们村改造，只要咱有的，要啥给啥。"

金为民道："大家都别急，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我刚来，情况还不熟悉，总得让我把情况了解一下，然后根据各地的状况，按轻重缓急的原则，制订出合理的改造方案，稳妥切实地推行。但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一定以最高的效率，尽早地给大家解决用电问题。"

村干部们虽然都点头，可金为民看得出他们满腹心思，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

5

开完会，回到宿舍，金为民靠在床上，整理着思路。

为了小水电供区改造，县供电公司成立了桐山、十里、北桥 3 个供电所，涉及 3 个乡镇 33 个自然村，其中 18 个刚脱贫的村子，覆盖人口 19685 户 78700 多人，供区内共有 100 多个台区，总容量 1.2 万千伏安。桐山供电所覆盖 10 个自然村，3 万多人口，有 7 个刚脱贫村，其中就包括响涧村和玉泉村。两个村的情况金为民基本都了解，一个在前山腰上，一个在后山坳里，都有一个共性——

穷。但穷不是两个村子骨子里带出来的，谁都想去改变，治好“穷”病，摘掉“穷”帽。这是供区里所有村民的共识，也是所有村两委干部们的目标。

可改造资金只有那么多，还要分批次下拨，十几支施工队伍也只有那么多人，根本不可能以全覆盖的建设方式进行，所以只能按照轻重缓急逐步实施农网改造升级。

大家好像都很急。可当务之急，不是立项，而是农历春节前的电网检修，因为供区以前的电网千疮百孔、隐患重重。

“所长，有人找。”值班员在门外喊。

金为民走出宿舍，发现供电所门口的路灯下有几个身影向自己走来，其中一人走路一瘸一拐。

“姥爷！”金为民吃了一惊，赶紧上前迎了几步。

“小民呐，我听说你调到桐山供电所来了，等不及想来看看你，也没提前打招呼，就坐别人的车子来了。”

李响云笑呵呵的，身后跟着陈建设。

金为民顿时有种无奈的感觉。

李响云刚坐下，就开口道：“小民，我不是来让你为难的，只是乡亲们的心情很急迫，我想你也能理解。”

“姥爷，我知道大家都很急，可在这件事上，我们只能按程序办事。”金为民解释。

“行，没问题，姥爷理解你。我是想，如果最近你能抽出空，就去村里看一看，了解了解具体情况。”李响云说。

金为民马上答应：“姥爷，没问题，就是你不来，我也肯定得去看您和姥姥，我想吃姥姥做的菜了。”

等将姥爷一干人送走，回到宿舍，金为民看见桌子底下多了个黑色塑料袋，打开一瞧，是四包茶叶，外包装上印着“桐山青”的牌子，正是桐山本土产的优质绿茶。“桐山青”的牌子是近几年才打出来的，因为茶叶品质好，获了奖，价钱在原先的基础上翻了几倍。

望着茶叶，金为民心里五味杂陈，一脸苦笑。

6

本来金为民没打算专门回响涧村去看姥爷的，因为他要干的活太多了，又马上面临年关，农网改造升级从申请立项、勘察设计、批复到施工，都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可是供电所总共才十几个人，肯定得连轴转。但是那袋茶叶像一根扎在喉咙的刺，令金为民不得不抽出空去一趟响涧村。

金为民借了一辆摩托车，一路骑回响涧村。他发现久别的桐山最大的变化就是路。村村通的水泥路让乡亲们告别了“泥巴腿”。路上的人不是骑着摩托车，就是开着小三轮车，携人带货络绎不绝。

进了村，眼前的景象令他为之一振。村里到处都是新建的小洋楼，布局规划整齐，外观设计和谐，道路两旁隔着百八十米都有贴着分类标识的垃圾桶。路边相隔几百米，还建有两个公共厕所。村容村貌干净整洁。村里的变化令他刮目相看。

然而，那些松松垮垮的电线十分碍眼。一段电线中间竟然有三四个接头。变压器还是 20 世纪的高耗能淘汰产品，外壳锈迹斑斑的机械表倒挂在房屋屋角的角铁上，张着大嘴仿佛在讥笑看着它的人。木制的、竹制的，甚至还有条状石头的姑且能称作电杆的东西，在路边歪歪斜斜，支撑着一个千疮百孔的低压配电网。

金为民羞愧得不敢抬头。虽然周围没有一个人认出他，但是他感觉这是他从业以来遭遇过的最尴尬的事。好容易到了姥爷家门口，他发现院子门是开着的。金为民加了一把油门骑着摩托车冲进院子，这才稍稍缓解了他此刻复杂的情绪。

“小民来了。”姥姥从厨房里探出了头，看着他开心地笑。

“姥姥好！”金为民的声音有些无力，突然感觉自己不该来。

“姥，姥爷呢！”金为民问。

“村里开村民大会呢，说是讨论电网改造的事。你是不是来开会的？”姥姥忙说。

“哦，不是。”金为民一听姥爷去开会了，就打算回去，可一听是关于电网改造的事，心头一动，说：“姥姥，我去听听他们怎么说。”说完扭转车头直奔村委会广场。

陈建设为了村里能尽快进行电网改造，动员开全村村民大会，一大清早就用村广播大喇叭通知在家的所有人到村委会前的稻场上集合，又请来老书记李响云，要搀他坐到主席台的中间位置。

李响云摆了摆手：“我就坐下边，那里自在，我看你们开。”

陈建设走到他身侧，搀着他的手臂说：“老书记，您得上去坐。您坐在台上，大家看见您，心里才有底气，这事才办得成。其实咱们也是为了支持供电所把电网改造工作做得更好。您不支持我的工作，也该支持您外孙的工作吧。”

陈建设已经接任书记好多年了，但一直改不了口，依然称李响云老书记。他发自内心地敬佩老爷子。

“尽想些花花点子，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支持你的工作。可现在你是村里的书记，是咱响涧村的当家人，你得指出问题，拿出方案，解决问题，带着大家脚踏实地地干。我保证站在你背后支持你们。”李响云说。

最后李响云还是没拗过陈建设，坐到了主席台上。

“人家供电公司为了不落下一户，肯花那么大的代价给咱村改造，咱们就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桐山是咱们的家，是咱们的根，为了家乡的未来，大家也要担负起责任，我提议，咱们村有一户算一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陈建设说。

“可那不是政府要他们搞的吗？供电公司有的是钱，凭啥要咱出钱出力。”有人质疑。下面有人在观望，有人在交头接耳。

“我说两句。”李响云拄着手杖站了起来，虽然他腰身微显佝偻，但眼神坚毅，“咱们为啥穷，是这山不养人吗？山上的泉水是苦的吗？是咱桐山人不勤劳不聪明吗？我想你们一定不接受这些说法。先前呐，我以为是咱们桐山闭塞，交通不通，信息不通，我就号召大家去修路，去城市打工。路通了，信息通了，情况有所改善。有人富起来了，茶叶品牌也打出来了。可大多数人还是不富裕，为什么呀？产能不够！啥叫产能？就是生产的能力。茶草采回来，一次只能制十几二十斤茶叶。鸡养一二十只，猪养两三头，牛羊就更不行了。富得起来吗？政府为什么要搞电网改造，就是为了把致富的门路和机会送到咱们手里。有了充足的电，制茶户每年能多制上百斤茶。养殖户可以扩大养殖规模。跑运输的每天能往山外多送几趟货。要不到两年，咱们桐山几个村的人，都能富起来。”

场下一片掌声，有人大喊：“跛爷，你说得对，我听您的，您叫干啥就干啥。”

“啥听我的，听村委会的，村委会叫干啥就干啥。”李响云笑着说。

等人群散去，金为民把车骑到李响云身边，说：“姥爷，上车。”

李响云看见外孙，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回到院里，李响云说：“我去喊下人，一会儿就开饭了。”

“还有别人？谁呀？”金为民顿时不踏实起来。

“陈书记，他说如果你来了，就喊他一块来坐坐。”说完李响云转身出门。

金为民趁着姥爷出门，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千块钱放在厨房的灶台上说：“姥姥，所里还有急事，我急着赶回去，饭就不吃了。这钱让姥爷把那茶叶钱付掉，我下次再来。”说完调转车头，一加油门，他逃也似的下山去了。

7

“先抓紧完成春节前的电网检修工作，所里尽快制订检修计划，备品备料，针对设备状况较差的台区，先难后易地开展。所有变压器，该紧固的紧固，该加油的加油，碰上容量不足或是高耗能淘汰设备，能临时更换就换，停电断线频繁的线路，破损严重的电杆，能换多少换多少……”金为民在供电

所的工作会议上布置任务。

“可是一百多个台区的检修任务，年前只剩 20 多天了，哪来得及。”运检技术员吴昊有些担忧。

“施工力量有限，时间也有限，一百多个台区的检修任务是很繁重，可是同志们，我们才刚刚接管，就能听之任之？那是砸我们自己的招牌，砸自己的饭碗。乡亲们会怎么看我们？‘人民电业为人民’，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金为民话语坚定。

看着所里的人都低下了头，金为民接着说：“各台区客户经理要尽快建立客户微信群，掌握全部客户资料。现在最尴尬的事情就是线路发生故障了，我们连故障点都找不到。有了微信客户群，停电用户发个定位，抢修人员就能顺利及时赶到。要尽量保证少停电，最好不停电。我们要让供区内的客户体会到我们的优质服务不是空话。借着检修的时机，对纳入第一批改造项目的供电线路及设备状况进行摸底，建立设备台账，形成完整的报告，供项目部参考……”

第二天就是农历腊月十八，检修任务还在继续。金为民经过供电营业厅门口，就听见里面有人说话。

“同志，你看能不能想点办法，家里的灯都没有煤油灯亮，电灯就是个摆设，以前没有指望，咱就不去找人，现在你们管了，我就有了想法，这才找上门的。”那人的语气十分无奈。

金为民悄悄进了门，看见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坐在柜台外面，目露乞求神情。他走了进去，坐班柜员看见他就要起身，他摆了摆手，示意继续，然后坐在一旁听着。

“老人家，你家的情况我了解了，就是线路过长，压降过大，导致欠压，待会让人去你家，看一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坐班柜员说。

“唉，好好，谢谢，谢谢。”老人显然以为柜员答应了，问题就解决了，“那我回家去等你们。”老人兴冲冲地走了。

“什么情况？”金为民问。

“老人叫王长安，玉泉的，家在桐山后山脚下，说家里照明不如油灯，想让我们帮忙解决一下，说吃年夜饭的时候家里亮堂一点就行。我通过老刘了解了一下，设计规范上供电半径要求不超过 500 米，可变压器离他家有 1500 米，你说电压能好得了吗。”坐班柜员回答。

金为民心里一紧：“喊老刘下来，带我去看看。”

王长安家的屋子孤零零地落在山脚下，周围没有其他人家。目测他家离变压器的距离和坐班柜员讲得差不多。两根很细的绝缘线挂在竹竿上，通往王长安家。那电线绝缘层已经老化，压降太大，导致他家电压过低。金为民拿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压在 130 伏到 140 伏之间，和正常电压相差 80 伏之多，难怪王长安老人说家里的灯是摆设。

这么长的距离，临时架设线路也已来不及了，几个人面面相觑，眼神中都带着问号。

客户经理刘庚和是原小水电供区的电工。小水电供区改制收编时，人员就业都要由供电公司安置。他选择到供电所重新上岗，对供区内的情况非常熟悉。

“这样的情况我们碰到很多，以前小水电公司没有资金改造电网，束手无策，只能保持原状。那些用户问我们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我们开玩笑说‘只有买台升压器’，可是就当时的情况，有谁能舍得花上千块钱去买一台家用升压器的。”刘庚和半开玩笑地说。

金为民眼睛一亮：“我能借到升压器。我这就打电话去借，让他们送来。”

可当他们处理了线路的安全问题，刘庚和将升压器安装调试好按下开关后，金为民大失所望。王长安家的灯似乎没亮多少。刘庚和又用万用表测了下电压，也只在 170 伏左右。可是王长安老人拉着他们的手，连声感谢，说：“灯从未如此亮过，大年夜吃饭不用点油灯了。”

金为民鼻子发酸，扭头走出了院子。

8

为了节省时间，在等项目立项的这段时

间里，金为民和几个施工队队长多次沟通，讨论施工方案，多次对项目实施复勘，紧锣密鼓地进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等项目审批下来后，他们就立即开工。

项目很快就批下来了，响涧村和玉泉村作为水电供区内电网最薄弱的村子，它们的配网改造都纳入第一批实施的项目内。

金为民又回了趟响涧村，不过这次不是他一个人。他带着项目部的技术人员和两支施工队，还有供电所里的运维班长和客户经理。

当队伍来到山前的三岔路口时，他们看见上山的路口处蹲着一个人。等到了近前一看，他们都认识，正是玉泉村党支部书记方劲山。

“哟，方书记，这么巧，等人呐！”运维班长问。

“倒不是等人，就是来瞧个热闹。”方劲山阴阳怪气地道。

“哦！啥热闹？”客户经理问。

“嘿嘿，我来瞧瞧别人演的好戏，人前说什么轻重缓急的原则，背后该照顾还是照顾，该讲人情的照讲人情。”方劲山言语间有怨气。

“方书记，我这趟来，不单单是去响涧村，也要去你们玉泉的，瞧，施工队都带来了。”金为民说完转身喊了声“许队长”。

一个人走到金为民的身边，金为民对那人介绍：“这位是玉泉村的方劲山书记，这位是施工队的许建队长，专门为玉泉村电网改造的施工队。”

“真的？”方劲山一下愣住了，转而大喜，“哎呀，我就是小人之心了。”说完他一把握住了许建的手，憨厚地笑着。

“老方，你干什么，打劫吗？”这时，山道上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陈建设带着几个人骑着摩托车奔了过来。

“哪里的话，我来……学习……学习。”方劲山笑着说。

看着方劲山的窘态，大家笑作一团。

进了村，实际的用电状况让所有人的心里都沉甸甸的。配置给响涧村的施工队队长刘羽道：“金所长，放心，三个月，我一定让响涧村的用电状况来个大变样。”

到了半山腰，陈建设指着山上道：“最困难的地方还是在山上，上面还有 8 户人家，都是在山上养蘑菇、养鸡、种茶的。山势陡峭，以前的电杆轻，两三个壮劳力可以抬上去，现在电杆怎么运上去都成问题，更别说立起来了，实在不行，就把这段线路废弃掉，这几户人家一个月也用不了几度电。”

金为民摇了摇头，没有吭声。

随后，大家又一起去了玉泉村。玉泉村的线路状况和响涧村大致相同。

两个村都是产茶村，家家户户都制茶，都有自己的制茶厂。制茶对于用电质量的要求更高一些。春节过后，马上就到采茶时节，两个村的茶农都盼着在采茶制茶的时节里能用上大电网的优质电。

临近黄昏，他们去了方劲山提到的省界，远远地眺望了一下鄂省的电网。的确和方劲山说的一样，经过标准化设计的供电线路整齐美观。离开的时候，太阳落山，那边家家户户的灯闪亮耀眼，在场的每个人心里都五味杂陈。

9

“玉泉 2 号第 19 号转角杆基础埋深不够，周围土质是沙土，疏松，要浇基；月湾 1 号的‘三措一案’明天要制订出来，准备施工。响涧村的清障工作完成没有？线路通道要尽快打通，争取月底把电杆栽下去。”

“老常家不同意砍树啊，说坏了他家的风水。”

“啥年头了，还信这个。”

“老常头不是老村干吗？这点觉悟都没有？！杆子立不起来，用电状况就没法改善，村经济就搞不上去，哪来的风水？风水都叫他家那排树给挡住了。”

“明天我去看看。”

这时，外面传来轰隆隆的声响。

“呀，打雷了！”

春天刚到，项目部的会议室里正在召

开工作例会，窗外传来阵阵雷声。桐山的雨季也要来了，所有人的脸上都挂上一丝焦虑。

四五棵红杉树一字排开，像一堵墙一样扎在半山腰。树的前面不远处有一个挖好的杆洞，树的背后是几户人家的院落。盘山路从门前盘旋而上。四根陈旧的电线上，许多部位的绝缘层已经脱落。几个蝴蝶状绝缘子随意地绑扎在树木中的竹竿上，或是绑扎在零落的电杆上。电线沿着山体的坡度蜿蜒而行，串联起几户人家昏黄的灯光。

“树的正后方那家就是常明仁家，他儿子说树是他们家栽的，是风水树，辟邪化煞用的。我说树挡住了主线路，要清障，我们出赔偿。可老常头的儿子说不能砍，砍掉就等于断送了他家的风水运势。给多少钱都不同意。”

金为民点了点头，转身去了响涧村村委会。

“老常头是共产党员，也是老村干，当年和你姥爷搭的班子，可脑子里还残留着些陈旧观念，现在年纪大了，儿子又在背后撺掇。我昨天陪刘队长去了，爷俩高低不同意。这事有些棘手。”陈建设面带难色，之前他可是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的。

“要不我让我姥爷去做做工作。”金为民说。

“好，我陪你去。”陈建设说。

10

“我说常明仁，你还是不是一名老党员？脑子还那么封建，还信那些腐朽糟粕的东西，你还明仁呢，我说你就是昏聩、愚昧。”李响云已经有些按捺不住情绪了。他费了大半天的口舌，常明仁脑袋晃得像拨浪鼓。

“你自家的茶场电压有多高你不清楚吗，一年能产多少茶？这用电质量一旦改善了，产量能翻好几倍你知道不？就算你不管自己家茶场的收益，你也要考虑考虑后村那些乡亲吧，别让人家戳你的脊梁骨。”陈建设说。

常明仁的眼神中一阵慌乱，站在他背后的儿子常家荣也低下了头，不敢面对李响云的怒火。

“老书记，这线路也不一定非要从我家这边过吧，把那杆洞向左挪几米，不也能架上山吗。”常明仁说。

“常大爷，这线路是经过设计部门设计好的，已经经项目部审批过了的，一旦要做设计变更，项目就要重新审批，之前做的许多工作都要推翻重来，那样的话，两三个月就过去了。”金为民解释。

“要那么长时间？”常明仁很惊异，脱口问道。

金为民心中一动：“是啊，项目很多，从编制到审批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不管你们怎么改，也不管你们要多长时间，总之要砍树就不行。”常家荣的态度很强硬。常明仁又不吭声了。

“行，你就做响涧村脱贫致富路上的绊脚石吧！”李响云将拐棍猛地一戳地面，转身就走。

“老书……”常明仁想喊住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金为民笑道：“常大爷，如果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能解决的，我们尽量解决，您看行不？”

常明仁刚想开口，旁边的常家荣抢着道：“要砍树也行，你们得给我家做一道风水墙，和这树一般高。”

金为民摇着头道：“那不行，我们可以给赔偿，但这个不能答应。”

“那就没的谈，请回吧。”常家荣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常明仁的嘴张了两下，欲言又止。

回到村委会，金为民问陈建设：“陈书记，这常家开的茶场一年产量怎么样？”

“产量的话，我也了解一点，那种老式半自动机器在不停电的情况下，一天能制茶叶十七八斤左右。如果碰上停电，靠人工的话，一天能制 8 斤左右，还要准备大量的柴火。隔壁红山县用的是全自动流水制茶机，一天能制六七十斤。所以我们这里茶场老板采茶期都不敢收太多鲜草，

因为制不过来。他们是最怕停电的。咱桐山的茶是高山茶，采茶期比其他地方要晚十几天。快 4 月头了，再过十几天就进入采茶期了。”陈建设回答。

金为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陈建设接着道：“村里几家茶场老板都寻思着一旦电网改造完，就立马购买全自动化流水线设备，听说有几家已经订了货。”

“常家订没订？”金为民追问了一句。

“呀，我这几天跟着刘队长和施工队尽跑工地了，还真没关注这个事，我找人打听打听。”陈建设说。

很快就有人递来消息，说常家也订购了制茶设备。

金为民道：“难怪！”

陈建设问道：“难怪什么？”

“我刚瞧常老爷子那欲言又止的样子，就觉着他心里有事，既然是这样，问题就有解决的法子。咱们晾常家几天，不过这事村里要配合一下。”金为民说。

陈建设拍胸脯道：“没问题，你说要怎么配合？”

金为民把自己的想法一说，陈建设笑道：“你这可憋着坏。”

电力施工队连人带设备撤出了响涧村，只留下已经立好的电杆和挖好的杆洞。村里的人都纳闷，很多人都跑到村委会去打听消息。结果村委会说因为线路设计需要变更，所以要等新的设计方案审批后才能重新施工。

又过了两天，施工队还是没动静。村里人就议论开了，有些话也传进了常明仁的耳朵里，他顿时就坐立难安，出了家门，直奔村委会。一路上，他感觉那些平素热情的乡亲好像在躲着他，有些见面就打招呼的人今天都不理他。走过一条街后，他甚至感觉后背上都是乡亲们埋怨的目光。

陈建设站在村部的二楼上，看见常明仁背着手向村部走来，“嘿嘿”一笑，回到办公室坦然地坐下等着。

“哟，常叔来了，快坐，快坐。”陈建设起身泡茶。

“建设书记，施工队为啥撤走？”常明仁也不拐弯抹角，直奔主题。

“这个，嘿嘿，前两天不是因为清障的事停工了吗，金所长说设计线路的时候考虑不周全，看看能不能变更方案。但是人和机器都不能不停呐，时间又宝贵，说是年底前桐山周围几个村要全部完工，这边干不成就把人调到前村去了。”陈建设说。

“过些天就要采茶了，可停不得电啊。”常明仁急道。

“常叔，这个真就不是我们控制得了的。马上到雷雨季，往些年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金所长让我通知大家，供电所正在加紧建立客户微信群，管咱们村的客户经理连有些人家的位置都摸不清。您来得正好，我把您拉到微信群里去，到时候家里真要停电了，就在群里发个位置，到时候抢修人员也能找到你家。”陈建设说。

常明仁心事重重地离开了村部。望着那离去的背影，陈建设给金为民发了个信息。

11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到了傍晚，天上乌云密布，伴着雷声，还没到 8 点，雨就下起来了，雷雨交加。以往这样的天气，停电就是正常的，各家那原本微弱的灯光在风雨中忽明忽暗。刚过 8 点，一个炸雷响彻桐山，桐山周边几个村里的灯光应声而灭。

李响云给外孙发了条微信语音。金为民赶到供电所值班室问：“有报修电话没？”

“没啊。”值班员被问得有些发蒙。

“没人报修？”金为民感觉不可思议。这么大面积的停电，居然没人打报修电话。

“刚才那雷应该是落在主线路上了，响涧和玉泉几个村都停电了。”金为民说。

“哦，这时节，这样的事很多，那几个村都习惯了，说停就停掉了，熬一夜呗，等明天早上查到故障点，排除故障后送电就没事了。”值班员说。

“不行！”金为民勃然大怒，“还等

到明天早上？！立刻马上，给几个村的客户经理打电话，让他们立即查找故障点！我带队，连夜检修，不排除故障，谁都别想睡觉！”

常明仁家也停电了。他的心顿时悬了起来，思忖着几天后就要采鲜草了，可鲜草采回来，如果没有电，不能尽快处理，那些鲜草就会变质，只能扔掉。

“呜——呜——”手机发出振动，常明仁打开一看，电力客户微信群里，客户经理一条条地发微信，询问各家各户即时用电情况。当了解到是整个村都停电后，客户经理发出一条信息——抢修人员随后就到。这个信息让原本以为这个夜晚要摸黑度过的所有人看到了一线希望。人们在黑暗中瞪大眼睛，期待着光明。

不大会儿工夫，桐山的山路上传来摩托车的引擎声。灰黑色的天空闪烁起电筒的光和摩托车车灯的光。

响涧村村民微信群里弹出一条信息，是陈建设发的：电力抢修队来了，正在冒雨抢修，我在现场。接着他用手机记录下了队员们冒雨抢修的视频，发到群里。

随着跌落式熔断器和配电柜合闸的“咔嚓”声，桐山上被雷雨和黑暗笼罩的房屋里又亮起了灯光。几乎同时，人们不约而同地爆发出“啊，来电了，来电了”的声音。那声音透着惊喜，透着感激。

常明仁听到冰箱“咔”的一声响，屋里的灯光亮了起来。他心头发热，随即脸上一阵滚烫，狠狠地一拍大腿，骂了一句：“娘的，丢老了人了。”

站在雨中的金为民心中不禁酸楚，乡亲们的要求其实真的很简单，不过是雷雨时节的黑夜，自家的院落里有点光亮就心满意足了。

雨住风停，云雾的缝隙中洒下昏黄的月光。金为民心想，这月光是不是曾经的桐山人在漆黑的暗夜中最可靠的倚仗？

第二天一早，金为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拨打了陈建设的电话。陈建设接通后笑道：“看样子是不死心。”

金为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可别忘了，之前你是打过包票的，得上心啊！”

“没有笑你的意思，可我真的没想到第一个拦路虎，居然是常家，没的说，这事肯定落在我身上。要不你到村里来，咱们再登门试试。”陈建设说。

他们到了常家，发现他家没人。

“那一定在茶场。”陈建设笃定。

茶场里几个工人正在将鲜草放到大簸箕里摊晾。车间里的另一边有几个拆开的木箱子，里面装的是新机器，有两个人正在安装。工人们见着陈建设，都与他打招呼，想来都是桐山人。

“老常叔呢？”陈建设问。

“在办公室呢。”有人回答。

陈建设和金为民径直往里走，刚到走廊，听到里面有人说话。

“这机器都运来了，没有电，就是摆设，是堆铁疙瘩。如果村里的改造能及时完成，咱家春茶还能赶上个尾子。”声音有些苍老，是常明仁。

“可算命的瞎子都说咱家这些年运势好，都是家门口这排树挡得好，一旦砍掉，运势势必有亏。”这是常家荣的声音。

“都是骗人的鬼话，就为了那排树，让村里的电网改造停下来，要遭别人戳脊梁骨啊！我这张老脸都没地方搁。”常明仁说。

“那话都说出去了，怎么好收回头。”常家荣声音小了。

“哼，都是你个混账东西乱说话……”常明仁怒上心头。

听到这里，金为民咳嗽了一声，大声说：“常大爷在吗？”里面的交谈声戛然而止，跟着传来脚步声。常明仁快步走了出来，后面跟着常家荣。父子俩神情尴尬。

“金所长，你好，你好。”老人主动伸出了手。

“常大爷，还是为了砍树的事，又来求您来了。”金为民说。

“哪里话，坐，坐。”老人将人让进了办公室。

“常大爷，常老板，我来还是为了线路

的事。经过我们实地重新勘察，线路还是得从你家门口穿过去，这才是最经济最合理的设计方案。从线路安全角度出发，你家门前的那排树必须得砍掉。”金为民说。

常家荣道：“那你们还得按之前说的，要砍树就修墙，不然……”

“你闭嘴！”常明仁一声喝止，动了真怒。

金为民笑笑，接着道：“常大爷，这电是一定要改的。你是老村干了，对周围的情况肯定都了解。隔壁红山县的农网改造早几年就完成了，他们那边用电质量比这边好太多。那边几家茶场现在已经实施了流水线作业，效率提高了三四倍不止。到了晚上，一墙之隔，一边灯火通明，欢声笑语，一边黑咕隆咚，暮气沉沉，您觉着这电是该改还是不该改！”

常明仁把手一摆：“金所长，别说了，之前是我老糊涂了，听了这个混账东西的胡言乱语。不能因为几棵树挡住了响涧村乡亲们致富的道路，这树，随便砍。”

老爷子发了话，常家荣只得悻悻地道：“其实道理咱都明白，只是想如果有其他的方案，能把树留下就留下。如果没有，我也会同意让你们砍。谁知道一说不让砍，你们马上就把施工队撤走了。”

大家听完，都相视大笑。

12

许建打来电话，说是玉泉村 1 号 2 号台区施工进入扫尾阶段，可以申请验收。

金为民叫供电所的吴昊将响涧村计划增补的台区设计方案拿来。吴昊一边递上预算一边嘟囔：“比同类型台区预算高十几万呢，这也能批？”

金为民接过预算，翻看着，嘴里道：“这个预算，不做，我良心难安，做了又觉着亏欠公司。但权衡利弊，还是要做，我这趟回去，肯定要把这几个月来桐山所的工作作个全面汇报，再向营销部和单位领导作个专题汇报，争取一下。”

播放完金为民制作的 PPT，营销部王主任忍不住了，说：“说实话，供区里的用电状况的确令人触目惊心，可是为了 8 户人家，在山上专门装一台变压器，预算还比同类型台区高出好十几万，这种亏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

“亏本是肯定的，但是那 8 户人家同样是我们的客户，我们无法也不能把他们给甩掉。我们的服务宗旨不容许我们这样做。”金为民解释。

“可你知不知道这几个用户全年的用电量加起来有多少？每个月不到 100 度电。就算最小容量 50 千伏安的变压器，欠负荷运行损耗都比他们的用电量大，这你能不知道？”营销王主任有些抓狂了。

金为民耐心解释：“这不是用电量大小的问题，这是关乎国家电网品牌形象的问题。大湖县经济发展迈上快车道的今天，小水电的弊端凸显，无法满足供区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的需求。长期在这样的用电状况中生活，人们都抱着挨一天算一天的想法，这显然与国家制定的乡村振兴政策相悖，也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相悖。因此，我认为是值得的。再说了，那 8 户人家在山上养鸡、养羊、种茶、种树，一旦用电质量改善了，他们会拓宽思路，调整种植或养殖方法与技术，甚至扩大规模。到时候，用电量一定会有较大提升。”

会议室里一片静默，大家都陷入沉思。

这时，总经理方成猛然抬起头，正色道：“我同意金为民同志的意见，我也认为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其实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投资，是为了在水电供区人民的心中树立起咱们国家电网的品牌，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人民电业为人民’从来就不是一句大话空话。”

13

几个月的时间或许是短暂的，或许是漫长的。金为民已经快三个月没回家了。当他走进家门的那一刻，人都有些恍惚了，竟然有些陌生感。

“你还知道回来呀！”面对着妻子嗔怨的目光，金为民竟无言以对，支吾半天，冒出一句“天天都忙”。

“怎么今天回来了？”方瑜的眉毛立了起来。

“回单位汇报工作，其实……主要还是想孩子和……家了。”金为民说。

方瑜一脸戏谑地看着丈夫：“哟，求生欲还挺强，不过都是虚情假意。”这句话一说，算是饶过了他。

新月看着爸爸，圆溜溜的眼睛里透着质疑：“爸爸，你每天在忙什么呀？”

金为民想了想，说：“我在给太姥爷家造月亮。”

新月好奇地问：“怎么造月亮呀？我要去看，妈妈带我去看。”

“好，等我把月亮造好了，叫妈妈带你去看。好不好？”金为民哄着女儿。

“好，好，我要看爸爸造的月亮。”新月天真的笑脸充满着期待。

吃饭的时候，方瑜问所里工作进展情况，金为民笑笑说：“进展很快，但问题也很多，这不回来找单位求援来了吗！”

“活该，之前叫你别报桐山你偏报，现在吃到苦头了吧。你看和你一起的李正梁，报的花湖，现在他们所的改造都快结束了。”方瑜说。

“花湖的供区才多大点范围，只有一个自然村，七八个台区，当然快。”金为民回答。

“我是说别人会拣轻巧的事，就你讲实诚。”方瑜有点生气。

“没办法，我们桐山全部都在小水电供区内，一百六七十个台区要改造，估计到年底都改不完。”金为民解释。

“要不我去跟爸妈商量一下，中秋节的时候，我带上新月，大家一起去桐山，咱们到太姥爷家过节。”方瑜轻柔地征询着丈夫的意见。

“好，好。”金为民连声答道，也读懂了妻子内心的柔情。

“好啊，好啊，中秋节去看月亮喽。”新月兴奋地跳起来。

14

刚回到所里，金为民接到陈建设的电话：“金所，告诉你个好消息，因为咱们的电网改造取得显著成效，乡里向县里申请了乡村街道亮化工程项目，县里批了，几个先期进行电网改造的村都在计划之列。”金为民的眼前闪过姥爷李响云那一瘸一拐的身影，耳边响起女儿稚嫩的话语：“爸爸怎么造月亮呀？”

放下电话，金为民有些兴奋，想起姥爷李响云埋藏在心中的那个愿望：村里什么时候有路灯就好了，有了路灯，乡亲们就能走夜路了。

金为民说：“吴昊，老刘，带上家伙，跟我去响涧村勘察设计路灯。”

街道亮化工程是村里讨来的项目，要依照村里的实际要求去设计。陈建设接到金为民的电话后，早早地和李响云一起在村口等着，然后两人跟着金为民一行。金为民轻车熟路，到村里为他们指点杆位。响涧村的供电线路规划蓝图在他脑海里熟稔无比，因为他已经画了无数遍。

一圈下来，李响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金为民心疼：“姥爷，你回去吧，这边也差不多了，我还得上趟山。”

“上山干啥？”李响云问。

“金所说山上还有八户人家，得把线路架上去。”吴昊回答。

“那我陪你们一起去。”李响云笑道。

金为民知道姥爷的脾气，脑筋一转道：“姥爷，你回家给我们准备点吃的，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李响云答应着回了家。

几人上了山，复杂的地形让他们感觉到了难度。有的电杆甚至定在了崖壁旁边。站在崖壁上，山风吹过，人站着都不禁一阵摇晃。

“电杆只能运到山脚下，然后用板车二次运输，甚至还要三次运输，然后再用绞磨机生拉硬拽，再人工立起电杆。”吴昊皱着眉头道，“费用要多出不少。”

“编制预算的时候算细一点，能省一点

是一点。”金为民说。

“多出来的部分都是二次运输和组立费用。”吴昊道。

“一定要叮嘱刘羽，施工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绝对把握，不许施工。”金为民提醒道。

看着几人严峻的神情，陈建设说：“金所，是不是难度很大。”

金为民点点头：“主要是运输问题。电杆及设备上山，几乎全部要靠人力，费用多出一大块。”

陈建设眯着小眼睛，仰头看了看雄壮的桐山。这山他已经看了无数次。每次看山，他的眼神都充满柔情，因为山以它的丰厚养育了村里的祖祖辈辈。同样，山的陡峭险峻又让人对它充满敬畏。人依附于它，却又离不开它。山是有灵气的，因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勤劳智慧勇敢的人们，都从不肯向命运低头，都想着走上脱贫致富的康庄之路。

“金所长，吴班长，既然你们宁愿花这么大的代价，咱还有什么好说的。致富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你们只管设计，不要算二次运输和人工费，这些村里全包了。”陈建设说。

金为民一脸疑惑：“怎么包？”

“你先别管，等我电话就行。”陈建设好像很有把握。

下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们带的水壶也空了，所有人饥肠辘辘。刘庚和将水壶里最后一口凉水倒进肚里，龇牙道：“真饿了，赶紧回去找点吃的。”

吴昊瘪了瘪嘴：“瞧你那点出息。”

一行人回到村里，快进村的时候，他们远远地看见一个人站在下山的路口，手里拄着根手杖望着山上。等走到面前，李响云看着金为民笑道：“饿了吧。”金为民点点头。

“走，让你姥姥再下一锅肉丝面，煎几个蛋。”李响云说。

“啥叫再下一锅？”吴昊没听懂。

“刚小民说一会儿就下来，他姥姥已经下了一锅。这都几个小时了，面早糊了，不得重下呀。”李响云说。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15

陈建设从来都是说干就干。第二天，他动员村里所有在家的青壮劳力，带上钢钎撬棍竹杠绳索，拉着板车上山。最后，他还联系了一台挖掘机开路，一行浩浩荡荡上了山。

天气已经热起来了，山高林密，湿热难耐，可在陈建设等村干部的带领下，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有路的地方，他们就用板车绞磨拉电杆。没路的地方，他们分两批，轮流挥舞砍刀，砍掉树丛灌木，清理出一条道路。挖掘机挖土垫基，将土路加宽垫厚。他们硬是开出一条新路。

第三天早上，村里突然来了一名不速之客。玉泉村的方劲山来了，还直接跑到了山上，远远地站在一处山坡上看着这边的工地。

“哎，我说老方，你不在自己村里盯着，咋有闲工夫跑我这来了？”陈建设问。

“许队长带人今天拉材料去了，今天村里没施工，我就上你这转悠转悠。”方劲山答。

“啥转悠转悠，就是来探听情况来了呗。”陈建设说。

“学习，来学习的。”方劲山一脸揶揄之色。

两个人相处几十年，对彼此的心性了如指掌，也暗自较劲了许多年。

“老陈，大手笔啊。”方劲山看着那条通上山的土路，由衷地赞叹。

“这算啥，小意思。”陈建设自豪中带着点诙谐，“主要是国家政策好，际遇好，千载难逢啊，国家电网把电都送到咱家门口了，接下来的这点事咱要不做好，那咱还凭啥有脸坐在这个位置上？凭啥说是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陈书记，”一位村民跑过来道，“杆子都运到位了，路也铺到头，可以通知施工队施工了。”

“金所长，所有电杆都已运到指定位置。如果还需要人工尽管开口，咱村青壮劳力随时听候调遣。”陈建设挺着胸脯，冲着电话里大声地喊着，唯恐别人听不到。方劲山心

里跟明镜一样，那是在自己面前显摆呢。

电话那头的金为民一时没明白陈建设的意思："陈书记，什么电杆已经运到指定位置？还要青壮劳力？"

等陈建设将情况说清楚后，金为民深受感动："陈书记，没说的，保证在中秋节前，完成响涧村全部电网改造工作。"

旁边的方劲山连忙冲着电话里喊道："金所长，你可不能偏心，还有咱玉泉村呢。"话没落音，陈建设已经挂断了电话，一脸坏笑地看着他。

16

玉泉村原先有 5 个台区，改造成了 8 个标准化台区。响涧村由 4 个台区改造成了 7 个标准化台区。等所有台区改造即将结束，时间也临近中秋了。为了能赶在中秋前完工，金为民动员两边的施工队，争取将所有施工任务完成后大家再回家过节。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部分材料没有及时到位，造成施工延迟，金为民急得把电话打到了施工队总经理那里。最后总经理亲自协调，将材料调配到位离过节只有两天时间了。金为民觉得自己可能要食言。这时微信里传来两条信息，是许建与刘羽两位队长发的。他们告诉金为民，说是和自己施工队队员们商量好了，这个中秋大家都不回家过节了，抓紧最后两天，争分夺秒，让两个村的乡亲们过个亮堂堂的中秋节。

金为民抬头看了一眼桐山，嘴里喃喃地道："谢谢你们，谢谢。"

中秋节前一天，陈建设起了个大早，先去村里路灯施工现场转了转。路灯还剩四五基电杆就结束施工了。看着站立在道路两旁如哨兵一样挺拔的路灯电杆，陈建设心里美滋滋的，感觉村子都美了许多，不禁自言自语道："这要是全亮起来了，不知道该有多漂亮！"

"肯定比以前的响涧村漂亮。"背后响起李响云沙哑的嗓音，"咱们村今后会这样一直漂亮下去。"

"老书记，咋起这么早？"陈建设问。

"听人说施工队都没回家，要把所有的事赶在明天之前全部完工，心里感激呀！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谁不想回家和家里人一起过个团圆节。他们为了咱们村，放弃回家，咱们得感激人家，吃水不忘挖井人，来看看，也道一声谢谢。"李响云说。

"老书记，您说得对，我已经想好了，今年这个中秋节，咱们也别一家家地过了，咱村把施工队和供电所的所有人都请来，大家一起过节，杀几头猪，宰几只羊，咱们也庆祝庆祝，过个团团圆圆的中秋节。"陈建设说。

"好主意，要我看，你还可以和方劲山他们通个气，人家那边的施工队也还在呢。"李响云提醒陈建设。

"没说的，我这就打电话。"陈建设干脆爽利地说。

17

"老方，你那边准备好了没有？"中秋节当天，陈建设在电话里问。

"早准备好了，我让人宰了四头猪、五只羊，保证够吃。"方劲山答。

"行，到了时辰，咱们准时行动。"陈建设说。

"一言为定。"方劲山答。

到了下午，陈建设又去了施工现场，远远地看见金为民冲着自己招手。他走了过去，金为民笑呵呵地道："陈书记，所有施工任务马上就全部完工，今天晚上能全部通电，响涧村的电网改造工作全部完成。"

"金所长，谢谢你们，咱们盼着这一天，盼了好久了，我呢，作为响涧村支部书记，向你们……"陈建设话没说完，金为民的手机响了。

"爸爸，我们快要到了。"电话里传来女儿新月的声音。

"新月，告诉妈妈，我在工地，你们直接去姥爷家，我这儿一结束就赶过去。"金为民说完笑着转过头来，"陈书记，你刚说什么？"

“嘿嘿，没什么，就是我代表响涧村 10 个村民组的村民，请你们供电所和施工队一起晚上留在村里过节，一来是庆祝响涧村电网改造整体完工，二来也是全体村民向你、向你们、向大湖县供电公司表示诚挚的感谢。”陈建设弯下腰去，深深鞠了一躬。

金为民一下慌了手脚，连忙去扶：“陈叔，你瞧你这是干啥，这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该干的，饭不能吃，心意我们领了。吃客户的宴请是违反规定的。”

“金所长，你们放心，这顿饭没花村里一分钱，都是乡亲们自己凑的，光猪就宰了六头。”陈建设解释道。

“不行不行，无论如何不能吃。”金为民还是不同意。

陈建设把眼睛一瞪，佯怒道：“金所长，上次送你两斤茶叶，你还给折成钱，我这心里就已经过意不去了。这次你就算不给我这个村支书的面子，你也得给响涧村乡亲们个面子，留下来，也见证一下咱们村电网改造后夜晚里发生的变化。今天，对咱村来说，那可是个大喜日子啊。”

金为民想了想，笑道：“陈书记，要不咱这样，供电所施工队折算伙食费，你收下我们就吃，行不？”

陈建设知道拗不过他，无奈地点了点头。

晚上，在响涧村村部前的稻场上，响涧村全体村民和所有的施工队员们集合到一起，吃起了流水席。天边的月亮慢慢升起，又大又圆，月华如练，柔和地洒在桐山之上。

新月坐在妈妈的旁边，看着这热闹的场面，兴奋不已，扭头四下张望。方瑜奇怪地问道：“你在找啥？”

新月说：“在找爸爸造的月亮啊，你看，天上的月亮都出来了，爸爸造的月亮也应该出来了呀。”

李响云哈哈笑着摸了一下新月的头：“不急不急，一会儿你就看见你爸爸造的月亮了。”

陈建设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快到晚上七点了，拉起金为民，拽着他迈步走到稻场的中央。金为民很诧异，不知道他要干什么。陈建设在手机上按了一串号码，然后拨通，将手机递到金为民的面前，冲着他道：“金所长，麻烦你，电话通了，你就对着屏幕喊上一嗓子——开灯。”

金为民瞄了一眼屏幕，上面显示的名字是“方劲山”。这时电话通了，电话里传来方劲山的声音：“老陈，时辰到了。”

陈建设冲着金为民努了努嘴，金为民像是明白了什么，冲着电话那头喊道：“开——灯——”

“唰”的一下，整个响涧村所有村民家里的灯全亮了，整个桐山骤然放射出千万道光芒。灯光与月光交相辉映。山峦间雾气缭绕，让人仿佛置身仙山云海，又处处透着人间烟火。

陈建设指着玉泉村的方向：“金所长，你瞧。”

金为民扭头，玉泉村也和响涧村一样，灯火映照天空，璀璨夺目，灿若星河。

他们不约而同将目光转向山那边，邻省的村庄也已华灯初上。陈建设扭着脑袋左瞧右看，看了半天，自言自语地道：“嗯，一般亮，嘿嘿，一般亮。”

李响云指着道路两旁那些明亮的路灯，还有远处村落里的点点灯光，对新月说：“新月，你看，那些都是你爸爸和他的同事们一起造出来的月亮，你看它们那么亮，把村庄照得那么美丽，那么好看。”

“太姥爷骗人，爸爸妈妈骗人，那就是路灯，根本不是月亮。”新月抗议，可爱的模样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李响云握着她的小手，语重心长地道：“不，那就是月亮，是我们桐山人盼了多少辈的月亮，今后它会永远照亮咱们美丽的桐山。”

这处处闪耀的灯光逐渐连成一片，构成一个人间不夜天。当晚，玉泉村电力用户微信群里，王长安老人发了一条微信：“今天晚上我家的电灯，比天上的月亮都亮。”

吴少伟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安徽望江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暴风雨之夜

靳广道

一

“咔嚓嚓”，天崩地裂一般，一个又一个炸雷传来，紧接着，一道又一道闪电刹那照亮山间。风又大又斜，裹挟着豆大的雨点，竖打过来，横扫过去，车窗玻璃“叭叭”作响，外面混沌一片。两边街道看上去模糊不清，仿佛在风雨中飘摇。

这座依山而建的小城，南北方向的街道坡度大。暴雨时，马路瞬间变成浊流飞泻的河道。耿小壮乘坐的出租车艰难地在路上行着。

耿小壮是青龙山发电厂燃料运输分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这次出差是参加上级主管部门召开的与燃料运输有关的事故现场紧急会议。

夏季是用电高峰，气温高，恶劣天气多。每年6月下旬至9月上旬都被电力企业列为“迎峰度夏”的特殊时期。煤炭是火力发电厂的粮食，燃料运输分场负责“粮食”供应，而高温雷雨天气对“粮食”的供应威胁最大。他一要保证锅炉“吃饱”，二要保证锅炉“吃好”。昨晚会议一结束，今天一大早，耿小壮就上了返程的火车。

深夜风大雨急，厂大门值班警卫要放出租车进去。耿小壮说不能违反规定搞特殊，摆摆手让车子开走了。

值班警卫告诉他，刚才书记厂长都进厂了，市立医院的急救车也来了，不知道哪里出了事。

耿小壮心里“咯噔”一下。燃料运输分场爬高下低的地方多，转动设备多。他用警卫室的电话打分场值班室的电话，没人接，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燃料运输分场值班室的门大敞着，当夜值班的分场副主任王林立不在，桌子上摊开的值班记录簿上面写道：“接厂部值班室电话，锅炉助燃油泵房附近围墙被山洪冲垮，现场有人受伤，可能是我分场运行岗位人员。”

耿小壮心想，是不是王林立听错了，分场当班运行人员怎么会跑到那里去呢？！

锅炉助燃油泵房北侧，距泵房近百米的生产区围墙被汹涌的洪水冲开一个两米宽的大豁口。洪水从豁口外涌进来，不过水流已不大。

雨停了，助燃油泵房门口围着几个人。救护车正启动准备撤回，王林立问匆匆赶来的耿小壮：“什么时候回来的？”

“下火车就直接来了。刚才在值班室看了你写的记录，是咱分场的人吗？”耿小壮问。

“是韩林，在里面，人已经不行了。”王林立说。

耿小壮走进油泵房值班室，见厂党委书记苏志强、厂长沈海岩、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刘继连都在。

上衣被鲜血浸透的燃料运输分场输煤栈桥值班工韩林躺在连椅上。耿小壮俯身把他的手和脸擦干净，然后脱下自己的白衬衫，盖住他的上半身。

五年前，在中专毕业生培训班上的一幕浮现在耿小壮眼前。

1990 年 9 月中旬，青龙山发电厂组织干部科为新进厂的电力中专毕业生举办为期半个月的培训。中专生是干部身份，由组织干部科管理，培训结束再根据各方面条件和所属各单位需要进行分配。

培训班安排各分场主任结合本分场情况轮流讲课。那天下午，耿小壮讲课结束，对一旁主持培训的组织干部科冯科长说：“什么时候也给俺们分场分个中专生，技校生也行。”

冯科长笑笑，说：“你问问谁愿意到你们分场去？”他觉得反正是开玩笑，就又说：“谁愿意就可以去。”

冯科长知道，电气专业的新人都想去电气分场，热动专业的目标是热工分场、汽机分场，再不济就去锅炉分场，没有哪个想去燃料运输分场。

全教室鸦雀无声。冯科长又意味深长地朝耿小壮笑笑。耿小壮并不感到尴尬，刚才也是随口说说，没有当回事，拿起笔记本，对台下的毕业生们说：“随时欢迎大家。”

话音未落，台下响起一声：“我愿意到燃料运输分场。”声音洪亮，语气坚定。

冯科长愣怔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这小伙子八成看出来我们是开玩笑，想凑个热闹，便问：“当真？”

“耿主任说他们那里也有不少设备需要更新改造，年轻人少，在那里也有用武之地。”那人说。

“他那里脏活累活多，技术工作少，可别后悔。”冯科长提醒。

“后悔啥？不后悔。”那人忙接话。

“好，等通知吧。”冯科长虽然诧异但很快就说。

一脚已经跨出门的耿小壮回过头来，朝台下的小伙子说：“燃料运输分场欢迎你。”

冯科长向分管干部工作的厂党委书记苏志强汇报培训情况时，把班上发生的这个小插曲当笑话讲了出来。苏志强说：“你们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看来那个小伙子是真心实意。我和沈厂长曾经商量过，燃料运输分场人员平均年龄 40 多，也该进些年轻人了。这样吧，党委再研究研究，要不从今年开始，每年给他们分配一些技校生、中专生。要扭转对燃料运输分场的错误看法，他们也需要年轻的技术人才。”

燃料运输分场职工由三部分人构成。20 年前电厂一期工程 3 台机组投产时从其他厂调来支援的；随着二期、三期工程几台大容量机组相继投产，又接收了一批退伍军人。这两部分人是分场的骨干力量。再就是全厂其他单位因这样那样原因调离原工作单位岗位的人员，因无处安排，都推给了燃料运输分场。

韩林“当真”被分配到燃料运输分场，成为分场学历最高、年龄最小的员工。分场安排他一个班组一个班组地跟班学习，半年一换，目标是培养他当分场技术员。

今年年底，分场就要向厂部打报告把韩林提拔为分场技术员。

耿小壮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二

第二天下午两点，事故分析会在厂部会议室召开。上午从省城赶来的省电力局分管生产的副局长石钟祥主持，陪同的局安全监察部主任赵路和一名安全监察专职分坐在他的左右，苏志强、沈海岩、刘继连和厂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安全监察部主任隔着宽大的长方形会议桌坐在对面。参加会议的还有耿小壮和锅炉助燃油泵房的值班工周宪刚。

空气像是凝固了，压抑、沉重，令人透不过气来。坐在对面的青龙山发电厂参会人员都像犯了错误似的，低着头，眼睛只盯着身前摊开的记录本。

这次事故并不复杂，不像生产设备损毁或者运行操作事故牵扯到方方面面，需要搜集大量原始数据和现场记录。

青龙山发电厂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为备战，建在大山窝里的一座火力发电厂。电厂生产区围墙外，沿围墙挖了一条泄

洪沟，山坡上下来的水可以从泄洪沟下泄。每年汛期到来之前，厂有关部门都会把泄洪沟清理一遍。围墙用大石块砌成，高两米宽半米，牢固程度远超一般红砖围墙。围墙内，机组依上高下低的山势次第安装。生产区坡度大，再大的雨也存不住水。若不是出了人员伤亡事故，围墙冲垮又没有造成什么损失，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什么也算不上，并不需要上报。伤了人，性质就变了。

当然，同是伤亡事故，也有很大区别，最严重的是违规行为造成的人员伤亡。像青龙山发电厂这次因山洪冲毁围墙而导致路过员工遇难，在责任追究处理上就轻得多。但是，无论如何还是人员伤亡事故，经济处罚是少不了的，连省局都要受影响。

会议开始，锅炉燃油泵房值班工周宪刚把发现围墙冲毁、抢救韩林的经过详细讲了一遍。他说是听到围墙冲垮的响声后跑出去查看的，在离围墙豁口三十多米远的地方发现韩林躺在洪水冲下来的几块大石头中间。他当即把韩林抱起，送到泵房值班室，放在连椅上，并分别给值长和在厂部值班室值班的副厂长刘继连报告。事情经过并不复杂。

赵路说："伤了人，是不幸。山洪没有从围墙上漫过来，没有从偏右侧一百米围墙拐弯的地方冲开围墙，是不幸中的大幸。被洪水冲开豁口的那段围墙可能不太牢固。如果淹了一期工程的锅炉灰浆泵房，三台运行中的机组被迫停机，我们还能心平气和地坐在这里吗？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是不点名的批评，作为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刘继连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这些话若是从石钟祥嘴里说出来，分量是不一样的。精明的赵路知道，有些话他可以说，石钟祥不便说。

果然，石钟祥插话："这次大暴雨，气象台说百年不遇。建厂二十多年了，山上的树都长大了，枯枝败叶也多了，容易造成堵塞。"这是给苏志强、沈海岩的面子。

刘继连连忙站起来发言："我应该负全部责任。安全思想淡薄，防汛措施不力，围墙外泄洪沟的深度和宽度都不够，虽然也考虑到山洪会携带枯枝败叶造成下泄不畅，但厂里没有想到最坏的情况。赵主任批评得对，如果淹了锅炉灰浆泵房，后果不堪设想。"

在参加会议的人中，刘继连最希望主动发言主动检讨的人却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这个人就是耿小壮。

锅炉灰浆泵房毕竟平安无事。冲进来的山洪毕竟由于有利的地势沿着厂区马路进入地沟，没有造成厂里的任何损失。员工伤亡才是今天分析会的重点。韩林是燃料运输分场的人，作为分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的耿小壮怎么能坐得住呢？

耿小壮怎么不主动一点，等着被点名呢？苏志强和沈海岩也感到不解。最后责任的划分乃至处理，并不会以发言为依据。事实摆在那里，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赖不掉，跑不了。但是，主动检讨，态度诚恳还是需要的。

苏志强和沈海岩都作了表态性的发言。

耿小壮还没有动静，似乎不想在分析会上有任何表示。刘继连等不下去了，冲着耿小壮，口气严厉地说："燃料运输分场运行值班人员竟然敢在狂风暴雨的恶劣天气里擅离岗位，可见劳动纪律松懈到何等程度！"

耿大壮站起来，冷冷地看了刘继连一眼，口气还算平和地说："今天我确实不想发言，因为事故本身很清楚，不需要我再做什么分析。唯一不清楚的是，韩林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岗位。他要去哪里？要干什么？在这些弄清楚之前，我认为不能断定韩林擅离岗位违反劳动纪律，不能草率地下那样的结论。因此，我应负什么责任，负多大的责任，还要等韩林的事情弄清楚再说。"

他顿了顿又接着说："韩林是第一个自愿到燃料运输分场工作的电力中专生，他在大别山小山村里长大，上小学中学都要爬十几里山路，是村里第一个考上中专的孩子。以他的成绩完全可以考取县里的重点高中。他为了减轻爹娘的负担而放弃上高中。他进厂五年，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今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分场还打算把他提拔为技术员。说他在恶劣的天气里擅离工作岗位，违反劳动纪律，我不相信。恐怕燃料运输分场

的二百多号人都不会相信。至于他为什么出现在遇难的地方，应该认真地进行调查分析。”

刘继连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低估了耿小壮这个硬汉子。一个中层领导、厂级后备干部，即使有天大的委屈，在这种场合，怎么会不管不顾地顶撞在副厂长中排名第一、分管生产的顶头上司呢？怎么不顾及厂里的大局呢？

石钟祥暗暗佩服耿小壮的勇气。他也是从发电企业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对基层很了解，认为耿小壮说得不无道理。但作为主持会议的省局领导，他不便公开表态，不能让厂里的党政干部下不了台。他总结说：“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安全生产的弦始终要绷得紧紧的，一刻也不能放松。安全隐患的排查，要深入细致，不留死角。安全问题的整改，要狠抓落实，一抓到底，要摒弃侥幸思想，严查松懈麻痹。”这是放在哪种事故分析会上说都可以的通用型讲话。他没有使用针对性强、有所指的语言。青龙山发电厂是主力电厂，是省局管辖的装机容量最大的火电厂，稳定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在发生了重大事故的特殊时期。想到这一层，石钟祥特别注意讲话的分寸。

其实，这次伤亡事故压力最大的就是刘继连。他是发配电专业大学本科毕业生，也是从班组技术员一步步提拔上来的。这是青龙山发电厂建厂以来发生的第二次人身伤亡事故。第一次还是 20 年前。那时刘继连是电气分场副主任。一名青工在机组大修时没按规定系好安全带，不慎从高空坠落。

虽说厂长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但毕竟下面还有分管具体工作的副厂长、做实际工作的安全监察部主任。真正处分起来，生产上的事故，分管生产的副厂长要比厂长的责任重，而厂党委书记则比厂长还要轻些。越往上越是“领导责任”，越往下越是直接责任、具体责任。

三

厂里派车把韩林的父母接来。跟车去接他们的工会干部按耿小壮的交代，没敢说韩林已去世，只说受伤正在抢救。韩林的父亲韩伯忠知道凶多吉少，不然厂里不会连夜来车。母亲茹桂兰哭了一路。在青龙山发电厂招待所大门口一下车，韩伯忠就看见一群人快步迎上来，与他紧紧握手，一个个表情凝重。

韩伯忠夫妇只认识耿小壮，前年来看儿子时见过他。耿小壮介绍了苏志强、沈海岩和刘继连。厂里的领导都来接，反而令韩伯忠的心里仅存的一线希望破灭了。茹桂兰已哭昏过去。

在招待所会客室，刘继连把实情告诉韩伯忠。韩伯忠胳膊肘撑在桌子上，双手捧着低垂的头，再也忍不住，泪珠“吧嗒吧嗒”砸在桌面上。沉默了一会儿，他请耿小壮带他去看看韩林遇难的地方。

耿小壮打电话叫来韩林的班长李宏。两人陪着韩伯忠从最底层的地下煤仓间，沿着输煤栈桥的巡回检查路线，拾级而上。他们的位置很快就超过了外面生产区围墙的高度。由于离得近且同一方向并行，居高临下，他们从输煤栈桥的大玻璃窗往外看，围墙内外一览无余。

围墙破口处新补的地方格外显眼。为加固，围墙内侧又增加了不少垛子，还有一些人在围墙外清理和拓宽泄洪沟。韩伯忠凝望着儿子遇难的地方，问耿小壮：“底下是你们的地盘？”

耿小壮回答：“不是我们分场的管辖范围，这里是生产区最偏僻空旷的地方。除了油泵房值班工，没有人到这里来。”

韩伯忠说：“下着大雨，俺娃儿咋跑下头去啦？”

耿小壮坦率地说：“韩林是您的儿子，您应该比我更了解。您能相信他会无缘无故地离开工作岗位吗？输煤栈桥从最低点到最高点，中间没有出口。他要离开工作岗位，只能再回到进口。别说外面刮大风下大雨，就算大晴天，运行值班人员也没有必要出去，更不会到围墙跟前去。他为啥经过这里，要去干什么，必须做深入的调查。我已经在事故分析会上表明了看法和态度。”

李宏也只能证明，班前碰头会上，没有发现韩林有任何异常。

突然，李宏惊奇地发现厂计划科的统计专职董雅丽，在下面用皮卷尺丈量从围墙豁口的地方往助燃油泵房的距离。耿小壮和李宏都知道她和韩林在谈恋爱，至于谈到什么程度不晓得。耿小壮上午就想到了董雅丽，不知道韩伯忠夫妇是否知道儿子谈恋爱的事，韩林不在了，董雅丽现在是什么态度，愿不愿意去看望韩林的父母。在这里见到董雅丽，耿小壮也十分惊讶。

不一会儿，董雅丽丈量完便走了。她丈量这距离干什么，令耿小壮和李宏十分诧异。

耿小壮说："这姑娘是厂计划科的统计员，和韩林同时进厂，也是中专毕业，但不是一个学校的。人朴实能干，听说她正与韩林谈恋爱，你们知道吗？"

韩伯忠说："知道，俺娃儿说打算明年春节带她回家让俺们见见。"

耿小壮说："看来谈得差不多了。晚上我找她问问，是不是与你们见见。"

韩伯忠说："问不好，甭叫人家姑娘为难。她要是想见俺们，自会来找。"

李宏说："不知她刚才丈量距离干什么，难道怀疑……"

耿小壮说："法医已检查过，韩林不是他杀，不是刑事案件，周宪刚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董雅丽丈量距离的事不要外传，我可以问问她。"

当天晚上，耿小壮还没有想好明天是不是去找董雅丽，董雅丽却来了。她直来直去，说："耿主任，不能指望厂里查，韩林离开工作岗位没有异议，最后可能会考虑他一贯的表现，含糊一下，不提违纪不违纪、擅离岗不擅离岗就算了。我是韩林的女朋友，从公从私，我都要找出他离岗的前因后果。我认为你们分场也有这个责任，不能让人往韩林身上、往分场头上泼脏水。我今天丈量了围墙豁口与锅炉助燃油泵房的距离，共 98 米。这样的距离，在风大雨骤、门窗紧闭的情况下，周宪刚能听到围墙破口的响声吗？我总有点怀疑。不是怀疑他做了什么坏事，而是怀疑他隐藏了什么情况。油泵房值班室门的上半部是玻璃，说不定他看到了韩林从门口走过。"

耿小壮认为董雅丽的分析有道理，心头豁然一亮：周宪刚是个突破口。

董雅丽主动提出看望韩林的父母。

进了韩伯忠夫妇住的房间，董雅丽往他们跟前双膝一跪，哽咽着说："从今往后，我就是你们的女儿……"董雅丽和茹桂兰抱头痛哭。

耿小壮决定和董雅丽一块去找周宪刚。

周宪刚家在 50 公里外的县城，妻子肖秀娟是县医院护士长。平时他住厂里为单身职工提供的集体宿舍，半个月回家一趟。作为进厂 20 多年的老职工，他有一个单间。

周宪刚的班长告诉他们，周宪刚回家了，说是妻子患病住院，请了 5 天假。

耿小壮和董雅丽带着看望病人的礼物，乘长途班车去县城。到县城直接奔县医院。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是，周宪刚的妻子肖秀娟根本没有生病，正上着班。

耿小壮只能如实相告。肖秀娟非常诧异，气不打一处来。丈夫怎么能咒自己生病住院呢？家里并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回来，独生女儿上高中住校。即使家里真有事，也不需要撒谎，也不能撒这样的谎啊！

周宪刚显然有意躲避。这更增加了耿小壮和董雅丽的疑惑。肖秀娟当即带着一肚子气领他们回家，进门就变了脸色，也不顾丈夫的脸面，虎着脸质问："你为啥撒那样缺德的谎？"

周宪刚知道自己撒的这个谎太不像话，低声下气地回答："厂里迎峰度夏期间一般不让请假。"

爱岗敬业、工作认真的肖秀娟一听气上加气："你回来干什么？"

"值班室旁刚死了人，那一片又偏，夜里值班我有点害怕，想躲几天。"周宪刚回答。肖秀娟火气消了点，仍半信半疑："我听耿主任讲，还是你把韩林从现场抱到值班室去的，当时可能人就不行了，你怎么不害怕？"

周宪刚说："当时就想着救人要紧，哪还顾得上害怕，过后才越想越害怕。"这话

说得有点道理，肖秀娟便不再叨叨，忙着给客人倒茶。

耿小壮说了他和董雅丽的看法，周宪刚很不高兴，坚持他在事故分析会上的说法。耿小壮怕弄僵了，不再逼问，临走说："周师傅，若想起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请假的事就这样吧，说出去不好，我们给你保密，尽量早点回去。"又对肖秀娟说，"法医对韩林的遇难已作了明确的结论，我们绝对没有怀疑周师傅做了什么坏事，只是因为周师傅值班的油泵房离围墙豁口最近，他又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我们想了解更多的情况。韩林的父母委托我们对周师傅抢救韩林表示感谢，我也要代表燃料运输分场表示感谢。周师傅也是 40 多岁的人了，在大雨中抱起一百多斤重的韩林，跑近百米送到值班室，可以说尽了全力，拼了命的。"

耿小壮和董雅丽回到厂里便向韩伯忠说明情况。韩伯忠说刘继连已代表厂里提出韩林要尽快火化。

耿小壮不禁问："你们答应啦？"

老实憨厚的韩伯忠说："厂里说咋办就咋办吧，甭误了厂里发电。"

韩伯忠擦擦湿漉红肿的眼睛，又说："娃儿打小是乖孩子，我和他娘还是想弄清娃儿咋没的。回村里老少爷们问起来，咱有啥说啥，是娃儿的不是，咱也不瞒着。老辈子在村里没叫人家捣过脊梁骨。"

耿小壮暗忖："在韩林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说山洪冲破围墙是个意外，韩林被冲下的石块击伤是个意外，那么韩林出现在那个地方绝对不会是个意外。周宪刚有意躲避，说明他知道更多的情况，他坚持不说，只能证明这些情况与他有利害关系。"

耿小壮没想到他和董雅丽去找周宪刚的事算是闯了祸。刘继连先把董雅丽叫到办公室训了一顿，又找耿小壮。耿小壮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寒着脸说："事故调查是厂有关部门的事，你们私自行动，合适吗？难道周宪刚发现韩林遇难，向厂部报告没有功反而有过？"

耿小壮严肃地说："不查明韩林离岗的真相是负责任的态度吗？对韩林公平吗？你们不查，难道还不允许我们查？我是韩林所在分场的主任，董雅丽是他的女朋友，我去查是对分场员工负责，小董去查是对自己的男朋友负责！韩林的父母不吵不闹，到现在也没有提任何要求，说来道去就怕影响厂里的生产。我们不能欺负老实人，要给他们一个真相。"

刘继连忽然叹了口气，显得有几分无奈，说："石副局长离厂回省局前主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指示不要再纠缠什么违纪不违纪、擅离不擅离。洪水百年不遇，冲毁围墙不奇怪，事故报告写韩林路过那里不幸遇难就行了。我理解这是省局为这次伤亡事故定了调子。我把省局的态度转告韩伯忠，告诉他按工伤处理，并且可以安排他的女儿顶替进厂。现在生产这么紧张，不能再节外生枝。韩林的事拖下去，如果来个祸不单行再出什么事，我们怎么交代？"

耿小壮知道再说什么也无用，转身就走，把刘继连晾在那里。

四

耿小壮知道韩伯忠夫妇备受煎熬，度日如年。他托人请教公安部门资深的刑侦专家。专家说在狂风暴雨还不时有雷声的环境里，再加上紧闭门窗，离开五六十米以上就很难听到洪水冲开围墙发出的低沉响声。

耿小壮决定再去县城找周宪刚。这次他是自己去的。

周宪刚的妻子休班，两人都在家。耿小壮发现他们的脸色都不大好看。周宪刚说："你怎么老盯着我不放？"

耿小壮说："我找了公安部门资深刑侦专家，他说在那种恶劣天气里，助燃油泵房值班室紧闭门窗，近百米的距离，里面的人根本不会听到洪水冲毁围墙的低沉声音，你说听到声音才出去查看是不可能的。"

这话非同小可，犹如当头一棒。周宪刚脸憋得通红，差点蹦起来："你把我当什么人啦，难道怀疑我杀害了韩林不成？"

耿小壮严肃地说："如果法医确认韩林是

他杀，恕我直言，你肯定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那找你的就不是我了，恐怕现在也不会让你在家里。”

周宪刚干瞪着眼，说不出话来。

耿小壮换上平和的语气：“你和韩林不在一个分场，据我了解，只是认识，无冤无仇。锅炉分场的员工都清楚你的为人，老实本分，胆小怕事，若说杀人放火，你这样的人还真干不出来。”

气氛缓和了些，周宪刚仍然说：“我没什么可隐瞒的。”

耿小壮忽然发现肖秀娟在周宪刚身后向他使眼色。他明白了肖秀娟的意思，叫他不要再说什么。

肖秀娟话中有话地说：“耿主任回去吧，真有什么要说的，老周也会去找您。”

她把耿小壮送到门外，低声说：“我们不能让韩林受冤枉。”

一路上，耿小壮都在琢磨肖秀娟的话。周宪刚会不会把实情告诉了她，她是不是正在做丈夫的工作？耿小壮心中燃起了希望。

厂有关部门表示，厂里不宜给韩林举行追悼会。耿小壮心中隐隐作痛。在分场领导班子碰头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不能让韩林就这样走了，由分场操办韩林的追悼会，放在星期天，除当天值班人员外，全部去送韩林最后一程。

耿小壮没有等来肖秀娟的任何消息。

董雅丽不死心，把她的好朋友、厂安全监察科专工高媛媛拉着一块儿又去了一趟县城。原来，五年前周宪刚还是锅炉分场三号机组司炉，因操作失误造成停机，被调离主要生产岗位，到辅助岗位助燃油泵房当值班工。在当时的事故分析会上，如果不是高媛媛力排众议，指出因设备本身存在缺陷才造成事故扩大，那对周宪刚的处分会更严厉。董雅丽拉高媛媛去，是想触动周宪刚的心灵。

星期六下午，耿小壮正向韩伯忠讲追悼会的安排，董雅丽、高媛媛陪着周宪刚、肖秀娟来了。

董雅丽说：“电话里说不清，我们就急着赶回来了。”

周宪刚往韩伯忠夫妇面前“扑通”一声跪下：“我对不起你们，一直没说实话。”

韩伯忠连忙上前拉起他。肖秀娟先说道：“耿主任和小董第一次去俺家，我才知道老周是撒谎请假回来的，心里就犯嘀咕，他肯定有事想回家躲几天，后来他说夜里值班害怕，我也不大相信。你们走后，不管我怎么问，他就是不吭声。我翻了脸，他才说出实情。我叫他回厂里说清楚，他说不能说，说了要受处分。我不懂电力生产，可我认为他和韩林做的是好事。他和韩林不是没有预料到危险，韩林没来得及跳到一边就被石头砸倒冲走，水流太急，转眼就不见了。老周怕厂里说他们自作主张，擅自行动，怕人家说他没有阻拦韩林，没有及时施救，追究他的责任。他受过处分，更觉得担待不起，确实害怕。说实在的，我心里也七上八下拿捏不准，这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思来想去，人家韩林命都不要，为的啥？咱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让人家蒙冤受屈。今天上午我才拿定主意，说不通老周我就自己来电厂，出租车都找好了。小董她们一来，老周坐不住了，见到小高，脸上直发烧。我也知道小高曾为老周仗义执言。再不站出来说实话，那不是良心被狗吃了？老周想通了，甭管厂里给什么处分都认啦，让他自己说吧。”

那天夜里的情景，惊心动魄，一幕幕又从周宪刚眼前闪过……

“砰……砰……砰……”外面有人拍门。

雨太大，周宪刚从大门上部的玻璃上没看清是谁。拉开门，风裹着雨扑进来，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燃料运输分场的输煤栈桥值班工韩林扛着鹰嘴镐站在门口，把他吓一跳，忙说：“快进来！”

韩林站在门口急匆匆地说：“雨太大，枯枝败叶冲下来不少，围墙拐弯的地方水越聚越多，我在输煤栈桥上看见水快到围墙顶了，就是压不垮围墙也要漫过来。这地方正对着一、二、三号锅炉地下灰浆泵房，淹了灰浆泵房，三台机组就要停机。泵房里还有两个值班员，机组危险，人命关天。我找个合适的位置，

上去砸个豁口分洪。咱们生产区上高下低，下面是大片空地，淹不着什么。你帮帮忙，等我上了墙头，把鹰嘴镐递给我就行。”

周宪刚有些犹豫，说：“这能行吗？班长和你们分场值班的知道吗？值长下命令才行吧。”

韩林说：“恐怕值长也不敢当这个家，要与厂部值班人员商量。洪水能等一级级上报吗？能等他们商量来商量去、请示来请示去吗？放心吧，周师傅，这责任我担着，快走吧！”

韩林找好放水位置，才想起光顾着往这跑了，竟忘了带只凳子。韩林扶着围墙，明显感觉到围墙在洪水的拍打下颤动，已经有洪水从墙外抛洒过来。刻不容缓，他再回去拿凳子怕来不及了，就把碍事的雨衣脱掉，交给周宪刚，倒退几步，又紧跑过去，往围墙上一蹿，但是只扒住了湿滑的墙头，脚没地方蹬，身子翻不上去，忙喊周宪刚：“快托我一下！”

周宪刚托住他的脚，往上一顶，韩林使劲一提身子，跨上了两米高的围墙。围墙下宽上窄，墙头站不住人。他两腿紧紧夹住围墙，接过周宪刚递上来的鹰嘴镐，又大声喊道：“周师傅离远点，再远一点，远远的！”

一句话提醒了周宪刚，他这才意识到韩林面临的巨大危险：“快下来吧，太危险，你怕来不及跳下来。”

韩林哪里会下去，他能不知道危险？洪水不会老老实实从刨开的缺口下泄，一旦把身子下的围墙冲垮，他就跑不掉了。但刨了几镐，他使不上劲，才刨下几块小石头，身子一歪，又差点掉下来。

周宪刚又喊道：“不行就下来吧！”

“水快漫上来了！”韩林最大限度地抡起鹰嘴镐。随着两块大石头被刨下来，“轰”的一声闷响，围墙被冲开一个两米宽的大豁口，韩林瞬间不见了。

周宪刚大惊失色，顺着水流往下跑，在三十米开外的地方，发现韩林躺在地上。他旁边就是几块大石头。周宪刚俯下身子，呼喊了几声，韩林一点反应没有。他拦腰抱起韩林，跑了近百米，送到值班室，把韩林放到连椅上，赶紧给值长报警，然后返回现场，找到鹰嘴镐，藏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周宪刚泪流满面。

耿小壮立即通知取消第二天的追悼会，并向苏志强、沈海岩打电话报告周宪刚提供的新情况。苏志强、沈海岩十分震惊，马上向石钟祥汇报。省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党组书记兼局长陆川带队赶往青龙山发电厂。

陆川主持新的事故分析会，邀请了安全监察和防汛专家。分析会最后明确指出，为把油泵房后面两只锅炉的助燃柴油罐围在里面，原来直行的围墙和泄洪沟往上拐了个弯，在拐弯处形成死角，造成山洪下泄受阻。韩林对水势的判断准确。他不顾个人安危，选择有利地点果断破墙泄洪，及时解除了山洪对发电设施的严重威胁。

省电力局决定为韩林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为韩林申报烈士，号召本系统广大职工向韩林学习。

对周宪刚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初期隐瞒事故真相差一点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组织提出严厉批评。由于他最终醒悟且曾协助韩林保护重要生产设施，免予处分。

散会后，刘继连主动上前，紧紧握住耿小壮的手，愧疚地说：“韩林差点被冤枉，没有你和董雅丽的坚持，就不会水落石出……”

耿小壮沉痛地说：“我们需要防患于未然，不需要用血的代价去换取教训。”他的眼眶里已有泪花在闪。

一晃 20 多年过去了，在节能减排的政策实施后，单机容量最大 20 万千瓦的青龙山发电厂成为第一批关停并转的火电厂。

青龙山发电厂完成了历史使命。历史，不会忘记那个时代，不会忘记那一代电力人的无私奉献。

靳广道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新闻出版报》《新华日报》《中国电力报》《国家电网报》等。供职于中国大唐集团安徽淮北发电厂。

责任编辑：周玉娴

暴雨将至

林　平

天空蓝莹莹的，仿佛要滴出蓝色的汁液来，又像一面无边的镜子，能照出人的影子。镜子的中央有一颗炫目的火球，哧哧地不间断地冒着看不见的火苗，像是冬天烤的红外线电暖气，只是比电暖气大了千万倍，早已烤得西部群山和群山脚下的西大河蔫头耷脑、气息奄奄。这会儿似乎又要把人身上的衣服烤焦，逼人跳河，河里却无水可淹。河边提灌站的抽水机已经断断续续地抽了两轮水，那水在干涸的水渠里晃晃悠悠，渐流渐少，至今也没流进桂枝的秧田。眼看着秧田越来越干，土地龟裂，秧叶里的绿汁几乎被抽干榨尽，仍没有要下雨的迹象。天气预报太不准了，说了几天要下暴雨，这鬼天气哪里像要下暴雨的样子呢？就是有了云彩上来，怕是也会让那个炫目的火球烤成灰了。要是有一个按钮就好了，手一拧就能关掉那个火球，这个夏天就不会如此遭罪了。桂枝手搭凉棚看了一眼天空，暗暗地想。她非常烦躁，叹了一口气，坐在大槐树下的矮凳上，漫不经心地择着韭菜，手指头上沾满了灰黑色的泥灰，白色短袖衫已经被汗湿了，紧紧地贴在脊梁上。冷不丁地听见大黑狗在汪汪地叫，一个男人的声音随之响起。

“桂枝，咱组昨天又开始在河里抽水了，每家轮流瞧水，你家谁去？”说话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风吹日晒，脸黑得似乎泛出古铜色的光，那光里似乎还带着油的味道。他身材不高，头戴一顶毛了边的草帽，一件陈旧的背心已经辨不出是白色还是灰色，黑色的短裤上沾了一些泥巴点子，凉鞋和脚上糊满泥巴，像是刚从泥地里出来似的。他的肌肉虽然不算饱满，却也十分结实，铁打的一般。他肩上扛着一把豁了口的铁锹，站在三丈开外的太阳地里，眯着一双小眼睛望着桂枝。他用手挡了挡大黑狗，虎下脸说：“小花，别乱咬！你不就是会游泳吗？有本事你去西大河里游泳试试！”

小花是大黑狗的名字。这名字是志强起的，这狗也是志强从外面带回来的。那是三年前的腊月间，志强和定根一起坐火车回家过年，从工地到火车站的路上，一条小黑狗一直跟在志强身后，小小的身子不住地颤抖，撵都撵不走。志强走，它也走，志强停，它也停。志强想，小黑狗也许是饿了，就从提包里拿出一块面包扔给它。它嗅了嗅，却是不吃，继续跟着志强，一直跟到了火车站。定根说：“这狗跟你有缘分哩，也许过不了

今夜，它就会冻死饿死了。”志强动了恻隐之心，便将它抱起来，装在提包里，只露出狗头，过安检时差点被卡下。回到家里，小黑狗噌噌地长，不到半年就长成了一条威风的大狗。第二年志强回家，也不知怎的，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花。桂枝觉得小花的名字怪怪的，但志强喜欢，也就叫开了。后来志强跟她说，他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穿的是花衣裳。她狠狠地拧了志强一把，却笑了。平时志强不在家，她见到小花，就会想起志强，想起志强跟她耳语时的坏笑，犹如看到小儿子小土时会想到志强一样，一个身上流着志强的血液，一个身上散发着志强的气息，都是她喜欢的，都是她钟爱的。

桂枝停下手中择着的韭菜，抬起脚，做出踢大黑狗的样子，随即吼了一声：“小花，别叫了！”那条大黑狗本来目光如电，透着一股凌厉，仿佛随时都会扑向敌人，将敌人撕个粉碎。但听到桂枝的呵斥，它立马收敛了目光，闷闷地哼唧一声，放下高高翘起的尾巴，转身走到桂枝身边，摇了摇尾巴，卧下，吐出舌头，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桂枝把目光移到男人身上，戏谑地说：“表爷，等暴雨来了，西大河涨水了，小花可以去游泳，你敢不敢跟它比试一下？”

“桂枝，瞧你这话说的，我是人，它是狗，它能跟我比吗？”男人的脸黑得像锅底，不悦地说，“还是说正事吧，瞧水的事，你心里咋想的？”

桂枝知道，河边的提灌站供附近两个村子五六个村民组灌溉用水。遇到干旱天气，每个村民组轮流抽水，每组抽水三天，她所在的组前三轮抽水都没派她的活，如今不派怕是说不过去了。她为难地说：“表爷，志强不在家，我一个女人家，白天瞧水还好办，夜里……”说到这里，她叹了一口气，没再往下说，声音里像是长满了发霉的秕谷，糠糟得很。她抬眼望了一下天空。蓝莹莹的天空中飘来了一朵云，像一只白乌龟。白乌龟的后面，远远地又飘来了一朵云，像一只小白兔，后面还有一朵云跟了上来，像一头老水牛，老水牛的后面还有其他动物，像极了运动会上的运动员入场式。它们都从西边的群山上慢悠悠地飘来，从群山脚下的河滩上空飘来。先前的那只白乌龟已经爬到大火球的边上了，吞下了大火球的半边脸，渐渐地把整个大火球都吃了下去。“你看，云彩上来了，天气预报说这两天有暴雨，怕是真的要来了，不用抽水了！”桂枝心里十分高兴，声音也一扫霉气，露出亮色来。

男人瞟了一眼深不可测的天空和空中一朵朵棉花糖似的云彩，心里动了一下。他刚才还站在太阳地里，这会儿已经站在阴凉地里了。他没动地方，喉结滚动了一下，咽了一口唾沫，鼻孔里哼了一声，依旧不紧不慢地说：“桂枝，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都好几天了，说来的暴雨认不得路，都跑错了地方，跑到南方了，那里暴雨成灾、河堤溃坝，还淹死了人，匀一点给咱湾也好啊。”说到这里，他干瘪的嘴角咧了一下，浮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那笑容很短促，一瞬便消失了，“不能指望老天爷下暴雨了，田畈里的秧苗都快干死了，再不抽水怕是点一把火都能把秧苗烧个精光，你不心疼，别人还心疼呢。”

“表爷，瞧你说的，我咋能不心疼呢？这水抽了三轮，每次都像尿流子一样，我那北畈的秧田里不是也没流进一滴水？”桂枝斜睨着男人说，“要是真的来了暴雨，所有的秧田就都不缺水了，抽水的电费、瞧水的钱不是都可以省下了嘛。”

男人没有接她的话头，沉下了脸，使得本来就黑的脸盘显得更黑了，似乎蒙着一层烧焦的炭。他自顾自地说：“你夜里不瞧水也行，找个人替你瞧。要不你拿钱也行，一晚五十块钱，不多。”

桂枝皱着眉头说：“志强没搞到多少钱，铁子马上就要去县城上初中了，也得花钱。表爷，志强一天累死累活也才一百块钱，一晚你就要我拿五十块钱，太多了点吧？”

这时，隔壁的门吱呀响了一声，探出一个灰白的脑袋，接着探出一个干瘦的老妇人，是张婶。隔着半人高的土坯院墙，六十多岁的张婶对男人说：“他叔娃子，定根摔伤了，

我媳妇和孙子前天去浙江看定根了，我这家里没人去瞧水，也没钱。你要是真的需要人手瞧水，我夜里去吧……”她声音虽然不大，却像聒噪的蝉声一样尖，隔着桂枝家的小院和一棵大槐树，男人也听得见。

男人抬了一下胳膊，算是跟张婶打了招呼，说：“她张姐，我听说了定根的事，咋那么不小心呢？没么大碍吧？你家特殊，特事特办，你就别操心瞧水的事了！”他的语气里满含着责怪和同情。

“唉，也是定根命苦……”张婶从屋檐下搬了一把断了靠背的椅子，走过小院，来到大槐树下，对男人说，“他叔娃子，天热，你晃来晃去的，过来歇会儿吧！”

“不了，不了！”男人说着，转身绕过干涸的水塘，往西去的小路走去。西畈里有条小水渠，水渠一直通到一里路外的河边提灌站。走到水塘那边，他又回过头撂下一句话：“桂枝，你尽快作决定吧！”

张婶朝男人抬了抬手，说：“他叔娃子，慢点啊！”话音未落，便坐在断了靠背的椅子上，帮助桂枝择韭菜，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

桂枝望着男人走远的身影，气鼓鼓地嘟囔道：“当个小组组长好像多大的官一样，不敢去捏厉害头，就会来捏我们娘儿俩！”

“柳松也不容易，小组组长官不大，但要操心小组的每家每户啊。”张婶讪讪地说。

这会儿，整个大地又暴晒在太阳之下。刚才空中的乌龟、小白兔、老水牛都晃晃悠悠地飘走了，再也没有别的动物跟上来。树影里的蝉声更多了，扯出一根根又长又细的无形的线，缠绕着人的心，越勒越紧，直把人的心勒出殷红的血来。

“张婶，你别太担心，定根人好，不会有事的。”桂枝换上一副笑脸，安慰张婶说，“今早志强还给我打电话，说定根的伤不太重，医生说过几天就能出院了。”

“是哩，桂枝，我也是一天接到莲秀几个电话，早晨天蒙蒙亮时她又打来电话，说定根的伤势有好转，让我放心。”张婶喃喃道，“我这右眼皮总是跳，心悬着，怕是有什么事哩。也不晓得山子在那边过得惯不……”

桂枝听志强打来的电话说，定根伤得很重，头部着地，颅内出血，做了手术，整个人还处在昏迷状态。莲秀在给桂枝的电话里也是这么说的，莲秀急得哭了，说这事不能让婆婆晓得，以免婆婆着急，要是婆婆再急出个三长两短来，那可真是雪上加霜了。莲秀说出“雪上加霜”四个字时，桂枝感觉到了一阵寒冷，浑身哆嗦了一下。桂枝想，最近的天气要是能“雪上加霜”就好了，起码能凉快点。她的身体只那么一颤，立马又燥热起来，想到志强和定根一起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她不放心，就给志强打去电话，叮嘱道：“钱咱可以少挣点，一定要保证安全，小土和铁子都指望你呢！”小土和铁子是他们的儿子。小土五岁，姥娘想外孙了，她昨天把小土送到娘家了。铁子十二岁，身体结实得像一块铁，再过一个多月就该去县城上初中了，暑假里总是想着帮大人做点事情。最近天干地燥，树叶打蔫，菜园里的茄子、辣椒、黄瓜都快干死了。门口塘里干得只剩下巴掌大的一卤子水，还被两条水牛霸占了，机井里也抽不出水了，吃水都让人发愁。昨天晌午，正热的时候，铁子独自出去了，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提着半桶水，脸热得像蒸好的红薯，整个人都快成了伏炭，这半桶水是他去西大河提回来的，说是水渠里的水又浑又脏，不能吃，很多人都去河里挑水，他也跟着去了。自然，他在西大河里尽情地洗了一次澡，像头浑实的小牛犊。就是那半桶水，解决了母子俩的晚饭用水问题。平时，铁子跟莲秀的儿子山子在一起玩儿，两人同班，上学放学都结伴而行。前天山子跟他妈妈一起去浙江看望受伤的爸爸，铁子一下子感觉到了孤单，闷在家里看了一天的课外书，今天早饭后，他就找别的同学玩去了。

“山子结实着呢，过得惯。”桂枝择完了韭菜，端来今早的洗碗水让张婶洗了手，她也洗了手，把装着韭菜的塑料菜篮放在一只红色的塑料桶里，把要淘的米盛在一只不锈钢盆里，放在另一只塑料桶里，再把墙上挂着的一顶半旧的太阳帽取下戴在头上，挑

起塑料桶往西畈走去。家里已经没水吃了，她要去西大河里挑水。

绕过干了的水塘就是秧田，秧苗都长一尺多高了，一撮一撮的，青秀秀的，郁郁葱葱。往年雨水丰沛时，秧田里的水清亮亮的，桂枝常跟莲秀一起手持电筒，夜里去秧田埂里掏黄鳝。萤火虫如一只只小灯笼，在秧田上空明灭不定，忽高忽低，有时落在秧叶上，有时藏进秧丛中，有时还会在眼前慢悠悠地飞，仿佛要给人照亮似的。不时会听见扑通扑通的声音，那是一只只青蛙从草茎上跳进秧田的水里发出的声音。两个小时下来，她们往往能掏出一二十条黄鳝，三四斤重。今年可不行，自从栽了秧，几乎就没下过透雨，有两场雨倒是来了，只从河边哨了一眼，就过去了，连地面都没打湿。最近半个月，气温一天比一天高，热气一天比一天旺，夜晚吹着电风扇都热得不能入睡，有些人家便去街上买回空调，整夜整夜地开着，也不心疼电费了。桂枝想到秋季开学了要送铁子去县城上初中，得花大钱，盘算了好几天，终是没舍得买空调。这几天几乎没有出门，此刻走在阡陌小径上，桂枝才发现，很多秧田都干得开始裂了，裂开一道道弯弯曲曲的口子，像是一张张咧开的嘴巴，大张着要喝水；秧苗比往年瘦了许多，就连田埂上的野草也不如往年丰茂了。

田畈里无遮无拦，上有火辣辣的阳光往下倾泻，下有秧田里的蒸汽一浪一浪上升，桂枝戴着宽边凉帽，也有置身于无边的火炉和蒸笼交织的容器里的感觉。刚走到渠埂边，还没到提灌站，她便浑身湿透了。半个小时后，她来到了山脚下的渠头，渠头下面就是西大河。西大河发源于大别山区，由南向北汇入淮河。提灌站在渠头南侧有一间小房子，小房子边上架着一台变压器。那台变压器已经嗡嗡二十多年了，担负着为提灌站和附近两个村子供电的任务，近年来像老牛拉破车一样，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这条小水渠的年龄比那台变压器大了几十岁，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建成了，年久失修，渠埂漏子很多，渠里野草丛生，蚊蝇肆虐，几乎看不到渠内的水。站在渠头，回眸东顾，可见一望无际的秧田，犹如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铺展在微微倾斜的大地上。地毯上散落着一座座小村庄，犹如一朵朵精美的山野花，恬静，安然，独自摇曳。地毯从西南到东北缓缓下降，渠水便能从一块秧田流到另一块秧田里，一直流到组里最后一块秧田。那里是桂枝的秧田。组里派人瞧水，就是要堵塞渠埂的漏子，防止渠水半道上流进了别组的秧田，遇见别人私开的田缺，就要马上挖土填起来。

放眼河滩，遍地黄沙，只有中间一道浅浅的水痕，细若游丝，仿佛随时都会断流。两只白色的鸟在河滩上盘飞了好大一会儿，一只落在水边，另一只往上游的河谷飞去了。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以及对岸分布着四五座提灌站，都在抽水，每个提灌站都像吸血鬼一样，吸食着河床中残存的最后一丝水。这座提灌站下面的水泵凼子里，一洼浑水打着漩涡，眼看着就要被抽吸干了，机器突然停了下来，不响了。一个男人从渠侧的小房子里走了出来，是柳松。

桂枝不想见到他，偏偏又见到了。她不想跟他说话，转过脸，沿着渠头的白色台阶往下走去。这些台阶主要是最近半个月乡亲们下河提水时踩踏出来的，每个台阶只有脚掌那么大一块儿，台阶上的青草都被踩光了，露出惨白的土色。她听见他在喊她，这才停下脚步，转脸定定地望着他，说：“柳松，人前我叫你表爷，这会儿没人了，我就不叫啥了。你别总缠着我好不好？”

“我不是缠着你，是希望你过得好，别总是可怜兮兮的样子。”柳松说，“你那时不跟我好，跟了志强，现在你得到什么了？定根那样了，志强他……”

桂枝明白柳松的意思，她的命也是苦，柳松每说一次，对她都是一种巨大的刺激。她娘家在邻村，原本并不认识志强，只认识柳松。她跟柳松是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志强比她高两级。初中毕业之后，他们都辍学了，志强和柳松是因为家里穷，供不起，她是因为父亲爱财，逼她外出打工。她知道柳松一直喜欢她，追求她的人也很多，但她对

柳松没什么感觉，只想嫁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直到有一年冬天她打工回来，父母把她许给了乡街上的一个校工，那个校工拿出了六万块钱的彩礼，她觉得自己被无情地抛进了黑暗之中。从此，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哀愁。她不爱她嫁的那个人，不仅仅因为那个人的个头比她矮半头，还因为那个人后来失了校工的工作，靠在街上修自行车为生，整天脏兮兮的，还酗酒吸烟，一句话不对就打她。她残存的一点梦想也彻底破灭了，感觉自己生活在冰窟窿里面，冷不说，还暗无天日。她想过离婚，多半时间住在娘家。然而，娘家人坚决不同意她离婚，说离婚的都是坏女人，有伤风化。她又想到了死，便在娘家人都忙得无暇顾及她时，用菜刀割了自己的手腕。也许她命不该绝，迷迷糊糊之间被人救了，救她的人就是志强。当时，她娘家盖新房，志强是大工。那天工地上需要一把卷尺，他一时找不到，就去借卷尺，碰巧看到了桂枝躺在血泊中。她伤好后，娘家人再不敢阻止她离婚了。又过了一年，她带着四岁的铁子嫁给了志强。那时，她才知道，志强跟柳松在一个村，还拐了十八道弯跟柳松叫表爷；她也才知道，柳松在外面搞活挣了钱，买了挖掘机，可以承包工程了，成了村里的首富。她不后悔，也不羡慕，她觉得志强人好，心疼她和小土还有铁子，在外面挣的每一分钱都会寄回来给他们娘仨花，这就够了。她见不得别人说志强的坏话，更见不得不怀好意的嘲讽和攻击，就像此刻柳松的言语，她不能接受。

“闭上你的嘴！”桂枝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生气地斜睨着他，“你是不是巴不得人家出事？”

“瞧你说的，我是那种人吗？”柳松尴尬地笑了笑，向桂枝走来。最近几天，很多村民来这里挑水，用水桶直接从水泵出水口接水。河里的水量越来越少，须不时停机，待水量积攒到足够多时，再开机抽水。不巧的是，这会儿他刚拉闸停机，桂枝就来了，让桂枝误会了。他接过桂枝肩上的扁担，挑起塑料水桶，下到河边水凼子边上，打上两桶水，又洗了韭菜，淘了米，把韭菜筐和不锈钢盆放在水桶上漂着，挑上渠头，自顾往村子走去。

桂枝还在生他的气，本想接过水桶，但一来她知道自己挑不动，二来他也根本没理会她，她便跟在后面由着他了。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一直到下了渠埂，离村子还有百十步了，他才停下来，把挑子让给了她，扭头往提灌站走去。他又要去开机抽水了。桂枝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们都怕别人看到了会说闲话。只这百十来步的路，桂枝就累得大喘粗气，肩膀磨得生疼，浑身的衣裳汗得水洗一般。

隔壁的张婶回屋了，门敞开着，家里没有声响。铁子也回来了，在家里看电视。桂枝顾不上汗湿的衣裳，很快做了干饭，炒了韭菜鸡蛋，盛了一碗饭，端给了张婶，然后跟铁子也吃起来。

午后的气温更高了，一丝风都没有，门前的大槐树叶子像遭了火烤一样，打起了卷，枝叶间的蝉声更细更长了，针一样扎着耳膜。大黑狗卧在廊檐下，吐出长长的红舌头，半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一群鸡躲在屋后的阴凉地里，卧着一动不动。铁子仍在看电视，光着身子，只穿了一条裤头，躺在堂屋地上的凉席上，电风扇在一边呼呼地吹着热风。桂枝这时洗了汗湿的衣裳，躺在竹编躺椅上，闭着眼睛休息。

燥热的气温一直持续到晚饭后，太阳落到西山那边，才稍稍好了一点儿。空中飘来斑斑云片，亮晶晶的，像是谁不经意地撒下的一片片鱼鳞。看这样子，明天又将是一个酷热的日子。屋里依然热得透不过气来，床铺上即使铺上凉席，也像垫着棉被一样热。要是把这热量留一半给冬天，冬天便也像春天一样暖和了。桂枝这么想着，自知是痴人说梦，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桂枝给张婶提去了半桶水，供张婶擦洗用。桂枝倒了半盆水擦洗了身子，穿上棉质睡衣，然后把躺椅搬到大槐树下，躺在躺椅上，摇着蒲扇。过了片刻，铁子跑了出来，兴奋地说：“妈妈，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里就

有暴雨了！”说完又反身进屋看电视剧去了。桂枝抬眼望了望天空，西边天际果然涌上了几朵乌云，犹如一群乌黑的奔马，踏碎满天的星星和一镰弯月。耳边似乎掠过一丝微风，树叶似乎也在微微晃动。她闭上眼睛，心里暗暗祈祷：“雨啊，快点来吧！雨来了，一切就都好了，柳松也找不到借口为难我了……”过了片刻，她睁开眼睛，身边多了一个人，张婶不声不响地坐在几步外的石头上，望着黑黢黢的天边发呆。她站起来，想把躺椅让给张婶躺一会儿，张婶不肯，她复又坐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张婶说着话。

“别瞧现在干水了，往年水大着哩，大人小孩都在塘水里洗澡，还有孩子……”张婶望着面前干涸的水塘，欲言又止。白天霸着塘脚子的两头水牛连同塘脚子的一点水都不放过，塘底只剩下乌黑的淤泥。

“孩子怎么了？”桂枝随口问道。

“淹死了……”张婶轻声说。

桂枝怔了一下，望着张婶说：“我嫁给志强七八年了，还没听说过这事。谁淹死了？”

“还能有谁？我的女儿，定根的妹妹……”张婶说。

桂枝又怔了一下，本想问问孩子是怎么淹死的，又怕勾起张婶伤心的往事，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料张婶叹了一口气，自己说开了。张婶说，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大人们都出工干活去了，中午回到家里，她发现女儿不见了，开始房前屋后地找，到天黑时，才看到水塘里漂上来一个孩子……

“那时，水塘边有一棵大柳树，孩子可能是上树捉‘花大姐’，不小心掉下去了，四周没人，就淹死了。”张婶平静地说，像是说着别人的故事，“后来有一天，我从娘家回来，听说有人在塘四圈撒了铁沙子和炒熟的菜籽，我好伤心呐！”

“撒铁沙子和炒熟的菜籽做么事？”桂枝问。

“撒了铁沙子和炒熟的菜籽，水塘里的鬼魂就上不了岸，拉不了别的孩子进水里被淹死。”张婶说。

“谁呀？”桂枝问。

“志强的妈，你没见过面的婆婆。”张婶说。

桂枝沉默了，怔怔地不知说什么好。她只听说，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志强的爸爸带病去提灌站守夜，那时河水很深，水流很急，一个女人急着蹚水过河去那边看望得了疾病的父亲，差点被淹死，是志强的爸爸把她救了起来，救人的人却再也没有起来。那时，志强只有七岁，志强的妈妈怕唯一的儿子溺水，怕是跟丈夫的突然离世有很大关系，桂枝能够理解。那之后，母子俩相依为命，妈妈艰难地把志强拉扯大，却累出了病。志强变卖了家里的一切，也没能留住妈妈的命。从此，二十六岁的志强孤苦伶仃，家里穷得叮当响，一直说不到人，直到六七年后遇到了桂枝。这是桂枝嫁给志强后听说的。此刻听见张婶提起陈年往事，桂枝一阵唏嘘，想起了一起去浙江工地上打工的志强和定根，想到了摔伤的定根，心里不是滋味。张婶的两个孩子，女儿夭折了，儿子现在又摔伤了，生死未卜，张婶还不晓得伤势严重，她要是晓得了，今天夜里即便暴雨来临，怕是她也熬不过去了。桂枝知道，张婶其实也想去浙江瞧瞧儿子，可是她走不开，她要瞧门，要照护家里的十三只鸡和一头水牛，她不想麻烦桂枝替她照顾家，不想欠下人情。

一只萤火虫慢慢悠悠地从干塘那边飞了过来，飞到了大槐树的枝叶间，那忽明忽暗的小灯笼便隐匿不见了。它一定是迷路了，或者是秧田里没了水，在寻找水吧？这么干热的天气，哪里能有水呢？

桂枝又抬眼望了望天空，刚才上来的那群奔马，这会儿仅留下丝丝缕缕的薄纱，恍如奔马落下的根根毛发，哪有要下暴雨的迹象呢？她失望极了，闭上眼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当她再次睁开眼时，发现一个人影从远处走到干塘那边，隔着干塘喊道：“桂枝！”听声音，是柳松。不待桂枝答应，那条大黑狗不知从哪儿哧溜一声钻了出来，冲过干塘，朝柳松扑去，吓得柳松连连后退，一只脚踏进了干裂的秧田里，急急地说：“桂

枝，快唤小花！”桂枝知道柳松的目的，本希望小花把他吓跑，又恐小花不知轻重伤了他，让张婶看了笑话，便冲大黑狗唤道：“小花，回来！”大黑狗骤然停止了前扑，身子几乎直立起来，而后前腿轻轻落下，转身跑过干塘，来到桂枝身边，定定地望着干塘那边的人影。

柳松绕过干塘，走到桂枝家门口，站住了，对黑暗中的桂枝说：“桂枝，今晚就不勉强你了，明天该你家瞧水了，我来通知你一声。别人家不瞧水的，每家一百块钱。”

桂枝爽快地说：“好的，表爷。今夜要是下大雨，明天就不要瞧水了吧？”她在心底暗暗祈祷着：暴雨快点下来吧！

柳松“嗯”了一声，默默地转身走了。他的影子走得很慢，像是丢了魂儿一样。张婶跟他打了声招呼，便回屋歇息了，大敞着门，像是张开的黑乎乎的大嘴。

不大一会儿，桂枝接到了志强的电话，聊了小土和铁子的事儿，聊了最近的酷热和生活的事儿，又聊了那边工地上的事儿，聊了彼此的思念，最后她叮嘱他要照顾好自己，她和儿子都等着他回来。

放下电话，夜已深沉，蚊子的嗡嗡声不绝于耳。桂枝的衣服又汗湿了，她回屋擦了把汗，铁子已经睡着了。她在铁子的肚子上搭上一条小毛巾，把电风扇设置成摇头模式，又端着半盆水来到大槐树下，以供随时擦汗之需。她要躺在树下的躺椅上，看着乌云上来，暴雨倾盆，哪怕西大河暴涨，村子漫灌，她也会感谢暴雨，感谢暴雨给万物生灵带来了生命之水。她脑子里有些迷糊，好久不能入睡，后来好不容易眯瞪了一会儿，却做了一个梦，梦见志强和柳松在一起喝酒，两人喝着喝着打起来了，柳松一锤子把志强的头打了个窟窿，志强倒下去了。她哭喊着扑了上去，正要抱着志强的身体，不料志强的身体忽然飘了起来，宛如一片树叶，晃晃悠悠，飘上了天空，变成了一大片吸饱了水的海绵，志强随手一捏，顿时下起了瓢泼大雨，把她浇了个通透。她一下子惊醒过来，浑身汗水涔涔，睡衣如水洗过一般。一群群蚊子像一群群小型轰炸机，轮番轰炸。她用身边脸盆里的毛巾洗了把脸，又擦了一下身子，重新躺下，回味着梦里的情景，再也睡不着了。她摸出手机，想给志强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想到此刻正值午夜时分，志强一定睡得正香，她摁了一串号码，又放弃了。她真想变成树木庄稼，焦渴至极，枯萎蜡黄，点一把火烧掉算了，身躯和灵魂都化为了灰烬，再也不用受这煎熬了。

弯月隐下去了，天空蓝得像墨，星星像是浸在墨汁里的萤火石，晶莹剔透，密密麻麻，连云彩的影子都不见了，更别说暴雨了。闷热、烦躁和沮丧紧紧地包裹着桂枝，让她不得轻松，连死的心都快有了。但她要好好地活着，为小土，为铁子，为志强，为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

一大早，太阳还没出来，柳松就像幽灵一样来了。不待他开口，桂枝就安顿好铁子，穿上长袖衫、长裤，戴上凉帽，扛起铁锹，去田畈瞧水去了。太阳已经三竿子高了，跟前几天一样，哧哧地炙烤着大地，炙烤着树木、秧苗和菜园里的茄子、辣椒、黄瓜，也炙烤着桂枝和去西大河挑水的人。热倒不当紧，还沤得很，仿佛地下可怜的一点点水分都被蒸发了，弥漫在秧田间，沤得人身上发黏，喘不过气来。桂枝沿着苍老的水渠一直走到渠头，跟挑水的十几个村邻打了招呼，看到河里有水，水泵抽水正常，便又反身沿着野草丛生的渠埂向下走去。她想象着自己是给秧苗带去救命水，虽然衣服汗湿得能拧出水来，仍然有一种救死扶伤的成就感。这样想着，她又想到了躺在医院里的定根，想到了在烈日下干活的志强。她停下来，拄着铁锹，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手机拨通了志强的电话。她想说她跟小土和铁子正在家里吃西瓜，秧田里都灌满了水，家里一切都好，让他安心干活。可是，电话响了几声，志强一直没有接听，想必志强正在工地上忙着吧，万一因为自己的这个电话让他分了神，从脚手架上掉下来可就糟了，定根不就是因为接莲秀的一个电话摔进了医院吗？想到这里，她浑身打了个激灵，赶紧挂了手机，重新扛

起铁锹，走在田间小路上，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她被路上凸起的土包包绊了一下，险些栽进秧田里。她稳了稳神，跟着水流往前走。水流仍在一块块秧田里慢悠悠地走着，远没有走到她的秧田，她的秧苗面黄肌瘦，像一个个营养不良的奄奄一息的少年。看到这些，她又有些沮丧，期盼着预报中的那场暴雨早点到来。巡视了一圈，没发现漏子，也没看到偷水的田缺，她感觉自己快被蒸成了一坨喘不动气的熟肉，心里发慌，像是要中暑的样子，赶紧往家里走去。

铁子光着脊梁，坐在大槐树下看一本课外书，见妈妈有气无力地回来，赶忙放下书本，起身接过妈妈肩上的铁锹靠在大槐树上，让妈妈坐下歇一会儿，又跑进堂屋端出半盆凉水，让妈妈洗把脸。桂枝瞥见了厨屋前的一满桶水，抚摸了一下儿子的头说："铁子又去提水了吧？还跑了两三次，真乖！"铁子说："我本来是要去提水的，出门碰见了柳松老太，他挑来了一担水，一桶给了张奶奶，一桶给了咱。"桂枝的脸马上沉了下来，没好气地说："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铁子说："我觉得没什么事，不就是要咱们夜里去提灌站瞧水吗？我可以去！我想好了，到时候我带上小花，什么都不怕！"听铁子这么一说，桂枝的泪一下涌出了眼眶。她赶紧掉转头，端着水盆进了屋子。

气温越来越高，空气哧哧地冒着火气，似乎点一把火就能嘭的一声烧着满世界的空气。塘里最后一点水也不见了，塘底的淤泥在快速地发干变硬。大槐树上知了的叫声弱了许多，有些体弱的知了可能中暑了，没有中暑的知了也热得嗓子发干，叫不出声来。时间走得异常缓慢，仿佛有根无形的绳子在后面紧紧地拖拽着，让它迈不动脚步，走了老半天，也没走出一个上午。

桂枝逐渐缓过劲来，做饭炒菜，吃饭洗碗。午饭后她跟张婶说了几句话，就又扛起铁锹，绕过干塘，往田畈走去了。太阳快落山时，她才快快地回来，恍如一朵晒蔫了的黄瓜花，头晕眼花，感觉大槐树和房子都在旋转。她整个人都要瘫倒下去了。她扶着大槐树，定了定神，才没有倒下。张婶端过来一碗凉绿豆汤，让她喝下去，骂着该死的暴雨总也不来。铁子拿来一把大蒲扇，呼呼地给她扇风。十多分钟后，她的那颗噗通噗通跳着的心才安定下来。铁子拿起书本，去屋子里了。

张婶站起身，端着空瓷碗，转身要回屋子。她脸色苍白，刚迈开腿，身子突然软软地瘫了下去，手里的瓷碗掉在地上，啪的一声摔成了几瓣。桂枝十分吃惊，赶紧扶起张婶，让她枕在自己怀里，喊道："张婶！张婶！你怎么了？"然后又对铁子说，"快拿湿毛巾来！"桂枝又是掐张婶的人中，又是用湿毛巾擦张婶的脸颊，还轻拍张婶的心口，忙活了好几分钟，张婶才缓缓地睁开眼睛，眼眶里涌出浑浊的泪水。

"张婶，你是不是中暑了？还是有什么心事？"桂枝关切地问。

"我一天没接到莲秀的电话了，怕是定根……不好了……他要是不好了，我也活不了了……我身上软软的，一点劲都没有了……"张婶断断续续地说，每说一句话，都要吃力地喘一口气。

桂枝心里发酸，忍了忍，安慰道："张婶，你不要胡思乱想，定根没事的，一定会好起来的，就像这天气。别看这暂儿热死人的，暴雨肯定会下来，要不然秧苗都干死了，咱们怎么活呀？"

张婶苍白的脸上慢慢显出一片血色，嘴角浮上一丝笑意，低低地说："我一闭上眼睛，就想到从前的很多事，想到了很多人，还见到了你没见过面的婆婆……她跟我说话，说在那边等着我，以后好好当邻居……柳松是好人，他没有坏心眼，他女人死得早，一直没有再找，谁都看得出来，他对你有情，明明晓得不会有结果，还要那样。他不会伤害你……"

桂枝心里一软，两滴泪不争气地滚了下来，落在了张婶的脸上。她赶紧用湿毛巾擦了一下张婶的脸，点点头，又摇摇头，凄笑一声，说："张婶，我知道，我都知道，只

是我不习惯。我有志强，我有小土，还有铁子，不需要他对我这样。赶明儿个下了暴雨，天凉快了，我把我的远房表妹介绍给他……”

两个人又说了一些话，张婶渐渐好了起来，两个人把打碎的瓷碗片捡进垃圾斗，放在一边。张婶说：“夜里你和铁子只管去提灌站，不用怕。”桂枝不明其意，却还是抿嘴一笑，算是感谢张婶的鼓励。

天黑之前，桂枝就做好了去提灌站守夜的准备。她扎了一卷凉席，一顶罩子似的蚊帐，两把蒲扇，两把手电筒，一个西瓜。晚饭后，天还没黑，她就带着这些东西去河边的提灌站。她站在大槐树下喊铁子，铁子在屋子里答应了一声，并没立刻出门，他又在看电视，看电视里的天气预报。这时，那个大眼睛的天气预报主持人又说，今明两天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她在说“暴雨”时神态特别严肃，让人觉得这次是真的，她手指的雨势图的那一块是深蓝色甚至黑色，仿佛被暴雨浸泡过一样，让人暂时忘却了此刻的火热与干枯。铁子学过地理，知道大别山区就在被暴雨浸泡成深蓝色的那一块，西大河在黑色的那一块，他们村也在那一块。铁子关了电视机，跑出来兴奋地说：“妈妈，要下暴雨了！就在咱们这儿，西大河，咱们湾！天气预报里那个大眼睛阿姨还要咱们做好抗洪防灾的准备呢！”

桂枝脸上现出一丝苦笑，没有说话。

铁子突然指着西南方向说：“咦，妈妈快看，是不是谁的墨水瓶倒了？泼了那么大一片！”

桂枝顺着铁子手指的方向望去，看到从西南的群山那边涌上来一大片乌云，像是浸满了墨汁，而且那墨汁还一浪一浪的，浓淡分明，真的像是谁的泼墨画一般。她心中顿时涌上一阵渴望，有点酸，有点愁，又有点幽幽的甜。

“老师说了，这是积雨云，是要下暴雨了！”铁子兴奋地说。

桂枝叹了一口气，依旧没有说话。最近几天，墨水瓶倒了好几次，每一次她都满怀希望，可每一次，那些泼出来的墨汁都被天上的大火球吸干榨尽了，不留一丝痕迹。这次能是一个例外吗？

那片墨坨子在不断地变化着，先是变成一头大象，接着变成一群白鹅，继而变成了几匹野狼，很快爬上了头顶。紧接着，一阵转肚子风从河滩上卷过来，扬起地面上的枯枝烂草，扬起干得像面粉一样的灰尘，也掀起桂枝身上的无袖汗衫，露出一大截白白的皮肤。桂枝左手捂着脸，右手把汗衫往下扯，躲进了屋子。她心里高兴，暴雨真的要来了，她和铁子不用去提灌站守夜瞧水了。可是，等了一会儿，转肚子风息了，她期待的暴雨并没有下来，那些大象、白鹅和野狼只洒下了几滴眼泪似的雨点就走了，像是可怜这些盼雨的人一样。她出门望去，它们又还原成了墨坨子，翻卷着向西北方向飘去，后面的墨坨子并没有跟上来，敢情暴雨似乎都落在了西南山区，落在了西大河上游的山谷中。她感觉自己的心在哭泣，她发誓再也不相信铁子说的那个大眼睛的天气预报主持人了。

太阳完全躲到西山的那边歇息去了，天色逐渐暗下来。西畈的秧田埂上晃动着三个影子，走在前面的是铁子，中间的是大黑狗，桂枝走在最后面。不时有萤火虫从他们面前飞过，却比往年少多了，也听不见扑通扑通的声音了，有的只是偶尔响起的窸窸窣窣的声音，那是青蛙落在枯草上的声音，也可能是秧叶吧。有的萤火虫像是知道他们的目的地似的，一直在他们的身边飞，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直到山脚下的提灌站。

渠头南侧小屋里的电闸仍然合着，碗口粗的出水口里喷出白花花的河水。借着昏暗的天光，能看到河床中的水流大了许多，昨天还打着漩儿的水凼子这会儿全被河水覆盖了，还有更大的水流从上游涌过来，渐渐淹没了裸露的河滩。桂枝断定，那些墨坨子果然把大量的雨下在了西大河上游，还装模作样地来这里游荡一圈，实在可恶。这样也好，不用像柳松那样隔三差五地去小屋里拉闸停机了，起码可以好好地歇会儿。

桂枝把凉席铺在渠头的坝埂上，那里是除河岸的群山之外最高的地方。坝埂很窄，

也就两米来宽的样子，上面野草稀少低矮，凉席一铺下便压平了。更重要的是，高处蚊虫稀少，一会儿夜深了可以让铁子好好地睡一觉，然后跟志强通个电话，她也可以歇息了。站在渠头，极目四望，可以看到远远近近的村子里散布着点点闪亮的灯火，恍若一颗颗星星掉落在大地上。山林里、秧田间、草丛中，细看去，那些小星星如冰粒一般，让人感到了丝丝凉意。更让人高兴的是，站在坝埂上，不时会有丝丝微风吹来，从河面上吹来，从对面的群山缝隙间吹来。桂枝招呼铁子坐在凉席上，铁子侧耳听了听，嘘了一声，小声说："妈妈，你听！"桂枝也侧耳听了听，隐隐地听见一种悠长的嚎叫从河滩对面的群山上传来，她听张婶说过，这样嚎叫的野兽是狼。她心里一紧，立马感到了恐惧，对铁子说："这是狼叫，别吱声！"

铁子兴奋地说："妈，我还没见过狼，听说狼长得像狗，你说，狼跟小花谁更厉害？"说这话时，他伸手摸了摸站在身边的大黑狗。大黑狗正目不转睛地望着对岸黑黢黢的群山，汪汪地狂吠了几声。

听见大黑狗的叫声，桂枝放心多了。大黑狗曾有过力战群狗的辉煌经历，它的目光凌厉，让每一个初见它的人都心里一凛。去年的一天傍晚，桂枝去学校给铁子送雨伞，大黑狗跟了过去。刚进村口，一群狗就围了上来，招惹它。大黑狗似乎异常胆怯，夹起尾巴，哼哼唧唧地往塘边退去，那群狗便追到了塘边。大黑狗噗通一下退进了水塘里，那群狗汪汪大叫着，追到了水塘里。大黑狗突然亢奋起来，反身跃起，只一个回合，便把领头的大狗摁到了水底，它再次跃起，又把第二条狗打翻在水里。如此十几个回合下来，那群恶狗便都夹着尾巴落荒而逃。这一幕被铁子和很多学生看到了，他们都说大黑狗是英雄，他们要以英雄为榜样，长大了当更大的英雄。

这会儿，桂枝又接到了志强的电话，志强说他今晚在医院里，定根还在昏迷，情况不太好，莲秀和山子一直在哭，他在陪着他们娘儿俩。桂枝心里揪疼，想到了张婶讲的故事，想到了她没见过的公公和婆婆，想到了志强危险的职业，只能再三叮嘱志强要小心，真不行的话就回来，一家四口在一起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比金山银山都好。志强说一定会回来的，让他们娘仨都过上好日子。这时，桂枝听见电话那端有人喊志强的名字，两人才挂了电话。

西大河里的水大了许多，即便对岸山上真的有狼，也很难涉水过河，即便过了河，恐怕也不是大黑狗的对手，况且狼怕火光，他们随身带着手电筒，随便照一下，就会把狼吓跑的。

桂枝和铁子各持一把蒲扇，走下白色台阶，下到渠头南侧的变压器边，铁子说变压器很神奇，小小的铁壳子里装了很多电，总也用不完，他要好好看看。母子俩用手电筒照着两米多高的台架上的变压器，变压器刹那间成了整个世界的中心。变压器外壳锈迹斑斑，早已看不出本色了，二十多年来，风吹雨淋，日晒雪冻，它都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恍如一头老牛，拉着提灌站和附近两个村庄的用电。用电量逐年增长，这头老牛却仍是原来的骨架，骨架越来越老，它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或许有一天会倒下。它若是倒下了，提灌站怎么办？附近两个村庄的用电怎么办？这些想法在桂枝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她依旧看着这头老牛。在这黑暗的天光下，老牛嘶嘶响着，仿佛在呻吟，这呻吟带动着提灌站，也点亮了周围的灯火。以前，桂枝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变压器，此刻听着变压器的嘶嘶声，竟然觉得十分美妙。她看到变压器顶上呼呼地冒着热气，也听到了铁子的声音："妈妈，变压器的肚子里是不是装了很多水？"她点点头，又摇摇头，思忖道："要是水的话，早就该蒸发光了。不是水会是什么呢？难道是油？"铁子又问："是端午节那天你炸糖糕那样的油吗？"她不知道是不是炸糖糕的油，正不知如何回答时，就见那油像是烧开了煮沸了，能听见咕噜噜的声响。突然，她看到变压器上闪过一团火光，紧接着，那嘶嘶的声响便停止了，渠坝上哗哗的水声也停止了，再看四周那些

落在大地上的星星，也都不见了踪影。

铁子镇定地说：“妈妈，应该是变压器坏了。这些天变压器太累了，它累坏了！”

桂枝点点头，向四周望了望。四周一点儿灯光都没有了，风也似乎停了，又燥又热，让人直想往水里钻。整个村子里的电扇空调都停了，整个村子像笼罩在巨大的蒸笼里。要是不尽快修好变压器，别说秧苗要渴死，就是人不渴死也会被热死。以前也遇到过变压器坏的情况，打电话找电工过来维修，电工也真够有本事的，三两下变压器就好了，她觉得电工就是医术精湛的医生，能轻松治好变压器这个病人的病。桂枝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手机，拨通了电工的电话，得到的答复是立即过来看看。

“妈妈，太热了，我去河里抹个汗！”铁子说了一声，不待桂枝答应，便丢下蒲扇，打着手电筒，攀着树枝，顺着下河的白色台阶下到河边洗澡去了。

桂枝不经意地抬头望去，只见黑压压的墨坨子从对面群山上缓缓地压了过来，那墨坨子宛如一群浮雕，或浓或淡，或深或浅，它们都扛着枪炮，或者抬着担架，或者拉着架子车。打头的浮雕有一层楼那么高，即便在暗夜里也能看到浮雕鲜活了起来，前涌后翻，气势汹汹，伴随着隐隐的闪电和雷声，似乎是浮雕忍不住在呐喊。浮雕的呐喊太过遥远，远在河滩对岸的群山那边，若是到这渠坝上来，恐怕还得在空中走上一顿饭的工夫。桂枝拾起铁子丢下的蒲扇，上到渠坝上，大黑狗也跟了上来，却是不见铁子的影子，她一时想不起来铁子去哪儿了。她连续喊了几嗓子，均不见铁子的答应。她打算收起凉席和蚊帐，再去找铁子。

这时，一道闪电在头顶上空闪过，把天空划得支离破碎，紧接着，一颗炸雷在头顶上炸响，炸雷似乎挨着头发，挨着耳朵，炸得人心惊胆战。西边的群山上黑蒙蒙的，一阵狂风从河滩上吹来，带着清凉的水汽。这阵狂风刚过渠坝，更大的狂风呼啸着吹来，肆意地掀起桂枝的衣裤，几乎要把她的衣裤从身上剥下来。铺在渠坝上的凉席犹如一片树叶，和蚊帐一起被大风抛到了空中，晃晃悠悠向渠坝下的秧田飘去。桂枝腾出一只手去抓飞起的凉席和蚊帐，追了几步，没有抓到，还险些栽下渠坝。她很是心疼刮走的凉席和蚊帐。她提来的一个西瓜也在风的推力下，犹如一只轻盈的篮球，滚到了渠坝下面，撞在一块石头上，摔得稀碎，散落在草丛中。又一道闪电肆意地撕裂着天空，可见那群厚实的浮雕变成了无数群浮雕，爬满了头顶，豆大的雨滴随之洒落下来，在渠坝上摔得粉碎，溅起一阵灰蒙蒙的云雾。

云雾之中，一束从手电筒里发出的光从村子的方向照射过来，很快来到了上渠埂，一个声音随之传了过来：“桂枝！停电了！暴雨来了！快回去吧！”

听声音，来人是柳松。柳松不放心提灌站的机器，怕桂枝掌握不好水量和抽水的间隔，也担心桂枝母子的安全，晚饭后便朝这边走来了。他原本想悄悄地来，远远地关注着提灌站的动静就好，不料接近渠头时，便电闪雷鸣，风雨大作，他不得不加快速度，大声叫喊着，狂奔而来。

桂枝心里一阵愠怒，冲着跑过来的柳松吼道：“都怪你，非要叫我们来瞧水，这下你高兴了吧？！”

又一个响雷在空中炸响。雷声落下，柳松听到了一种怪怪的声音，一阵隐隐的低吼声沿着河滩远远地涌来，像是野兽进攻前压抑着的声音，愤怒，前冲，一招制敌，又如千军万马滚滚而来，势不可挡。他伸手制止着桂枝说：“你听，什么声音！”

桂枝侧耳细听，惊叫道：“洪水要来了！”

“赶紧回去！”柳松说着用手电筒照了照四周，问道，“铁子呢？”

“我刚才喊他，没听见答应！”桂枝着急地说，“对了，他说他去河里抹汗！”

柳松立即沿着下河的白色台阶往下跑去。桂枝紧紧地攥着手电筒和两把蒲扇，跟大黑狗一起往河下跑去。

大雨瓢泼，铺天盖地而来，两个人瞬间全身湿透。桂枝这才意识到，那些浮雕扛的

抬的拉的都是水，全在这一刻倾倒在这渠坝上了。山洪呼啸着，从山上滚滚而下，河床上满是水，汹涌着漫过来。更大的洪水从上游猛扑下来，发出轰鸣的声响。柳松跑到了河边，借着手电光，见一个小男孩光着身子正从河水里上来，他大喊一声：“铁子，洪水来了，快跑！”

洪水嗡鸣着朝铁子扑来，恍如一群张大了嘴巴的野狼。铁子被突如其来的洪水惊呆了，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似乎没有听见柳松的喊声。眼看着野狼扑到了铁子身上，柳松一个箭步跨上前去，一把拽过铁子的胳膊，甩向身后的岸边。此刻，那群低吼的野狼已扑到柳松跟前，伸出前爪，轻轻松松把柳松打倒了。

桂枝赶紧拉起摔倒的铁子，顾不上铁子身上是否被石子和灌木丛刮破了皮，用手电筒照着野狼似的洪水，大声喊道：“柳松——！”她的话刚一出口，就被风雨声和洪水的涛声吞没了，踪迹全无。

水头过去，河水中露出了一个人头，在奋力朝岸边游来。不待他上岸，又一个更大的水头打来，完全淹没了他的人影。

“柳松——！”桂枝撕心裂肺地叫喊着。她猛然拍了一下低吠的大黑狗的屁股，指着翻滚的洪水说：“小花，快去！”

大黑狗冲天狂吠一声，身子往下一蹲，纵身跃起，犹如一道黑色的闪电，瞬间射入汹涌的激流之中……

林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中国作家》《脊梁》《解放军文艺》《诗刊》《北京文学》等文学期刊。出版有长篇小说《立地成塔》《红房子》、长篇纪实文学《挺进深蓝》、报告文学集《东达山上》及诗集和散文集多部。有作品获中央企业“五个一工程”奖、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供职于河南信阳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李治山绘画作品

202401后.indd 146　24-1-4 10:48

大树之舞

张　真

公司工程总结会一结束，经理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他说你和曲晨这两天抽空开车陪着老爹到辽西转转，老爹想家了。

老爹，是上一辈电力人刚来到施工班时的班长，那会儿他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看到五个二十岁刚出头、从电校毕业来施工班报到的年轻人，高兴得合不拢嘴，浓密的胡子里露出一口白牙。他拍拍这个的胸脯，按按那个的肩膀，然后把络腮胡子一捋，操着大嗓门道：“俺叫王育树，从今往后咱们就在一口锅里搅马勺了，来，大家呱唧呱唧！”说完，他先拍起了巴掌。

有句话说得好，叫“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王育树是公司的劳动模范，那年头想当劳模可不容易。施工班需要的是能工巧匠和敢冲锋陷阵的人，没有两把刷子没人服你。当年，班里也有几个老人喜欢给他出谋划策，王育树盯着人家的脸，不紧不慢地说：“自己手头的活儿都弄明白了吗？地锚能不能固定好？如果是再出事，可就不是扣奖金那么简单了。我这儿不需要连自己活都干不好的专家。”当然，也有人不服。于是，王育树在施工班里的种种表现，例如“目中无人”“独断专行”“居功自傲”等闲言碎语飞进了工区和公司有关部门。

有一次公司想在工区提拔一名负责工程施工质量的副主任，干部考核部门犯了难，王育树论工作能力没的说，他是公司多年的劳动模范、标兵，但有人说他还不太成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领导那儿一汇报，领导眼睛一瞪：“要你们是干啥吃的？没告你们要多听基层意见，多听工人的反映？”

半个月后，公司干部考核部门的负责人到工区宣布任命。王育树落选。会后，负责人私下找到王育树，嘘寒问暖。王育树大大咧咧说了一句：“我还当啥大事儿呢？”说完告辞，拿起工具干活去了。

王育树还是王育树，继续是公司劳模。

有人说他是“噘嘴骡子卖了驴价钱”，能干不会说，即便说了还不中听。不过，骡子和驴还真不是等价，肯定是市场和价值取向方面出了问题。

等我记事的时候，当年到王育树班里报到的五个电校毕业的年轻人早已不在施工班了。他们当中有的调到了公司当副经理或是专业科室的负责人，有的成为工区的负责人，可王育树还在施工班当他的“兵头将尾”。

过了几年在施工班朝夕相处的生活，他们之间的友谊很深厚。上一辈电力人虽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岗位，但每每相遇，总是你喊我，我叫他，相约聚上一聚，把酒言欢，其乐融融。

我父亲是王育树从施工班交出的第一个兵，那会儿他还没成家，工区主任到施工班为公司技术科选拔技术员，王育树推荐了他。

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王育树把我父亲他们五个年轻人拢到一起。大家脱鞋上炕，盘腿而坐，看着班长给几个碗倒满了酒，然后听他“先干了再说”的号子，大伙儿都咕

咚咕咚地把碗里的酒干了。

抹了抹络腮胡子的王育树若有所思地道："好事儿，我们就是要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培养储备人才，你们将来都会走，今天只是柳兵先起了个头，技术科扩充力量，说明公司今后的活儿要多，公司的活儿多了，需要的人才就多，你们都是搞专业的，既懂得专业又有生产一线的锻炼，这就是个好的开始。"

我父亲一碗酒下肚，嘴上早没了把门的，他粗粗地吐了口酒气，动情地喊了声："大哥！"

"这话受听！"王育树笑着伸出大拇指。他大我的父辈几岁。于是我在记事的时候就管他叫起了"老爹"。这是后话。

车到辽西下府乡老爹家老宅的时候，已是月上柳梢。

本来走高速四个多小时的行程，老爹却说走国道吧，能看到我们架设的线路，于是我们的车走走停停，沿途的超高压线路大多是老爹他们那时候修建的，或许是触景生情，老爹途中几次下车，手掌遮在眉宇间向远处的铁塔眺望，他的双眼由于糖尿病久治不愈而患上了白内障，视力远不如从前，但他还是痴迷登高望远。

或许有许多故事就发生在远方，在许多年年相似的播种时，在许多年年相似的开镰中，微风吹过的青纱帐曾经是那样地艰苦卓绝，那样地热火朝天，父辈们负重前行，让光明在高高的山顶如灯塔般亮起。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父辈似乎把家当成了驿站，他们与山野为伍，偶尔的归来与离开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充满着无奈。

这或许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骄傲。

老爹的儿子大旗听到当街汽车的喇叭声连忙推开门来到院外。接过老爹手里的背包，他埋怨道："不是起早就出来了吗？怎么赶黑了才到？"老爹接茬："这不是重走元锦线了吗，当年一干完这工程我就离开了，一晃就是小二十年，机会难得呀！"大旗说："你们先休息一下，我这就把饭菜热一下。"我们道上都吃过了，于是作罢。

我和曲晨从厢房里出来时，老爹已在院里的葡萄架下悠闲地品茶。听到房门吱呀呀的声音，老爹说："拾掇拾掇，一会儿就开饭了。"我和曲晨围坐在老爹身边。我从茶盘子里抓了一个玻璃杯也倒了半杯，一口茶下肚，叶含在嘴里，嗯，是我童年熟悉的味道。那会儿父亲的茶罐里也常常装着这种墨绿色的花茶，是公司每年为职工发放的防暑降温必备品。这种劳保茶有茉莉花不假，但味道很淡。茶放少了，有色无味，茶放多了，便是苦涩。喝过它的人都管它叫"胀肚青"。

曲晨揭开壶盖瞅了瞅："老爹你还喝'胀肚青'？"他起身走出院门从车里拿回了两饼普洱，笑着说，"都怪我们事先没准备，这点儿您先拿着喝。等我下次从云南施工现场回来，给您弄一箱。"

老爹端详着茶饼笑了，喃喃自语："这么多年喝它喝习惯了，知道这茶不咋地，但喝上一杯就觉得马上要去上班了。人老了，咋老是忘不掉当年那些事呢？"

大旗回来了，手里拎着几斤肉。他一进院就嚷嚷："让我好好看看我这两个有出息的兄弟！一路上辛苦你们照看我爹了。媳妇儿，中午整红烧肉！"嗓门儿和老爹年轻那会儿一样，洪钟一般。

大旗的媳妇桂英正在忙活做早饭，一听到大旗的叫声，边用围裙蹭手，边赶到当院，从丈夫手里接过那挂肉。

有关大旗的事，我父亲在我少年时曾几次提及过，让我记忆深刻。比如我小时候早上爱赖床，父亲就边掀被子边说："你看看人家大旗！"又如我吃完了早饭背起书包就要出门，被他扯回来，硬是按着洗完脸才让上学，他一边给我递毛巾一边嘟囔着："你看看人家大旗。"

那会儿我想，大旗是啥意思？终于有一天我母亲憋不住了，唠叨着："大旗、大旗、大旗，你这是什么咒语？"后来我才知道，大旗是他老班长王育树的儿子，一个一出生就没有见过娘的孩子。

在母亲的再三追问下，我父亲才讲起了他的老班长和他儿子王大旗的那些旧事。

1975 年，王育树的父亲王渺终于要奉调回城了。能回省城工作岗位是他想都不敢想

的事。他回想着在农村的这些日子，虽说各种条件都比不上城里，但毕竟是他家乡，是爹妈生他养他的故土，况且他和妻子还有工资，比起挣工分的乡里乡亲日子要好过多了。记得刚回到老家那阵，看到熟悉的老屋和父母，他抬腿上炕，攥着老母亲的手唠个没完，虽然算不上衣锦还乡，但“父母在，不远游”“孩子老婆热炕头”，也很温馨。

当年，王育树二十三岁。从学校毕业后，他在公社的电管站工作了四年，还有了大他三岁的妻子。面对儿子，王渺几乎不假思索：“你留下照看爷爷奶奶。”

王育树早已习惯了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他想这个家有他没他似乎都可以，只是苦了母亲和小他十岁的弟弟。他常常想起小时候，父亲“出远门”的日子，他或是放学帮着母亲到托儿所接弟弟，或是踩着凳子站在煤气灶前为晚归的母亲和弟弟做饭。少年时，他就习惯了这种生活。

不过王渺也给孩子留了一条后路，那就是回到省城后马上为儿子找了一个以后调回省城工作对口的接收单位。

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当临产的妻子被他用驴车送到公社卫生院，他正在憧憬当父亲时，公社卫生院的助产护士却慌慌张张地推开产房的门问蹲在门口的王育树：“大人孩子保谁？”

“保谁？都保啊！”王育树蒙了。

他从来没有这么无助过，妻子是他的家，孩子是他的未来。他的命运瞬间改变。

两个挣扎的生命仿佛在向他伸出期待救援的手。

一只手曾牵着他的手走过寒风刺骨却温暖的雪夜，走着走着，那只手由于生活的磨砺变得粗糙起来，成了一种平凡的温情。

另外一只手更渴望救援，仿佛哭喊着狂奔而来！这对新生的渴望的叫喊几乎是要撕裂他的心！那只稚嫩的手舞动着，他预感到这种无畏无惧的勇敢正向他快步跑来，边跑边喊着：爸爸！

他无法拒绝一个向他奔来的新生命，尽管这生命羸弱、手无缚鸡之力，但他鲜活，如涅槃重生一般。

这无疑就是生命之旗！新生之旗！

妻子平静地睡在那儿，以一种残酷的安详让丈夫听到了新生命落地的啼哭。

丈夫用一只颤抖的手把她眼角流下的一行泪轻轻抹去，而后大哭起来…

我父亲见到大旗时，这孩子快六岁了。

孩子童年就像是游弋于故乡的鱼，在王育树的爷爷奶奶手中传递着，孩子从小没了母亲，是辽西的小米粥和鸡蛋羹把他养大的。回乡休假的王育树看着两位老人一天天为大旗操劳的样子，心里实在过意不去，终于忍不住找到了奶奶，告诉她要把大旗带到施工现场，让孩子在城里上小学。

奶奶听后半晌不语，默默地用手擦拭着眼角。大旗这孩子命硬，当年王育树把他从公社卫生院抱回来的时候，她看到孙子红肿的双眼，便大概知晓了孙媳妇的命运。老太太从孙子手里接过孩子，仔仔细细端详了一会儿，对着还在抽泣的王育树说：“天无绝人之路，这孩子，我帮你带！”王育树想起临出卫生院时护士曾留给他半袋孩子吃剩的“膏干粉”。王育树把它交给了奶奶。那个年代农村还是集体所有制，他偶尔才能从生产部干部那里淘弄到一点点羊奶。

还真是命不该绝，孩子从翻身到会爬，到步履蹒跚，再到牙牙学语，充满了生命的张力。

就在孩子刚满两岁时，王育树接到省城新组建电力施工公司的信函，调他到公司工作。打点行装的时候，奶奶忽然问：“育树啊，咱不能总是叫他‘念念’，孩子一天天大了，将来还要上学，你是不是要给他起个名字？”

王育树想了想，说：“就叫他大旗吧！”

几年后的一个夏日清晨，王大旗真要跟着他父亲去省城了。想想为念念起名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太奶奶攥着大旗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往村口挪动着。她不想让孩子走，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孩子拉扯大，感情上太难割舍！

“别太难受了，老婆子，我看你儿子离开家的时候你也没咋地，孙子离家时你还没咋地，怎么重孙子要走了，你倒哭得昏天黑地？孩子

大了，都要离开家，这理儿你该明白！”王育树的爷爷背着手走在前面，头也不回地说。

古槐树下，王育树说：“爷爷奶奶不要送了，等大旗一放寒假我就带他回来看你们。”说着，他放下肩头的背包，双膝跪地，冲着爷爷奶奶磕了三个头，在父亲跪下的同时，大旗也在身后跪了下去，如此效仿。

孩子的这一举动，让两位老人顿时泪流满面。

那会儿，一阵晨风掠过，风吹槐花，飘香散开，村庄在薄雾散尽之前，犹如画中的田园一般。

当年，王渺曾在婚后带着妻子回来过一趟，那会妻子正怀着身孕。爷爷在看到儿媳后马上认定，我们要有孙子了！

王渺虽说将信将疑，但瞧着老爷子不容置疑的表情，还是一阵欢喜。老爷子望着古槐，扳着指头说：“我爹当年逃荒过来时就有这棵树，后来这棵树又见证了我和你的出生，你考上大学，就像是一棵树苗在城里扎了根，如今这树开花结果，又要有了后代，将来孩子就叫育树吧！”

王渺默默点点头。

在施工现场，大旗不认生，很快就同我的父亲他们混熟了。夜里他睡在父亲的被窝里，白天我父亲他们上班了，他就跟炊事员跑前跑后，不是抓起扫帚有模有样扫地，就是进进出出拾来烧饭的柴火，度过了上学前一段快乐的日子。

而他这一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举动，正是我父亲动辄就“你看看人家大旗”的出处。

由于我父亲的言传身教，我母亲也加入了他的阵营。说实话，少年时的我对大旗没有什么好印象，不就是眼睛里有活，而这些言行恰恰被父辈们听到看到，而他们又把这作为教子的良方。

随着岁月的流逝，大旗在三年的电力专科学校毕业后，主动放弃在城里发电厂当运行工的工作，回到太爷爷奶奶所在的故乡，当上了一名农村电工。他的这一举动让王育树老泪纵横，也让我们的父辈内心为之一动。

王育树喃喃自语：“这孩子是在替我还债啊！当一个电力人，他比我更有资格，却放弃了更好的工作，本该是我替父亲去为爷爷奶奶颐养天年，却是我的儿子替我尽孝！”

他给大旗去了电话，电话那边却是一片云淡风轻：“这是我的老家，也是俺娘的老家，爹您就把心揣在肚子里工作吧。”他相信，日子是过出来的，只要他努力，一切都会好的。

我父亲说：“这就是家风！”我反唇相讥：“那老爹的父亲为什么不去照顾老人呢？”我父亲语塞。

老爹的爷爷奶奶都在高龄辞世。在二位老人坟前，王渺长跪不起，七十多岁的人了，哭得跟孩子似的。他知道父亲当年送他出去读书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说服妻子让大儿子育树去老人身边，将自己积攒下的十块八块的零花钱托妻子按月寄给老家。王育树似乎理解了父亲，他想着那么一个七尺男儿，为什么会忍辱负重？或许还有更多原因。

老爹或是真的老了，在我们陪着他的三天里，他总是拉着我们房前屋后地转。他说大旗那会小，饿了就哭，有时候家里养的几只小母鸡下蛋跟不上趟，奶奶就把小米饭嚼碎喂给他，然后再给他喂上几口米汤。冬天来了，辽西的雪下得特别大，爷爷出去几趟终于套回一只兔子来。他一边拾掇一边让老伴开火烧水，大旗就被系在太奶奶的背上看着她拉风箱，小眼睛却盯着大锅里正在翻滚的兔肉汤。汤做好了，太奶奶嘴里哼着：“小树小树喝肉汤，我的乖乖快成长。”那时候，爷爷奶奶难啊！

老爹说起了过世的妻子，大旗的母亲。他几十年都把她珍藏在心里，成了此生难解的结。她在分娩的疼痛中听到医生说家属大人孩子都要保，她看到医生急得近乎崩溃，闭上眼睛轻声说：“先别管我，孩子要紧。”老爹说，一个平凡的女人在生与死的选择中竟如此决绝，让他这个男人汗颜！女人把一个怀胎十月的生命托付给了他，让他半生这样负重。那是他们王家的骨血，是生命的另一种诠释！

老爹说到了他的父母，一双大学毕业后就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年轻人。他不奢望父亲给他留下什么，母亲的半生都随他风雨飘摇，

父亲又能给他留下什么。这就是他们那一代。

老爹领我们坐在古槐树下，大旗和他的妻子也端着茶壶来了，我们品着曲晨拿来的普洱，仿佛像是品味着熟透的生活，苦涩中透着一丝丝甘甜。

我的父亲说过老爹同他们的过往。他们几个刚到施工现场时，虽说读书不少，但一遇到具体的事儿就手忙脚乱。现场看似简单的活儿，到了他们几个毛头小伙子手里却是险象环生。一次他们班连续大干了三天，本来就已经人困马乏，可突然接到工区通知，要求正在组立的 175 号跨河高塔务必提前两天完成。接到任务的王育树虽然犹豫了一下，还是马上找出图纸蹲在地上比画起来，他要求我父亲、李茂业、白英成和他一起上塔，在班里当技术员的刘星负责指挥，班副负责组织人手按照图纸在地面把塔料组装起来，用卷扬机吊升到一定高度，塔上作业人员再继续组装。面对突然改变的作业方式，我父亲他们既兴奋又紧张。以往都是几根塔料先吊上来，几个人分头固定，现在竟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落在头顶上，大家各把一角分别加固后再继续登顶迎接下一个庞然大物。很快，他们就发现这是个齐心协力的活儿，不是个人冒进就能速战速决的。

瞅着塔身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升高了三米多，我父亲也异常兴奋。他正要起身往上爬，却被系在身上的保险带给拽了下去，随着地面上的一阵尖叫声，他晕头转向地挂在半空晃动着。他吓坏了，感觉到有股热流不由自主冒了出来。老爹叫人上去把我父亲替换下去。我父亲双手紧握着铁塔的角铁一步一步往下挪，最后瘫坐在地上。

回住处的路上，王育树搂着我父亲的肩膀，笑着说：“是不是后怕？”我父亲点点头。“这好在是系牢了安全带，要不后果不堪设想。”我父亲一脸蒙。“来，抽根烟，缓缓神儿！”我父亲接过烟点上，感觉到哪里不对劲。老爹丢过一句：“童子尿，真骚！”我父亲尴尬地咧咧嘴，那会儿他的腿还软着呢。

在晚饭的时候，王育树特别强调了施工现场的纪律及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安全规范。

175 号跨河高塔组塔任务如期完成。工区主任特地赶来祝贺，王育树淡淡一句：“电校的几个生犊子活儿干得漂亮！”

曲晨从兜里掏出一盒“中华”发了一圈，老爹吸了一口称赞道真香。老爹问白英成咋样了？曲晨答白师傅好着呢！现在退休在家没事就练毛笔字，不过不写“同意”了，改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爹笑笑说，不写“好高骛远”就中。

我问老爹：“你们那会儿人际关系是不是挺简单？”老爹答：“简单倒是不简单，关键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就会节外生枝，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就一目了然。”

曲晨说：“老爹我特羡慕你和白师傅那种关系，说话办事不拐弯抹角，不装腔作势，有啥说啥。”

老爹想了一下，说了三个字：“都在人！”

是啊，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浮躁，心里明明这么想却不这么说？心里的温度和体表的温度差了那么多，变化又是那么快？我有点想不明白。

看着我在那发呆，老爹说：“傻孩子，什么时候都能做到待人真诚，不说假话，把自己该干的活干好，睡觉才踏实，不作噩梦。我这几十年走过来，感觉就是这个理儿。”

曲晨笑：“老爹说话就是中听。”

“中听不中听自己悟吧，不都说活到老学到老嘛？”老爹答。

大旗这时说：“你们慢慢悟吧，我俩回去做饭，民以食为天，你们明天就要走了，咱哥仨晚上陪老爷子喝点儿！”说罢和媳妇离开。

小笨鸡炖蘑菇、盐爆花生米、白肉酸菜粉条、蘸酱菜外加一盆老黄瓜汤，都是老爹钟爱的下酒菜。

早已馋虫落肚的曲晨这会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匆匆跑到院外从车里抱回一箱酒，边走边嚷嚷：“老爹，我们这是借花献佛，白师傅让给您带了一箱‘赖茅’。”

酒过三巡，老爹的话多了起来，我父亲柳兵、李茂业、白英成、宋建和刘星都是他调教送出去的。他们几个的脾气秉性，老爹

了如指掌。

老爹问：“你们知道李茂业练黄梅戏那事儿吗？”

端着酒杯正准备敬酒的曲晨被这一问愣住了：“李师傅？还黄梅戏？老爹，李师傅五音不全您又不是不知道？”

“我记得当年他搞对象那会儿，休假一回到现场就兴冲冲告诉我‘对上了’。我问‘对上什么了’，他说‘对上眼了呗’。他那会儿美得用手比画着波浪线，嘴里啧啧称奇，喜形于色，当即吟诗一首：谁说送电工没有爱情，谁说我们是孤独的风。我们是夸父追日的后代，小娘子被俺揽收在怀中。师傅，不，大哥，那个曲儿，《天仙配》怎么唱来着？我说，含悲忍泪往前走，见村姑站在路口却是为何？她那里用眼睛来看我，我哪里有心肠看娇娥！他急得直跺脚，大哥大哥，两句就够！说罢嗷的一声，把做饭师傅的勺子都吓掉了。”

“那后来呢？”曲晨抹了一把眼泪，忍俊不禁。

“后来呀，把酒干了再说！”老爹一脸凝重。

“等我们坐着‘大解放’回到公司时，那姑娘戴着一条红纱巾等在大门口，李茂业一见她就嚎起了天仙配那两句，引来了一车笑声，把那姑娘弄得满脸通红。其实人家当时真没听清他唱的啥，等弄清了歌词，李茂业本来整好的头型都快被姑娘薅成了掸子。”

“还有呢，李茂业一次回家拎了个手提包，姑娘问是啥？他说是礼物，到家看。进门后姑娘忙着拉开拉链，一股汗腥味扑面而来，呛得她半天没喘过气。李茂业挺得意，说起了现场大家常唠的嗑：有女不嫁送电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带回一兜破衣裳。姑娘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端着盆去帮他洗洗涮涮去了。”老爹说。

我怕老爹说到我父亲，连忙端起酒敬了老爹一杯，自己倒起苦水来：“我爸是书呆子，打我记事儿他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好像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白天在班上埋头工作不说，晚上回家后，桌上不是工程图纸就是计算尺，搞得我学校留的作业常常是在凳子上完成的。后来我妈实在看不下去，到旧物市场，花了八块钱给我买了个旧书桌。”

“白师傅呢？”曲晨兴致勃勃。

“白英成年轻时性子急，恨不得一天就组一基塔。刚开始我怕他毛手毛脚，后来验收时，我发现他粗中有细，能悟出门道，渐渐地让他单独挑起了施工担子。白英成他们两口子搞对象那会儿挺有意思。一次休假我们回到市里，他非要拉着我们一起喝顿酒，正巧路边就有个饭店，我们要了几屉水煎包，找了张桌儿坐了下来。他晃悠悠去看熟食，不一会儿空着手笑哈哈回到桌前坐下了。我们问菜呢？他捋了捋头发，扭头朝熟食档口道：我叫那妞切好装盘给我送来，说完嘻嘻几声坏笑。不一会儿那个负责卖熟食的小姑娘托着两个大盘子，红着脸走过来，丢了一句：你的口条！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大家一看，两个大盘子里是肥肠、酱牛肉、熏鸡、猪舌头，顿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让她说成是你的口条？白英成继续卖他的关子：兄弟们，你们说她咋样？大家都说好看啊。白英成说，我到了熟食窗口那儿，一打眼儿就看到那女孩眉清目秀，气质脱俗，于是先点了肥肠让她给我切好，从她操刀不熟练的动作中，我感觉到她刚入行，于是就跟她聊起来，看她躲躲闪闪的目光，我知道她想瞧我又不好意思，说明有戏！她在慌乱中差点切了手，急得我不要不要的，臊得她面若桃花，直赶我走。我说不行啊，我那里六个大男人咋也得四个硬菜。于是她让我快点，我就又点了熏鸡、酱牛肉，她说还差一个呢？我说，姑娘，来个口条。眼看她的脸由粉红到通红，我就回来了。白英成说这话时，绝对一本正经。那天的酒喝得畅快，我们六个人整了两箱四十八瓶。等大家都静下来，白英成忍不住又向熟食窗口望了望，发现姑娘也正瞅着这边。真是缘分，有情人终成眷属。”老爹道。

“爹，你就不说说我吗？”大旗端起酒杯，一口干了。

我看到，此刻老爹那双混沌的眼睛中饱含泪水。大旗抓起酒瓶为父亲斟满，然后把自己的杯子也满上，慢慢举过头顶，向父亲致意。

按理说，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应该充满天伦之乐，可这个家庭却不尽然。王大旗，这四十多岁的汉子如此坎坷的半生和他忍辱负重的坚韧让我们自叹不如。

也许是生活给他肩膀上压上了太多的担子。他没有依偎过母亲的怀抱，没有吮吸过母亲的乳汁，是太奶奶用嚼碎的小米饭、米汤和鸡蛋羹把他喂大的。上小学时在爷爷奶奶那里，他又成了挎着钥匙独自上下学的孩子，到了寒暑假要跟着父亲在施工现场，每天除了帮忙干活，就是等大家都收工，吃过晚饭，等几个叔叔帮他复习功课。在他的记忆里，喂养过他的老人就是他的惦念。

他不知道爹为什么当初给他起名叫大旗，或许是为了纪念母亲，因为一个女性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他，让他备受折磨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看着爹日渐消瘦与苍老的身躯，他时常想起比爹更需要照顾的爷爷奶奶。他的儿子上了大学，已经不用他操心，他唯独放不下的是上面还有两代老人。

老爹看着儿子无言。他把酒杯举到儿子面前，父子俩一饮而尽，全在酒里。一老一小，泪眼婆娑。

老爹告诉我们，他要在家待上几天，工作那会儿南来北往，不论是爷爷奶奶的家还是父亲母亲的家他都是过客，如今老了，像村头的古槐树那样老态龙钟。虽然父母还在，可他也老了，有些力不从心，他想在大旗这多住上几天。

老爹嘱咐我们在返程的路上多加小心，他清楚我俩都要返回各自的施工现场。想想这几天休假也是难得，我们的父辈陆续退休了，而我们正成为施工的中坚。几天的陪伴让我反思良久。

同老爹他们那个时候组塔架线、抢修巡线不同，我们不再需要肩扛车拉，随着张力放线机和直升机的加入，繁忙的作业更多了些诗情画意。

如果老爹身体健康状况允许，我们会邀请他再去看看施工现场，作为公司多年的劳动模范、排头兵，他或许还能鼓舞士气，鼓励大家传承企业精神。

躺在大旗家厢房的土炕上，我和曲晨都难以入睡，索性潜出庭院，徜徉于树影下光怪陆离的土路。

7月里，小村的夜，蝉声鼓噪，许多生灵都在清凉的风中或奔放或沉稳地梳理往事，他们或歌或舞，搭就着自己生活的舞台，展示着生存的技能，不为一生短暂而奋发，于平凡中独领风骚。

那棵古槐树就在不远处，月光如水般倾泻，茂密的树冠如同刚刚沐浴过一般，清晰，清新。它虽过百年，却依旧枝叶繁茂，彰显着旺盛的活力。

我想，每个夏天，这里一定是一处绝好的生活道场。在闲暇之余，人们会聚在古槐的树荫下纳凉，谈天说地。五谷丰登说喜庆，偶遇饥荒盼来年。

在天地之间，渺小的人，像所有生物一样，繁衍生息。古槐如智者般伫立在那，观望着匆匆过客。人们究竟如何惬意与落魄？只要看着他们离开的样子便会知晓。

对古槐的评价，人们褒贬不一，有道凶，有说吉。但它无非就是活出了自己，活出了自己该有的样子，迎风不倒，威武不屈。

老爹说过，他年轻的时候，村里曾遭遇过一次龙卷风的侵袭，不少大树被连根拔起，大槐树却仅折了一枝，第二年断枝边又抽出新绿，没过几年便又完好如初。

它那浓密的绿荫曾经遮挡过许多酷暑燥热，它那淡雅的清香曾经浸漫过许多世态炎凉。不经过磨砺难得有一种勇敢，不经过风雨难得有一种坚强。在风中不倒才是劲草，在水中不腐方为硬木。

老爹，该是如此。

张真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青年文学》《北京文学》《萌芽》《中外文学》《诗潮》等文学期刊。著有诗集《多梦的春天》《流浪的日子》、散文集《爱的守夜人》《生命的高原》。供职于国网东北分部。

责任编辑：张献方

老厂长

王长伟

1

我坐副驾驶位置，老厂长开车。我们找到有个充电桩的停车场。车停好，老厂长扫码，下载这座城市的手机应用程序付款充电。也许因为他生疏，整个过程看上去较为复杂。他在手机上捣鼓了好几分钟，充电桩才“嗡”的一声开始工作。

我和他夫人聊天，讨论他们开的这油电混动的汽车，问她充一次电能跑多远。夫人说实际要比理论小不少，全用电能实际能跑80公里。我算了一下，充一次电也就是能省几十块的油钱，这若在充电桩不大普及的地方也是个麻烦。几件事上，我看出老厂长离开办公室主任的协助照样是样样干得不差。他们生活简朴节约，和电打了半辈子交道，开油电混动车出远门，估计也是为了个情结。记得老厂长在任时说过一句话：“时刻要装着善他和利人的情怀去工作去生活。”我此时想，他当年不是瞎说或是讲讲官话。以他们夫妇的退休工资，没必要为了80公里开着车到处找地方充电的，这应是一个人的环保理念和节俭习惯使然。

比如我的习惯，也是能省就省，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或是消费观念使然。我对于外出住店没有过高的要求，唯一的标准就是床单被套必须是一客一换，但是若房间价格过低，这样的要求就会显得过高。和老婆出门，她会先进房间看看这些东西上面有没有打卷的毛发和形状明显的不明污渍，判断一下床单被套有没有晾晒的褶皱痕迹。至于说闻闻有没有太阳的香味，我会理性地劝她吃一粒“更年康”稳定一下情绪。

但是老厂长来了，我早早在手机微信小程序上找了家品牌酒店订了一间房。酒店离我家的路走路也就是几分钟，这也是老厂长的意思，住得近些免得我们跑着麻烦。我和老婆出门住酒店可以凑合，但是不能让开车3000多公里来的老厂长夫妇将就。订房时我唯一纠结的是订大床房还是双床房，虽然价格差不多，但当时还真是难以判断，毕竟我个人的习惯和想法是一人一床睡觉解乏，纠结着想来想去还是订了更好些的大床房。

我们出了停车场，步行拐了一道弯就到了酒店楼下。老厂长看了看酒店名，说这是个老牌酒店，品质不错的。他掏出手机，点开了他常使用的订购平台，搜出这家酒店。他让我把订的房间退了，由他来订。我说老哥怎么能这样说话，你和嫂子来这儿是我们盼望多时的大事，按说应该住到我家里，但家里确实人多嘈杂怕影响你们休息才订到外面的，能给你们订个像样的住的地方，聊表地主之谊，我们心里会踏实的……无论我怎么说、说什么，老厂长的态度都很坚决。他还和以前一样刚直，说一不二，就是让我退订，理由是他那个平台订同样的房间比我订的便宜 21 块钱，且还送一个人的早餐及不少的积分。这件事我不能听他的，就这样，三个人带着行李箱在酒店楼下拿着手机指指戳戳，僵持了有十几分钟，引起路人侧目。

门口的保安也基本到位，警惕性高，就差关键时刻一声令下实行抓捕了。看形势不对，我只好让步，由他订吧，闹出误会就搞笑啦，能省点儿钱毕竟也不是坏事。我近距离瞟了一眼他的手机，订的是同类房型的双床房，这点想法和我差不多，的确比我的价格低些。

2

老厂长叫孙战旗。

当年，孙战旗参加过西南边陲的自卫反击战，作战勇敢，当过战斗英雄，团级干部。据说，组织上找他谈话让到地方上工作，孙战旗不乐意去，还想着在部队做出大贡献，认为以他的性格在地方上是找不到挑战性工作的，还是留在部队好，但这只是他自己的想法。后来，考虑到他的个性，他转业到了我们那个单位。

要说我们单位有挑战性，先说位置，那是 20 世纪 70 年代建的战备电厂，选址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小盆地里，此处物产丰足，号称八宝川，但民风剽悍，是个多民族聚集地。电厂跨河而建，起于河滩地上，进驻建厂时倒是顺利，给当地村民带来不少惊喜。进厂参观的老乡一屁股坐在了水泥地上，满面淳朴，说：“你看，来的城里人就是不一样，地上没土不说，还整得比俺家炕上都平展瓷实。”他们的特产是洋芋，只知道烤着吃、煮着吃或下面片子吃。“城里人”来了教会他们切成丝，大火爆炒成醋熘洋芋丝或青椒洋芋丝。接着，村里开起了卤肉馆，店名叫石家饭馆，老板有 60 多岁，年轻时闯荡过，懂商机，拾起了祖传手艺。村民一年吃不了几次肉，而建电厂的工人隔三差五就进村大口吃卤肉。大口吃肉不说，他们吃肉时还喝酒。

一来二去，老乡们不淡定了，心里失了平衡。虽然以前的河滩地都是鹅卵石和杂草，种不成庄稼也没什么用，但现在建起了电厂而自己没捞到好处，就觉得吃了大亏。都是人，凭什么他们能吃香的喝辣的。派村民代表和厂里谈判，说当时给电厂建厂的土地太便宜了，他们的老祖宗托梦了不同意这样干，要求重新计算价格或给每家每户的人安排个工作，要不就把土地平了还给他们种田。当然，电厂的干部也不是吃素的，村民硬闯进厂里，领导们避而不见。

老乡们生气了，开始打人。有人受伤，公安来抓人，抓了几茬子，老乡们有些收敛。不过，他们又改变策略，在下班路上骚扰厂领导。当时从上班的办公楼到生活区要过一座桥，河两岸相隔一里地，那年代还没有专车什么的。条件好些的也就是骑个自行车上下班。这就是他们的机会，比如有人骑着马等在桥头，见了领导，尾随从后面投掷石块或脏东西，然后骑马逃离。严重的是一个大过节的早晨，工人们发现单位门口被泼满了臭气熏天的脏物，人心惶惶。厂长被打破头还在医院躺着，出院后觉得丢人也有了心理阴影，就申请调离了。就这样，知道情况的都不愿来上任。据说，厂里有几个月没有一把手。如此，电厂就遇见了寻找具有挑战性工作的部队转业干部孙战旗。

孙战旗不是一个人来的，是有备而来。他和他的部下赖耀彪一同来到电厂。赖耀彪个大、人壮，站在人前像个铁塔，和孙战旗在战场上有过生死交情。

赖耀彪以前在部队上是副营长，当了电厂的保卫科长兼民兵连长。

3

事实证明，孙战旗并非有勇无谋之辈。

甫一上任，并没急着使强用狠，或让赖耀彪凭武示强，他懂兵法，懂得上兵伐谋的策略。他先领着赖耀彪去附近的村里转圈儿，去体察民情。当时的保卫科和民兵连都有枪械库和配枪，赖耀彪要把手枪别腰里以防万一，被孙战旗制止了。村道弯曲，他们遇到老乡走山路去河里挑水，有的人大冷天的脚上草鞋都破着……一圈儿转下来，孙战旗很是吃惊，沉默着，没说话，心想这八宝川是徒有虚名。第二天，他让办公室主任请来了公社领导和村里干部，会议室里一起商量事儿。半个小时不到，没吵没闹，大家说了个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一团欢喜。他们都说孙厂长和别的厂长区别很大，说别看孙厂长三十来岁，可是典型的革命军人作风，敢说敢干敢当。孙厂长决定：第一是给村里通自来水，解决村民吃水问题；第二是给村里主干道硬化路面，让村民雨天出门不再拖泥带水；第三是有劳动力的家庭可以有一个人进厂里来干临时工补贴家用。这也开启了此地农民进国有企业打工的先例。电厂煤场上也正好需要卸煤及清扫火车皮的壮劳力，这一举两得。

以前闹得鸡犬不宁，工人不敢出门，觉得似乎是天大的事，就这么简单地被孙战旗搞定了。一年多时间，电厂和地方上相安无事。村镇还敲锣打鼓给厂里送了锦旗。逢年过节，电厂和乡镇里杀猪宰牛互送慰问品。这关系像山上的野花儿酿的蜜一样甜美，格外融洽。大家都夸赞，还是部队上下来的革命干部好，热爱老百姓。孙厂长不但受到了当地领导的高度赞扬，年底还被省电力工业局评为先进个人，戴了大红花。厂里的人都说他是将才，能文能武。

就这样，村民成了友好的乡亲。赖耀彪一时闲下来，除了长膘，闲得还有些憋屈。

随着老乡和工人们的进一步交流、交往，问题又来了，就是电厂盗窃案频发。老乡在厂里偷些煤炭回去架炉子烧火，偷块儿废铁揣腰里回去卖钱吃卤肉喝酒。赖耀彪带着保卫人员加强巡逻，抓了几个典型踢几脚吓唬了一下。但是废铁也有偷完的时候。他们胃口变大了，毛贼成大盗，电厂家属区发生了入室盗窃案件，职工财物损失严重。前面的案子没破，更严重的事发生在了生产现场。

电厂的一条备用输煤皮带上出了严重伤亡及设备事故，造成燃运专业人员多天无法往炉膛里送煤，机组只好停机。原因是正在运行的皮带发生故障停用，紧急启动备用皮带时悬空栈桥上的电动机突然飞车了，带着皮带和滚筒从几十米高处掉了下来。后来分析故障原因，才发现是有人把电动机及减速机的地脚螺丝和几个能拿走的关键部位零件偷跑了。他们还想偷电动机卖铜，结果没搬动。这些现场操作的运行工不懂规程，也没及时发现，蒙着头一推电闸才酿成了大祸。皮带和滚筒砸向煤场，造成下面作业人员伤亡。这是偷盗吗？这是搞破坏啊！

这事在系统内造成震动，影响很大。孙战旗若不是前有大功顶着，厂长的职务可能会被免掉，但也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电厂的生产副厂长被免职。赖耀彪降为副科长，留职以观后效。

这事刺痛了两位老军人的心。两人一起小聚，唏嘘不已，没想到战场上没翻车，在这儿还弄得无辜人员伤亡。孙战旗想尽办法，让赖耀彪加强保卫力量，日夜巡逻，追赃捉贼。两位老军人一发狠，贼娃子们哪儿是他们的对手。但还是大意轻敌了，意气飞扬的赖耀彪没想到他会遭到埋伏，并且造成了他一生的伤痛。

赖耀彪是孙战旗救回来的，救回来时，天都快亮了。

赖耀彪半夜里领着人捉贼，不知不觉追进了村里，没想到中了圈套。队员们遭到了毛贼的伏击报复。双方边打边跑，跑的跑，散的散，队员们跑回厂里清点人员，少了赖耀彪。等了半天不见回来，估计是出事了，

202401后.indd 156 24-1-4 10:48

报告给了孙厂长。他们分析了一下，事情严重了。事关重大，孙战旗起床披挂上阵，车厢里拉着民兵去村里寻找赖耀彪。

赖耀彪是在一个猪圈里被找到的，受伤不轻。

4

现在，老厂长仍保持军人干脆利落、说一不二的作风。一番争执后，他们在宾馆里安顿好，也到了上午 10 点。我带他们到市内的一个公园的山上转转。这个沿海城市，居民土地使用是从山根开始的。20 世纪 80 年代，这座城市仅有的一条主街沿着山脚而建，不远处是淤泥和滩涂。随着发展，土地显得金贵，尽着使用，公园只好放在山上。后来，城市大规模发展，就吹沙填海造地，地盘扩大了数倍，倒是成了一个地道的海上国家园林城市，有了“海上天湖、佛国仙都、百里画廊”之美誉。

转公园也没什么意思，我领着他们就到山上认识的一个朋友那儿聊天。我称朋友为师兄。师兄是位长年念佛的隐士，搭有草庵，在山上念经修炼。我到他那儿一般比较随意，一壶茶、一炷香，来去自由。来了，我们品茶谈佛，去了，他也点头不留，道声“慢走”。我领孙厂长和夫人来到师兄的隐居地。刚进草庵，天空骤变，白昼成了黑夜，狂风大作，芭蕉叶被雨点打得“啪啪”作响。竹林梢头弯伏摇曳。师兄一声“阿弥陀佛”，请我们坐在草垫上吃茶，随后说天气变了，要留我们吃些斋饭。没等我回答，他便准备去了。

吃过简单、难得的斋饭，老厂长和朋友聊天，从科学到哲学再到人工智能，最后到高维生命和宇宙无穷。我没想到老厂长如此健谈，知道和关注的东西比我想象得多。饭后两个小时过去了，雨也停了，他们仍在谈这些，没有离开的意思。时间有限，我想带他们到当地博物馆参观或找个旅游景点去看看。长时间待在这一个地方，我感觉不妥。出了草庵，他们先回宾馆休息。

不让他们进家里坐坐是不周到的，我觉得没有亲近感。寻点儿空隙，我就小跑回家。因为家里实在是太乱，有两个孩子的家总是让人头疼不已。我把沙发上乱扔的衣服归整归整，地板擦一遍，垃圾桶腾空，凌乱的被子拉展。半个小时过去了，本来中午休息惯了的我，此时脑袋木木的，好一阵子才挺过去。望一眼客厅，我觉得接待客人还勉强凑合。我又赶忙出门，小跑到宾馆，担心时间长了尴尬。这时，雨又下了起来，也许在我进家门后就一直没停。我赶到时，老厂长已经把车充满电开进了宾馆的免费停车场。

因为下雨，我们只好再等等出发去景点。我说晚饭订好了包间，一定要请大哥大嫂品尝一下当地的海鲜，当然也有几位当地的好朋友要来助阵作陪。老厂长说：“你千万别安排啦，要是听我的，最好别去外面吃，说实话，这几十年，别说海鲜，难道还有什么我没吃过吗！”

我心里一惊，心想：“这是咋了，省了住店钱，又要给我省千把块钱的饭钱吗？”我说：“这怎么行呢，大老远的不宴请一下不合适。”我就不答应，答应得太干脆，就显得我这人小气，不诚心。实际上，我这人的确不大方，平时爱吃了晚饭边遛弯儿边进超市购买打折的肉类和成堆的处理蔬菜，骨子里是爱占个小便宜的。

老厂长又说：“这次能来南方，单独联系了你，就想和你交流交流，也就是你写作的事。你看老天爷下雨，别的地方不去了，要是方便的话，就到你家里，和你家人一起吃个饭，我俩喝个小酒，好好地聊聊天，谈谈文学什么的。”

5

当年，老厂长提拔起来的年轻干部，后来调到沿海地区工作的不少，有几个还成为三级企业的老总。我目前所在单位的副总和几个中层就是他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都是后来干部交流来南方的。老厂长说开车出来半个多月了，走走停停，顺中国地图上的“鸡肚子”走，一路上没有告诉这些以前的部下，

仅仅是单独联系了我。听到这儿，我是受宠若惊。他反复叮嘱我，别把他南游的事说出去。

他来找我真没什么大事，当然我也办不了大事。谈别的还好，谈文学我是脸红的，显得矫情且不合时宜。我一时没法接话。回想，和老厂长的深入交往也真还是从文学开始的。

当年，我们进厂时，社会上的文学热潮尚有余温。孙战旗早已是厂长，老婆孩子也迁到了厂里，住在电厂家属院。他女儿就读在厂里的子弟中学，老婆在工会阅览室上班。他是铁了心在厂里安家了。

我是电校毕业进厂的，当时在燃运分场检修班干检修工。检修工首先要有钳工的手艺，这样在检修设备时才能得心应手。加工零件，要的是心灵手巧。那是个讲究技术、讲究眼窍和讲动手能力的年头。动手能力差的人，即便有点儿文凭啥的，也会被插队知青出身的老师傅们看不起。工人之间的瞧不起是毫无掩饰的。师傅骂徒弟是常事，着急了动手打人也是有的。我就是属于那种呆头呆脑的人，不是机灵人，一脸蠢相，不招人待见。人不可貌相始终没出现在我身上。我当年的动手能力实在是太差了。一年学徒期都过了，我仍不能独立完成一项工作。这让班长和带我的师傅都很难堪。有次我在输煤皮带上小修，主要的工作就是检查托辊和皮带接头是否损坏，然后针对性地维修。再就是将滚筒轴承压盖卸开后清洗，加上新黄油。这么简单的工作，郝师傅带我去完成。拆卸的过程中，我竟然搞不明白螺栓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我转动扳手，使出吃奶的力气扳一个螺栓时拧断了螺栓。结果，我侧身摔倒在地，“哧哧啦啦”的，裤裆还绷破了。螺栓断在孔里面是不好取出的，暴躁的郝师傅急眼了。我把小活干成了大活，他气不打一处来，上来向摔倒在地的我补了一脚。我虽手笨但脾气也是不小的，站起来要反抗，还没抬手，就被他又扇了一耳光，嘴角被打出了血。他骂道：“你笨得像猪一样还想还手呀？”

恰好一帮人来检查工作，看到了才被拉开的我俩。我鼻子和嘴角都流了血，要叫屈，但口吃，结结巴巴说不出话，脸憋得通红。有个人上前批评郝师傅。看有人主持公道，我鼻子一酸，委屈着“呜呜”地哭了。说话的就是孙战旗厂长。当时的工人，很少能近距离和厂长交流。我们真是有缘分。当天，他带队上设备检查验收。脾气暴躁的郝师傅一愣，也许是栈桥内煤粉过大没认出来人是谁，或是郝师傅脾气真的大，用沾满煤的黑手一指，骂了一句，还要上手打。脾气不逊于郝师傅的当年的野战团长孙战旗没有犹豫，回敬了他一个大耳光。这也算是给我这个窝囊废出了口恶气。这一下，可以让我感激孙厂长一辈子！当年，崇尚英雄主义，工人之间动不动打架斗殴的事常有，但厂长扇了工人的耳光传出去性质就变了。有些痞气的郝师傅不服气，要上来打斗，被后面上来的赖耀彪单手擒拿，瞬间怂了。

老郝没受啥伤，但面子上下不来，硬着脖子声称要到省里告孙战旗打人。办公室主任安排我住进职工医院，让我没有病也要装病，不疼也得喊疼。医院院长配合，不断给郝师傅施加压力，说这是“以恶制恶”。只有他主动找人调解，医院满意我才能出院。

孙厂长本就仗义，就这样与我结缘。后来，听说我爱好文学，觉得文学神圣。他自己不懂，却爱照顾有特长的人。

说来脸红，当时我真不知道文学是什么东西，即便是现在也是不知深浅。所谓的爱好文学也就是我在厂里自办的小报上发过几首小诗。之所以有这高雅的标签，缘由是我上学时过度自卑。自卑的原因是长得不行，加上说话还结巴。更可怜的是，我家也穷得叮当响，上学吃不饱饭，没办法就在班上申请困难补助。更可怜的是，青春期冲动，自己心里也没数，竟然愣头愣脑不知高低地喜欢上了班花。班花是位满族姑娘，身姿曼妙，柳眉瓜子脸，笑容更是动人。当时，我真是心急火燎却无计可施，本身没漂亮的翎翅羽毛展示，还想在篮球场上一展雄姿，动作却是像头熊一样笨拙可笑，尽出洋相。弄得同学碰上我那样都觉得尴尬，对我爱搭不理。后来我知趣，一个人装模作样躲起来看书。那时的文学火呀！诗人、作家老牛啦，常有

花边新闻传出。我异想天开地认为自己当诗人能行，一是省得理发了，二是自己本就与众不同，三是不修边幅保不准会打动姑娘的芳心。就这样，我把自己打扮成诗人，连夜给姑娘写了情诗。诗没少写，到毕业也没打动姑娘的芳心，除了留下不少笑话外还落下了邋里邋遢、酸文假醋的根儿。即便这样，我仍不死心，带着梦想憧憬着未来，期待毕业分配各奔东西后自己会成为大师，要让没有嫁给自己的满族姑娘后悔吐血。

这样病态的自信和天真，日后让我在工作中吃尽了苦头。

6

这些年，我没别的本事，就是没放弃写东西，瞎碰瞎撞发表了些作品，还获了几个小奖。年龄渐长，内心里有了些数，知道自己所写作品的价值，时常对浪费别人的时间和宝贵的资源而感到惭愧不已。孙厂长一直对我不放弃，时常开导我、鼓励我，说写作是我的特长，工厂里不缺有技术的工人，但缺的是文化人，让我照着作家这条路发展下去，要我充分相信自己是千里挑一甚至是万里挑一的黑马，不放弃才能走向成功的彼岸。我口头答应，头像捣蒜一样表示尽力，但心里是没一点底儿。

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才气才华有多少。要是有足够才华，我早应该有让自己心里不发虚的作品，而不是现在仍还是看不懂后浪们作品的业余作者。若说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也不够准确，因为自己就没有腾起过什么浪花，根本不够成为前浪的资格。说到底，也就是在工厂里混口饭吃，比在西北当农民强些。看着今天和昨天的日子一样，重复着，然后老去，想抓挠些什么却抓不住什么，只好用上学时写情诗的底子勉强去写。之所以厚着脸皮这样做，另一个原因也来自孙厂长不断地、不停地、变着花样地激励。后来，我们南北相隔数千里，他仍会时不时打电话或发微信询问我的创作情况，鼓励我写熟悉的身边电力人的故事，讲些坚持就是胜利的道理。听得我惭愧又有些无地自容。有时，天都亮了，我还晃晃发福的脑袋不想睁开眼睛，不愿也不敢去面对白天。我真不知道我能写出什么，明知道憋着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没人爱看，别人看了也是浪费时间。时间多宝贵啊！做这样的事比图财害命还让人不堪忍受。自己都没活明白，还能让别人从我的作品里得到什么？每次接到他的电话，我还是会打起精神，嘴里却搪塞着正在写什么什么的，会发给他几首系统内获奖的能量满满的电力生活小诗，然后再抽自己几个嘴巴。

恭敬不如从命。当晚，老厂长夫妇不去餐馆，在我家里吃饭。

第一次，我俩像兄弟一样紧挨着坐着喝酒。他没退休时，参加活动一般会被前呼后拥。我即便有机会和他坐一桌子吃饭，也隔着好几个人。还有，让我觉得不好意思的是，从宾馆到我家的路上，他们一定要买些东西才进我家门，拦都拦不住，很坚决。

在一个单位时，有他抬爱，我回老家探亲时告诉了我爹。爹说：“你们这厂长绝对要比村里的支部书记权力大，支书在村里跺跺脚，天上云彩会下蒙蒙雨，何况是以前当过团长的领导。”爹让我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忘了人家的大恩大德，重要的是要和厂长搭上关系，从此就有了靠山。回厂上班，爹弄了些土特产让我带回去，也就是几斤小磨香油，嘱咐我一定要给人家送到。孙厂长夫妇不打上门客，只好回敬别的礼品以示下次别这样。但爹不答应，每年都会把东西寄来，让我必须送到。没想到这事我坚持了数年，直到离开西北。我想，孙厂长夫妇跑几千里能到我家里来的原因也在于此吧，在于我以前的执着和真心。现在，谁还会有那样的实心眼儿？！

我俩快喝完一斤白酒时，话头越来越多，越说越兴奋。

孙厂长有些说车轱辘话了，问我：“知道为何绕到你这里看你？又为何不告诉别人？为何不出去吃什么你订的海鲜宴吗？”

我一愣，一脸矫情着说：“老哥，这是想我嘛。”说着这话，我自己都觉得肉麻。

人家一老军人老干部能想我什么呢？即便是亲兄弟，没什么交集，时间长了也不会说什么想不想的。

见我是顺口说说，又碰了杯酒，他说：“若跑这么远只是到你这儿让你带着看看风景旅旅游，让你找个住的地方省点儿钱，那倒是没必要。说实话，我出来第一就是为了花钱。”

我笑了，说：“是，是，我何时才能熬到这个境界啊。嫂子和你的退休工资每月有一两万吧？”

他说：“若是跑几千里地为了吃你一顿海鲜，为一顿饭来看你，那是我有病，还病得不轻！”他说话有些进入状态，清醒得又好像没喝多一样。

我连连点头，一个劲地自我批评，说自己格局小啦。

见我听得认真不敷衍，他有些摊开说明白似的，道：“存了几十年的钱，不能再存了，是到了去库存的时间啦！就一个女儿，也结婚生子了，不能让他们盯着我那点儿积蓄‘躺平’，等着当富二代绝对是不行的！我要花钱，要花钱去干自己想干的事，第一个就是找你。找你的目的，是为了文学，你写咱们电厂的创业故事，写电力人的故事。出书是要出钱的，有我！”

老厂长说得我滚下了热泪……

7

真没想到，老厂长跑几千里地以谈文学为由头来找我。前些时，倒是见他在微信上给我发来过几首小诗，也可以叫作“回乡感想”，也没说让我指正什么的，想他也不至于无聊到搞文学创作的地步吧。20 年前，逮谁见谁，人不提文学，我会恨不得用高音喇叭炫耀推销一番，告诉人家自己从事文学创作、是懂文学的，渴望让对方知道我和这种高雅的事情有瓜葛。我想，起码在外人眼里，作家和钳工是有区别的，我梦想着让人高看自己。试图纠正，我并不是他们看到的那么蠢笨和不堪，从中满足一下可耻的虚荣心。实际上，当时出门见人显摆自己是文化人或作家的事情，现在想来是极不道德的，往往是满足了自己、恶心了别人。所以，反而被半熟不熟的人见面称为作家，我是会脸红心跳的，赶紧语焉不详地搪塞一下。实在搪塞不过，我说那是自己玩儿的，不能算数的，和文学没多大关系。人家说“作家就是谦虚”，我的脸更红，因为和真正的作家没少接触，心里知道自己和人家根本不在一个维度和层次。所以我不能称为文人或作家。所以，老厂长念念叨叨地说要谈写作，我觉得喝酒了不应该当真，尽量谈些别的。

我问：“女儿应是三十大几了吧？”老厂说：“是的，他们的孩子都两岁多了。”老厂长女儿结婚没告诉我，说明了老厂长不爱张扬的性格。在我离开西北前，他女儿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他两口子暗自发愁，亲朋没少被发动起来说媒。

我又问他女婿是干什么工作的，孙厂长喝了一杯酒，吃菜，招呼着让夫人尝尝我做的黄花鱼。我这人没眼力见儿，以为他没听清楚，盯着他加大声又问了一句：“老哥，你女婿是干什么的？”孙厂长还是没听清，又喝了一口酒，夫人看不过去，说：“自由职业者。”

我有些尴尬，明白了他不愿提及的原因。自由职业的范围广，应该属个体户。对于都在国企干了半辈子的老人来说，到头找了个没工作的女婿，心情可想而知。

话说开了，我才慢慢得知，他女婿是开石头馆卖黄河石的。女儿女婿结婚没房子，就和老两口住在了一起。他心里别扭，把养了几十年的女儿搭进去不说，还要和一个白吃白住的男人住在一起坐一桌子吃饭。光白吃饭不说，他女婿还要老两口来当厨子，做好了端桌子上三呼小叫的，他才从卧室里迷迷瞪瞪出来。不按时出来吃饭不说，吃着还抱怨这个咸了那个淡了，碗一推，把饭菜剩桌上不吃了。碗碟不知道帮着收拾一下不说，这浪费粮食更是让老两口受不了。老孙以前是暴脾气，当兵时喝过弹坑里的雨水，吃过动物腐尸和树上的野果，后来当了几十年领

导也是在节俭度日，爱买超市关门前打折的东西，当然更没有这样伺候过人！老孙开始还严肃地一本正经地给女儿女婿指过几次毛病，意思是不能老是这样睡懒觉，更不能饭菜做好了叫半天不出来，出来了还这样一副德行，这样不是他们家的家风。说到家风，老孙觉得女儿以前不是这样的人，自从跟了这个人，变得自私了。

女儿不吃老孙这套，吵闹起来。没想到女儿撒起泼来倒是让他长了见识，歇斯底里不说，还变得十分陌生。老孙感到心痛，一口气化成瘀血憋在心里，在老伴的劝说下强忍着没拿出杀敌的大手去扇他们。但小两口不觉得自己错了，还赌气搬出去住。女儿有了身孕，这可心疼坏了老伴儿。闺女不在身边，老伴翻来覆去睡不踏实。老孙只得服软，在黄河北买了一套现房。老房子面积大，且没甲醛，就留给女儿女婿住。这都叫什么事，这几乎颠覆了老孙的行事风格。折腾的结果是，老孙心脏出了问题，老伴的腿脚因关节炎复发走不好路了。

想想自己风风雨雨大半辈子，省吃俭用，看看银行账户里数目不小且不断增加的数字，老孙想，以前拿到手里的是纸币，拿手里还能“啪啦啦”甩着响几下。现在，家里基本不放钱，他感觉这钱是虚的，说是自己的又好像不是自己的。老两口从超市里买几十块钱的菜吃几天都吃不完，一件衣服穿几年穿不烂。这样下去，这些钱是用不上的。每个月，两人的退休金就能进账小两万，这样下去这钱就不是自己的，那会是谁的？

不甘心，老两口一商量，买了辆油电混动的汽车，顺着地图走。他们就一个信念——出门花钱。这么想着，但又处处拣便宜的地方消费。

白酒喝完后，我和孙厂长开始喝当地自酿的米酒。这酒后劲大，但老厂长到底是久经考验，思路仍很清晰。他说：“找到你，也是告诉你一句话，兄弟，想法要变变了，现在放下执念吧，大胆去写。别看我退休了，科技这东西我是一直在关注。给你说吧，ChatGPT 你应该知道吧，也就是机器人，现在人家写东西，写文章，一会儿工夫一篇作品就出来了。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你说，这玩意有什么生活？你生活在电力系统大半辈子，够有生活积累的了，写！写下去！退休了更有时间去写！”老厂长越说越来劲，“你看，你脑袋上的毛都没剩几根啦，能写出拿得出手的东西的。”

孙厂长说他下一步还要去找早期出走的赖耀彪。他没有赖耀彪电话和微信，但知道他大概在哪儿，一定要找到他，一起聊一聊，才好今生就此别过。

8

当年，赖耀彪在村里被打，伤筋动骨事小，严重的是对他精神和心理影响过大。他后来结婚又离婚，据说不孕不育是主因。造成不孕不育的正是那次遭人算计的挨打。西北的天多冷啊！被打后还让贼人扒光了衣服扔进猪圈里。据说，若不是孙战旗带了民兵去搭救，情况还要更糟。

赖耀彪出事后，在省城住院，一个多月才稍有恢复。孙战旗对自己的爱将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很是心痛，也没面子，和地方公安联合破案。村子里有几个嫌犯被劳动教养或送进监狱。赖耀彪出院后没有继续在保卫科当科长，组织上为了保护他，免得他再遭报复，也为了照顾他的情绪，调他进了工会，任命为工会副主席，升了小半格，算是闲职。没多久，在孙战旗的关心下，又给赖耀彪促成了一段姻缘。女方是燃运运行工，看皮带上倒班，和煤粉打交道，工作环境艰苦。女人和赖耀彪结婚后，被调动了工作，进厂图书馆当管理员，一下子成了昔日运行班组姐妹们羡慕的对象。小两口婚后感情上看似平静恩爱，但从赖耀彪的身体看却是变化不小。以前他当保卫科长时，是五大三粗的黑汉子，到了工会清闲了却日渐消瘦，脸色越来越苍白，体重下降，引来闲人们纷纷猜测。首先职工医院的内部人士排除了他有糖尿病的可能。其次是一帮酒徒说赖耀彪近来爱喝酒，一喝就醉，一醉就哭。再就是办公楼上的闲话，

说赖耀彪是行伍出身，过惯了舞刀弄棒的日子，这一下子调进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工会办公室，估计是不习惯憋出毛病了。大家都说，你看那抓的野鸟儿关进笼子里养着，即便有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也活不过几天。

孙战旗坐不住了，先是纳闷，又觉得闲人们说得也有道理，找赖耀彪拉家常。此时的部下日渐苗条，像棵落叶的小白杨一样，不吭声，浑身有股辛酸味儿。问他到底咋回事？他咬紧牙关就是不说。

孙厂长考虑要不要给他换个工作时，赖耀彪却离婚了。

结婚刚满一年，他们就离了。

离婚后，赖耀彪坚决买断工龄，离职了。当时有这个政策。孙战旗想尽办法要拦住他，但他去意已决，没能改变。就这样，赖耀彪拿着那笔买断工龄的当时看似不少的十来万块钱，头都没回地走了，和厂子决绝地断了联系。据说，他也没回定西老家。老家的亲戚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逢年过节，他的父母会收到一笔钱，寄钱的地址在南方。

这些年，老厂长孙战旗放不下的就是赖耀彪了。通过各地战友，发动各种关系，他一直在打听赖耀彪的下落。他念叨着就想见见他，见一面，唠唠嗑。

9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喝完白酒后，我们喝那坛米酒。这边南方的乡下，几乎家家都会用糯米发酵自酿米酒。米酒颜色微黄或微红，就看酿酒人的控制。一般情况下，红色的较多，看着喜气，味道稍甜，入口绵软。北方人没喝习惯，容易当饮料喝。有次到当地的同事家里聚会，他提出来一个几十斤重的纯净水桶，里面是他爹从农村给他送来过年用的招待用酒。喝惯白酒的我，把这米酒当成了开胃饮料，对于碰杯或敬酒来者不拒，心想这东西喝肚子里咋就没反应呢！轻视的后果就是我第二天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自家床头的，头疼欲裂，恶心反胃。也认识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这地方酒的性格就似这方人的性格，看似温文尔雅、春风和煦，功力却深，后劲大！

外面的雨一直下着，我担心这样一直喝下去会把老厂长喝断片儿。老厂长虽是久经沙场的酒家，但也架不住岁月。我站起来推开窗子看了看外面，路灯下，雨点打在路面似有小白条鱼儿在蹦跳。初春的季节还有些凉意。嫂夫人说：“时候不早了，也该回去了，明天还要开车走远路。”

我拿出了给他们预备的两样礼物，一方盒子里是当地产的白茶及老厂长喝着叫好的米酒。我觉得他说起话来舌头有些发直了，不能再碰杯了，就刹住收场。

送他下楼，他脚下有些不稳。我俩打一把伞。风一吹，我俩都有些晃荡。他话多起来，还是前面说的：“告诉你吧兄弟，我老两口开车出来，就是要花钱出去的。我绝对不是说醉话，我出钱，为你出书。”

我激动地说：“谢谢老厂长！”

他瞪我一眼，说：“半晚上你也没听懂，白告诉你文学上的事啦，要坚持写。”

出小区门口，老厂长止住了步，非常强硬地要我夫妻两个回家，不用送他们。

我担心他的安全，坚持要送。他有些生气，高声说话几乎要翻脸。

他说：“兄弟，就此别过，我明天要去海南寻找赖耀彪，告诉他一句话，你知道什么话吗？”我摇头。

他说：“你是知道赖耀彪没有后代，没有后代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看这科技的发展，告诉他就别再纠结啦！”

风一吹，我看他真的有些醉了。夫人搀扶着他在雨中渐渐走远了。

我在雨中站了很久。离别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不断地看着远去的人的背影，直至消失。

我热泪盈眶，难以自已……

王长伟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中国大唐福建宁德福安湾坞火电厂。

责任编辑：周玉娴

散文

水电照亮金华山　潘江涛
走远路的人　潘玉毅
碧绿的青山哟蓝莹莹的果　胡晓延
老街区吹响“集结号”　李晓燕
豆腐村的新能源　王顺意
响彻荒漠的绿电之歌　毛雅丽
窗外的树　杨贤博
时光花事　顾晓蕊



水电照亮金华山

潘江涛

一

浙江省兰溪市金华山，双龙水电站。

一只硕大的圆形壁钟，被高高嵌在灰白的墙壁上。因为山高雾浓湿气重，壁钟外壳已有点点锈斑。原先“滴滴答答”的声响，早已随着一个宽厚背影消失在机房门口而骤然停止——时针靠近 6 时，分针直指 50 分。

乍见之下，我忍不住发问：“壁钟时间，是早上还是下午？”

“下午。”电站工作人员吴飞阳应声而答，“确切地说，是毛泽东主席结束视察上车离去的时间。”

忽然想起一句话：历史睡了，时间醒着。而此时此地，却正好相左：时间停了，历史醒着。

二

时间是历史的刻度。追溯双龙水电站历史，还要先说说湖海塘水电站。

湖海塘地处金华市婺城区。初听其名，人们容易陷入纠结，是湖，是海，还是塘？且不管它，反正是一大汪宽阔的水域。因为早年没有水库，也没有水电站，它就像一个铩羽而归的将军，调控蓄水功能简直一塌糊涂。

“一场大雨水汪汪，三个日头地发黄；夏洪秋旱遭灾殃，半年糠菜半年粮。”这一顺口溜便是当年婺城区村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相较之下，城里生活虽无乡村之忧，但 4 万多人口分散居住，白天还人来人往，一到晚上却一片漆黑，只有比较热闹的西市街还能看到零星灯光。长乐戏院曾是当地唯一的娱乐场所，用来照明的也只是煤气灯和电石灯。

“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牵牛。”金华人曾多次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开建“湖海塘水力发电暨灌溉工程”。那时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哪顾得上此类鸡毛蒜皮之事。直到 1949 年 5 月金华解放，新的人民政府顺应民心，急事急办。

据《金华水利五十年》一书记载，1950 年 1 月，湖海塘水电站工程开工，经 9 个月苦战，于 10 月 25 日正式向金华城区供电，

供电量约占城区的97%。

按库容量，或者说集水面积，湖海塘水电站在省域范围是无足轻重的，却在浙江水利史上留下浓重一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省投产建设的第一座小型水电站，前后营运60余年。2012年，因金华城市建设之需，湖海塘水电站才停止发电。

回首既往，湖海塘水电站的标杆示范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自1950年冬至1952年春，金华各地开工上马的小型水库就有30多座。

1958年5月，双龙水电站建设工程破土，虽比湖海塘水电站迟建了8年，但其精神内核却一脉相承：向高山要水要电！

三

数亿年前，板块的挤压，地壳的运动，隆起与沉降，塑造出仙气十足的金华山。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花3天时间，爬完这座仰慕已久的仙山，洋洋洒洒写下5000余字的游记。

双龙水电站位于金华山南麓、西旺村东侧。沿罗电公路驱车上山，但见高高低低的房舍依山就势、错落有致散落在进山公路的两侧。水电站建筑则若隐若现在一个狭长的山坳里——茂林修篁，百草丰盈，涧水幽寒。倘若不刻意找寻，你是发现不了其所在的。

时值仲秋，金华山还是清一色的碧绿，一簇簇栾果点缀在电站四周，仿佛在说，你们想要找寻的红色就在这里。

不过，比栾果更醒目的，还是水电站门口那幅大大的对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于国人而言，此乃血色革命与家园建设之法宝，耳熟能详。双龙管委会将它镌刻在大门两侧，凸显了金华人民艰苦创业的禀性。

水电站破土那天，参加建设的有乡村农民、城镇居民，还有解放军战士和中学生。工地四周红旗猎猎，高音喇叭播放的经典歌曲响彻云霄。

人是情感动物，一置身那热火朝天的建设现场，潜能便被无限激发。然而，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是无法想象那艰苦的劳作环境的。

开挖水渠那阵子，砂石泥土全靠肩挑背负。没有挖掘机，靠的是镐子、锄头、铁锹；没有风镐电钻，靠的是锤子、钢钎和长柄榔头。

工程指挥部给路远的民工安排的住宿是空置的粮仓，没有床，也没有桌子。大伙只能睡地铺——摊一层干稻草，稻草上再铺一张席子，和衣一睡了事。

民工吃食多为自带的干粮，工地食堂只负责蒸饭，不售卖配菜。故而，大家只能就着豆酱、酱油、咸菜、腐乳、梅干菜下饭。

截水为渊，掘山为渠，凿洞为隧，哪一项也少不了开岩爆炮。有一回，一民工跟往常一样，往炮眼里埋了炸药和雷管，然后点燃长长的引线，结果炮眼怎么也不响。没办法，已经跑得老远的大伙儿又惴惴不安地返回。有时哑炮不哑，突然爆响，好在防范在先，才避免伤及民工。

我曾读过金华籍著名作家陈集益的长篇小说《金塘河》，其中一章"造水库"这样写道："凿洞爆破，将岩石从山体上炸裂、剥离，那只是开采石料的第一步，那些大小不一、重达数吨的石块，若要清运，还得由石匠进行二次解体。"

金华山山体陡峭，爆炮开裂的巨石会瞬间滚落，是无须再次解体的。双龙水电站从破土奠基到竣工发电，仅用16个月时间，人工清运量不大恐怕是主要因素。只不过，测量、清土、爆炮、搬运，都需作业平台，山体一陡，回旋余地便捉襟见肘。

金华画家施明德当年在澧浦初中任美术教师，一到寒暑假，他便带着学生去金华山泼墨挥毫。1959年5月，电站建设进入攻坚阶段，施明德集中精力绘就宽近3米、小青绿着色的长卷《双龙图》。

胸中有丘壑，笔墨化烟云。从画面看，这是一幅俯视图，视角由北向南展开。近处是双龙水库库尾的阡陌田野与散落其中的数处村落。图的主体部分是连绵起伏、峰峦叠嶂的金华山群峰。在图的靠右三分之一位置，双龙水电站的涵管隐隐约约映入眼中。图的左边是双龙水库之水面，大坝宛在，出大坝

乃平林漠漠之烟村，最远处用淡墨扫出若有若无的南山群峰之剪影。建设工程的不凡与艺术性相得益彰，为双龙水电站工程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现实写照。

四

说来难以置信，当年的双龙水电站仅有16名员工，3幢平房分别是机房、办公室和职工宿舍，整个水电站占地面积仅有6亩。

2018年6月，金华山管委会实施景区改造提升工程，老水电站原貌得以保留，新建了部分房舍。即便如此，若不计参观停留时间，按设计线路转一圈，亦无须一支烟工夫。

螺蛳壳里做道场，方寸之内可腾挪。小电站，也有大出息。

双龙峡是金华山的大动脉，水流长年不竭，水量充沛，天然落差数百米。峡谷附近有个仙瀑洞，一挂73米的洞瀑水雾蒸腾，早已洇湿吉尼斯世界纪录。

一脉库水已被缓缓导出，之后闯岩过山，乖乖地流经人工捆扎的涵管，直泻而下，猛烈撞击一台崭新的水轮机。这台水轮机为“金华土产”，功率750千瓦，是当时国内独一无二的设备。双龙水电站视其为掌上明珠，悄悄“联姻”上海华生电器厂制造了两台256千瓦发电机。不想，这一拖二的架构，竟诞生了我国电力机械制造和农村水电史上的一个奇迹。

记得有人说过，一座城市的创新能力不仅是拥有多少科研机构和学术成果，更在于有多少成果产生价值、能否在最短周期实现转化。双龙水电站自主创新，让金华人初尝成功之喜悦。他们放开手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复制”少年、双龙、库口、官基、大堰头、青妇等6个水电站和2个水力站，统称“一垄八站”，实现双龙峡全流域梯级开发。

“一垄八站”，“垄”乃“龙头”——双龙水电站，自上而下之工程包括45万平方米的九龙水库、4000多米长的盘山渠道、148米的穿山隧道和196米落差的压力水管等。

数字简明，一目了然，除了落差让人惊诧之外，其余并无特殊之处。前两天翻看施明德先生画作，醍醐灌顶，不由慨叹，原来如此！

此画作于1960年9月，比前一幅迟了一年多，画题叫《双龙水电站图》，右上角有长长的款识：“双龙水电站有一垄八电站十库水相连之妙。管道不用钢，亦不用水泥，以木材箍成。自罗店至双龙水库大坝不到一公里，有各级水电站六个，充分利用水力提升了全公社电气化。此写其十库中海拔最高之九龙大坝及引水上山西隧道口风景。”

把一幅画作当史料来读，这在书画界尚不多见。私下揣测，施明德先生当年作画的真实心境，可从题画诗中窥知：“大坝高把众峰吞，莽荡山河气象新。水渠蜿蜒来龙斗，山穿隧道石为门。香飘千里福如海，水泛新秧绿似云。入夜明珠齐吐焰，双龙公社胜仙源。”

只不过，斗转星移，逝者如斯，所题款识竟记载着后人难以查找的史实，恐怕作者本人亦料想不到。

五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什么事都要自己来，也只能自己来。譬如电力工业，电厂凋零，设备残缺；电网瘫痪，运行维艰。再加上中苏关系渐渐出现裂痕，之后苏联撤走专家，电力战线更是留下一大批半拉子工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垄八站”恰逢其时，犹如一颗耀眼之新星，高悬夜空，赢得了无数掌声和鲜花。

1960年3月14日，春寒料峭，暖阳夕照，是一个注定要被定格的日子。

17时许，毛泽东主席头戴帽子、身披风衣，专程前来双龙水电站视察调研。随行的有江西省委原第一书记杨尚奎、卫士长李银桥和浙江省公安厅原厅长王芳，金华地委原书记李学智陪同视察。

查了查万年历，是日，农历庚子年二月十七日，距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还有一

周时间——罗店山野，草木怀新，麦苗返青，苜蓿碧绿，一派春意盎然景象。

其时，水轮机和发电机联合运转，正持续不断地发出低沉而单一的声响——虽说不上美妙动听，却佐证主席所闻不虚。他径直走到那台励磁盘附近，一边俯身察看，一边向身边的小年轻问这问那。

从新华社记者侯波当时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毛主席正在察看励磁盘。站在他右边的是李学智，左边的则是电站职工吴小弟。

“吴小弟今年90岁，平日还能下地干活，闲时与村里的老人们打打麻将。”吴飞阳与吴小弟同村，听他这么一说，我心中顿生寻访之念。

六

开着导航，七拐八弯，好不容易找到“门口用水桶种菜”的楼房。楼房是砖混结构，有个一门进出的庭院，拴着的黄狗看见人来，摇着尾巴，吠了两声。正当犹豫是否进入时，见一头发花白的老者走出房门，正是照片中的吴小弟。

与主席合影，可遇而不可求。吴小弟把照片放得大大的，油画布做底，再框以木架，珍重地将它挂在堂屋的墙壁上。照片下方是一张农家常见的八仙桌，我们坐在条凳上，边喝茶边聊天。

吴小弟说，他原本是金华公安处战士，当年被安排在湖海塘电站值守。有一天搬运电杆，不慎造成腰椎压缩性骨折，整整休养了一年。其间，恰逢双龙电站开建，党组织便照顾他去了电站，48岁正式退养，回到老家婺城区罗店镇西吴村。

受命运之神的眷顾，主席前来视察那天，吴小弟刚好值班。回想当时心情，吴小弟说除了紧张还是紧张，好在主席想了解的情况，都是他倒背如流的工作日常，才不至于因紧张而语塞。他还告诉我，大坝、水渠、涵管、厂房等没用一丁点钢筋水泥，全是用砂石、黏土捣筑而成。还有，电压表是职工拼装的，线圈是用铝线缠绕的，安全阀也是自行设计的……

细节往往在小处。施明德只不过是历史的见证者，有关双龙水电站“自制”的描绘，竟与吴小弟叙述大体一致，可见其早期画作的现实主义倾向。

职工宿舍紧挨着发电机房，毛主席健步走了过去，伸手摸了摸被褥的厚薄，叮嘱金华领导要关心职工生活。当看到紧靠墙壁的条桌（类似于2人坐的学生桌）上有一张《金华日报》，他便顺手拿了过来，拉亮电灯，侧身坐在俗称“两头兜”的床沿上，认真地阅读起来。摄影师眼疾手快，成功抓拍到这一珍贵镜头。

文字，是文化与文明的重要载体。然而，很多时候，一幅画作、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一个实物，往往比文字能更直观、更形象地反映历史原貌。

七

“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金华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峰，而是一条绵延数十千米，横亘婺城、金东、兰溪、义乌、浦江5个县（市、区）的巍峨山脉，是金华的母亲山，双龙电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点”。

离站登巅，极目远眺，南北两山间是辽阔的金衢盆地，义乌江从大盘山逶迤而来200公里与武义江在双溪古渡处汇合穿越婺城，平静而缓慢地西流而去。三江六岸是拔节生长的建筑，大自然与人类合力创造这座山水城市的壮阔大美，清晰呈现在阳光下……

现如今，双龙水电站新机房依然嗞嗞地运转，但已不是主要业态。金华当年兴建的水利设施，除了发电照明，还可用于灌溉——譬如金兰、安地水库。盈盈一域，洁净如泉，大片水旱不侵的良田成就了物产丰饶的美丽乡村，亦成为八婺游子永远难忘的浓浓乡愁。

潘江涛 浙江省金华市作家协会主席，浙江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出版有专著《金华味道》《味道金华》。

责任编辑：骆喆

走远路的人

潘玉毅

2023年7月中旬，“时代楷模”、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员工钱海军先后来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分别开展抵边村室内照明用电调研、推进“千户万灯”照亮计划及成长计划试点。

我作为一名随行人员，见证了他怎么与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对接、与客户沟通，怎么实施“千户万灯”照亮计划、指导培养乡村电工。通过一句句话语、一个个动作，我明白了钱海军和志愿者的付出在那片土地落下的回响，心里感慨良多。

马不停蹄，跟着太阳一起奔跑

2023年7月10日，当天边的鱼肚白隐约可见时，我已洗漱完毕，早早出了门。之所以起那么早，是因为我将跟随钱海军一行人前往云南和四川。至于具体做什么，怎么做，他没有细说，我也没有细问，反正与“千户万灯”照亮计划有关。

我赶到单位，匆匆上楼带上“装备”，又匆匆地下楼。不一会儿，6时刚过，我们启程前往宁波栎社国际机场。8时35分，航班准时起飞。一路上，我们的心一直悬着，未曾放下。因为这个航班近期的晚点率较高，而我们的行程一环扣一环，若是飞机晚点，势必会影响后面的安排。出乎意料的是，飞机非但没有晚点，还比预期早到了几分钟。11时40分，我们抵达昆明，下飞机后拖着行李箱向机场外奔去。

12时40分左右，我们到了昆明火车南站。此时距离动车发车还有些时间，我们便留二人看管行李，另外二人去打包了些速食。13时36分，我们坐上动车向富宁县进发。窗外的风景很美，但大家委实太累了，不约而同打起了盹。15时29分，动车抵达富宁县。到宾馆短暂休整后，我们又出发了，与富宁县政府工作人员对接第二天的走访事宜。

起初，大家互相介绍情况，同其他的会议并无二致。但当听到富宁县有一些村镇与越南相邻，村民担负着守边戍边的特殊使命时，钱海军激动起来。如果说他以前帮助困难村民、残疾人改造室内照明线路，消除用电安全隐患，是希望他们在外打工的儿女能够更加安心，没有后顾之忧。那么此刻，他更希望通过改善用电体验、培养乡村电工，把年轻人留下来。他提出了构建村级便民服务点、孵化培养专业电工、设立“一村一电工”等设想。

“‘千户万灯’照亮计划如果实施，就要真正帮助我们富宁县的老百姓，提升他们的生活幸福指数。”钱海军的话说到了对接人员的心里。他们不住点头，并把第二天的调研地点锁定在了地处边境的田蓬镇田蓬村。

在田蓬镇，种植、养殖、外出务工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田蓬村下辖18个村小组，村民985户4171人，主要居住着苗、彝、壮、回等少数民族。当地老百姓对用电知识所知甚少，安全用电意识也不强。

为此，钱海军整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

一早，我们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实地走访了小河、保上、查尔岩、龙娄、沙仁寨5个村小组的8户人家。

去田蓬村的路都是水泥路，没有坑坑洼洼，可因为弯路较多，坐车好似乘船。我们从海拔700米不到的县上来到海拔1800多米的小河村小组，起初路两边只有连绵的群山，慢慢地，房子便多了起来。房子多了，烟火味也就浓了。

10时许，我们来到了当天要走访的第一户人家。户主王友贵是个憨厚的中年人，平常靠打工贴补家用。他的妻子是越南人，听不懂汉语，看见我们，只是微笑着。

钱海军屋前屋后一打量，不由得皱紧了眉头。我循着他的目光四下扫视了一圈，发现木结构的房子里，饮水机、电饭锅、烧水壶、取暖设备，各种电器应有尽有，然而户内线路却十分老旧。线径小不说，搭接还十分混乱，像麻绳似的，东缠一团，西放一捆，也没有漏电保护器。

钱海军走到王友贵跟前，仔细询问后得知村里没有专职电工，家里的线都是他自己接的。王友贵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隐患，只说“怕下雨时漏电”，还说“不下雨就不怕”。听到这些话，钱海军的心揪得更紧了。他耐心地告诉王友贵要怎么用电、接线才安全。刚开始的时候，王友贵不以为意，但慢慢地，注意力被吸引了去。他说自己不懂电，但是想学，也希望把屋里的电线弄好一点，住得舒服一点。随后，我们又走访了另外7户人家。为了节省时间，多走几户人家，我们几乎前脚撵后脚地赶路。

每到一个人家，钱海军都从门口处看起，查看电力线路和用电设备情况。他逐一指出这些百姓家中存在的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器、线路私拉乱接严重、家用电器应有尽有但电方面跟不上等问题，并拍下视频和照片，还询问了这些家庭的经济收入及人员基本情况。

领教了钱海军专业专注的态度，田蓬镇副镇长姜浩发出了“国网人就是不一样，干事雷厉风行”的感叹。他还说：“田蓬村里很多村民都缺乏安全用电知识，觉得只要把线接过来，电通上之后就能用了，却不知道这样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钱老师这次来，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要是‘千户万灯’照亮计划能够落地富宁县，帮村民把安全用电意识树立起来，把我们急缺电力专业技术人才的弊端补足，这对于边疆人民来说真是一件大好事啊。”

结束田蓬村的走访后，我们又开始马不停蹄地赶路，回到昆明已是半夜。回望这两日的行程，我们一直在路上，跟着太阳奔跑。但我转念想想，“一直在路上”可不正是钱海军的日常状态吗？

五上凉山，从照亮起居到点亮生活

2023年7月12日，我们坐了4个多小时火车，从昆明来到西昌。这也是钱海军3年来第5次走进凉山彝族自治州。

在这里，他的行程依然很紧：与凉山州隆创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商议、对接乡村电工培养事宜；在凉山州残联的邀请下，分享钱海军“点亮”凉山残疾人生活的故事。就连在前往凉山州布拖县的路上，他还绕道昭觉县，就“千户万灯”照亮计划能否在此推进进行了调研。

抵达布拖县的那天，布拖县残联、民政局、乡村振兴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专程前来迎接钱海军。也是在他们的交谈中，我听到了钱师傅的一个新绰号——“疯子”。给他起这个绰号的人正是布拖县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伍是光。他说：“老钱是一个干工作的‘疯子’——海拔四五千米，穿短袖还不觉得冷。他非常实在，非常接地气，干起活来不知疲倦……”听他一一罗列理由，我想起一句话来：不疯魔，不成活。大抵他想形容的就是钱海军身上那股“疯魔”般干事的劲头吧。

两人之间的故事我早已听过。2021年10月，钱海军带着志愿者第一次来布拖县时，与他们对接的就是伍是光。钱海军等人启程前，曾以宁波市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的名义发了一封函。钱海军是服务中心的理事长。故而初次见面时，伍是光称呼他为“钱理事

长”。那一次会面，钱海军主要同伍是光讲述了自己的来意，并对照宣传册介绍了“千户万灯”照亮计划的相关情况。能够改善布拖县困难家庭的用电环境，伍是光举双手赞成。但对方何时来做，怎么做，效果又如何，他心中却没底。

伍是光不曾想到钱海军的行动会如此迅速。分别仅数天，当钱海军孤身一人第二次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时，他都惊呆了，下意识地问道：“钱理事长，你还没回去吗？”钱海军闻言，爽朗地笑道：“不是，我又回来了。”

得知钱海军此次前来是想要深入走访，对接相关事宜，伍是光当场表示“马上落实”。电话放下之后，他立即带钱海军去了两户困难残疾人家。通过这一次走访，钱海军对当地困难残疾人家庭的用电情况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也坚定了实施“千户万灯”照亮计划的决心。随着“千户万灯”照亮计划在布拖县的稳步推进，伍是光与钱海军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亲密起来，对他的称呼也由“钱理事长”变成了“钱大哥”“老钱”。

钱海军的付出，布拖县那些受益户感触最深。2023 年 7 月 14 日，当我们冒雨来到去年整体完成室内照明线路改造的俄里坪镇合洛村时，村民代表穿着民族服饰盛装相迎。“千里帮扶一线牵，跨越山海显真情”“千户万灯的志愿者，彝族同胞的好兄弟”……一面面锦旗，如同一声声无言的赞美，是对钱海军和志愿者最好的评价。

叶次尔子是合洛村村党支部书记，也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一直为了能让村民拥有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着。经他介绍，我方知合洛村位于布拖县最北边，称为“悬崖村”，平均海拔 2695 米，全村三面都是陡坡峭壁，仅南面有通村公路与山下连接。村民对电力知识普遍缺乏了解，村里也没有懂电力的人，全村九成村民家里都存在线路老化、接线不规范等问题。而“千户万灯”照亮计划的实施，为村民消除了用电安全隐患，为生产生活提供了安全、便利的条件。

对于钱海军和志愿者来说，服务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为了让“千户万灯”照亮计划更好地生根发芽，经过深入走访调研，他们决定在改造布拖县 3 个乡镇 515 户室内照明线路的基础上，为乐安镇 13 个村 78 个组 210 户村民家庭免费改造室内照明线路。同时，钱海军将原先的“输血式”帮扶升级为“造血式”帮扶，在乐安镇试点开展“千户万灯”成长计划暨乡村电工培训班，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乡村电工人才队伍。

踏石留印，用行动书写暖心篇章

2023 年是“千户万灯”照亮计划在布拖县落地的第 3 个年头。于浩瀚的历史长河而言，3 年的时间不足挂齿，但放在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身上，或许显得别样珍贵。微光点亮梦想。3 年时间，足以留下许多温暖的故事。

吉子友伍是特木里镇日嘎村的残疾人联络员，也是布拖县实施“千户万灯”照亮计划的第一户人家。对钱海军和“千户万灯”照亮计划，他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后来的理解，最后转变为大力支持、踊跃参与。可以说，钱海军和志愿者的到来，燃起了他心中的热情，也燃起了他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家住乐安镇补特村的陈龙自从家里的电力线路大变样后，萌生了跟着钱海军学一门技术的想法。如今，陈龙已成为“千户万灯”照亮计划的一名“见习生”。

温暖所及，不止于屋檐之下。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在布拖县，我们有几天是租车的。其中一名驾驶员叫吉克尔聪，是布拖本地人。我们刚来时，他的话并不多，但几天相处下来，彼此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说：“你们给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你们带来的光像火把一样，那么亮，那么温暖。”

“门口那个灯装得特别好，方便大家晚上进进出出。”虽然改造的不是他家，但吉克尔聪一路说着“千户万灯”照亮计划的种种好，并以行动表达着自己的感谢。有一回志愿者们因为忙于改造，没顾上吃午饭。他载着我跑到镇上，找了一家餐馆，订了几份

炒饭。怕餐馆老板听不懂我的普通话，他还用彝语强调了一遍我要的是蛋炒饭，并叮嘱不要放辣椒。在我们走访过程中，有些村民住得比较远，公路并不直达，吉克尔聪总要到车开不了的地方才将我们放下。

2023年7月19日，他载着我们去县上开会，得知我们会后将返回西昌时再三挽留，说第二天就是“火把原乡”布拖的火把节了，劝我们过了节再走，体验一下最具原生态、观赏性和互动性的彝族火把狂欢盛宴，还邀请我们一起到他家里做客。钱海军没有答应，而是说：“你们热热闹闹过节，我们安安静静离开，这样很好！”他没有说的是“我们还会回来的”。不过，伍是光显然是知道钱海军的，他笑着说：“这个‘疯子’还会回来的！”

晚上容易起雾，再加上第二天是火把节，很多司机并不愿意跑这一趟。但吉克尔聪十分乐意。他说：“你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我就送你们一下，这有什么？多晚我都会跑。”

这大概就是钱海军和志愿者的付出在凉山人心底的回声。

2023年是“千户万灯”照亮计划实施的第9个年头，钱海军及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发扬“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走进千家万户、点亮千户万灯”的“千万精神”，行程超22万公里，累计完成6600余户用电设施改造，帮助村民消除室内用电安全隐患，助力乡村基层治理。

钱海军说，这些年之所以一直在路上，是因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无止境。前路漫漫，行则将至。我相信，钱海军和志愿者们未来定然还会带着“千户万灯”去更多的地方，走更远的路，温暖更多的人。

潘玉毅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文艺报》《十月》《脊梁》《阳光》《江南》等报刊。出版有散文集《纸上红尘》、长篇报告文学《点灯人》等。供职于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碧绿的青山哟蓝莹莹的果

胡晓延

一阵秋雨一阵凉。

初秋的安徽怀宁独秀山依然苍翠如黛，游人三五成群地行走在蜿蜒曲折的生态廊道上，尽情地欣赏蓝莓的千姿百态。

山还是那片山，人还是那群人，只因有了电，从此，昔日丘陵山冈上生长的灌木丛，慢慢被蓝莓树所取代，荒山披绿，蓝莓晶莹。

“蓝精灵”哟落户山窝窝

安徽蓝莓种植之源，当数怀宁。在怀宁县黄墩镇栗山村，一块刻着“安徽蓝莓第一园”的巨石，静卧于满目翠绿的蓝莓园中。巨石的背面，篆刻着引进蓝莓种植

的概况；巨石一侧，当初创业者们亲手栽种的高丛蓝莓，仍旧老树新发，硕果累累。因其果小晚熟、口感过酸，已退居栗山村一角，成了人们追寻怀宁蓝莓发展轨迹的“网红”打卡地。

蓝莓原产于南美洲，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漂洋过海，被国内高校院所的农业专家引进试种栽培。

胡勇就是“敢吃螃蟹”专家中的一员。这位安徽省农科院绿色食品研究所研究员试着在江淮大地北、中、南三个不同的气候环境培植了多个蓝莓品种。其中，在北纬30度线附近的怀宁县茶岭镇黄土坡地里，试种下的耐旱、耐涝、耐贫瘠兔眼蓝莓喜获成功。

怀宁多是丘陵浅山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热充足，雨热同期，为蓝莓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天然的酸性或微酸性红黄土壤，加上沿江气候适宜，具备了适合蓝莓种植的基础条件，又有了试种成功的经验，他就差找到一处适宜的示范基地种植推广。几番考察后，胡勇相中了栗山村黄墩林场，便找到栗山村党支部书记冯和平商定以租赁的方式承包林场。

当年，黄墩林场清除了部分小老松和灌木丛，满打满算腾出了28亩荒山坡地，一并打包给了胡勇作为蓝莓种植示范基地。紧接着，又以1.5元一个一米见方坑宕的价钱，动员村民出工出力，上山开挖坑宕。谁知，在坚硬的黄土地上挖完所有的坑宕，就搭上了当年的秋冬两个季节。

就拿试种成功的兔眼树莓来说，每亩栽下110～220株，人工费用加上苗钱，至少投入一万多元，且头两年需要管护投入，没有分文进账，对刚刚越过温饱线但日子过得还不富裕的农村人家来说，种植高端水果蓝莓，显然步子迈得大了些。而且，蓝莓抵御灾害的能力尤为脆弱。胡勇长期与农业、农村、农民打交道，对农村的现状自然是了如指掌，他明白依靠农户单打独斗地栽种蓝莓，等到果子上市了，靠着走街串巷、走村串户提篮叫卖，等于将高端水果人为地推下“神坛”，无疑是死路一条；唯有走规模化种植之路，才会越走路越宽。

放弃了省城科研单位舒适的工作环境，胡勇从安徽农科院卷起铺盖，一头扎进了黄墩林场改造的栗山蓝莓种植基地，独自一人住进了黄墩林场当初建场时留下的老房子。

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用电还比较困难，线路老化故障多。胡勇找到驻村电工师傅陈演生。陈师傅对眼前的这位不恋省城住乡村，一心造福乡里的“胡专家”心生敬佩。当日就来到胡勇居住的老房子，帮助更换了电线，装上了灯泡，让小屋亮了灯光。

创业之初，样样需要花费，陈演生师傅打心里为胡勇着想，能省则省。陈师傅带上胡勇，找到黄墩供电所负责人，将农网改造后拆卸下来的旧电杆和导线挑选一部分二次利用到蓝莓苗圃通电上。

第二年春天，胡勇与冯和平带领乡亲们栽下了28亩蓝莓。两年零星挂果，到了第三年早春，长长的枝丫上便冒出了一串串洁白的花骨朵，不出十天半月，满是青绿的蓝莓果转眼间就缀上了枝头。初夏时节，粉红和紫色的蓝莓果实上，裹着一层白霜，煞是惹人注目。

神秘的面纱一朝揭开，一传十、十传百，栗山蓝莓迅速飞出小村，吸引了十里八乡和山外来客到栗山看“西洋景”。吃“稀罕果”的人们奔走相告，络绎不绝。

物以稀为贵。早先上市的蓝莓抢得“头彩”，以每斤120元～200元的价钱还未等推到市场，就被上门采摘的游人和商客抢购一空。几个月忙碌下来，胡勇顾不上修剪的胡须已长满了下巴，长成了浓重的络腮胡。于是，他便有了“大胡子”的称谓。但“大胡子”胡勇细算下来，蓝莓亩均收益上万元。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收成。当年，收视率极高的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安徽日报》等多家省内媒体纷纷给予了报道。

一炮打响后，2006年年初，在黄墩林场的基础上，安徽省农科院以安徽省蓝莓

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名义，投入资金，由胡勇带领的四人团队，在栗山村包下了204亩小老松林山地，建设蓝莓试验示范园。可是，天公似乎故意考验胡勇团队，头年长势茂盛的蓝莓树，到了第二年夏季，遭遇了一场持续大旱，抵挡不了炎炎赤日的炙烤，枯萎了大半，重创了刚刚迈开步子的怀宁蓝莓产业。

但胡勇团队没有泄气。次年，补齐了枯死的蓝莓苗后，他们又在紧邻318国道旁的三桥镇中联村租赁60亩山地，推广蓝莓种植且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果。

他们同样是用农网改造拆卸下来的旧杆旧线，在中联蓝莓基地变废为宝再利用，成本支出省下了一大笔钱。考虑到用电量很小，且要对新兴农业进行扶持，三桥供电所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对他们给予了特别优惠。

自此，栗山、中联两个村因种植蓝莓一举成名，大有向黄墩全镇和周遭乡镇扩展的气势。昔日“养女莫嫁黄泥巴墩”的黄墩镇周边，只要一下雨黄泥巴水横流，如今因蓝莓变了模样。黄墩的黄土地，也因蓝莓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金土地”。

“手牵手”哟走过风雨路

翻开一摞泛黄了的报纸剪贴本，映入齐峰眼帘的是当地一家媒体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安庆地区一、二期农村电网改造收官时的纪实通讯，刊发日期是2003年的年底，恰好与怀宁蓝莓进入示范栽培的时间高度契合。

齐峰从电力院校毕业后，分配到怀宁县供电局上班。他在基层供电所锻炼成长，现已是怀宁县供电公司分管营销的负责人。齐峰清晰地记得，迈入新千年的门槛，怀宁县城从千年古镇石牌搬迁到交通便捷的高河镇后，经济发展一路高歌猛进。那时的城乡电网普遍设备老旧，每年夏、冬两季用电高峰时，拉闸限电成了家常便饭。

那时，全国电力体制改革“两改一同价”正在稳妥推进。有了国家层面政策的支持，五年时间里，怀宁电网主网的110千伏红旗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与之前投运的110千伏猫山、月山两座输变电工程，形成三角鼎立，支撑起了怀宁电网的崭新架构。35千伏变电站改造了5座，改造了10千伏线路项目276个，完成农村配网改造项目1850万个，新建与改造台区项目1574个，这换来了怀宁农村电压合格率由改造前的65%提高到88%以上。

有人说，怀宁蓝莓种植与怀宁电网建设，就像一对相依相伴的孪生兄弟，奋力奔跑在各自的赛道上，却又并肩携手，共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作为怀宁电网发展的建设者与见证人，齐峰惊喜地发现，怀宁电网开启建设的大幕，似乎与蓝莓产业约定好了，电力适时先行一步。

翻开怀宁电网建设史，可以发现：从35千伏、110千伏、220千伏到500千伏，四个不同电压等级的输变电工程，相继从大地上拔地而起。其中，与怀宁供电管理者合理谋篇布局密不可分。

一个个里程碑式工程，注定被人们铭记。那是2010年9月18日，坐落于怀宁县凉亭镇境内，融入国内最先进设计和施工理念，采用全寿周期管理模式的新型智能化超高压输变电工程——500千伏双岭变电站建成投运。从此，超高压挽起县域电网，从怀宁翻山越岭，跨过长江，去拥抱长三角繁荣昌盛的富庶之地。

几年的持续发力，怀宁农网升级工程改造面达到了75%，硬是没让老百姓出一个工，也没让村民花费一分钱。15个农村电气化乡镇、105个电气化村建成，全县241个中心村（居委会）农网全部得到了改造。

钱时敬是黄墩镇栗山村现任党支部书记。他介绍，以前全村27个村民组共用两台总容量仅180千伏安变压器，遇上刮风下雨天气，还会时常停电。这着实让这位“当家人”为村里490户1800人的用电发愁。

此时的怀宁蓝莓，从栗山“大本营”迅速发展到五六家企业，种植面积超千亩，且

已向周边乡镇扩展开来。

宁让电等产业，不可让产业等电。又一次农网升级工程在怀宁全境展开。仅栗山村，9年时间，700多万元电网改造升级资金精准投进村来，供电公司在村民组和蓝莓基地适中的位置，新建和改造配变台区8个。

改造后，变电总容量猛增至2000千伏安，比原来增长了11倍；户均容量也由原来的0.8千伏安增长到4.08千伏安。

看到栗山村电网取得的可喜变化，钱时敬竖起大拇指夸赞："供电想在先，干在前，让人敬重。"栗山蓝莓种植至今已有2000多亩，当地有七八家企业入驻了，用电的事就没让大伙儿发愁过。

与栗山村相邻的金闸村，也是在农网改造升级期间，由怀宁供电锲而不舍，持续投入资金950万多元，对原有的5个台区逐一升级改造。距离金闸村不远处的两个大型蓝莓种植基地，新建了两台客户专变，专供蓝莓基地浇水和鲜果保鲜用电。

2022年又是一个大旱之年，从仲夏到次年初春，持续时间之长，历史罕见！河流密布、湖泊众多的怀宁，其境内的大沙河等八条长江支流绝大多数断流，4000多口水塘干涸，导致全县多个乡镇农业灌溉和群众的生活用水遇到困难。

久旱无雨，栽种在丘陵山冈上的蓝莓树，受到干旱的严重威胁。

曹效建是怀宁县三桥镇金闸村鸿鹤组村民，他所经营的金闸蓝莓基地有几口自备水塘，多次抽水滴灌后，逐渐见底。太阳日复一日地炙烤，大片大片的蓝莓树叶耷拉着脑袋。曹效建心急如焚，可附近的河流已断了流，电水泵再也无法提水灌溉。

架电打井，向地下找水源。曹效建一个用电申请，提交到了三桥中心供电所，所里立马派出了专业抗旱保电小分队，帮助曹效建就近在公用变压器上接通了临时电源供打井机临时用电。一连几天连轴转，曹效建不分昼夜地与打井队员守护在打井机旁，奋力向地下掘进了300多米深，却仍不见来水。这可把老曹愁坏了。

三桥中心供电所金闸片区客户经理见此，劝曹效建将设备移到蓝莓基地山脚下最低洼处，继续开机钻井。又一个300多米的井深，终于见水，但水量很小，根本无法提水灌溉。曹效建没有死心，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再次下移钻井机位置，在山坳处将井终于打在了一口泉眼上。当清澈的泉水喷涌而出，被送入滴灌设备一点一滴地浇灌干渴的蓝莓树时，曹效建脸上的愁云舒展开来。

每当天色渐渐地暗下来时，曹效建居住的板房外就亮起明晃晃的几盏白炽灯，强烈的灯光打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巨幅广告牌上，也将四周喝饱了水的蓝莓园照得通亮。此时的曹效建，总爱独自一人坐在巨幅广告牌下的亭子里小憩，让劳累的身心充分休息，感觉浑身就像充足了电一样，体力重又恢复到饱和状态。

距离怀宁县城15分钟车程的公岭镇明春蓝莓种植基地，负责人冯娟站在基地的水塘边，盘算着如何将基地内的三口蓄水塘里的水，调度到一口水塘来储存，以减缓极端干旱天气造成的水量过快蒸发。她把电话打给了公岭中心供电所，所长孔祥辉带领客户经理刘来宝次日天刚放亮就赶到了蓝莓基地，几人合力架设了一条350米长的220伏线路，保证了160亩蓝莓基地的灌溉需要。

"小蓝果"哟撬动大产业

一花怒放，引来百花争艳。

怀宁蓝莓在走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发展之路后，商家从小小的蓝莓果上嗅到了商机，或集体、或参股、或独资……纷纷涌入怀宁，流转荒山坡地，投资蓝莓产业。时至今日，已有198家蓝莓种植企业在怀宁落户，蓝莓种植面积已达8.5万亩，一跃成为"长三角"规模最大的蓝莓种植区。怀宁建成的蓝莓深加工项目已有10个，预计年处理蓝莓能力达5万吨，综合产值约

50亿元，带动农村劳动用工2.1万人，人均增收5000元～8000元。

小小蓝莓果，不动声色地撬动了数十亿产值的大产业，勾勒出了怀宁乡村振兴的“莓”好“蓝”图。

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但凡有蓝莓种植基地的地方，就有专用变压器落点，就有一条条银线延伸进来，将电流输送到了蓝莓种植基地的山间地头、丘陵山冈，送到了860余处冷库和生产厂区，为怀宁“蓝莓经济”护航。

在市场竞逐中脱颖而出的安徽独秀山蓝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秀山蓝莓），短短几年间发展很快。它先是从胡勇团队手中购买了部分蓝莓园，接着又在蓝莓园周边承包土地，建成了600多亩的栗山蓝莓基地。尝到了蓝莓种植甜头后，独秀山蓝莓雷霆出击，果断地从周边乡镇流转土地，建成了总面积3400亩的栗山、金闸、马庙、腊树四大蓝莓种植基地。

蓝莓采摘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每年的4月底蓝莓零星上市到9月中旬结束，独秀山蓝莓每日投入采收劳动力就有千余人，采摘鲜果10万余斤。当日落黄昏时分，一半以上的蓝莓鲜果，准点从四个基地分别装上冷链车，星夜兼程发往苏、浙、沪等大型水果批发市场。第二天早晨，那里的人们睁开眼，就能吃到怀宁运送来的新鲜蓝莓。

蓝莓果质娇嫩，保鲜是难题。独秀山蓝莓兵分两路，一路披甲征战土地流转的“沙场”，将愈发紧俏的“金山地”揽入怀中；一路投入巨资新建厂房，上马蓝莓深加工生产线。2009年年初，独秀山蓝莓在怀宁蓝莓种植核心区征用土地35亩，第二年就建成了气派的现代化厂房，第三年购进设备投产了首条流水线，生产蓝莓果汁、果酒、果醋和果干等系列产品。他们抢得了市场先机，自然赢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独秀山蓝莓的副总经理汪百根算得上是怀宁蓝莓产业中脱颖而出的“小能人”，入行蓝莓产业已有12个年头。说到电与蓝莓结下的不解之缘，汪百根感慨良多。企业安装了专用变压器，生产时节歇人不歇机，电工师傅们时常走上门来，帮忙检查用电设备，不让设备带“病”生产。独秀山蓝莓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电力的保驾护航。

2019年，“怀宁蓝莓”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加速产业转化，放大品牌优势，怀宁蓝莓成名后注定要走向与大健康产业深度融合的路子，变“卖原料”向“卖加工品”“卖品牌”的转变。

2022年11月，国内首个“蓝美一号”莓花色苷提取生产线在怀宁产业园正式投产。听闻“蓝美一号”入驻的消息后，齐峰带领营销人员走访上门，了解生产线的用电详情，专门为企业量体裁衣，定制了近、中期供电规划，并就近从35千伏三桥变电站取电，为企业降低办电成本；接着又从供电保障、用电安全、电费账务、短信订阅、节能服务等多个环节着手，提供个性化服务。

廊道蜿蜒，蓝莓千姿。一条蓝黄相间全长43千米的生态廊道，串起蓝莓基地、蓝莓精品园、蓝莓加工企业、独秀山公园等众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春有花、夏有果、秋有叶、冬有雪，变幻的四季，怡人的景色，使游人徜徉在青山绿水间，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畅快了身心。

怀宁已成功举办了五届蓝莓文化艺术节。每一次艺术节的盛会上，在会场的一角，都会有几名身穿红马夹的电工师傅坚守在最不显眼的地方。他们守护着安全可靠供电，也守护着怀宁蓝莓产业的未来。在电力的支撑下，怀宁人的宏伟“蓝”图，正在变为现实。

胡晓延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国家电网报》《安徽日报》《脊梁》《安徽文学》等。供职于安徽安庆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老街区吹响“集结号”

李晓燕

山东莱西市地处胶东半岛中部，位于青岛、潍坊、烟台、威海4个城市之间，素有“青岛后花园”之称。近年来，莱西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南强、中优、北美”的发展战略，着力增强城市竞争力，优化城市结构。如今，莱西市老旧街区环境提升工程施工正如火如荼进行。

一

各类表箱像蜂窝一样散落在小区外墙上，各种麻绳一样的线纠缠不清，散漫地团抱在一起，如同一批散兵游勇混迹在闹市中，让人忍不住想要伸手去梳理。一排高低起伏从半空飞出的线，穿过楼道飞进楼下小屋，结成不规律的线网。

似乎没有人关注电线的来处，也没有人追究它们的去处。只要夜晚能撑起光亮，第二天它们依旧像风一样自由。偶然间两根线互不相让激起火花，无法正常运转，或者某天突然一根线听从了风的指引，一心脱离“组织”，电工师傅就要像医生一样一根根诊断。时常，他们要为理清电线的来龙去脉忙活半天。对于没有进行一户一表改造的小区，供电公司时常也要伸出援助之手。

莱西市2023年老旧街区环境提升工程，包含街区环境提升和电力基础设施改造两个项目。电力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分为高压线路改造和居民用低压线路改造，涉及40个老旧街区。项目总建设周期为12个月，2023年1月初开始前期准备工作，2023年4月开工建设，2023年12月底竣工验收。

老旧街区环境提升工程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对推动惠民生扩内需、促进小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政府统一调度安排，涉及电信、电力等单位。

当莱西小城吹起了盛夏的风，在太阳热情的俯视下，小城气温持续升高。在电网迎峰度夏期间，为保障老旧街区居民可靠用电，电力设施改造必须快马加鞭。

前两天我到工程项目部，李洪华刚从莱西市房产发展服务中心开会回来，也带回来了新的工作任务。李洪华是老旧街区环境提升工程电力基础设施改造项目的负责人，负责工程的管理与协调。

接到政府的工作部署后，莱西市供电公司在施工人员紧张的情况下，依然将大部分“兵力”用在这里。盛夏来临，保证居民生产生活可靠用电是最紧要的，一点也不能马虎。

这些天我去施工现场，好几次遇见供电

公司分管领导到现场督导施工。根据施工小区的布局，他们又重新调整了施工方案，一次次在现场强调线路设施改造要按照标准化台区标准进行，时常是深夜才离开现场。

盛夏，小城吹响了老旧小区电力基础设施改造的“集结”号。在布满时光印记的老街区，施工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二

一个清早，我在办公楼前遇见李洪华。他正要赶往现场，欣然同意了我同去的请求。在路上，李洪华说起施工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老旧小区的特点是没有集中统一的电表集结地，电线布设没有规划，楼房底屋“飞线”最严重。不仅影响美观，更重要的还是易引发安全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电气设备老化、用电不安全的现状，李洪华他们就必须将各种线分类梳理到表箱，再将各家的电能表统一归集到表箱才行。

这些天，小城地表温度一度接近 40 摄氏度。人们在屋里都嫌热，室外的炎热可想而知。高温天气下，用电需求增长迅速，施工人员更需要加快进度，与时间赛跑。清早来到小区的施工人员，在开工会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按照设计施工。从楼上到楼下，他们挨家挨户梳理入表电线，撤除“飞线”。

黄色的电力工程车十分醒目，我时常不用问就知道工地的位置。一位大妈看到我在车附近转悠，热情地跟我说：“他们一大早就来了，都在楼道里工作，现在楼道里敞亮多了。”

老旧小区的居民大都是中老年人，经常三五成堆在巷口聚集，打牌聊天。当电力工程车开进街区，他们把关注点都转移到了这上面，纷纷凑过来打听情况。大爷大妈们七嘴八舌地把自己的诉求提出来，争先恐后，唯恐落下。

施工负责人告诉他们，每个小区都是根据设计方案施工的，改造完成后，街区的电力设施都归供电公司管，电价统一，用电也会更可靠。这让大爷大妈们乐得合不拢嘴。

说话间，一位大叔拿着两个插座走过来说：“师傅，谁能给我们家把底屋的插座接上。”虽然户内用电设施不属于电力基础设施改造项目的工作内容，施工人员还是跟着大叔去了，还一边叮嘱大叔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三

李洪华每天都到各个老旧小区施工现场，从施工队伍的着装安全，到完工后的表计，从头到尾都要检查一遍，这项工作琐碎又重要。在水泥制品厂家属楼，他重新强调了施工队伍的着装问题，要求现场施工人员必须要穿戴整齐，统一着装。在工会家属楼，他因为电表箱里歪歪扭扭的走线，对没按照标准化要求接线的施工人员大动肝火，要求马上返工。

老旧街区电力设施改造项目是供电公司的重点工程。无论是施工队伍还是电力设施，都代表着供电公司的品牌形象。李洪华从前在供电所工作很多年，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今年，他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之前几次我去项目部，常看到他在接打电话，对上对下协调工作。如果说大工程像一部鸿篇巨制，老旧小区电力基础设施改造就如同小杂文，繁琐、单调，容易让人生厌。面对这样的工作，知命之年的他没有丝毫懈怠，每天都奔走在各个改造现场。

2023 年 7 月，小城几场密集的夏雨短暂缓解了盛夏的炎热。

骤雨初歇，在街巷深处，我看到供电员工忙碌的身影。他们身穿蓝色工装，为小城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颜色。

李晓燕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国家电网报》《脊梁》《青海湖》《青岛文学》等报刊。供职于山东莱西市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豆腐村的新能源

王顺意

常言道：做一件事情三年入行，五年懂行，十年成王。如果我告诉你，有这样一个村子，他们大多数人都在做豆腐，或者说豆腐这件事他们做了三十年、四十年，你信吗？

沿安徽省黄山市237国道行至龙湾桥南左拐，沿新安江源头率水而下数百米。率水和颜公溪像两条巨龙游弋至此合二为一，宽广的河面东岸便是休宁县五城镇双龙村。

双龙村的历史我不曾追溯，却听过“双龙八景”之说：所谓“古埠樯影”“江渚百浪”“泾渭同河”“绿洲叠翠”为四水景；“蜈蚣飘旗”“炮台雄姿”“庙岭钟声”“叶尖日出”为四山景。

沧桑巨变，尽管有的景观已面目全非，但文脉如水，源远流长。

一

双龙行政村有280余户人家，世代务农。过去，村里人起早摸黑编箬笠，十里八乡的农户因为农忙冒雨耕种之需，都要到双龙买箬笠。分田到户之后，他们认准了做豆腐作为家庭收入来源，双龙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豆腐村。早年我在龙湾堤上工作，村里有我很多客户。家家户户做豆腐，手头宽裕了，但房前屋后砌满柴垛，路边摆放着做豆腐物件，摩托车、三轮车只能见缝插针停放，村道狭窄，屋角逼仄，豆腐卤水横流，空气中的馊臭味让我印象深刻。

2023年8月上旬，我又一次去双龙村，将车子停在颜公溪桥头，怕万一在村里有个剐蹭。过了桥我才发现如今的村容村貌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平整的路面不见了排水沟，除了门前停放的小轿车、面包车，根本不见柴垛的踪影。一路前行便可见停车场，左拐，沿山脚新辟了一条公路，在下村头与原先的路衔接，避免了车子穿村而过左避右让的惶恐。

村里人制作的主要是豆腐干。我随意走进一家豆腐坊，见这家婆媳二人正相向站着，快速往模具中填白豆腐坯，然后将整板的豆腐垒在电压榨机下面，等待通电压榨。只需三言两语，我们就熟络起来。男人龙华是村里的女婿，正忙着挑豆腐衣。大功率的电扇对着一口直径一米左右的大缸吹着，缸里的豆浆表层不一会就泛起了“涟漪”。他拿一根竹竿插进缸内，一挑，一张半圆形的豆腐衣就成了，将竹竿的一头横插在事先准备好的木孔里，晾在一旁。我看了一会，好奇地问：“不用烧锅吗？”龙华说：“烧着呢，锅炉里有蒸汽。”我这才发现：一根管子从一台大型的机器上连接，伸进塑胶的白色大缸内，缸里的豆浆就不紧不慢地冒着热气。见我有

些疑惑，龙华介绍说：“这是锅炉，可以用燃气烧，用电烧。”我说：“不用烧柴了？”他笑了：“早就不烧柴了，烧柴费时费力，那些年烧煤，前几年‘煤改气’，接着又‘煤改电’了。”“煤改气”？“煤改电”？我很好奇。他向我介绍，他们开始做豆腐时，各家的量都小，每年却要囤一大堆柴火（主要是松木）烧锅。做豆腐的人家多了，全村一年要烧掉一座山呢。再说山上的林木资源是有限的，擅自砍伐破坏生态会犯法，烧柴的成本自然增加了。家家户户就改装炉灶，使用锅炉，燃煤的成本比烧柴小一些，但燃煤污染环境呀，天空都灰蒙蒙的，衣服晒在外面都落满煤灰。室内燃煤对人体也有一定的侵害，所以政府倡导“煤改气”“煤改电”。看那贴着墙、贴着地、横七竖八的铁管子，我瞬间明白了。我问他：“有天然气吗？”他介绍，为了“煤改气”，政府特地在村头建有燃气供应站，在豆腐坊安装了室内燃气管道，但是没有连接天然气运送管道，燃气烧着烧着就没有了，要打电话等着送气罐过来，很误事儿。再说，燃气价格忽高忽低也不稳定。他说，还是“煤改电”实惠，供电所的电工们突击改装线路、分装电表，执行的是工商业单一制电价，动力电和照明电的价格相差无几。现在他们每天推上电闸就能开工，只需每月在手机上点几下，交纳电费，不仅节省了许多人力，也能精准地控温控时，比燃煤轻松多了。

二

早年，村里的豆腐作坊都在厨房一隅或临时搭建场地，拥挤逼仄，昏暗潮湿。目前他们做豆腐都有独立的操作车间，墙上抹着白涂料，地上铺着防滑瓷砖，不需要灶台，宽敞明亮。金礼宾家新盖的楼房南侧和楼后就是一处大开间的豆腐坊。这位早年跑车的“豆腐二代”有远见、有品牌意识，早已注册了“双溪”牌豆腐干商标，“灵动双龙、双溪茶干”的大字刷在高高的楼房白墙上，十分醒目。在休宁县城菜市场，他有一个固定的销售“双溪”豆腐干摊位，每天客户爆满，销量很好。他年近七旬的父母还是当家的劳动力，这会儿正坐在一起包豆腐。看着他们将一块白豆腐放在一块方形的白纱布上，掀起一角盖上豆腐，左右两边折回，往前一推，一块豆腐干就包好了，手法娴熟。我说，现在很多人用模具压豆腐干呢。他父亲说，模具压出来的豆腐干和手工包的豆腐干外形上有差异，口感也是有区别的。有的客户就是喜欢买手工包的豆腐干，所以他家一直延续手工包豆腐的工艺，虽然成本高些，但销量稳定。想起以前我时常买妇人出摊的水豆腐，温润如玉，光滑细嫩，便问妇人：“你家做豆腐有二十多年了吧？”她说：“做了四十年了。刚开始每天做两桌（大约二十斤豆）豆腐，凌晨三点起床磨豆，早饭点出摊，挑到附近的村子里卖。后来一天做一百多斤豆，现在每天做三百多斤豆。换作以前烧柴烧煤，添煤（柴）退灰，我们体力都吃不消了，时间也来不及，特别是上木榨。要将整块石头用劲抱上木榨，每一榨豆腐都耗尽全力。现在用电力压榨，省力、效率高呀。”说着她指向那些机械让我看，我绕坊间一圈，凑近了看：电动压榨机、热风旋转炉、高温灭菌机、真空包装机 ……哦，做豆腐全程使用现代机械电气设备，哪一道程序少得了电呢。

在商店门前，我见到了吴兴宁的父亲，二十多年前认识时他做豆腐，现在祖孙三代人一起做豆腐。我问：“兴宁呢？”他说：“在家呢，在厅上。”他家的豆腐作坊与楼房隔着一条巷子，下午三点左右，作坊里基本收拾停当，豆腐板晾着，大铁锅侧翻沥着，地上的瓷砖冲洗干净，湿漉漉的，只有锅炉仍在作业，大缸里热水沸腾，“噗噜、噗噜”冒着泡泡，那是正煮着豆腐干呢。因为起得早，他们送完货回来，一般都是要补觉休息的。听到有人找，吴兴宁从厅堂的躺椅起身，听我问起做豆腐的事，他笑了：“以前烧柴烧煤的事我都不想说了，添煤（柴）烧锅，一天忙成个大花脸。就说电，逢年过节大人忙碌，小孩也不准看电视，怕电不够用；晚上睡觉也不踏实，总想着第一个开机碾豆，

电压会稳一些；负荷大了，变压器时常烧掉，豆子碾了一半搁在那儿，就眼巴巴地等着电工来修，很多人心里着急都聚在溪下，等着将变压器的‘鸭嘴’推上去。现在好了，村里陆续安装了四台变压器，根本不用担心停电。”我问他一个月要用多少电。他说：“多少度电我不知道，目前每月七千多元的电费，冬天会多一些，每月超过八千元。”他扳着手指比画着：锅炉一天用电超过 300 度；一个 20 平方米的冷冻库，用电比锅炉要少些；空调都是 3 匹的，现在村里哪家不用上三五台空调呢！我问他每天这么多豆腐干销往哪里，他说黄山物流园有个摊位，除零售外，每天都有固定的客户到摊位来取货。

三

豆腐坊俗称“水当铺”，一说是做豆腐有利可图，二是说豆腐离不开水。从黄豆到豆腐再到豆腐干，做豆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完成。泡豆、磨豆、冲浆、灌箱、压榨，哪一道程序不是水淋淋的？早些年，双龙村家家房前屋后有排水沟，一年四季废水滴答成了长流水。卤水经过氧化日晒，很容易腐化变质，村里时时弥漫着豆腐卤水的馊臭味。为了改善环境，村里发动村民集资对村中的污水排放管网进行改造，将地面排水沟改成地下管道，可下水道总得有个排放出口呀。率水是母亲河，是新安江的源头，这么多的豆腐卤水绝不能任意排放到河道里。为保护母亲河生态环境，双龙村率先实施黄山市农村污水治理项目，包括污水管网铺设、污水检查井新建、污水处理终端建设等。污水处理站项目为村里的环境治理提供了保障。五城供电所的电工经过实地考察，及时行动，几天时间就在下村头新增了一台 350 千伏安的变压器，保证了全自动控制污水处理设备正常运行。全村的污水经终端处理、管网过滤之后，看上去与率水一样清澈透明。

在村委会，我遇见了村支部书记程环星和一位下派的驻村干部，聊起双龙村的能源变革，程书记说：“‘煤改电’那会儿，很多村民担心供电不足、用电成本高。想想这几年，村里用电真省心，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遇上一些小故障，一个电话打到五城供电所，立马就来人帮忙解决掉。”我说：“尽管如此，做豆腐的人家也越来越少了。”程书记说：“任何行业都有优胜劣汰，做豆腐也是。我们村原来有近九十户做豆腐，目前有三十多户，户数虽然少了，但量却增加了。这不，供电公司的信息化数字平台监测显示，村里的变压器负荷过大，想是又有人增加了空调和机械设备，准备再增容两台变压器呢。”

说话间，五城供电所所长朱晨飞和另一位电工赶来了，看他们汗流浃背。下午一点多钟，8 月的太阳正毒呢，他们从伦堂村的变压器安装施工现场过来，勘察确定双龙村的变压器安装位置。原来，伦堂村今年新增了两户做豆腐，台区也需要增容。我插嘴道：“以前时常停电，总感觉电不够用，如今一年到头也不见停电。”朱所长说：“以前电线遭遇雷击，雨雪天树木倒伏，都会引发停电。现在各方面都有本质化提升。铁塔取代了水泥线杆，新型技术的应用，基层单位的运维管理能力都提升了。双龙村用电量大而稳定，是我们的优质客户，我们更应该提供优质的服务。”程书记表示，“施工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尽管说，我尽力帮，帮你们其实是帮我们自己，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村民致富，哪一样少得了电力！”

回来的第三天，朱所长打电话告诉我双龙村变压器施工完成了。我说：“这么快？停电多长时间？”朱所长说：“带电作业，客户零感知。”“零感知”——我又听到一个新名词。我想，分布在双龙村东西南北中的六台变压器，与粉墙黛瓦马头墙的居民楼交相辉映，它们见证了双龙村的能源巨变，成就了豆腐村的盛名，也勾勒出双龙村最美的现代景观。

王顺意　女。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安徽日报》《黄山日报》《安徽农村金融》等报刊。

责任编辑：周玉娴

响彻荒漠的绿电之歌

毛雅莉

天空湛蓝碧透，朵朵白云犹如片片轻舟在水面上慢悠悠地漂浮着。阳光照射下的茫茫戈壁滩，渺无人烟，植被零落，胸襟裸露，一股西北汉子的雄壮坦荡之气扑面而来；辽阔的草原宛如碧绿的毯子，其中散落着一群群白羊和牦牛，可爱至极；铁塔与银线紧密相连，宛如正在弹奏一曲曲优美的电力五线谱之歌；风电的叶片缓缓旋转，蓝色的光伏板闪耀着点点星光。怎么看都是一幅天然臻美的油画。大西北新能源的绿色之歌正在这里唱响……

提起青海和甘肃，以前我脑海中的印象是青藏高原上苍茫的自然风光，是戈壁滩上荒无人烟的苍凉，是全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是奔流不息的黄河，是形态迥异的雅丹地貌……然而，连续几日的奔波劳顿和参观采访，让我对青海和甘肃新能源发展有了新认知。风电、光伏、光热、抽水蓄能等，必将带动青海和甘肃低碳转型和绿色崛起。相信在诸多企业的携手努力下，他们实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宏伟蓝图指日可待。

创新赋能的“光伏之海”

茫茫戈壁荒滩，寸草不生，这是昔日塔拉滩给人留下的印象。随着光伏发电的兴起，“借光”聚能的塔拉滩换了新模样。如今，这里已建起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海南州生态光伏园。青海，这个如诗如画的名字，境内虽没有波澜壮阔的大海，戈壁荒滩上却有一片蓝色的“光伏之海”。

小车刚刚行至共和县塔拉滩收费站，一个巨大的广告牌跃入眼帘“世界能源看中国·中国能源看青海”。如此霸气的宣传语，不禁让人赞叹和自豪。辽阔的原野上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蓝色海洋”，鳞次栉比的光伏板在阳光下泛起层层涟漪，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国家电投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公司”），我们了解了光伏发电的原理。光伏发电是根据光生伏特效应原理，利用太阳能电池将太阳光的能量直接转化为电能。太阳能发电不排放包括温室气体在内的任何有害物质，无噪声、无污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太阳能真是上天馈赠的宝贵资源。作为一名水电人，我第一次听到“水光互补”一词，带着几分好奇紧紧跟随工作人员的引领和讲解，答案得以揭晓。

塔拉滩上已建成占地逾 600 平方公里的光伏发电园区，靠的是“水光互补”。塔拉滩东边坐落着黄河上游龙羊峡水电站，它可借助稳定可控的水力发电，实现与光伏发电快速补偿，从而将均衡、可靠的绿电送入电网，



进而持续输往东部沿海地区。电源侧的多能互补，只是青海推进电力系统电源、电网、负荷、储能一体化的一个方面。如此强大的电能互补，让人大开眼界，所有的疑问和解答都一一浮出水面。

企业文化长廊里，黄河公司的发展史一览无余。这家企业始终坚持发展清洁能源的原则，凭借开阔的地形和优渥的光照条件，在这里已建成占地 345 平方千米、装机容量 1560 万千瓦的光伏产业园。它成为青海省内两个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之一，总装机容量 2843.86 万千瓦，清洁能源占比 91%，拥有水电站 18 座，总装机容量 15424 万千瓦。这里已形成新能源装机规模 1427.62 万千瓦，其中光伏装机 933.61 万千瓦，风电装机 494.01 万千瓦。昔日漫漫黄沙，今日披绿生金。无论过去，抑或未来，依然有无数建设者在这辽阔且丰沃的高原挥洒心血和汗水，投入智慧与力量。

我们站在光伏发电的塔台上，视野更开阔，一望无际的蓝色光伏板首尾相接向天际延伸，宛如一片蓝色的海洋。虽然我曾无数次在照片上和电视中看见过这样的景色，但真正置身其中还是被眼前的一切震撼。

在一个个光伏板的“庇护”下，昔日荒滩变成了草原牧场，白色的、褐色的羊群正悠闲地吃草、追逐。为避免破坏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黄河公司探索出“光伏＋牧场”的绿色发展新路子，以最佳生态修复功能助力草场牧场恢复，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呈现“双下降”趋势。放眼青海大地，特色零碳示范项目助力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踏着能源绿色转型的时代节拍，国家电投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抓住机遇，激发高原风光资源潜力，结合清洁能源产业建设，逐步构建起“光伏＋生态治理＋生态牧业”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真正把“无限风光”变成“真金白银”。当天值班站长向我们介绍：黄河公司在青海创造了光伏领域的“五个世界之最”，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光伏产业园区、全球最大的单体光伏电站、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电站、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实证基地、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分布式调相机群。这是青海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生动注脚，谱写着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02401后.indd 182 24-1-4 10:48

“两弹一星”的电力传承

走进金银滩草地，远远看见一块大石碑上雕刻着红字“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才知道王洛宾这首歌的诞生地，位于青海省海北州的西海镇。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看到熟悉的歌词，我不禁轻声吟唱。

这里，曾经是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这里，曾经是一片神秘的高原禁区，这里，就是中国原子弹的诞生地。而今，这里又叫作“中国原子城”。

原子城，建于1958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于此。原子城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总面积1100多平方公里。这里曾是我国建设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曾对外称国营221厂、青海矿区等。1958年起，一批科技人员隐姓埋名来到这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1987年，这座在地图上消失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完成了历史使命。1995年5月15日，基地正式退役，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西海镇，现为海北州府所在地。2005年11月，原子城被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行走在这里，每一件设备，每一个物件，似乎都镌刻着建设者的初心。

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隐藏在西海镇邮电局的地下。如果没有人带领，任谁都找不到。听讲解员说，曾经需要几十道手续才能进入地下指挥中心。我们在她的带领下，顺着狭窄的楼梯到达地下9.3米的掩体中，一探究竟。我们看到了科学家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通风室、通信室、指挥中心、休息室。我有种穿越时空的恍惚，依稀可见老式发电机高强度工作后的锈迹斑驳，还有那一排排工艺完美的载波机接线，折射出一种工匠精神和严谨态度，墙面上的交接班和保密制度的纸张依然完好无损，字迹工整，刚劲有力。

“那是怎样艰苦而孤独的时光，不能与家人交流，不能告知自己的工作性质及地点……常年吃住在地下室，他们却由衷地感到快乐……”默默聆听老一辈建设者感人的故事，他们的默默探索、奉献、坚守令人动容。

这里不仅是地下指挥中心，更是一座精神的堡垒。何为脊梁？何为价值？何为力量？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诠释。

在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两弹一星 电力传承”党性暨理想信念教育基地，我们分别参观了“历史抉择”“激情岁月”“勇攀高峰”“东方巨响”“共和国的记忆”五个展厅。我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边听、边悟，通过一件件文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文字，全面系统地了解了221厂走过的那段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历程，重温并感悟“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刻内涵。

戈壁滩上的“电力铁军”

祁连冰雪垂眸注视陇原大地，九曲黄河之水在这里静静流淌，河西走廊的风沙雕琢着这片深情的土地。

广袤的大漠戈壁上，铁塔银线相牵，风车缓缓旋转，光伏板闪闪发光，那一抹抹国网绿在茫茫戈壁滩上格外耀眼，国网甘肃电力±800千伏祁连换流站坐落在有“世界风口”之称的瓜州县河东乡。

8月末的祁连换流站内，地表温度已达38摄氏度，炽热的阳光毫无遮挡地照射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第一次走进换流站，一切于我都是陌生而新鲜的。林立的设备，纵横的银线，神秘的阀厅，让人仿佛置身于钢铁森林间。从办公区到生产区，一切都干净整洁，安全有序。

2021年3月，以站长李宁瑞姓名命名的“李宁瑞劳模创新工作室”在祁连换流站成立。一组组获奖证书，一项项科技成果的证书呈现眼前，我迫不及待地记录下这点点滴滴，记录下这里的平凡人的和不凡事。

±800千伏祁韶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我国西电东送的大动脉，西起甘肃祁连换流站，

东至湖南韶山换流站，是我国首个将大规模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电力与火电打捆输送的特高压直流工程，2017 年 6 月 23 日正式投运。截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祁韶直流累计输送清洁能源突破 1300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477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3024 万吨，有力支撑了甘肃乃至华中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丰沛的绿电在这里汇集，经过换流升压，可瞬间跨越 2383 公里山河，直送湖南韶山换流站，单日最高输送电量达到 1.4 亿千瓦时。”站长李瑞宁向我们介绍。

“我们基本 24 小时都在站内，即便是 8 小时以外，也是待命状态，工作与生活已融为一体，下班后四周都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哪儿也去不了。”“90”后的值长小于说道。他和爱人小张都在站里上班，两个小孩远在老家河南驻马店，由双方父母带着，只能等休班时回家一趟看望。有时遇到检修任务，他们一个月才能回去一次。他们对待老人和孩子的爱与想念，全部都化为对工作的坚守与奉献。

运维班小刘，与家人两地分居。他来站里不过两三年，一个工作周期 12 天，休息 10 天，平时住在站里，家却是在 700 多公里外的陕西宝鸡。工作的时间里，他必须一直在站里，不能离开。监测巡检，日复一日，工作有些单调，但小刘说他喜欢这份工作：“我喜欢这样简单的环境，纯粹的工作，更能让人静下心来。”

小寇是一位检修班长，之前在新疆工作。她刚来这里时，觉得很迷茫，找不到方向。“连续六年来，祁韶直流经受住了严寒酷暑、高海拔、大风、沙尘、复杂地质地形等恶劣自然环境的考验，送端输电能力从建成初期的 240 万千瓦持续提升，输送电量约占甘肃电网外送电量的 50%。能输送这么多电，想想也挺兴奋、挺自豪。”说到这里，她开心一笑，是工作让她成长进步。作为一名女班长，工作是一份热爱与坚守，是一份责任与担当，更是她青春无悔的人生选择。换流站里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

别样大西北，强劲绿电赋能。在这片“无限风光”的沃土之上，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正在崛起。

毛雅莉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散见《国家电网报》《脊梁》《当代电力文化》等报刊。供职于陕西安康水电厂。

责任编辑：周玉娴



窗外的树

杨贤博

窗外的雨好大。起初，在雨来之前有风掠过，院子里的树木晃动着枝头成熟的绿叶，树冠中夹杂着几片枯萎的叶子落下。枯叶在空中如蝴蝶，迷失了方向，湿淋淋地贴在地面，就一动不动了。一阵风过后，静悄悄的，空气如凝固般持续，黑压压的云层掠过楼顶，瞬间就来了雨。

雨，带着属于自己的声音，“唰唰啦啦”泻向地面。

地面是石砖铺就的，绕到各个拔地而起的高楼下，联通着每一个角落，再伸向丛林和绿化的草坪。雨大，水不知道去哪儿？水花在地砖上绽开，积攒得越来越多，地面形成了河。

这是白露后秋日里最洒脱的一场雨。雨的到来，是院子里栽植的树木群最好的福利。移植过来的树木并不根深，地面的土壤是堆积起来的，而整个院子的地下是钢筋水泥浇筑的地下车库，里面铺设着各种管道。车库分两层，那里面看不到天，所有光亮靠着灯光，更看不到一丝绿意。地面的树，包括水桶粗的大树，能生根发芽，实在是奇迹，更显示出生命向上的那股顽强。

在酷暑的日子，我时常看到数棵树的叶子卷曲，也看到无数棵树在太阳光下无精打采。它们时常渴望一场雨的滋润，甚至来一场大雨，让身心来个通透的洗礼。好在，时不时有管理者拉着长长的水管，进行一场人工浇灌，可惜那仅仅是根部被稀释，甚至是表皮潮湿。树木几乎没有来得及吸收，浇水的管子又换了地方，甚至被很快地收卷起来，甚至刚刚有一点水分而又被火辣的太阳蒸发。

院子里的树木，都是为这座城市里的人活着，它们活得艰难、活得坚强，从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春来发芽，秋来落叶，在酷暑季节忍耐高温暴晒，在冬季经受严寒任风雪吹打。

我是和这棵树一起进城的。我要看看屋后的那片树被挖走后运往城市的命运。它们被悄然装上车，在山路上相拥相挤，思量着属于自己的命运。经过了黑夜里山路的颠簸，在高速上疯狂前行，在天亮前，承载它们的大卡车总算停了下来。后来就来了吊车，它们被一个个卸了下来，进入了小区。树木，就这么从乡村走进了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

想当初，它们也逍遥着，自在地生长在山野，自由自在，漫不经心，脚下是厚重肥沃的土壤，本以为在山野里就这么年复一年地过一种无人问津、逍遥自在的生活。虽然很少见到人的身影，它们却能够感受着三五只的喜鹊或雀鸟在枝头嬉闹。乡间的空气是鲜活的，土壤是湿润的。进城了，树群也开始了一场迁移，开始了一次命运的考验。脚下的土地被扒开，被斩断了太多根系，根部被草绳缠绕捆扎裹着半圆形的土块，从此进城。这不，无论马路或公园，无论小区或广场，都能看到这些树群的身影。它们让这个城市

显得更有朝气和生命力。

城市是流动的，更是充满生机的。人和树都在涌动着，无处不在的开发彰显着一座城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那些梧桐好像更适合于城市，硕大的树冠在巍然耸立的大厦间，点缀着城市的色彩，勾勒出特有的美。再看那一排排国槐，散发着诱人的花香，绿叶间也时不时有鸟儿嬉闹追逐。地面的车子在行进，每个人都在忙碌着，几乎顾不上去欣赏这些树木的春夏秋冬。

时常做梦，梦见我就是那棵从乡村被移植到城里的树。在繁杂与喧闹中，在无人问津的日子，我也得坚挺地活成属于自己的样子。

杨贤博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国家电网报》《中国电力报》《陕西日报》《脊梁》《延河》等报刊。出版有散文小说集《古道诗情》、散文随笔集《向上流动》、散文集《出关》。供职于陕西商洛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时光花事

顾晓蕊

独念一树石榴花

夏风习习的一个傍晚，祖母摇着一把大蒲扇，坐在院中石榴树下，对年仅五岁的我念出一道谜语：叶子绿又绿，开花红又红，籽儿数不清，结果像灯笼。

我歪着脑袋想了又想，愣是没猜出来。祖母仰头望望身旁的石榴树，粗糙的手轻抚着我的头笑道：“再过几个月，待它结了果你就知道了。”我这才恍然，原来祖母说的是石榴。

那是一棵老石榴树，枝干粗壮虬曲，横斜交错，满树的青枝碧叶间，猩红的石榴花粲然绽放。朵朵艳丽娇妍的石榴花，像高悬的小铃铛，又似一团团火苗，密密簇拥着，俏皮地探出叶间。

那时在乡村，家家院内植有石榴树。石榴饱满多籽，爽甜多汁，有日子红火、福祚绵延的美好寓意。听祖母说起过，我家院内的这棵石榴树，是她初嫁过来时种下的，不断伸枝展叶，郁郁苍苍已有数十载。

每年入夏时节，满树枝叶繁盛茂密，像一把翠绿色的巨伞，因此屋前的石榴树下，成为全家人纳凉休闲的地方。

祖母嫁来后的几十年间，生养了四子两女。祖母年少时家境殷实，裹过小脚，读过几年私塾。到了夫家后，她辛勤操持一家人的生活，是个温良又要强的女人，整日里里外外地忙碌。

黄昏薄暮时分，家人聚在石榴树下吃饭，祖母将地里的活计分派下去，她不允许儿子们偷懒，还说人生在世就要劳作，人勤地不闲。儿媳妯娌间因小事起了纷争，互相猜忌、赌

气，祖母将她们喊到一起，围坐在石榴树下，从中温言调和，使得她们消除隔怨，满目的波澜化为一潭静水。

晚饭后，我喜欢搬个木凳子，依偎在祖母的身旁，轻嗅着石榴花的清浅香气，听她讲鬼灵精怪的传说故事。祖母知晓的故事很多，似乎总也讲不完。我竖起耳朵听着，每每凝神静气，听得入了迷。

一场夏雨过后，院中落红一地。待到雨歇天晴，我推开屋门，望着被风雨吹落的石榴花，感到心疼又惋惜。祖母却笑着说，这雨下得好，只当给树疏花了。

石榴花分果花和谎花，葫芦形的果花会结果，花萼钟形的谎花不结果。掉落到地上的多是谎花，祖母会捡一些用来做菜。

她俯身拾起片片落花，去掉裙摆般的嫣红花瓣，剔去花蕊，洗净花萼，放入热水中略烫，捞出加入料汁拌匀，即是一道清香美食。祖母说多食凉拌石榴花，养胃还润肺。

祖母还会做清炒石榴花，在油锅中放姜蒜片爆香，然后加入石榴花、韭菜翻炒。或做成香炸石榴花，她将去除花心的榴花裹上面粉，在热油锅中炸到香酥。再或是做石榴花粥，她将小米与榴花同煮，软糯香浓。

在时光的磨砺中，祖母练就了生活的智慧，用一道道清芳馥郁的烟火美味，为家人卸去一天的疲累。

入秋之后，光滑圆润的石榴缀满枝头，成了我眼中期待的美味。石榴树刚结果时，又酸又涩并不好吃，祖母小心地看护着果树，不让小孩子随意采摘。

石榴果的外皮由青变黄，继而黄中透红，再过不了多久，红彤彤的石榴压弯枝丫。有的石榴还咧开了嘴，露出红玛瑙般的籽，粒粒红润，晶莹透亮，这时石榴已熟透了。

祖母搬来梯子，将成熟的石榴摘下，放进竹篮里。树梢高处的石榴留着不摘，祖母说要留一些给鸟儿，作为过冬的食物。冬日大雪封门，整个村庄变得简素、安静，有了鸟的啾鸣声声，村庄才鲜活灵动起来。

祖母递给我一个石榴，我急切地剥开皮，抠下红润透亮的籽，塞进嘴里。轻嚼几下，一股甜甜的汁液，瞬间盈满口腔，那味道清凉爽口，甘美醇香。

她还会挑选鲜红个大的石榴，让我给左邻右舍送去些。乡下民风淳朴，邻居们从自家树上摘些果子，会送给我一捧黄杏，又或是一把甜枣。一来一往间，邻里愈加亲近和睦，添了温暖与情谊。

过了几年，我随父母搬离了农村。又过了十余年，两个姑姑远嫁，二叔和三叔也都搬去城里，祖母随四叔留在乡村。每年石榴花开的时候，适逢祖母的生日，儿孙们从各地赶回来，在老院为祖母祝寿。

一年只有这一天，老院里最是热闹而喧腾。阳光透过叶隙筛落下来，明亮，跳跃，大家聚坐在石榴树下，边吃饭边高声说笑，热切地交谈着。不时有人双手高举杯盏，为祖母送上祝福的话。祖母微眯着眼睛，静静地听着，褶皱枯瘦的脸庞上，流淌着淡淡的笑意。

短暂的相聚后，我们又要各自散去。祖母站在石榴树下，微笑着跟我们道别。忽有风拂过，吹落几片榴红的花瓣，落在祖母的衣襟上，沾在她的霜白发间。

那一瞬间，我忽然想到，她清如水的笑容中，有一种很深的寂寞。走出很远，我多次回头张望，夕阳下，祖母的身影渐渐模糊，化作一抹淡墨。

祖母终究没能敌过岁月。有天父亲接到四叔打来的电话，说祖母身体日渐消瘦，那日暮色初合，她倚在藤椅上休息，居然平静安详地离去了。父亲闻听一惊，眼泪顷刻漫了出来。与土地亲近大半生的祖母，悄无声息地回归泥土。

又一年盛夏，我再次回到故乡。院中的石榴树红花翠叶，香气浮动，却不见那熟悉的身影，我不免心生悲凉。一阵清风吹过，树叶窸窣作响。我静立在风中，侧耳倾听，似是祖母在喃喃低语，讲着那未完的故事。

开在时光里的荷

进入夏季，又到荷叶青青的时节。每逢

周末，我时常背起相机跨越大半个城市，从城东乘车赶往位于城西的湿地公园。我沿湖缓行，边走边赏荷拍荷，阵阵夏风轻拂湖面，淡淡的荷香蔓延到心底。

荷叶田田，天真自然，是荷最初最真的梦。花开绰约，明媚出尘，是荷最浪漫的芳华。即使残荷漫卷，芳菲尽褪，挺立的枯茎仍尽显荷的风骨。在我看来，从初荷、盛荷到残荷，荷的一生犹如人的一生，每个阶段各有不同的美。

春末夏初，荷叶初生，如铜钱般大小，青碧半卷浮于水面，被称为“荷钱”或“钱叶”。乍看，竟似婴儿手握半拳，似是想要握住什么，带着初生于世界的纯真和懵懂。

过了几天，荷叶舒展开来，浮荡在碧波轻泛的湖面。我有时走着走着，忽驻步望向湖中。徐徐微光落在湖面上，水中光影闪烁，漂浮在水面上的荷叶，叶子四周犹如珍珠镶边，盈盈闪闪的流光煞是好看。

到了小满时节，湖中的荷叶擎出水面，大片大片的荷叶，亭亭立在水中央，远眺如片片绿云，高低起伏，层层交叠，绵延至天边。

荷叶圆润硕大，亭亭如盖，而且颜色不一，有浅绿、翠绿、碧绿、墨绿……汇聚成一潭潭、一汪汪跃动的绿意。我穿行在这片绿海波涛中，身心似被无边的绿意濯洗过一般，顿觉神清气爽，浑身轻松自在。

夏至之后，我再来到湖边，已是满塘的荷花初绽，盈盈而立。

荷花半开未开，又称菡萏，还是清透玲珑的花苞，宛若心思清澈的少女，温柔中带着几分娇羞。这一塘荷花也有早开的，已粲然盛放。盛开的荷花仿若女子最好的年华，纯净美好，又清丽如梦。

一朵朵荷花静绽于水面之上，轻灵袅娜的身姿，自有一种超然于世的高贵。可我却觉得，正是在青绿荷叶的映衬下，粉白嫣红的荷花才显现出别样的美丽。

荷叶宛如慈母，给予荷花最温柔的守护。在一片片荷叶的托举下，朵朵雅致素洁的荷花，展露出或婉约或端庄的韵致，幽香而清远。遇见风，遇见雨，荷叶撑起千万把绿伞，默默地为荷花遮蔽尘世风雨，这是多么宽广、醇厚又深沉无言的爱啊！

我曾数次徘徊在荷塘边，只为拍出一组荷花翠鸟图。有时我在塘边静候上几个小时，才能拍出一张满意的照片。一只羽色翠绿的翠鸟，孑然昂立于荷花上，仿佛一幅唯美的水墨丹青画。

荷花凋落之后，结出圆圆的莲蓬，新鲜的青青莲房中，有一颗颗洁白如玉的莲子。而在塘泥深处，莲藕不慌不忙，寂静生长。身处黑暗泥淖中，节节玉藕却通体洁白，质本冰清，洁来洁去，不染一丝泥污。

人们赞美荷花的馥丽典雅，莲子的苦心自守、莲藕的清净坚贞，却忘记了是那铺满池塘的荷叶，在为它们提供生长所需的养分。犹如碧玉般的阔大荷叶，将绵绵无尽的爱，凝汇成开在时光里的一脉馨香，一阕阕清浅的诗词。

荷持君子之风，又被称为“花中君子”。世人皆爱荷，不仅是倾心于它有清逸出尘之姿，还因它品行高洁，清净无染，活得清醒、坦荡又忘我。

荷叶、荷花、莲子、莲藕，自古便可入馔。人们将其采来后洗净，做成荷叶粥、荷花糕、莲子羹、莲藕汤。一道道风雅美食入口，唇齿间满是荷香，勾起人们记忆深处的乡愁。更何况荷浑身是宝，各个部位皆可入药，有清热解暑、养心安神等功效，给予生命温和慈柔的安抚。

立冬过后，我漫步在湖边，片片残荷枯叶，铺满了寒塘，放眼望去，一派萧瑟景象。倘若静心细看，会发现那些或弯曲静默，或匍匐湖面，或傲然屹立的枯梗残荷，有着另一番气韵。

一湖清荷，历经时光的风霜浸染，曾经的风华明丽，掩映在一泓绿波之下。然而，眼前的千株万株残荷，枯瘦清冷中，带着简约恬淡之美，更显出圣洁与不屈，有一种凛然天地间的浩荡气象。

一枝枝的残荷，那翻卷残破的荷叶，枯黄折曲的荷梗，低头沉思的莲蓬，连同湖中荡漾的倒影，在寒风中摇曳舞动。残荷枯而



不败，萎而不衰，不见繁华凋尽的伤叹，唯有宁静中的豁达与坚守。它们暗暗地积蓄力量，等待来年的重生。

有几次正沿湖走着，蓦然飘来一阵雨，我倚坐在湖心亭里，聆听雨打残荷。细雨蒙蒙，敲落在枯荷上，平平仄仄的韵律，如淌动的诗行，又透着缕缕禅意。我静静地倾听，眉尖心上都似乎染上幽幽荷香。

人生亦应如荷，任由世事变幻，只安守内心的淡然与清宁。我愿做一个简素若荷的女子，悠然地绽放在时光深处，在烟火俗常的生活之外，拥一份诗意清欢，弥散出岁月沉淀的芬芳。

桂花十里香飘远

黄昏的时候，我常独自沿河畔散步，又到立秋，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浓郁香气。我喜欢伫立在桂花树下，沉思遐想，或欢然心悦，那时，内心是娴静的，可以听见风的轻声吟唱，以及桂花飘落的声音。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在清风朗月下，翩然于心头的诗句，让我与诗人有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望。

一千多年前的某个夜晚，有“诗佛”之称的唐代大才子王维，在经历世事浮沉之后，放下诸多执念，看淡一切得失，走进清幽寂静的山谷。如清水盈盈般的月光下，他将自己的心灵放空，静静聆听桂花一朵一朵落下。

花开花落只在一瞬间，那声音极细极小极轻微，唯有一颗清宁自喜的心，才能在远离市井人烟处，感知诗意里的极致之美。从清香幽美的桂花里，体会来源于自然的宁静与惬意。

念及桂花，不由想到“桂树成林”的桂林。那年，我乘坐旅游大巴车刚进入桂林，郁香浓烈的气息便如波涛般袭来。一浪一浪的馨香漫过车窗，盈入怀中，沾满衣袖，直扑入我的心脾，连呼吸间都弥散着桂花馥郁的香气。

行走在桂林，你会发现在这座城市，道路两侧、公园中、屋舍前、庭院里，随处植有桂花树，不是低矮的灌木丛，而是高大婆娑的桂树。甚而时常会遇见数百年的古桂花树，硕大的树冠上缀满金灿灿的花朵。

这里的每一株古桂花树，都有一个动人的传说，见证过百年的月光，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它们是静止的画、流动的诗，当地居民用真情守护古树，古树也庇护着四方生灵。

据说在一万余年前，就有桂花生长于此。由此可见，桂花与桂林的血脉相连以及深厚

的渊源。古时文人用“蟾宫折桂”寓意登科上榜，而今，人们仍会在古桂树上系红绳，祈愿家中的孩子学业有成。

桂花别名木樨、岩桂、九里香，若论桂花的品种，又分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桂花已融入桂林人的记忆，成为诗意栖居的桂林人生活的一部分，当地有月下赏桂、喝桂花酒、吃桂花糕的习俗。

一小朵一小朵的桂花，米粒般大小，藏在枝叶间，乍看好似微不起眼。但千株万株的桂花，香气在风中飘荡，层层叠涌而来，宛若山风海浪一般，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

桂花的香气里，藏着这个城市的灵魂。在悠悠桂花香的熏染下，长居于此的人们，灵魂深处有自然四溢的香气。他们真诚坦荡，又善良热忱，敞开宽厚、包容的心怀，悦纳每一个孤独的异乡人。

旅途中有时走着走着，我被空气中晕染的香气熏得有些陶然，原本该转弯了，却在一缕香气的牵引下，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走出去很远，发现走错了路，然而，总能遇到热心的桂林人，为我指明城市温暖的方向。

除却桂林之外，苏州和杭州的市花都是桂花。每年桂花盛开时，伴随着清风徐来，桂花十里飘香。江南的园林和街巷中，也被桂花的香气浸润。

苏派园林中多植有桂花树，留园、怡园、拙政园，都是赏桂的绝佳处。杭州满觉陇桂花盛开季，常逢细雨霏霏，桂花纷落如雨，又被称为“满陇桂雨”。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诗中所写是杭州灵隐寺的桂花，清幽香气里有淡淡的禅意。有一年初秋，我走进这座千年古刹，寻访弘一法师住过的小屋，门前也有一株桂花树，花开若雪，馨香四溢。

我不由暗想，当年，舍去了万千繁华，回归素心的弘一，曾经在多少个月明之夜，孑然独立在桂花树下，在空山寂寂中聆听静悟。在那一刻，他的内心必然是静如止水，澄明通透。

有桂花盛开的地方，连风都是香甜的味道。江南人对桂花的喜爱，已渗透到骨子里去。他们以桂花入馔、入酒、入茶，桂花的清远香气，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日常。

桂花朵小而精致，与缱绻细腻的江南美食，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比如桂花小圆子、桂花糕、桂花焐熟藕、桂花鸡头米等。甜香绵软的寻常食物，有桂花的馥郁点缀提味，吃起来愈加清香可口。

夏风微凉的傍晚，江南人喜欢在家中小院里，煮上一壶桂花茶，或温一壶桂花酿，配上松软香甜的桂花糕，同家人或好友慢酌细品，闲谈小叙，静享闲适的慢时光。

在我居住的小城，桂花树虽不像江南那么多，然而走着走着，常被桂花香撞个满怀。风吹过，桂花纷纷扬扬从树梢飘落，化作一场美丽盛大的桂花雨。

最喜欢苏轼的那一句：人间有味是清欢。那一树一树的桂花里，藏着人生的素简清欢。我默立在桂花树下，细细地嗅了又嗅，芬馥的香气缭绕心间，心中俱是清净与欢喜。

凌波仙子暗香来

儿时，在一个雪花漫舞的黄昏，身为海军军官的父亲突然回家探亲。他披一身白雪，风尘仆仆地踏进屋内的一刹那，我与母亲既惊且喜。年幼的我疾步跑上前，仰头望着雪人一样的父亲。

父亲顾不得拂去身上的雪，从军绿色提包里，掏出两包点心、一把糖果递给我。稍后，他又从包里取出一幅画，徐徐打开，画上是一盆花，置于案几上，盈盈一水间，绿叶白花相衬。那是一幅岁朝图。

父亲将画挂在堂屋墙上，而后手指着画笑着说道：家有水仙，才算过年。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水仙花，当时只觉得画中的花，似隐隐透着清香，原本清寂贫苦的家，便有些许不同寻常了。

时隔多年，读汪曾祺先生的《岁朝清供》，文中提到：“水仙、蜡梅、天竹，是取其颜色鲜丽。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我这才恍然，原来将莹洁清雅的水仙，作为案头清供的习俗，

是自古流传到今的。

古时，春节被称为“岁朝”，为新年之始。在这一天，闲逸的文人们会以瓶花供于案上，意在祈福纳祥，或是绘一幅瓶花图，这便是岁朝图，借以表达迎春、赞春之情。而水仙花清婉雅逸、灵静秀美，是厅堂或书房的清供上品，也成为岁朝图的主角之一。

《百花藏谱》记载：“因花性好水，故名水仙。”水仙所求甚少，只要清水几许，即可展翠吐芳，还尔一室清香。水仙花又名天葱、雅蒜、金盏银台、雪中花、玉玲珑、凌波仙子等。

水仙与梅、竹合称“三清”，水仙有梅花的清傲坚贞，又有竹子的君子之德。水仙孤清高洁、超然脱尘的品性，暗合历代雅士墨客的意趣追求与精神指向，也因而深得他们的偏爱与赞赏。

宋代诗人黄庭坚，尤爱水仙的清绝出尘，曾多次写诗赞美水仙：“得水能仙天与奇，寒香寂寞动冰肌。”独爱这一缕清冽，真乃风雅至极。清代兰溪有位才子李渔，一生酷爱水仙，在其所著的《闲情偶记》中提到：“水仙一花，予之命也。”视花如命，可见他对水仙用情至深。

宋代及明清时期的画家，乃至近现代吴昌硕、任伯年、齐白石等画坛名家，都喜以水仙入画。就连酷爱书画的乾隆皇帝，也曾亲笔绘制《岁朝图》，画面中一块高耸的奇石前，有一丛水仙花静静盛开，一石一花，姿态横生，简静空灵又意趣勃发，似有缕缕暗香盈来。

若干年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小家。每年临近春节，我都会去到花市逛逛，挑选几颗水仙花球。回到家后，剥除水仙鳞茎的褐色外皮，然后将其放入盛有清水的青花瓷盆里，置于案头窗前。

莳养水仙无须泥土，只需每天更换清水。但想要种好水仙也非易事，重要的是控好光照和室温。如果阳光不足或室温过高，那么就会出现花朵稀少，且叶片易倒伏。阳光和温度，一切都要刚刚好，种植水仙需要细心和耐心，接下来就是静待花开。

过不了几天，水仙球长出白色的根须，之后萌发修长的叶片。再等上些时日，青绿花茎上冒出点点花苞，在某个清晨，忽而开出朵朵洁白的花朵。

水仙花有单瓣和复瓣之别，单瓣水仙花有六片银白色花瓣，中间托举黄色杯状副瓣，轻薄欲飞，香气浓郁，别称“金盏银台”。复瓣水仙花有多重花瓣，朵大而精巧，莹白纯洁，清透如玉，故又叫“玉玲珑”。

有一年春节前，有位福建的文友，给我寄来几株漳州水仙。水仙花的花语是团圆与吉祥，友人相赠水仙是一份馨暖祝愿。作为漳州市市花的水仙，果然与别处的不同，鳞茎硕大饱满，花繁又香郁无比，这也难怪提到水仙花，便有“天下水仙数漳州”之说。

漳州的水仙雕刻也是一绝，展现一种精致的生活美学。通过雕刻花球，人们给水仙塑形。据说水仙雕刻这一传统技艺，在当地已沿承数百年。经花匠一双巧手雕刻后的水仙，变身仙鹤、龙舟、水壶、花篮等形态，被塑造成一件件艺术珍品，作为花饰观赏之物，却也别有一番意趣。

水仙依水生长，遇水成仙，水是它的骨，水是它的魂。水仙的叶片修直挺拔，开出的花朵冰肌玉质，于方寸之间，尽显雅致之境，蕴含着东方审美质朴的诗意。

窗外是隆冬飞雪，屋内却花开正浓。一簇簇水仙花凛然绽放，娉娉婷婷立于清波之上，馥郁的香气溢满整间屋子。在清寒萧瑟的冬日，宛若水中仙子的水仙花，以其幽雅芬芳，传递着新春的祥瑞喜庆，也带来春天的清暖气息。

顾晓蕊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青年文学》《散文选刊》《延河》《山东文学》《读者》等刊物。有作品获冰心散文奖。出版有散文集《你比月光更温暖》《点亮自己，你就是一束光》。供职于国家电投集团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诗歌

行走天空的诗行（组诗） 宁　肯
光芒（组诗） 鲁绪刚
走在乡间小路上（组诗） 张　跃
童年须知（组诗） 金　洋
我的北方以及日常（组诗） 房淑贤



202401后.indd 192 24-1-4 10:48

行走天空的诗行（组诗）

宁　肯

1

随山河蜿蜒
一条线路
无论多长
无论有多少基铁塔
它都是沉默的
比一株成熟的谷子
比一棵缀满苹果的树
更沉默。即使
一只鹰盘旋上空
塔，依然保持沉默
而我，是沉默的塔尖
不知道，我的心跳
鹰，或者风
谁能听到

2

站在一基塔的内心
90 度角仰望
天空泛开一片巨大的涟漪
角铁构成银色的弧线
划开蓝色的湖面
游弋的云朵像被溅起的浪花
而我，是天空滴落的一滴水
滴落下来
被包含在一基塔的心里

3

上塔
一步一蹬
向上的路
要面对钢铁和虚空
背向人间灯火

下塔
一步一蹬
慢慢接近大地
挪入人间辉煌
我仍保持向上攀登的姿态

4

工程车过小镇
停车买水
超市门口摆摊卖苹果的老人
塞给我一个苹果
“山上干活苦吧？
看那塔立在山尖上了”
苹果和绝缘子有一样的弧线
柔和地贴紧我的手心
我咬了一口苹果
回答：
“不算啥
最高的塔还在后面！”

5

上塔
下塔
我是一片叶子
早晨长到塔尖
黄昏飘回地面

一座塔的春秋在我的身上
岁月多长
线路多远
我和塔，都在场

6

上班出门
儿子往我的背包里放进
一瓶矿泉水

我坐在塔顶的角铁上
喝儿子给的矿泉水
汗水湿透了工装的后背
两滴汗珠从我的下巴落向地面
80 米高空的行程
它们带着我的疲惫散在风里

现在，我的身体又有了饱满甘甜的汁液
像童话中顶天立地的参天大树
在太阳之下
赐予那伸向远方的藤蔓
无穷的力量

7

出门旅行
看到铁塔，我会自然地抬头看看
“500 千伏，同塔双回路六分裂
导线完好，绝缘子远观完好”
这些专业术语快速闪过
本能，像一种开关
瞬间转换我的思维模式
当然，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
并无意改变

8

田野里
一片高粱包围了一基铁塔
它们高昂的头颅一起向塔顶看齐
我站在塔顶
俯瞰
长风浩荡
秋色涌动红色的波浪
而我，超拔独立
成为大地上最骄傲的一棵高粱

9

在塔上休息
望远山
想到一句诗
我没有说出来
也没有写出来

一句诗
就这样，放在我的心里
在 80 多米的高空
被我的身体养着
被山谷健朗的风吹着
被金灿灿的阳光照耀着
我带着一句诗在天空行走
天空中
一行诗在行走

10

“啪”的一声
我按下开关
灯亮了
亮了的灯将黑暗瞬间推到屋外
屋外的路灯亮着
黑暗再被推向无数的角落
我站在光里
站在自己的劳动成果里
一颗心亮着
散发喜乐的光芒

宁肯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诗作散见《国家电网报》《中国能源报》《脊梁》《青年文学》等报刊。供职于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光芒（组诗）

鲁绪刚

1

城市或乡村，越来越重的电流声
躁痛了夜晚，电力人
自带亮色，像一颗随时都会
射出去的子弹，他们带着光明上路
身后黑暗退潮，霓虹飞溅

春夏秋冬，用线作笔，将梦
伸向四面八方，电杆从沟底送上山梁
就像他们的孩子，期望很高
恰好可以对症这尘世的黑暗和荒芜
胸怀敞亮，饮得下狂风和大雪
而一个人点亮一盏灯，点亮
无数盏灯，便是满天繁星

他们手中攥着铁钳和电线，伸展开
便是一片巨大闪烁的藤蔓
阳光在上面唱歌，跳跃

2

群山巍峨，旷野苍茫，刻在
每一根电杆上的年轮，是电力人
一辈辈走向黑暗纵深的脚印
他们深谙一盏灯光的辽阔
手握光明，与城市或乡村相亲相爱

从一根电杆开始倒叙，年轮由下往上
一个人握着倒退的时间
中间，某些感人的事总会与灯光
有关，在进行插叙
一盏灯光的倒影过于单薄
无数盏灯光便是江河

风雪中，他们还拥有一个滚烫的人间
一根电杆就是一盏火苗，让生活
锦绣，最单纯的歌唱，在一根根电线上
流淌，并且跌宕起伏
更多的日子，细致地在大地上吟诗、作画
让音韵和清风飞翔，偶尔
把内心的孤独，和固执
对身边的草叶和溪水说出
虽然它们从不作出回应

3

电线上拴着寒风，缠着雨雪
蓄着冰碴儿，他们像一匹匹雪豹
要把狂风撕碎山洪摧毁的明亮
一寸一寸地拯救出来
像羽化的精灵飞出一重重
荒芜的天空，怀揣青春和梦想

像一个个使者，要把每一盏
灯光的灰尘擦净

此刻，阳光是人间最大的杏林圣手
是一个人内心无处不在的激情
电力人，是最具济世情怀的人
要把黑暗缀满星星
要用暖色捻成线，织出七彩霓虹
他们腰里挎着工具，背着
大捆的电线，两个玉米面馍馍
支撑着他们从日出走到日落

可以把情节隐藏于内心，把那些
叫作星星的鸣叫，攥住成串的诗句
在手心，盛大的爱恋
随波逐流，黑暗是风中的一片叶子

一盏灯的暗淡是迷茫的
一群人的忙碌是有色的
永远有一种颜色在他们的前面
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并为
这个愿望，攀悬崖，跨沟壑
去抄贫穷与黑暗的后路

4

配网架设，挖坑、架杆、放线……
配网抢险，上杆、遥测……
一身橘红色的工作服、一根竹棍
一个鼓鼓囊囊的工具包
一张被晒得黝黑发亮的脸
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
在崇山峻岭、深溪大河间
与铁塔为伍、与银线相伴，风餐露宿
青春的激情和浪漫，被大山牵着
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坚定、踏实
大雪压弯了松枝，也把他的担心
一寸一寸拉长

让比石头还坚硬的血，通过
手掌和信念，完成灿烂的图腾
黑夜由苍白变为明亮，过程简单而繁复
那些可以引领城市乡村的
语句中，写在夜晚的一行最是醒目

此刻，电杆上爆出的惊喜
是他内心无处不在的阳光和轻风
抬头望望天空，身边
像孩子一样熟悉的星星
安静而淳朴，山风吹过来
他举着灯光朝着有黑暗的地方走

5

江山依然苍茫，脱颖而出的星星
读得懂一盏马灯的语言
随风而动的天空，梦回大地
之前让心怦然不已的词，固执地
随时间洒脱地扬起头，朝着远处望去
所有与黑暗有关的颜色
描绘成淡淡的云烟
从一盏灯光的氛围中，读出动人的诗句

对于尘世的荒凉，一片灯光
还是太少，而一群人仍在以光明入世
以光明出世，运送光明的电力人
在城市与乡村，有他们的一片天空
和家园，有他们心中的一片森林
电流通过，或如轻风，或如流水，或如花香

这片光明里，清晰地印下了
电力人的身影，驭风而至
风中的消息与灯光一样渐趋温暖
唯一的固执来自电流声
黑夜的枝头缀满了寓意

曾经风吹四散的文字，用一根电线
牢牢拴住，内心的荒芜因碰撞而共鸣
在星星走过的路上，熠熠生辉

鲁绪刚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作散见《诗刊》《脊梁》《延河》《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文学期刊。出版有诗集《岁月之重》。

责任编辑：周玉娴

走在乡间小路上（组诗）

张　跃

油菜花海

油菜花开的信息
瞬间长出无数双翅膀
大地收纳世间所有的金黄
呈现一场春天的盛会
泸县谭坝开始直播
古蔺双沙紧随其后
蜜蜂忙着采蜜
游客忙着采风
你们穿上红马甲
穿过拥挤的人流
不看花不看景
只关心那些线路和变压器
是否安然无恙
只问农家乐电灯够不够亮
只侧耳倾听后厨的一台台鼓风机
是否运转得欢乐祥和热火朝天

茶山新篇

茶山在除夕之前苏醒
在除夕之前露出春的牙尖
谁的手指在茶树之颠跳舞
在晨雾之中拨动琴弦
诗意和画意已经如期而至
你们的脚步如期而至
匆匆走过那些烂熟于心的小路
不惊动一片茶叶
只带走露水许多
在你们的用心撮合下
炒茶的锅告别了煤炭和柴火
和清洁的电谈了一场新的恋爱
从此，杀青的路上
有了精准可控的火候
茶的清香完胜焦煳的味道

春灌时节

休假一年的电机状况如何
寂寞许久的配电屏是否健康
你们是春天的使者
抢先叩响排灌站的大门
测试来电的路径
转动紧锁的阀门
和即将发展的春旱抢时间
和急需饮水的田地说些安慰的话
这个时节，你们启动一组组电机
忙着把河水请回来
请回田间地头干裂的唇间
请回庄稼的血脉根系

悄然开启一场新春的约会

对话粮食

告别田地和家园之后
来自四里八乡的稻谷们
在这里初次相遇
在这里烘干湿漉漉的身板
也在这里脱去金黄的外衣
以晶莹剔透的米粒形式
在流水线上忙碌打包，装车
等待去往新的目的地
你们穿行轰鸣的机器之间
一刻也不敢耽误和停歇
除了听取意见建议
再眼观各种仪表仪器
把电流的心跳逐一“问诊”
为电压的状态逐一“把脉”
问询粮食在这里的华丽转身
是否省心是否顺畅
以及还有哪些需要帮助的问题

张跃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国家电网报》《脊梁》等报刊。出版有诗集《不老的情怀》、散文集《没有错过的风景》。供职于四川泸州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童年须知（组诗）

金　洋

独

辗转进入九月
一种朝天的生长就无限接近土壤
三分，或者一亩
良田都有了沉甸甸的负重

一个人扛着铁锹
毒辣的光打在黑色金属上
发出真切的破碎
他沿着机耕路
顺着丘陵落差登上最高坡

成熟的稻穗已按捺不住
寂静的风暴
父亲来自寂静
父亲是田野的国王

秋词

二十只
微山鸭披上麻绳色的制服
就是少年的一支军队

稻穗释放轻飘飘的香气
试图中和九月的苦涩
经过小水库
丝绸般的清波让它们丧失纪律
我继续躺在埂上

看风犁云
看云排着序擦拭古老的蓝

夕阳在用陈旧的光
粉刷燥热的原野
整个丘陵像被发黄的过期油漆涂装
风一遍又一遍地吹
不知名的草叶像微型的旗帜
在周身立着，受力拂动
摩擦的声音像极了
逐渐从身体表面沙沙剥落
记忆的铁锈

密语

一种白提前加入进来
浓度略大于黎明的昏黑
喧嚣自清晨起身
准备收拾寂静的残骸

一种冷镶嵌在风的剑刃上
凛冽穿越门隙
瓜分屋内的柔和

厚重的雪
来自梦境以外的星球
被人从荒芜的原野
运回来，倾洒在干裂的晒场
均匀铺满目光所及之处
土狗疯一般扑上去
我追逐它狂舞的曲线
发出喜悦的狂吼，整个世界
似乎正经历一场
洁白的丰收

恍若

如果做梦
就是抵达另外一个星球的话
那么夜晚
在大多数情况下
就是宇宙了

于是，我频繁在
迥异的世界之间移民
有时需要借助一次翻身，有时是在
秒针惯性俯冲的
罅隙

偶然失眠
这属于一种非常规技术故障
排查手册上还说
她发蓝色的光
像鸟的眼睛
隐藏在密集的星群中

她有合适的引力治愈我
失重的隐疾

恍然

回来的路上
车辆在不断加速
仿佛在追逐什么
又好像被什么追赶
我说不清
风裹挟枯叶使劲往土里按
唯独晨光在窗外灌溉着人世间

在外公的宅基地前
众人再一次下跪
仿佛是朝圣
又好像在忏悔
我说不清
阳光借机拍打着每个人的脊背
叩问其中的秘密

独自穿过今夜

平屋之外，豪迈的雨
疯狂砸向六月
傍晚到暗夜

固执地演奏长曲

穿过今夜，夏天将一如既往地
带来光
带来热
带来，倔强的霉

我积累大片的失眠
像门口四方大田里的麦子
昂着头，孤独地
等待收割
等待倒下

马山水库

闯进八月
夏天指挥着大雨与闪电悄悄隐匿
临水的机耕路
汛期的水声淹没它水蛇般的静默
其余的时候
野草凶猛的长势拔除弯曲的荒芜

在南岸和北岸，在更高处
站满蒲公英，野竹，开黄花的药草
有时因风向改变发出声音
一种天赐无人能解的秘密

那时我还小
经常坐在下游的泄洪闸平台上
目光锁住宽阔的水面
在内心咀嚼它的美与柔和

而如今
一颗泪珠跌落睡眠的深渊
在梦的谷底荡开
那是童年的海
一股湿润在黑暗中传递
一种回忆陷入无尽

青郢

一天比一天沉默
每一口水塘都如深陷大地的眼睛
每一条路都伸向寂静的田野
每一刻的寂静中都堆满了
无数疯狂的撞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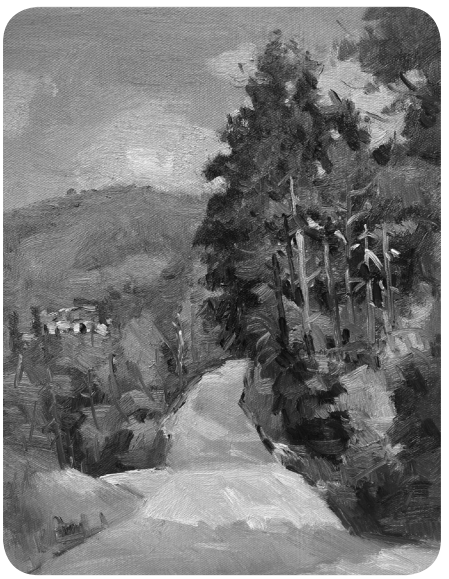
这里没有精致的爱情
只有一日三餐，粗糙地咀嚼
沉甸甸的成熟和
抬头弯腰间风光的收成

因为远离，我认清它的善良
读懂穿过它质朴的风声
它用沉默医治我心灵的顽疾
用夜晚掩盖羞愧的眼泪

一天比一天沉默
再多的粮食也填不饱异乡人
孤独的胃

金洋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安徽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邱志猛油画作品

我的北方以及日常（组诗）

房淑贤

我居住的北方

江心的水，幽幽
流入一面青色的镜子
里面藏着不少于
一万个不同的表情
或者更多
比如枯草弯腰于两岸
雪花下长出骨头

当我们老了

在医院
每天有那么多的人
在捉身体里的贼
或者驱逐
时间久了显得越来越难
一想到
有一天我们
也要这样
就想逃
像两片发烧的云
逃到天边去
像一对联绵词
从明亮的诗句里
转身

我和一只羊越来越像

当此刻想起那些消失的栅栏
就想起小时候的家乡
想起手拿鞭子的老人
赶着一群温顺的羊
来来回回
它们走啊走
想到有一天我又在城市见到它们
我自己和那么多人
像羊群一样
隐于无形
也想起自己越来越喜欢
大口大口吃
那些鲜绿的菜蔬
像一只羊那样反刍
反复读同一本书
消化一个问题
想起自己放弃的
那些你们不知道的冲突
就想起一只羊
和它孤独的旷野

你接住我的失落和日常

好像有好多年了
我们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坐在桌前
外面大雪横飞
少年将才霍去病
在说书人的口中打马来去
我们不说话
热血正在我心中
慢慢冷去
你早习惯我吃下五谷和菜蔬
喝下茶饮或者草药
就像此刻
我正约上另一个我
坐在我对面

房淑贤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报刊。供职于黑龙江绥化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文艺评论

带电的灵魂 刘向东

——读 2023 年《脊梁》杂志诗歌作品

当小说成为一道光 黄 玲

——2023 年《脊梁》中短篇小说综述



带电的灵魂

——读 2023 年《脊梁》杂志诗歌作品

刘向东

光明到达的地方／必有故事可以书写／一根根电线，一座座铁塔／架设成天地间的琴弦。这是电力作家徐明莉的组诗《唱给光明的歌》（《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1 期）中的一节，恰巧可以拿来给本文开篇。

我并不认为有必要根据题材把诗分为乡土诗、工业诗，或乡村诗、城市诗。诗就是诗，首要的依据是诗的文本，但我认定诗也是有老家的，有出生地的。一个诗人，也一定有老家，有精神原乡，有生根和成长的地方。《脊梁》杂志 2023 年所刊发的诗歌作品，再次印证了我的这个看法。为了让光明到达所有有必要到达的地方，一个以电力为精神原乡的诗人群体，以带电的灵魂弹拨自己亲手架设在天地间的琴弦，发出了明亮的生命音响和光华。

灵魂、精神或心灵，这不可触摸的存在，想要实实在在地被把握，如同用手去捉光线，常人难以实现，但诗人可以。《脊梁》杂志的诗人可以，并且卓有成效。

我以创造性想象的名义，向这个诗歌群体致敬，也向编者的兢兢业业、孜孜以求致敬。

1

我想要首先称道的是两首长诗，一首是蒲素平的《电的荣光》（《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5 期），另一首是周启垠的《白鹤滩之歌》（《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1 期），都是作者的倾心之作，具有小型史诗品质。

这是两位具有历史眼光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人，是热切关注人类进步与光明的诗人。

无疑，我们今天进入了大工业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人何为？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以上农耕传统的文明古国。在农耕文明时期，我们的诗歌创作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有着“诗歌就是我们的宗教”之说，形成了相对稳固甚至坚固的

审美情趣。但另一方面，这也导致我们至今缺失对大工业化诗歌的审美或者说不足。那么，在大的变革时代和工业时代里，我们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时代是无法逃离的，我们都是生活在时间中的人，时间是我们的一切。谁能脱离时间、脱离时代而独自存在？既然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一个诗人就有责任写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作品来，写出这个时代的人的尊严、情怀，发掘出生活内部的审美秘密，以艺术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这样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面对，那就是我们如何把所写之诗放在一个火热的、巨大而又在巨变的时代背景中，同时放在无限长的时间和巨大的历史空间中，放在艺术和精神的最前沿，使我们书写的这一切更加具有生活的再现性和精神的诗性。

我们说的工业时代，是一种泛工业观念，是相对农耕时代来说的。那么，在现实主义创作的滚滚洪流中写出时代中的人的命运和艺术的审美，是每一个诗人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我们不妨从蒲素平的长诗《电的荣光》进入。

长诗《电的荣光》写的是新中国电力发展史，诗人试图以诗歌的形式来完成对新中国七十多年电力事业发展的抒情和记录。作为一个对国计民生、对社会发展有着先行作用的行业，电力是光芒和动力的代名词，其本身有着无限象征意义。“这光，不仅仅是光 / 这光，有着无限的意义 / 和明亮”。各个行业都有着各自行业的历史，以诗歌的形式，诗意地表达其历史，这其实暗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我们知道文学具有与史同在的特性，比如《史记》，诗歌具有记录性，比如《诗经》。长诗《电的荣光》就具有这种功能。它从延安发电厂写起，从电力发展举步维艰写到特高压时代，写到“碳达峰、碳中和”。这亦如海德格尔评价赫尔德林所说的“人，诗意栖居”。只有当诗发生和出场，栖居才成为可能。而如何完成诗意的表达，这是考验诗人笔下功夫的试金石。“是啊，阳光哪怕只有一缕 / 就足以划破黑夜 / 宣告夜的结束 /——白昼到来”，这是写电的，又不仅仅是写电的，它将个人经验与时代形成情感和精神上的通感、共鸣，也就是把自己独有的生命体验有效转化为时代共同体验，从而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电的荣光》运用了大量史料细节，增强了记录性，又有着大量的虚指和留白，增强了诗歌的诗意呈现。

周启垠的《白鹤滩之歌》也非常难得，表面上具有一定时事性，内里也是史，是一个执政党和一个民族崭新的奋斗史、发展史。诗人伫立于白鹤滩三百米级混凝土双曲特高拱坝上，把整个四川省、云南省乃至中国的各个省，世界各个角落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他让水的动力，血液般的动力，让自己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光的赞歌。“如果说，我们的共产党史 / 就是一部血与泪的抗争与创造的历史 / 如果说，我们的新中国史 / 就是一部螺旋式上升的激荡与奋进的历史 / 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史 / 就是一部波浪式前进的蜗行与求索的历史 / 如果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史 / 就是一部冲破一切羁绊 / 又不顾一切脱缰而行进的历史 / 我们的动力 / 在水的、火的、光的喷涌中 / 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 / 一次次，一千次，一万次 / 用一万摄氏度的沸腾 / 迸溅着熔不化的金色花朵”。类似这样表达，放在一首短诗中可能并不可取，但在一首长诗中并不多余。

蒲素平和周启垠的长诗，让我再次感受到，诗的本质是抒情，也是体验、顿悟，也是感觉和情绪，也是经验、发现和命名，更是整体表达所形成的精神力量。

2

2023 年全年，《脊梁》杂志共发表 29 首组诗，令人刮目相看。

时代变化着，诗歌也在变化中。一个诗人的使命，就是写出好作品，就是要直面沉默或激荡的现实，呼唤理想，唤醒美，写出精神深处的光，写出与时代、与人心灵休戚与共的情怀和温暖来。这才无愧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那么，我们如何练好自己

的本事，才能适应新时代的写作？我们如何练好自己的文笔，才能把工业文明中人性的丰富性、时代的丰富性，把我们的感动、困惑、喜悦、苦闷、恐惧、纠结、疼痛、彷徨、奋进等形成文本？也或者说我们用一种什么方式来完成对世界、对生活、对我们所从事职业的真正认识？我们如何以独特的文本，以有生命力的语言，达到一种对新时代的诗意表达和哲学思考，探索构建大工业哲学体系，实现用有温度的文字对大工业时代人文情怀的触摸？

蒲素平的组诗《背着闪电移动》（《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1 期）给我们打开了一窗口。《背着闪电移动》相对于长诗《电的荣光》来说，由于抒情背景和主题的转化，作者写得更加诗意和肆意，情感更加饱满，意象更加丰富。“生死由命，岁有短长 / 一条闪电在一秒内跑完了自己的一生 / 这一秒钟的路 / 生生立在空中，劈开天空 // 我眯着眼，看了看四周流着汗的玉米 / 背上一块闪电警告牌，开始爬塔 // 远远看上去，我背着闪电在移动”（《背着闪电移动》）。闪电、人生、劳动，通过意象的转化成为一个整体，使诗有了冲击力和丰富性的内涵。组诗中的《在天空交谈》写得更加率性而有趣，使生活和诗意不再分离。从某种意义说，工业题材诗歌写作是在探索一个陌生未知的写作方向，寻找一种新的情感对应物，建构一种新的审美情趣。组诗中的《我记下瓷瓶上的火光》《弓身爬塔》《在山顶组装铁塔》是直接把一种场景转化成诗，而《镀锌是一种修行》《爬塔者得到了时间的安慰》《紧固螺丝使时间贴紧了时间》《建成一条高压线多像幸福诞生》则开始由外向内转化，或者说一边向外辐射，一边向内挖掘。亦如著名诗人王家新所说：“写诗要发现自己生命内部的句子。”真正的诗，每一笔都有生命的痛感，哪怕他看起来是多么轻描淡写，但轻中一定有内力，有刀光或火光。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远离尘世，但诗人依然可凭借个体经验延伸进入内心的“尘世”，那一定是个不一样的“尘世”。具体到这组诗，就是把硬转化成软，把个体经验转化成公共经验。一个诗人有什么样的思想、情怀，他在写作中就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思想、情怀注入进去，让作品为自己代言，或者说他就会以特立的姿态进行写作，来呈现自我的思考和表达。唯有如此，语言才能从“诗人言说”进入到“语言言说”，进而进入“让语言再度言说”的状态，并使“语言言说”“让语言再度言说”说出的诗句符合自我审美需要，从而获得一种更加持久的审美。

在《背着闪电移动》这组诗中，诗人一方面试图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让每一个词都准确地表达出诗人自我感受和无限地靠近所要呈现的诗意，另一方面，诗人通过意象的转换，跳出具体的事物所指性，进入一种公共经验，以此来呈现出文化生存背后的意义和多维度的精神力量，达到一种看似只说了一些事物的表象却深入到世界内心的效果。

姚瑶的组诗《追雷者》（《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1 期）也是难得的佳作。《追雷者》是一个电力抢修工的诗意的生活记录，之所以说是“诗意的生活记录”而不说“生活记录”或“记录生活”，是因为这些诗从生活的具体出发，经过抽象再抽象，逐步抵达了文本的具体，从生活现场抵达了诗的现场。“在月亮山，海拔 1490 米的主峰 / 群山随雾霭抬升或下降 / 天地间小得只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 孤独以决绝的方式进入 / 无数星星在我头上闪烁 / 夜晚安静下来，我听见星星 / 在窃窃私语，一颗、两颗、无数颗 / 它们在我身上跳跃 / 为了节约往返供电所的时间 / 那一夜，我们选择在老乡的吊脚楼下 / 就地露营，这样的夜里 / 谁也想不到会有一记响雷 / 乌云大作，群星消隐”，类似的描述，大体靠近生活的具体。诗人就此笔锋一转，进入诗中。姚瑶在组诗中的一首《雷声挤过我中年的身体》中写道：“打开更宽阔的通道 / 雷声，迅速挤过我中年的身体 // 这些年，我与雷声和解 / 让雷声慢慢碾过我的心坎 / 像在医院里，一场核磁共振 / 便知道自己有多少块骨头 / 已经缺钙，或是坏死 / 雷声轰隆隆，碾过头顶 / 仿佛在伤疤上抖盐巴 / 这种痛，或许只是一个暗喻 // 雷声

挤过我中年的身体/我们狭路相逢，你是勇者/更大的雷声，潜伏于/我日渐虚弱的身体里。”而在另一首《一枚瑰丽的词语划破天空》中诗人写道：“有时，我像一基基电杆/在旷野独自行走/走着、走着就走进了光里//有时，我像一盏盏灯火/在黑夜独自闪烁/最后消隐于茫茫黑夜//一道闪电击中我/一枚瑰丽的词语划破天空/自带光芒//有时我想，能够在尘世间/捧着火种走进黑夜/肯定有坚硬的骨骼和柔软的内心/我用金属般的梦想，步步为营/完成点亮这个不朽的动作。”应该说，这样的诗才更接近“诗言志”，更具有诗的文本意义，魅力不仅仅在诗人所描述的场景。追随雷与闪电的诗人，或许已经积劳成疾，但他捧着火种的生活方式与自带光芒的言说方式，是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值得我们信赖和敬仰。

在微雨含烟的组诗《如果你是一把铁扳手》（《脊梁》杂志2023年第2期）中有一首与组诗题目相同的诗，也给我惊喜。她说：“你要到阀门上去/顺时针或逆时针拧动/要及时参与到水的流动或静止中去//多么好的铁啊，完全没有情绪，只有开和关/在管道和容器上，固定自己的作息//感谢铁，在我们悲伤和快乐的时候/不发一言/使我们相信，在这世间/有恒定的力和坚韧/使我们看到自己的柔软，还能去爱/去相信，铁以外的事物。”这是写铁吗？这是写一把扳手吗？不！这是写人。作者借助坚硬的物质外壳写自我柔软的内心。因为人心柔软，有秘密，我们的世界才有诗，生命和生活才变得有更多可能性。

尽管程东斌不是电力职工，但他对电力行业是熟悉的、热爱的，他的组诗《通电的人间，每一颗星星都能找到家园》（《脊梁》杂志2023年第2期）对电力人有深情的理解与书写，他说：“电力人，有的握刀攀援，攀援风雪之上的晴空/再上一步，就摸到璀璨的星空/有的提刀作笔，在冰雪地上写星星的絮语/像家书，也像经文。”他在组诗中的一首《电力检修人的一颗心》中写道：“只需拉下电闸，一座城或几座城/就陷入了黑暗。时光的齿轮遭遇突然的停止/而发出刺耳的尖叫。若医生正在手术/滴血的刀，不知安放于何处/若运行的电梯悬在空中，沉闷的呼救/就会被无边的黑暗吞噬//医生的仁心，在于查清病因，快速救人/电力检修人的仁心，在于带电检测、检修/一颗仁心，护佑了城市的霓虹/与村庄的灯火。检修变电设备，不易/检修电流通往的生活、生产，与温差跌宕的时光/ 难上加难。 一颗仁心，对外恩泽千万人/ 对内，心跳如律令，为难着自己//知难而上，一个电力检修人蝶变的成长/就是为自己立心。立仁心，立匠心/学习、钻研。检修变电，需要一颗不变的恒心/检修星空，内心的星空依然繁星点点/电流中记录电光的舆情/星空中撰写‘缺陷分析报告’，敢于挑战自己的/电力检修人，机遇如影随形//检修的过程，就是修行。修仁心，修匠心/当星光落满一汪心池时，两颗心/就合二为一。牵手星星，回家。”这首诗写得像家书，细致入微，娓娓道来，读来亲切，尽管从写法上看，这首诗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至少可以删繁就简，可以“像经文”那样给人以启示。

冬萧的组诗《五月的阳光带着花香》(《脊梁》杂志2023年第3期）中有一首《一个刚刚睡去的人》，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是带着满脑的线路和继电器/睡去的/熟睡的手指间/夹着图纸//这些不会停息下来的设备/在他的梦里/是亲切的，犹如一溪的水流/袒露着自然、祥和与端庄//它会与遥远的村庄、田野与炊烟/与高山、大河与雪域/融合在一起，沿着一束束光/拾级而上，拾步而来//这不是我虚幻的想象/在这个刚刚睡去的鼻息间/我便感到了一种泪目的情愫/让我接近/又让我仰望许久。”我相信此诗确实不是虚幻的想象。它是以直接的直觉的方式进入现实的，用经历与想象力塑造了有理想的现实中人或一个理想中人。

刘艳芹的组诗《心悦》（《脊梁》杂志第6期）具有本质性的纯净、朴素，令我心悦、心仪。在我年少的时候，诗人韩作荣对我说，诗其实就是说点人话。诗，应该弃绝一切浮华和装饰，虽然曲径可以通幽，但弯弯绕太

多则迷惑太多，不如直接表达。韩作荣说他相信率真表达离心灵更近，绕很多圈子，尽管姿态很美，可时常会有离心力。刘艳芹的这首组诗，是质朴的述说，率真的由衷之言，有时又是生命状态的直译，但它丝毫不给人以“直”的感觉，反而给人以曲径通幽的美妙。“如果非要说出一个名字 / 作为给你的十八岁成人礼 / 孩子，我想我会选一只纸鸢送你 // 你要学会仰视。这个世界 / 有些事物并不一定比天空低 / 比如孤独和欲望 / 比如一朵花开时的慌张 / 你尚未发芽，孩子，但要知道 / 幸福和悲伤一律高过我们的头顶 // 一直没对你说出的话 / 还是不能说。给你写在信里吧 / 就像我年少时写过的日记 / 你看，纸张已备放多时 / 除了中间一道浅浅的折痕 // 原谅我，最终留给你的只有空白 / 它如此盛大，远远超出你我的预想。”这首题为《孩子，这空白如此盛大》的诗，是一首命运之诗，经过诗人反复酝酿，结果却空明、灵动，让你充分感受到诗意，又难以言表。另一首《父亲，人间已灯火通明》也是一首写生命与命运的佳作，写尽了人间冷暖，感人至深。“父亲，您走的时候 / 屋里只有一盏老式的油灯 / 照着您枯黄干瘦的脸 / 也照着全家人的惶恐与不安 // 您走得那么安详 / 定是习惯了黑灯瞎火的日子 / 认下了您不该认的命 / 那天没有风 / 却有着冬月里从没有过的冷 // 哦，这么多年过去了 / 父亲，您在那里还好吗 / 母亲还好吗 / 我们一起放牧的马儿还好吗 / 六岁的我也还好吗 // 父亲，天亮由不得您等，天黑也是 / 您来过的人间 / 已灯火通明。”这样的诗带着诗人的个人记忆，也带着众人的记忆，经得住反复阅读、感受，同样经得住分析、推敲，只是它并不需要分析，它出口即盛。

3

毋庸置疑，当代诗歌的成就是巨大的。诗人中有着诸多理想主义者。诗歌也比有些文学体裁更纯粹、更真实、更见性情。诗歌对现代人生存经验的解析精细、繁复而又深刻，在语言探索上的表现尤其不俗。许多诗人以语言的探索抵抗着审美的疲劳，这尤其值得珍视。有些人以为新诗自由，其实在好诗人那里它是最不自由的。它不仅关涉到诗章，而且关涉到诗句；它不仅关涉到诗句，而且关涉到词语；它不仅关涉到词语，而且关涉到词素；它不仅关涉到词素，而且关涉到词根。就连标点和空白都在诗歌中发挥作用，都是表意的部分。还有，当下诗歌依然保持着独立的状态，依然是“在”和“有”的象征。有时别的文体存在缺席，新诗还在场，有时别人失语，诗人还在发声，这已经很难得。新诗告诉我们，在俗常的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在凝滞的精神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精神的可能。诗歌的存在本身，依然是了解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证据。

我注意到，在《脊梁》杂志 2023 年上发表作品的诗人，基本上是电力行业内的诗人，几乎都是业余作者。应该说，他们能把诗写到这个份上已经很好了。一个行业的诗人，从一个侧面再次确认了诗的崇高和新诗的合法性。但从诗的文本意义方面来考察，尤其从诗的语言方面来考察，他们也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警觉，这些诗还有有待提升的地方。多数诗人面临的核心问题有可能是语言与现实间如何建立联系，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徐庭杨的组诗《电是电力工人的血脉》（《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5 期）中有一首《远山的输电线路》与我在本文开篇提到的徐明莉的诗有些相像：“鸟飞不上的山峰，电力人脚踏祥云 / 登上去了，还架起了 / 直插云霄的铁塔 / 一座座高山，被铁塔上的输电线 / 琴弦一样连接在一起 / 没有人迹的山峰上 / 一根根银色的输电线路 / 被电力人拨响，音符是高压电 / 响在千万里外的城市和乡村 / 把人们心里的幸福点燃 / 山峰上的一座座铁塔 / 又仿佛是电力人给只有野兽飞鸟的 / 无数群山，收听人类文明的 / 天线。”

这样的诗好吗？不错，但还可以更好。组诗中的另一首《电是电力工人的血脉》中的有些句子就挺出色：“只要生活需要，电就会从电力工人身上 / 输送出来，把日子点燃。”这

样的诗句，效果远远超出了前面整首诗的叙述，它找到了语言与自身的联系、与世界的联系。这样的诗看似灵机一动、信手拈来，事实上需要持久的积累，需要大爱和语言支撑。

类似《远山的输电线路》这样的诗，在《脊梁》杂志 2023 年刊发的作品中还有不少，看上去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真要追究，就有待完善。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7 卷第 239 页有一个关于诗的词条。这个词条首先说：“诗是一种特殊的运用语言的方式。”接着对“特殊”作了解释。词条接着说：“诗也是语言的原始形式。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诗。”古人以言传事，为了便于记忆，便以诗言之。接下来是关于诗的起源的假说：“比较流行的假说是，诗最初起源于祈求丰收的祷词。”下面精心选用了几种关于诗的定义，都是诗人说得相当精当的话：“法国诗人瓦莱里说，散文是行走的，诗是舞蹈的。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诗是散文言所未尽之处；人有所怀疑，则用语言去解释，用散文解释之后，尚有待解释者则须由诗来完成。”

诗作为“特殊的运用语言的方式”，特殊在哪里？读者应该渐渐明朗：一是它有特殊的视觉（形象）和特殊的听觉（音韵）的综合效果；二是它的思维可以跳跃；三是它能言也必言散文所未尽言的部分。这样看来，诗与散文的区别是很明晰的。当代大部分诗人创造的缺憾，一是缺少属于自己的特殊的语言方式，二是还不能自觉地言散文所未尽言的部分。

在当代先锋诗学研究当中，诗的定义是个体生命和语言的瞬间展开。这里强调的是此刻的生命状态和语言状态，是生命状态与语言状态的交锋。换一种说法，一首诗就是语言和心灵的相遇。语言是它的本体，是它的身体，心灵是它的来源，也是它的归宿。为什么我们爱上诗就停不下来？正是因为我们体验到了生命与语言交锋的加速度，有一种快感。有过一次类似的体验，你就会上瘾。那么，为什么同一个诗人，有时写得好有时写得不那么好？那与他的生命状态和语言状态有关，状态好的时候写得就好。这也是诗歌创作的一个奥秘——写作只有呈现了生命处境的时候，才会具有感人的力量。

我在生活中看到的一些诗，还没有呈现出生命处境，尤其是自我的生命处境。

《脊梁》杂志 2023 年刊发的诗歌中，有一些诗句能给我们诗的启发。它们是“带电的诗”。

李炜有一首《铁塔岿然不动》（《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4 期）。她写道：“电流的流向是灯火璀璨的城市 / 医院、学校、工厂，偏远的山区 // 电流不需要语言 / 奔跑在银线上就是语言 / 一座座铁塔也不需要语言 / 岿然不动就是语言。”诗人的近乎沉默的语言，如电流奔跑在电线上，遇到心灵会发光。这也是诗歌创作的一个秘密。

吴伟华在《关于电的七个比喻》（《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6 期）中写道：“电就是电！它是水，是风 / 是太阳能，是煤。是核子反应。”说起来，诗也一样。诗就是诗，但它也是水，是风，是太阳能，是煤，是核子反应，是精神的裂变与凝聚。

我常常说，好的诗人总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其中一个是真实的、有形的历史世界，而构成另一个世界的是梦境、想象和幻象。所以，诗歌中一直存在着“魔力”要素与“现实”要素，存在着“神奇与美丽”的部分和“真理与意义”的部分。我们的现状是，真实的、有形的东西多了一些，梦境、想象和幻象还不够。我们的诗，还需要更多的“神奇与美丽”的东西。

金洋在《送电工》（《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3 期）一诗中对我们说：“引力，重力，拉力 / 在不同高度的铁塔上 / 产生相同效应的拉扯与牵制 / 正如这个夏天 / 用炎炎烈日激发出他们身体里的汗水 / 一滴接着一滴 / 每一滴都不是句号。”但愿我们的诗歌也只有结句没有句号。

凡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诗，作为文学中的文学、文学的支柱，写起来难，写好了尤其难。

2010 年 3 月，国家电网英大传媒集团与中国诗歌学会联合组织了国内 40 位著名诗人开展“光明颂”诗歌创作活动。我有幸参加这次活动，深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建设一线。在青海，我写了一首《日月山青藏输电枢纽》。在西藏，我写了一首《现场——2011 年 4 月 25 日下午 5 时在恰拉山口 N454 号高压塔在建工地》。这两首诗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尽管没有写好，但今天也趁便抄在这里，就教于《脊梁》的编者、作者和读者，并向电力系统的英雄和亲人表达敬意。

其一，《日月山青藏输电枢纽》：

作为一个重要环节
日月山
而今以青藏输电枢纽
成为又一个历史节点
不到现场不会明白
当年小小公主回首长安灯火
为什么怀揣日月宝镜
手捧陶灯一盏

让诗人承认想象力的局限
有多难，可是我必须承认
日月山，历史和现实
全都超出我的经验
只见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需要一盏灯，几丝光线
……

其二，《现场——2011 年 4 月 25 日下午 5 时在恰拉山口 N454 号高压塔在建工地》：

恰拉山口不比珠峰
不是唐古拉
仅仅五千米的海拔
向上百米，说起来轻而易举
迈一步
仿佛要付出一生的气力
鼻子嘴巴全都用上
寻找带氧的呼吸

一寸一寸往上爬
摸到高压基塔的一角
仰望安装铁塔的工人
二十个人像是一个人
棉大衣包裹得严严实实
只剩一双手两只眼睛

他们已经是第四拨了
之前一拨一拨都败下阵来
宁愿放弃工资和奖金
面对眼前的施工组长王高峰
我没有力气与他交谈
只能让我的眼神说
王高峰，你这名字真好
你这高峰之峰啊
铁塔一样矗立的血肉之躯

忽见拳头大的螺丝帽里
有一粒黄豆粒大的黄花儿
躲避呼呼的大风
呼呼的大风把花香卷跑了
把所有蜂群都吹散了
我是被吹向你的
见证奇迹的那一只

横过恰拉山口的多彩经幡
以呼呼的风的频率诵经
在这跪拜之地，让我向你
向你们，包括败下阵来的一拨
又一拨人马
跪下来——头抵泥土致意！

刘向东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驻会副会长，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诗文集《母亲的灯》《落叶飞鸟》《诗与思》《沉默集》《读诗记》《全是爱》等多部。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德、俄、日、波兰、捷克、塞尔维亚文出版。有作品获孙犁文学奖、冰心散文奖。

责任编辑：周玉娴

当小说成为一道光

——2023年《脊梁》中短篇小说综述

黄　玲

摆在我面前的，是2023年度发表在《脊梁》杂志上的三十多篇中短篇小说。一本行业作协的杂志，跟很多大型纯文学期刊一样，一年内竟然有这么多中短篇小说问世，这不免让我有些惊讶。因为在我看来，所有文学体裁中，中短篇小说属于门槛较高、专业性较强的文体。一个行业作家群体在一年中的一本杂志上能有这样的创作体量，说明这个行业的文学创作实力不容小觑。或许这些小说作品较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拥有自己的读者。发表在纯文学期刊上，既体现了整个行业的文学水准，也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健康、丰富的创作生态。

《脊梁》杂志2023年刊发的这些小说，题材聚焦电力人的电力故事。题材的确定性同时决定了其有限制性。幸好，电力人伟大的事业、广阔的生活和幽微的情感，又为作家们提供了取景器背后巨大的景深。所以，阅读它们，你不会觉得故事雷同或单调。它们有的以报告文学般真实的文字质感呈现，为我们描绘出一些重大电力工程背后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比如余涛写浙江上黄观测站的中篇小说《大毛尖顶的光》（《脊梁》2023年第2期），李治山写宁夏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中篇小说《青峡口》（《脊梁》2023年第3期），贺贵成写西藏羊湖电站建设的中篇小说《高天下》（《脊梁》2023年第3期）；有的以普通人的视角写电力人在工作中的探索与开拓、责任与担当、取舍与付出、惊险与艰辛、奋斗与成长，比如杨梅莹的中篇小说《爱如风筝》（《脊梁》2023年第1期）、中篇小说《后会有期》（《脊梁》2023年第3期），王海洋的中篇小说《向着光的方向前进》（《脊梁》2023年第2期）、中篇小说《天边，那一抹绚丽的彩虹》（《脊梁》2023年第4期），魏鸿的短篇小说《追光而行》（《脊梁》2023年第2期），吴少伟的短篇小说《一树梨花开》（《脊梁》

2023年第3期），缪红芹的中篇小说《洞底三天两夜》（《脊梁》2023年第5期）等；有的以电力人的青春、恋爱、婚姻、家庭等情感生活为线索，讲述不同人生的不同故事，比如王力的中篇小说《给心灵找块绿地》（《脊梁》2023年第2期）、中篇小说《向光而行》（《脊梁》2023年第6期），方长松的中篇小说《江心洲的电力往事》（《脊梁》2023年第6期），鲁瑞珍的短篇小说《川城秋梦》（《脊梁》2023年第3期），李铁峰的短篇小说《辘轳把巷83号》（《脊梁》2023年第6期）等。还有一些电力系统的扶贫故事——罗国栋的中篇小说《风落后张村》（《脊梁》2023年第5期）、电网建设中的援藏故事——夏宇红的短篇小说《奔向雪域高原》（《脊梁》2023年第3期）、李岩岩的短篇小说《灯亮之前》（《脊梁》2023年第4期）等。

集中阅读完这些作品，再仔细回味一下你就会发现，不同的故事，书写的其实是同一种精神。那是一种根植于每个电力人心底的价值观，也是这些小说在主题层面向我们亮出的共同徽章。这种精神如果一定要概括，我觉得就是三个词：传承、奉献和光明。

一

每个行业都需要传承，但从这些小说中我发现电力行业似乎尤为强调这种精神。技艺的传承、事业的传承、精神的传承，在《脊梁》2023年刊发的很多小说里都有表现。传承故事中出现最多的是两种组合：父子与师徒。

李铁峰的短篇小说《路上的风景》（《脊梁》2023年第3期）中，李志文的父亲当年把一生献给了电力事业，在李志文还小的时候曾带他巡过一次线，没想到后来李志文也成了电力工人。他天天骑着摩托车在父亲曾带他走过的路上巡线，而且这一走就是一生。即将退休的李志文对自己工作中漫漫往事的温情回忆，体现了他对电力事业充满了由衷的热爱与不舍。巡线路上的风景也成了他人生的风景。在回忆中，他理解了父亲。在现实中，李志文的儿子也成了一名电力人，梦想着同父亲和爷爷一样为电力建设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吴少伟的《一树梨花开》中的年轻人余天河，一开始只想着去深圳赚钱寻求发展，但最后在父亲余有志和李望山叔叔的劝说和感召下，回到大山里的水电站。在了解了当年父辈建设水电站的艰辛和水电站对于山里乡亲们生活的重大意义后，他从被动替父执守到真正爱上这里，爱上了这份工作。小说最后，李望山为保障百姓安全，在暴雨后手动打开泄洪闸的过程中不幸牺牲。我相信，在余天河给李望山坟前献上梨花的那一刻，余天河一定是从精神上彻底接过了父辈的火炬。还有杨梅莹的《后会有期》中，罗平、罗冠群也是一对坚守边疆、建设边疆“子承父业”的典型。

小说描写的传承中，除了父子，更多的是师徒。余涛的《大毛尖顶的光》写的是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以杨立铭为代表的一群科学家，和浙江武义县以武联、春生师徒为代表的一线电力工作者通力合作的故事。他们在上黄村海拔1136米的大毛尖山顶建设国内首个大气边界层顶生态环境观测站。其中，武联和春生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武联是在电力系统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师傅，在徒弟春生眼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武联有着老黄牛般沉毅坚定、细致认真的工作作风，善于解决和处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春生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头脑灵活，喜欢编程、创新、搞小发明，但一进供电公司却被分配到工程部，拜武联为师。晕车、怕蛇的他，日日被勘查、测量、定位、班组笔记这些琐事搞得焦头烂额。他对工作的热情就这样在每天和杆塔、导线、抱箍、避雷器打交道中丧失殆尽。师傅武联并没有像其他师傅批评年轻人那样批评他，反而留意到徒弟的兴趣点和专长，无私地推荐他去了科数部的创新小组。果然，到了创新小组，

春生如鱼得水。在跟中科院杨立铭博士的不断交流中，春生很快成长为技术骨干。武联作为老一辈电力人的代表，在教春生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在慢慢变老，“长江后浪推前浪”。想当年，武联自己也是创新了工作方法超越了师傅，如今春生在工作中对科学技术的应用也让他自叹不如。尽管如此，几十年的一线工作经验到任何时候都是武联值得骄傲的财富。一旦遇上困难，春生仍会第一时间想到找师傅出主意。这是一份双向奔赴的师徒情。传承，不一定是手把手地教，它可能是一种对于工作的态度和热忱。时代在变化，小说最后说：“武联这代人建好了电网，新电力人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要把电网建得更智能、更环保。”想到此，武联在伤感的同时也感到了释然。

魏鸿的短篇小说《追光而行》讲述了从宋思成到杨光明再到赵一伟的三代电力人的精神接力。杨光明少年失父，因此师傅宋思成在他的心里不仅是师傅，更是精神上的父亲。小说主要讲述了杨光明是如何在宋思成的影响下一步步成长、成熟，进而继续影响更为年轻一代的故事。作为师傅，宋思成毫无保留，每次带杨光明出去巡线总是滔滔不绝，想把自己工作中所总结的经验一股脑地教给他。线路故障诊断、隐患分析、营业普查、窃电判断等“疑难杂症”，在宋思成那都是“手到病除”。杨光明崇拜宋思成，但作为一个年轻又有理想抱负的大学生，杨光明一开始并不热爱在乡间巡线、抢修等工作。他跟师傅坦言：“师傅，这个鬼地方，从心底说，我一点也不喜欢。我母亲辛辛苦苦从土里面刨金子，供我读书，就是想让我脱离农村做一个体面的城里人。没想到，我又回到了农村，而且整天与钢筋混凝土、金具角铁打交道。从本质上讲，我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你不知道我有多沮丧。”这是一个关于人生追求和选择的问题，宋思成给杨光明的答案是：脚上沾点泥，人才接地气。在一次次跟着师傅巡线、抢修、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师傅涉及安全问题决不妥协的做事风格和底线，也看到了每到一个村庄百姓表现出来的对师傅的信任与依赖。杨光明终于理解了师傅，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观：一个人，如果在某个领域让他人需要、信任，那么这个人就值得尊敬的人。十多年过去，杨光明成长为供电公司主管安全生产的领导，基层供电所新来的年轻人赵一伟也遇上了当年他曾有过的迷茫与困惑，他也像当年的师傅宋思成一样，把一种朴素、踏实的精神传递了下去……

同样，黄楠的短篇小说《五禽戏》（《脊梁》2023年第5期）和李世英的短篇小说《老德与米奇》（《脊梁》2023年第4期）这两篇小说也写了师徒。《五禽戏》中，师傅洪广义曾经是一个张扬明亮的少年，但性格的棱角加上家庭的变故使他的生活一步步走向灰暗，成了别人眼中“脾气怪，难沟通”的孤僻之人。洪广义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但骨子里又充满骄傲，这从他即便生活再不如意也没有放弃锤炼自己的业务能力中可以看出来。因此，“我”的出现让他似乎看到了人生的一些光亮。可以说，“我”几乎成了他对另一个自我的期许。他希望“我”工作出色，因此即便他在办公室从不与别人扯闲篇，但对“我”却一直啰啰嗦嗦提各种要求。他希望“我”幸福，因此非常关心“我”的个人问题。一个大老爷们竟愿意为了“我”去相亲而陪“我”逛街买衣服。也正因此，当得知“我”从变电运维部提出申请去行政秘书岗时，他对“我”失望透顶而大发雷霆。“我”年轻气盛，师徒为此一度决裂。然而，当“我”遭遇人生的慌乱无助时，他依旧是那个唯一能陪“我”奔袭几百公里去见病危的父亲的人，并及时给予了“我”经济上的帮助。小说写了师徒之间的两次喝酒，每一次喝完，师徒之间的互相理解就能加深一层。随着年岁渐长，阅世渐多，“我”也越来越能读懂师傅这个“虎”一般的硬汉灵魂深处的不甘与落寞。等到岁月流转，师傅

退休，“我”也迎来自己的徒弟时，才发现无论是面对工作还是生活，师傅对自己的影响已无法抹去。小说中，师徒两人互为镜像。命运的巨轮碾过，起起伏伏的故事像极了我们每个人起起伏伏的人生故事。普通人生活的辛酸与精神的高贵尽在其中。《老德和米奇》中老德与米奇是一对师徒。刚来到马镇变电站的米奇像极了30年前来到这里的老德，都是热爱写诗的英俊小伙，对生活与未来满怀憧憬。马镇很小，除了工作，这里的生活显得有些枯燥单调。老德因为迟迟没能调回市区，所以在这里结婚成家扎下了根。日子久了，他已非常适应大山里的生活。而年轻的米奇却一心向往调回市区，因为那里有他的恋人和向往的生活。随着时代发展，马镇变电站开始实施改造，除了留少数员工负责变电站的日常维修工作之外，其他人都可以调回市区。本来单位决定安排来马镇工作年限最短的米奇留守，但老德知道米奇的恋人在市区，因此主动要求自己留守。米奇在与老德告别的最后一刻都不知道，是师傅老德和他媳妇桂花的深明大义成全了他的心愿……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两篇小说的动人之处都在于师徒间那份双向的、无法言表却极有力量的情谊。

吾生有涯，事业无涯。无论是父子还是师徒，有一代代人老去，就有一代代人成长。小说中，这些为电力事业前赴后继的普通人，让我们感受到传承带来的力量生生不息。

二

电力行业跟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一个城市与乡村的万家灯火，都在诉说着幸福中国背后那群电力人的默默付出。这付出，可以是一线施工的风吹日晒，可以是大山深处的孤独坚守，可以是放弃城市生活、放弃恋人的艰难选择，也可以是抢险抢修中遇到的各种危险甚至牺牲……用文学的笔，给这群当代中国电力人，给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以礼赞，依旧是2023年《脊梁》刊发的中短篇小说作家选择的主题。

李治山的《青峡口》以1958年至1960年宁夏青铜峡水利枢纽重大工程的建设为历史背景，塑造了工程总指挥海志明、副总指挥柴兰宁、总工程师柳立木等一群敢想敢干、雷厉风行的建设者群像。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工程建设面临很多困难。但参与这个工程的两万多人，团结一心，不怕艰苦，发扬战争年代“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硬生生创造了奇迹。故事是虚构的，但小说表现的时代氛围却是真实的，正如小说中所述：“新中国的1958年是一个大跃进的年代。新中国的大地上到处人山人海，山呼海啸。大目标大工程把人民凝结成一个大集体，集体劳动让人们心潮澎湃激情燃烧。这种激情燃遍了黄河燃遍了长江燃遍了全中国。”那个激情燃烧的年月，无数人为共和国美好的明天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即便几十年过去，置身于小说描述的热火朝天、万人建设的场面，我们仍会被这种场景深深感动。贺贵成的《高天下》写的是一群武警水电的官兵在西藏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建设羊湖电站的故事。自然环境异常恶劣，他们面对的困难更是难以想象。“那里空气稀薄，没有树木，煮一锅面条要用一两个小时，淡水要从山下运送，一盆水早上洗完脸要留到晚上洗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还要打通一条6000米长的隧洞。很多战士还很年轻就已经牙齿松动、指甲变形，终身丧失生育能力，但是他们没有埋怨，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工期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他们冲了上去。”小说中，“他们”是因高寒和缺氧而牺牲的十九岁的年轻战士张顺；是为了羊湖电站建设走而复归、放弃城市生活与恋人的技术员林宁；是因夜里暴雨冲垮住宿的帐篷而受伤的金晓灿；是因患高原性肺水肿而命悬一线的严雪；是遭遇山洞塌方时为救战友而英勇牺牲的副连长苏明；

是因为工期紧只能在工地上举行两地婚礼的排长萧山然；是为了抢救钻机被涌水吞没而牺牲的吴忠海……这两部小说让我们看到国家每一个水电工程背后，包含了多少人的奉献与牺牲啊！我们知道这些水电大工程都是为了保障一方用电，但行业之外的人可能真的很难了解到这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上述两部小说是以大型工程建设为背景描绘电力工人群像的作品，当然也有从很小的角度切入的作品。比如，班正堂的短篇小说《风雪夜归人》（《脊梁》2023 年第 1 期）写了大山里的一支电力施工队，几个在春节前原本归心似箭的工友，但为了等机工班班长李跃收拾施工设备耽误了时间，被暴风雪阻挡了回家的路，最后他们服从组织纪律，未能如愿回家过年。小说不长，像一个小品。从兴奋期待、焦急催促到接到不能回家的通知时的失望懊恼再到最后平静接受，人物心理起伏跌宕，人物形象真实可信。作者用短短一幕剧，表现了电力工人工作以外另一种形式的奉献。

除了表现群像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品聚焦个体。比如，王海洋的《天边，那一抹绚丽的彩虹》。小说以“彩虹”为贯穿全篇的题眼，写了一个基层供电所所长姜大海为电力事业奉献的一生的故事。所谓“彩虹”，起初是指姜大海参与的街道电力网改工程“彩虹工程”，后来他主持的卫生街和文明街电网改造率先成功完成，上级领导发动职工捐款在两条街之间架起一座“彩虹桥”，再后来两条街合并成“彩虹街”，最后姜大海退休后发挥余热，在客户关系委员会专门负责协调电力优质服务问题，架起与客户沟通的“彩虹”。小说以主人公姜大海退休为叙述起点，一方面用回忆叙事勾勒了姜大海这个工作狂人为电力事业奋斗的四十年，另一方面，姜大海刚退休就得了恶性肿瘤，女儿针对他“只有工作才能给他带来快乐”的特点，跟医生商定了一个特殊的治疗方案：返岗。无论退休前后，对待工作都极其严谨认真的姜大海，遇上问题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娴熟的专业技能、良好的人际关系，使问题迎刃而解。这样一个一辈子兢兢业业、一心工作、无私奉献的人，工作到了生命最后一刻，最终赢得了无数人的佩服与尊重。罗国栋的《风落后张村》中也塑造了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扶贫干部冯菲菲的形象。冯菲菲虽是女大学生，但一点也不娇气，入职供电公司在处理各种棘手问题时，都展现出了认真干练的工作作风。后张村是贫困村中的烫手山芋，因为那里有脾气火暴的焦士国、有“我穷我恨我怕谁”的村民周嘉瑞。但面对困难，她没有退缩，她不仅用心为贫困户制订切合实际的脱贫方案，让周嘉瑞承包村里的猕猴桃园，让焦士国承包村里的草莓大棚，还利用自己的农业科学知识，手把手科普教学，竭力帮助村民脱贫。即便自己怀孕了仍不畏辛苦来到田间地头，为村民提供科学的种植指导。在工作中，冯菲菲不仅帮助村民在经济上脱贫，还关心村民情感上的脱贫、思想上的脱贫。她带给后张村的改变，村民们都看到了，她成了“最美扶贫干部”。缪红芹的《洞底三天两夜》塑造的是另一位女性形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爬杆架线女工李胜男。这是一位曾孤身擒贼和勇救落水孩童的女中豪杰。小说主要讲述在超强台风过境之后，李胜男巡线时不小心掉到洞里，一个人在洞底待了三天两夜才被救出的故事。小说一方面写掉在洞中的李胜男在遭遇如此险情时，如何以沉着冷静的心态坚持不懈地自救最终脱险；另一方面写同事们如何想方设法搜救。其间插叙了她之前在电力工作中的一些故事，使李胜男乐观豁达、勇敢顽强的电力人形象跃然纸上。夏宇红的《奔向雪域高原》中的主人公张谢涵为了小时候的心愿，远别怀孕的妻子，从江南来到青藏高原，援助帮扶西藏电网建设。阿里地处青藏高原西部，海拔有 4500 米，大气压和含氧量只有内陆的 50% 到 60%，年平均气温保持在零摄氏度以下。高海拔与

低含氧量对于一个从小生活在江南地区的人而言无疑是非常严峻的考验。但尽管有高原反应带来的各种不适，张谢涵依旧把援藏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从培养藏族同胞用电安全意识到暴雨后的电力抢修，从每一次的现场拉杆架线到参与挑战生存极限的藏中联网工程建设，张谢涵不怕苦不怕累，一心只想为涉藏州县多做点实事。上述几篇小说中，不管是供电所所长姜大海、扶贫干部冯菲菲，还是架线工李胜男、援藏建设者张谢涵，无论是什么岗位上的电力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工作中的忘我精神。在面对工作中的诸多困难甚至危险时，他们从来不退缩，他们考虑的永远是怎么把工作做得更好。每一位电力人从成为电力人的那刻起，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似乎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乐于付出、甘于奉献成了他们的职业自觉。

三

电力人是光的使者。“光”也因此成了电力作家们最喜欢的文学意象。拿着2023年《脊梁》杂志的小说目录，只看标题，带“光”字的就有四篇，分别是：《大毛尖顶的光》《向着光的方向前进》《追光而行》《向光而行》，还有两篇带“灯”字的：《灯亮之前》《灯师傅》。除了标题的巧合，纵观这些电力小说，我发现无论讲述怎样的人生故事，光明和温暖永远是这些小说叙事背后最核心的价值观。

王海洋的《向着光的方向前进》讲述主人公陆磐石在工作岗位上的奋斗与成长。大学毕业时，面对恋爱和找工作的失败他不气馁，振作再战，最后中文专业毕业的他成功应聘到电力公司办公室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时刻没有忘记努力，边做边学，用心撰写调研报告赢得领导赏识，最终得以调进省电力公司，曾经的初恋也回到了他身边。“向着光的方向前进”是陆磐石的座右铭，他也正是借此走出人生的灰暗。小说用陆磐石的故事，完成了对一种信念的演绎，那就是：机会总是会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只要自己不言放弃，踏踏实实地努力，人生的路就会越走越宽。

王力的《给心灵找块绿地》以主人公高剑的人生故事为叙事线索，从大学毕业与恋人沈梦一起入职曙光热电厂，到两人先后辞职去了县郊的小电厂，再到高剑考上注册电气工程师入职省电力设计院。若干年后，已是省电力设计院副院长的高剑因工作需要又回到曙光热电厂。几十年之间，高剑完全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实现了人生的步步攀登。另外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说里那个曙光热电厂厂长的女儿樊秀丽，敢爱敢恨、温暖善良。虽然爱而不得，但仍愿意在所爱之人人生至暗时刻给予他帮助。时间照亮了一个人的品性，也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得以升华。

杨梅莹的《爱如风筝》中主人公苏芮是个出生在新疆大山里的贫困孩子，在范淑华、蒋校长等人的资助和关爱下一路读完大学。因此，她长大后也成了一个心中有大爱的人。大学毕业后，她不假思索地选择回去建设家乡，但她大学时的男朋友江子坤的家乡则在经济发达的秀美江南。虽然一开始江子坤陪她回了新疆，但后来还是为了他向往的工作和生活回到了南方。没有对错，他们只是在经历了很多事情后，更加勇敢地面对真实的自己，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爱的真谛。杨梅莹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后会有期》写的是罗平、罗冠群父子与关新、关望父女两代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曾经，罗平是关新的师傅，教他技术，照顾他生活。但因为关新有一次不负责任没有坚守在电站，差点酿成安全事故，视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罗平撤了关新的职务。心胸狭隘的关新由此与罗家结怨。当女儿关望爱上罗平儿子罗冠群时，他更是百般阻挠两个年轻人恋爱。结果，关望遇人不淑患上抑郁症，关新也因为女儿大病一场。直到此时关新才后悔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罗家父子从来正直磊落、不计得失，最后

他们宽宏大量地原谅关新，接纳关望，用人性的光辉让一地鸡毛的日子变得温暖敞亮。

方长松的《江心洲的电力往事》以老年水静的视角回忆自己一生的往事为引：有童年的美好和恋爱的甜蜜，也有婚姻的失败及由此遭受的磨难；有重建家庭时燃起的生活希望，也有为人妻为人母过程中无尽的悲欢；有她第二任丈夫夏汉玉在电力工作中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也有这个男人在生活中诠释出的善良的温度与生命的韧劲。程平东的短篇小说《十四个半》(《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6 期）和张真的短篇小说《当年的我们》（《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2 期）同样以回忆往事的方式纪念曾经的青春和奋斗。时光逝去，在这些略带感伤的回忆中，所有的过往在那一刻似乎都被笼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晕，宁静而温馨。

还有一些以电力人恋爱、婚姻、家庭为叙事主体的作品。它们有的以电力人工作与情感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结构情节，但最终又都会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王力的《向光而行》中原本恩爱的陈夕、李雪梅夫妇，由于陈夕工作升职遭人忌恨被设局诬陷，导致了李雪梅误会丈夫愤而离婚。离婚后的他们依旧向光而行，在各自的工作中都取得了越来越出色的成绩，唯独感情生活是心上的伤疤。小说最后，当误会被解开，仍然相爱的两个人在离婚多年后终又破镜重圆。高万红的中篇小说《寻找》（《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5 期）讲述崔小川、赵文、赵洁、梁子等几位年轻人的工作、生活与爱情。他们的父辈是战友，他们在生活中各自的选择与寻找，就成了彼此的参照。祖父辈、父辈或自己，很多人都与电力系统有着牵扯不断的关系。电力工作与他们感情生活又有种种交叉，剪不断、理还乱。崔小川和赵洁的婚姻因为工作的原因分开，也因为工作的原因复合。鲁瑞珍的《川城秋梦》和李岩岩的《灯亮之前》两篇小说都是写年轻人纯真的校园初恋，在双方毕业工作后，或因为回到家乡从事电力工作，或因为援藏搞电力建设，遥远的距离使恋情遭受严峻考验，但爱情的纯度与浓度也因此得以进一步提升。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最终都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他们的恋情也都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也有电力工作帮助催化恋情的故事。李铁峰的《辘轳把巷 83 号》写电力员工肖波和医生任晓静共同租住在谜一样的辘轳把巷 83 号。阳光开朗有担当的肖波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慢慢俘获了姑娘的芳心，后来肖波还在支援甘肃电力建设时帮房东老太太找到了她烈士父亲的影像，并了解清楚了辘轳把巷 83 号原来是供电公司第一个党支部旧址的秘密。两个心中有爱的人，他们的爱情也理应收获美丽结果。朱光华的短篇小说《像狐狸一样奔跑》(《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1 期）中，供电所员工程远每天像狐狸一样在乡间奔跑，帮村民查看、抢修用电。这个憨厚老实的小伙子工作兢兢业业，为人热心正直，对待感情还无比认真专一，这些最终感动了他心仪的姑娘桃子，两人的感情修成了正果。爱情事业双丰收，也许真的是电力人内心最深的渴望。

这些作品不管是写人生奋斗还是恋爱、婚姻、家庭，无一例外地都有着相同的逻辑，那就是：努力奋斗的人都会获得成功，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所有的误会和恩怨都能冰释前嫌，人生的困苦在时光里都会变成佳酿。只要心态积极乐观，只要为人正直善良，无论生活中要历经多少曲折，最终都能看到光。这些小说的叙事显然对光明和温暖有着深深的执念，即便像李晓楠的短篇小说《报修》(《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3 期）、王飞的短篇小说《向阳之月》（《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4 期）、操永芳的短篇小说《情满钓场》（《脊梁》杂志 2023 年第 4 期）等中作品的生活小片段式的白描，作家们的视点也都落在了对真善美的讴歌上。这是这些电力小说与我平时阅读的小说的明显不同。从来没有如此集中，又如此大规模的朴素的正能量借由小说的文字推到我的面前。这些纸上耕耘的电力作家

们在小说基调上出奇地一致。他们一定是想像奋战在电力一线的同行们一样，努力让笔下的小说在它的主旨层面散发出希望的光芒。

书写传承、礼赞奉献、向往光明，纵观《脊梁》2023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作家们确实是在用文学的方式为电力精神画像。我特别留意了一下这些小说的作者，他们大多都是中国电力系统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发电厂、供电公司、电力企业等。小说创作，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业余为之。想象一下，在完成每天的本职工作之余，这些写作者一定是在无数个静夜里，点一盏文学的心灯，让一个个故事在纸上铺展。他们写下一线电力工人每天忙碌而艰辛的工作，写下这群可爱的电力人的生活与爱恋，写下一代代电力人的奋斗与成长……他们的笔，满怀着对电力事业的热爱和对这个行业群体的无限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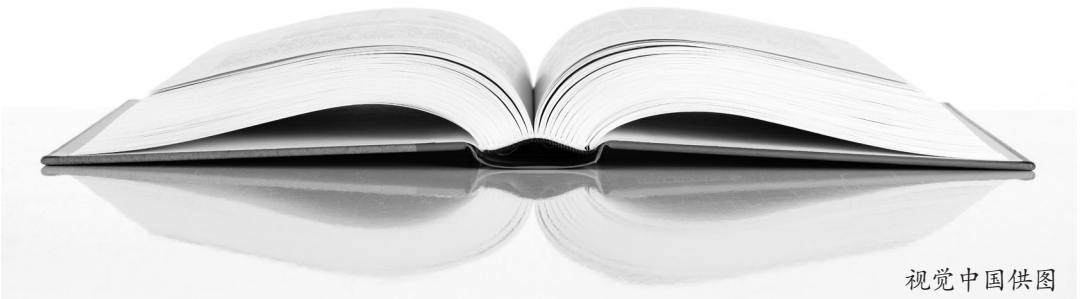
当然，这份深情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作家极其饱满的经验和情感，也会导致他们在小说写作中叙事欲望特别强烈，而过于强烈的叙事欲望往往会像一条巨流，裹挟着作家的思绪滔滔向前，以至于无暇流连两岸的风景。这在小说文本中表现为大多数作品都只是在写故事，而忽略了小说写作的其他任务。

小说是文学艺术，因此它的使命肯定不仅仅是讲故事，所有的艺术品都需要细细打磨。如果说阅读完所有作品后，我对这些电力小说有什么期待的话，我想主要有三点：一是要加强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与刻画。小说中可以有功能性的扁平人物，但作品的主人公如果是一个更立体的圆形人物，他精神层面的丰富和复杂往往会给小说带来更大的内部力量。二是舍得用更精微的笔致在作品细部停留。好的小说，作家一定是能克制自己一味地讲故事的冲动，控制好叙事的节奏，张弛有度，在作品中多用细节说话。三是在小说的结构上多点设计匠心。小说艺术的美感不仅在于内容，很多时候形式架构也可以更好地帮助内容抵达叙事的目标，或者说，形式其实本身就是内容。

瑕不掩瑜。坚实的生活，深情的书写，2023年的这些电力小说为读者勾勒出了中国电力人的群像轮廓。他们的面目也许还稍显模糊，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故事被讲出来了。我突然想到，这些小说的写作者是电力系统的，小说的大多数阅读者可能也是电力系统的。那么，这些小说对于写作者和阅读者而言，或许都是一种对平淡、艰辛的日常生活的照亮。当小说成为人们心中的一道光，它的意义就已经超越文学本身获得了一种更为辽阔的力量。

黄玲 女。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副主任。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作品散见《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等刊物。有作品获江苏省文艺大奖文艺评论奖、江苏省文学评论奖。

责任编辑：周玉娴



视觉中国供图

新人新作

故乡（散文） 冉和勇

我的父亲（散文） 胡科伟

每一组诗里都有你的身影（诗歌） 程　森



202401后.indd 218 24-1-4 10:48

散文

故乡

冉和勇

岁月斑驳了流年，时间洗净了铅华。故乡山水间，依然流淌着质朴沧桑的历史画卷，蜿蜒的河流，高大的桑木，挺拔的山脉，给予它神秘向往。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青砖灰瓦都积淀着曾经的历史和对故乡的记忆。

古志说，辰水自梵净山出。源于梵净山之东的大、小两江在贵州铜仁城南合于一水。半个多世纪前，只要坐船上行50余公里，就可到达辰水之源松桃县寨英古镇。我的故乡就在这条江上，因洞而名“浑水洞”。1988年，这里筑坝建库，建成浑水洞电站，河流断航，形成了距古镇5公里的平湖库区。如今沿江有环山公路，宽阔的公路也十分便捷。

坝塘和河坝是我儿时对这条河流唯一的记忆，也许在某个遥远的年代，它也有自己响亮的名字。就是这样一条运河，养育了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他们男耕女织，代代繁衍。流淌的河水不断在这片土地上演绎平凡的故事，静静地向后人诉说它曾经的过往，见证着村寨的变幻风云。

堤坝高达100余米，由两山间的峡谷相连，呈三级阶梯形建设，阶梯平台自然也就成了我们小时候玩耍的好去处。每到夏季丰水时节，水漫过中间低矮的堤坝，形成浑水洞独有的堤坝瀑布，一大群孩子在上面玩耍、戏水，与自然融为一体。

库区两旁我们也没少光临。还记得小时候放学后，为了完成家里交代的捡柴任务，周围山上的木柴每每被我们“洗劫”。再茂盛的山坡也禁不住这样的折腾，变得日渐萧条和荒芜。为了方便，我就把目标放在库区，邀上几个小伙伴，划着小船前往库区深处砍柴。

如今青山绿水，库区两岸绿林扬风，山峰巍峨而高耸，逐渐重现往日风光。电的发展给这个时代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们不再为砍柴任务而烦恼，家家户户，电磁炉、电烤炉、电冰箱等各式家用电器应有尽有。时代变迁，日新月异，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绿水青山也得以保存。

电站位于坝左边，丰水期两台机组在水的冲击下高速运转，奔腾的水流不断激荡起长长的激流。作为古镇唯一一座水电站，它

将机械能转变为电能，源源不断地将动力输送到家家户户。它承载着全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电站的投运，发电机的嗡鸣声让寂静的寨子变得热闹，村民们也习惯了这种嗡鸣，因为只有听到这个声音，大家才会感到安心。

那时多采用局域供电，电站停机就意味着停电，枯水期基本是白天停晚上亮。如今，电站并入大电网，强大的电网四通八达，数字化调度，电力24小时供应，人们早已不再为电站停机而担心。

人生是一种选择，又像是一场注定，伟大而平凡、质朴而充满生命力，可以绽放出花朵来。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大集体期间挂过工分、开过荒、承包过土地，一辈子都在为这片土地辛勤劳作。

他没上过学，没有文化，却淳朴而厚实，用一生的辛勤付出把我们三兄弟送进大学。他不知道电的原理，却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时常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有品德高尚的人，不管做什么，都要做好。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这就是我的父亲。

时光流转，世事沧桑。璀璨的岁月，远去的曾经、远去的故乡、远去的他们，如一场壮阔的流星雨划过，突入历史的夜空，留存在记忆，深邃遥远。为了靠近它，唯有争分夺秒，时不我待，我们将分外珍惜。

冉和勇　供职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铜仁沿河供电局。

责任编辑：张献方

散文

我的父亲

胡科伟

初中时就学过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后来也有不计其数的人写过自己的父亲。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父亲”是我们的天，“父亲”是无私而又伟大的。

然而，我父亲的一生是忙碌的，也是不平凡的。他对自己的事业有无限的追求，无比地挚爱，工作中的每次成绩、每项荣誉在给他带来成就感的同时，更多的是带来了压力和动力。在他的人生信条中他从不言放弃，凭借的是“认真”和“执着”。

父亲出身贫寒。1955年，父亲出生在皖南革命老区祁红之乡。这里位于江西、浙江交界，山多地少，山高路险，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是真正的贫瘠之地。当时农村还实行公社制，集体劳动，吃的是大锅饭，按工分分配，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父亲4岁时，爷爷就因病去世了，爷爷的去世对本就贫穷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家庭的全部重担压在奶奶一人身上。她带着四个孩子艰辛地生活着。

当时，最小的姑姑只有1岁，最大的大伯也只有14岁。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父亲还只有四岁就帮奶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只要一有空就找活干：打猪草、捡木柴、种菜、采茶，父亲样样都能胜任。在三年困难时期，大人们饿得浑身浮肿，孩子饿得走不动路、但父亲依然坚强地跟着奶奶开垦荒田、挖野菜、种玉米来维持家人的生计。

父亲16岁时初中毕业，顺利考上了高中。但因家庭困难无力支付学费，父亲不得不连续三年穿着草鞋为供销社挑日常生活用品，每次都要翻山越岭30公里，挣得微薄的收入，就这样勉强支撑到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父亲因家庭贫穷、大伯生病等原因未能继续学业，回到家开始务农。乡亲们觉得他高中毕业有一定的文化，便推举他做了乡里的记工员、村里的会计。后来他又当了乡民兵排长、乡补贴干部，赢得了好口碑。

1981年对于父亲的村子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全乡开始了通电工程。由此，父亲也正式与电结缘，并开始了他长达30多年的农电工作生涯。

20世纪80年代初期，老家还没有通电，为了尽快实现全乡通电，父亲没日没夜地工作。从那时起，家里的农活、家务他就不再“过问”。工作中，父亲特别能吃苦，不管一天做多少事情，不管事情有多累，他从来没有说过累、说过苦。他有着超常毅力，时常是白天、夜里连着转，熬夜更是家常便饭，有时还是一连好几天。

在老家电网建设和改造过程中，父亲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实现了全乡通电，从此让乡亲们告别了点煤油灯的日子。第二件事发生在1987年，父亲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全省率先向社会承诺：“电价要降到8毛以下，服务要按时，承诺要兑现。”如今，这种优质服务的承诺在电网企业以不再是新闻了，但在当年却是乡亲们的真实愿景。

由于为乡村通电作出了突出贡献，父亲被省政府评为省劳动模范。

1997年4月28日，乡政府大院内异常热闹，父亲要到省城合肥参加劳模表彰大会。县长、书记、乡长为父亲戴上大红花，乡亲们也都来祝贺欢送，乡政府大院内，欢送的鞭炮声绵连不断。

在劳模表彰大会上，父亲受到了安徽省省长的接见。在听取父亲的工作汇报后，他握着父亲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不错，为老百姓办实事，希望你保持下去，把电管好。”

生活中，我对父亲最深的印象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严”字，一方面是对子女严格教育，严到我们兄妹如山野小兔般胆小，严到我们怕对父亲说话，严到我们不敢说半个“不”字。另一方面更体现在他对工作严格执行、对自己严格要求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电网还很薄弱，一遇到自然灾害就停电，那时也是父亲最忙的时候。每年农历大年三十晚，当村子里其他人家陆续燃起鞭炮吃起年夜饭，父亲还在外头守护着电网，不到抢修任务完成是绝对不会回家的。为此，家里的饭菜时常是热了一遍又一遍，也不见他回家。

自从1999年父亲当上双平供电所所长以来，每逢节假日，为了保电，他总是带头在所里值班。13年来，没有一年过年一家人能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每年春节，父亲都坚守在岗位上，一个人过春节。在县城购置的新房，四年多父亲只睡过三个晚上。

父亲就这样整天忙于工作，他的身体状况成了我们子女最担心的事。我们多次劝父亲退居二线，提醒父亲年纪大了身体要紧。但父亲是个很固执的人，哪听我们的劝，依然起早贪黑，啥事都要亲力亲为。

“能给乡亲们送去光明，带来欢乐，再累也值，再苦也甜。”这是父亲“借口”，也是他的“口头禅”。

30多年来，父亲以他的热心、真诚和执着带领双平供电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佳绩。在双平地区，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要见胡所长，除非早商量。不是在工地，就是在茶厂。雨天满脚泥，晴天一身汗。辗转奔波间，只为茶飘香。”每当听到这话，我都被深深触动。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2004年，父亲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与此同时，双平供电所也被省人民政府评为省先进集体。但最令我

敬佩的是，父亲任双平供电所所长的13年里，在全县基层站所评比中双平所年年都是第一。

作为标杆供电所所长、国家电网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父亲30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坚守在电力一线。在父亲身上，我看到的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用执着而坚定的脚步践行为民服务的真谛，兑现着“时刻听党话，永远跟党走，无论艰难困苦，始终赤胆忠心”的铿锵承诺。

父亲是我们儿女的榜样，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勤勉、甘于奉献，工作要认真、积极、负责，让我懂得只有付出努力才会有所收获，只有诚实守信才能无愧于心。

胡科伟　供职于安徽祁门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诗歌

每一组诗里都有你的身影（组诗）

程　淼

调控值班之夜

无需咖啡香烟提神
我在千米之外
屏息聆听你的呼吸

每一座变电站
都化作一本工科小说

符号、接线、数据
串起波澜不惊的剧情
一页一页悉心翻阅
敏感神经逐渐变得清冷

鲜活的电流电压
覆盖上一秒金鱼般的记忆
品读有功无功朝向
一遍遍梳理它的来龙去脉

谨慎调整变压器挡位
细致安排每一位电容

把变幻莫测的数字
归顺在温柔的夜

当窗外的天空
浓缩成一块黑曜石
我身体里的网
已然开始张灯结彩

它想守护好另一张网
不止在今夜

我在十月看见八月的脸庞

那是一些
阳光过载的盛夏

天空干渴成废旧的稻田
几乎没有生物游动
十万伏特的蝉鸣
砸在身上，明晃晃地疼

安全帽、绝缘手套
让炽烈的皮肤更加滚烫
汗珠顺着脊梁
汇聚成一片烟波浩渺

阳光之下
你就像一颗刚剥开的
热气腾腾的荔枝

电缆沟里，变压器旁
高压室内，电线杆上
这些都是你常驻的战场
和缺陷战斗，同故障赛跑
在狡黠的高温手中
争夺一秒一毫

直到天气渐渐冷清
雁群回归南方

你换上秋季工装
镜子里
却还是夏天的模样

合影

远景、中景、近景
你在毫秒之间
悉心捕捉
环境、动作、情绪

穿梭在银线间的人
一言一行都与电有关
来回在地面上的人
一举一动都与他有关

光圈、快门、感光
你敏捷调整每个细节
正面、背影、侧脸
定格一帧帧珍贵画面

站着、蹲着、坐着
你模仿银线上的人
百转千回、千姿百态

无人机、摄影机、照相机
你竭尽十八般武艺
只为演奏好一支光的赞曲

你记录着他
我却想记录他和你

于是我悄悄舞动手指
在空中比画

就把你们的合影
框成了永恒

高空花木兰

巍峨的山岗上
耸立巍峨的铁塔
庞大的身躯里

承载庞大的电压

娟娟秀发
藏匿于安全帽中
安全带在年轻的身体上
全副武装

暂时忘却姓名、身份
抛开性别、年纪
你屏息上演
步步惊心的剧情

在可以高瞻远瞩的时候
选择专注眼前
汗滴在抵达地面之前
已然蒸发殆尽

浅薄的呼吸间
将最大马力的专注度
投入到一片绝缘子
一颗螺丝钉

当你一步几滴汗
终于平安降落
掌声簇拥、众人欢腾

却没有人知道
你的绝缘鞋里
还藏匿着湿漉漉的
小熊袜子

每一组诗里都有你的身影

用玄天湖水作墨汁
在五线谱上写诗
描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比如，今日无风无雨
比如，三相电压依旧平衡

比如，还想告诉你
电力系统的奥秘
和王小波的散文一样
纯粹、浪漫而有趣

再比如，其实当我望向你
心脏依旧往复振荡

隐喻是最为闭锁的修辞
而我恰好最擅长
每一组诗里都有你的身影
它不需要被赋予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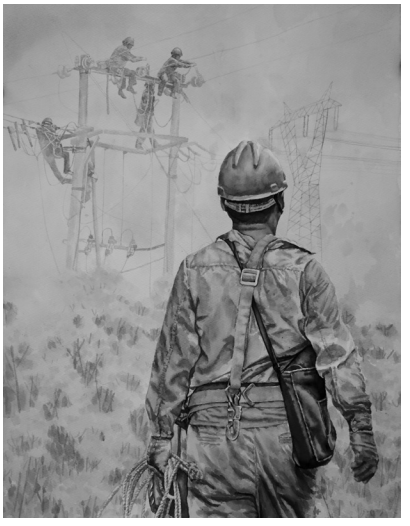
在九月的某个黄昏
我把自己归还给自己
启程在乌江水中逆流而行
不再执着于目的地
而是安静欣赏沿途风景

当我举目眺望
看见一座座铁塔
穿云破雾拾山脊而上

你让我再次相信
还真有宿命这东西

程森　重庆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重庆铜梁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庞军绘画作品